

華民國

# 春聲

第二集



上海文書局發行

• 美優情文 • 奇新實事 •  
• 利便帶携 • 本小裝精 •

# 小本小說

種十

社會 小說 花 毒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偵探 小說 吳田雪冤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愛國 小說 碧玻璃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言情 小說 水底鴛鴦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良情 小說 桃源慘獄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血巾案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札記 小說 殘夢齋隨筆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幻想 小說 魂遊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黃金劫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社會 小說 門富奇談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售代局書華中省各 ● 行發局書明文海上

(春一)

春  
日  
鼓  
耳

吳芝瑛



# 春聲第二集目錄

## 插圖

王逸少書二幅

平泉書屋畫二幅

唐代周文矩美女題詩圖

宋代馬麟谿山雪霽圖

宋徽宗畫白鷗

西洋名畫(良夜)

## 短篇

李春裳遺事

父孝

情苗怨果

女飛行家

和珅

目錄

長廬

鷓鴣

瘦鷗

天虛我生

雲翔

目錄

約指

夏綠霜凋

醜婦

金夫夢

新餓鄉記

回首當年

長篇

偷兒日知錄

簷曝餘聞錄

蝮首蛇心錄

傳奇

東海記傳奇

劇本

二

君狂

睿老

寄塵

惠芬 觀清女史

鴉一

鴉一

可生

鴉一

寄塵

寄塵

安

安

曉晴亭翁

筆記

抱香簪隨筆

劫餘殘灰錄

浪游短筆

劇談

菊部軼聞

詩詞選

文錄

詩錄

詞錄

詞話

梅魂菊影室詞話

餘錄

目錄

茗狂

山槩  
寄廬淵子

秋帆

紅鶴生



畫概

目  
錄



目

張  
繼  
斯

本雜誌月刊一册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將下列定單填好并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 春聲定單

姓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春聲 册

自 年第 集起至 年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并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請按期照寄爲要此致

書局台照

年 月 日

具



# 春聲雜誌廣告價目

廣告為發展事業之利器報章為推行廣告之要樞日報易於散佚雜誌可期保存故雜誌之廣告視日報為有效而本雜誌為國內國外所風行政界學界農工商界所共讀其廣告之效力更為其他雜誌之冠今為企圖商業之發展起見特闢廣告欄以供各商號刊登藉資推廣凡願登本雜誌廣告者請將底稿送至棋盤街本發行所裴麗生沈駿聲二君手收如欲代撰或加圖畫不另取費茲將價目列下

價目表		特等	上等	普通	等第	地位
一面	十四元	六十五元	一百二十元	一百九十元	一期	一年
一面	五十五元	九十五元	六十三元	六十元	半年	全年
半面	七元	三十三元	六十三元	六十元	半年	全年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啓

義之頓首表衣冠之極

先差存雜養毒退

惟聘志悉備養擇定

有女及心所病皆去



南京國藏

奇乃難即情復未稔  
喜觀欲毒五深以  
幸少情低復與名  
河之義之如所

古今小說名著

# 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出版內容列下

森林雜俎  
 虞初新志  
 南唐摺話  
 聖狐集  
 漫遊紀略  
 松南夢影錄  
 此中人語  
 吹網錄  
 海嘉錄  
 千百年眼

壽星小品  
 虞初續志  
 舌華錄  
 笑矣錄  
 虛鳴漫錄  
 聞見異辭  
 隨談漁話  
 浪迹叢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第二輯

八十册

價洋

八元



(卷十二)

上海文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林 柔 南

初 著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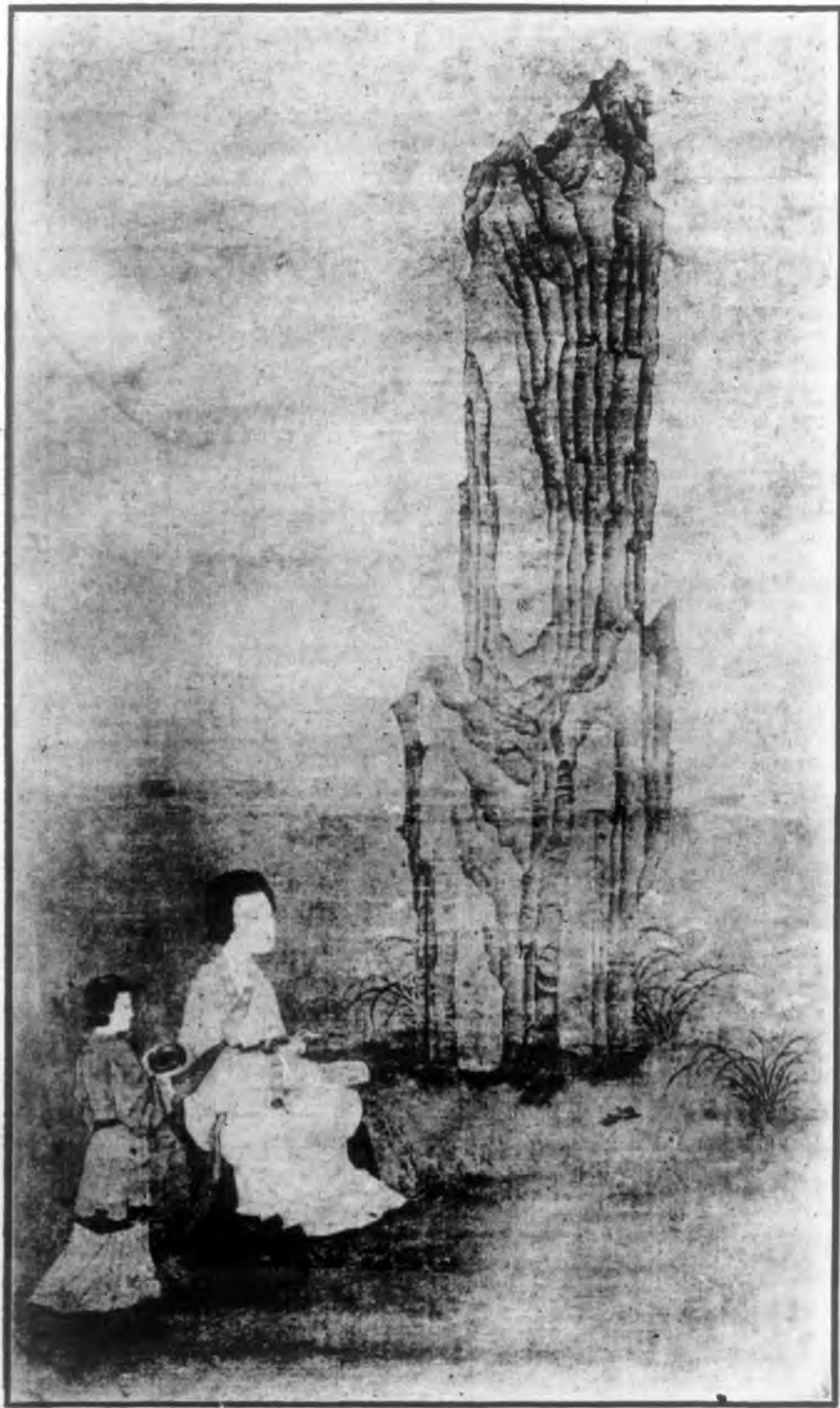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黑奴籲天錄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卷七)

上海各省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代 售



唐 代 周 文 矩 美 女 題 詩 圖

南京國藏



宋 代 馬 麟 谿 山 雪 霽 圖

#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 豐富材料 ● 趣味濃厚 ● 均首尾完全之作 ●

## 第三集現已出版 目錄列下

包天笑  
主任

# 小說大觀

- |    |         |         |        |
|----|---------|---------|--------|
| 短篇 | 言情 牛棚絮語 | 武俠 傅眉史  | 軍事 喬裝之 |
| 午夜 | 愛國 無國之人 | 警世 雀恨   | 外史 世界秘 |
| 史  | 偵探 夢    | 神怪 赤鬼手  | 家庭 牛糞  |
| 四年 | 政治 飛艇一夕 | 小說 牛糞   | 小說 四十  |
| 長篇 | 言情 瓊島仙葩 | 社會 如此京華 | 偵探 覆車  |
|    | 社會 嫁侯恨  |         |        |
- 其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冊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上海各埠  
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卷九)





廣見聞  
增智識  
之消遣品

◎◎◎◎◎◎◎  
小似小偵探奇小官小哀小言 上下古今談  
說庫說探說偵說情說情說情  
 盜生秘雙鴛碧  
 死密淚鴛夢  
 美人子痕夢痕  
 全全全全全全全  
 一冊一冊一冊一冊一冊一冊一冊  
 價價價價價價價  
 洋洋洋洋洋洋洋  
 一角三角二角五角七角一元  
 五分五分五分五分五分五分

種	凡	小	本
靡	六	說	局
不	十	先	所
事	餘	後	出



小說 小言 小哀 小義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小憐

情情 悲紅 費娥 祕得 倫小 電身 妻之 玉如 春情 美真 寫緣 淫毒 雙塔

孽仇 錄劍 室傳 妻身 觀意 夢祕 劫緣 婦案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價洋四角 價洋三角 價洋二角二分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六角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四角五分 價洋五角 價洋五角 價洋二角 價洋三角 價洋三角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二角五分

#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速	君敬希從	書未購諸	屆四版出	至三版茲	行以來銷	俗共賞發	淺尤為雅	字不深不	趣濃厚文	實新奇興
---	------	------	------	------	------	------	------	------	------	------

最新出版

各種新小說

- |                               |                                 |                                 |                                 |                                 |                               |                                 |                                 |                                 |                                   |                                 |
|-------------------------------|---------------------------------|---------------------------------|---------------------------------|---------------------------------|-------------------------------|---------------------------------|---------------------------------|---------------------------------|-----------------------------------|---------------------------------|
| ▲<br>小說<br>千古恨<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 | ▲<br>小說<br>碧血巾<br>全二册<br>價洋五角五分 | ▲<br>小說<br>黃金舌<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刺蔷薇<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藕絲記<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孤雛劫<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 | ▲<br>小說<br>孤雛劫<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靈翹夢<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火星飛艇夢<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 | ▲<br>小說<br>湖海風雲記<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五分 | ▲<br>小說<br>春水沉冤記<br>全一册<br>價洋二角 |
|-------------------------------|---------------------------------|---------------------------------|---------------------------------|---------------------------------|-------------------------------|---------------------------------|---------------------------------|---------------------------------|-----------------------------------|---------------------------------|

(卷十四)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宋徽宗畫白鷗



南京圖書館藏



By permission of messrs. C. W. faulkner & Co., Ltd.  
Good night. 良夜  
Arthur J. elsley.

# 清 室 外 紀

陳貽先譯述一冊八角 此書與本局慈禧外紀同出英人漢  
 蘭德白克好司二人之手所敘事實自順治及宣統無不摘要  
 記述如 順治帝之逃禪 諸皇子之爭儲 相士張明  
 德蒙古喇嘛之呪咀及謀刺皇太子董妃之豔  
 史香妃之賜死 慈禪之藥斃劉太監監國福晉之  
 崇尙自由親貴王公之丐裝 熬拜年羹堯和坤順  
 輩之刑誅白蓮紅巾拳匪時之逸事 親見行叩頭禮  
 之英使 李蓮英之奸柔 張德齋與長春宮之  
 電話 等凡有清一代之異聞奇事羅列無遺而論斷公允  
 足為信史卷首插畫有 順治帝在天台山出家  
 後之像清軍之帳幕紫光閣賜宴青海  
 準部歸化等圖 銅版精印足開眼界

中 華 書 局 廣 告

**清 朝 全 史**

洋裝 二冊

定價 五元

是書遇事直書凡  
宗室內訌宮闈豔  
史外交笑柄西人  
趣事以及太平軍  
之文告等搜錄極  
詳含有小說趣味  
插畫中如清朝歷  
代御像洪秀全像  
太平軍之印等尤  
所罕見

**慈 禧 寫 照 記**

洋裝 一冊

定價 八角

書為美國卡爾女士原著所述大內禁  
更真書等儀節及慈禧之起居習慣服  
飾朝觀游覽交際慶宮之陳設御用  
物之華貴李蓮英之權勢宮眷之待遇  
種種繪製非常有趣插圖如慈禧畫像  
並御蓋出宮圖等十餘幅均精美絕倫

**清 代 軼 聞**

全書四冊特價一元

是書分門十六搜羅名人軼事數百十種  
面成多家藏秘籍未經流傳之本如宮闈  
秘史門之納蘭后為尼德宗妾與異國等  
外交小史門之英使觀見行叩頭禮石達  
開之日記等構近志之李蓮英之妹等  
小說門之品花寶鑑華海花各書之隱託  
人名等均為人人所欲知而不能盡知者  
無不採入洵洋洋大觀也

**慈 禧 外 紀**

洋裝 一冊

定價 一元二角

書為英人漢爾白克好司二人合著凡  
慈禧之家世幼時之生活以及被選入  
宮三次訓政無不記載靡遺而其中改  
變詭局官闈奇聞皆含有小說趣味極  
如太監李蓮英之親筆內務大臣景  
善之日記等多從來所未見者

短篇小說





最新醫學叢書

必婚女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最新  
實習  
西法鍼灸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卷十)

上海各省  
文華書局  
發行代售



女亦漸漸不復飲酒矣。伯秀無聊。子與輒與談。論及世情。伯秀右傾。而子與歸桐城。各誦佳構。聲達戶外。女聞而笑。情芬曰。曩前子與非他大若試。爲我平亭。陵桐城之高下。女聞呼而入。子與起揖。女報禮。舉土。謂定。嘗曰。妹安能知。伯秀曰。固言之。女曰。桐城以古文爲時文。然得其兄百用。指引。聲光。而遂。爾重漢經籍之光。較百川爲耿。百川發源。離。故以楚聲古韵。爲文。體。漢。結。總。運。於。其。况。然。說。理。勝。也。雖。每。成。一。藝。必。高。揭。羣。言。然。身。事。二。姓。終。多。慚。作。之。君。以。妹。評。之。雖。陵。博。大。而。望。溪。堅。凝。二者。固。不。能。軒。輊。也。子與但聞女美。不知其於舉子。亦。精。流。知。是。則。大。驚。即。以。平日所學。似於書。無所不曉。已而詞竭。與辭。於是子與益頓倒。捧笑。不能去。諸懷抱。一日野行。經破廟前。有老尼賣藥於門外。其類繁夥。都。不。辨。名。尼。年。可。七。十。許。見。子。與。舉。目。不。瞬。嘗。曰。居士不久當得佳。應。爲。偶。然。非。老。初。事。亦。真。遂。子。與。問。言。然。師。曰。阿。彌。胡。由。前。知。尼。曰。初。頗。善。風。聲。然。亦。居。士。善。因。所。種。今。且。勿。言。即。起。檢。藥。囊。得。一。枯。梅。子。一。枚。以。相。裹。之。爾。子。與。曰。慎。守。此。物。此。枯。諸。樹。土。者。元。嗣。土。生。其。狀。如。蓮。珠。名。曰。懸。冲。破。此。枯。梅。數。之。立。應。舍。此。無。他。藥。以。生。之。也。耶。君。因。緣。即。屬。於。此。子。與。遂。歸。之。以。歸。子。與。

少孤母又繼逝。依其妗氏以居。家有田二頃。書五千卷。妗氏亦婦。撫之如子。久感之。娶子興。以不得佳配。議以寢時。伯芬已莽。稍出遊。然出必過子興家。飯而後去。一日談藝。甫酣。家人倉卒至。言女公子患作。伯芬頓不能步。子興命興請與同歸。潛入取藥。懷之。既至。則女已不能言。二輔如脂。肌熱可炙。手似口中瘡。發。伯芬淚被於頰。子興曰。母傷。妹得母。歸上有物如垂珠者。耶。女含淚點首。子興卽出藥。令以火煨之。寘之陰地。俾火氣祛。調膏以進。藥入。眼瞬皆麻木。少須珠落。而清涼竟體矣。然愈極而睡。伯芬懇揖。至不能爲陳謝之詞。問藥所自。云得自老尼。伯芬曰。得藥固也。然何以知妹疾之愈。病卽應此藥。乃預饋之以來。子興慚沮不能答。但曰似有夙因。伯芬大悟。無言。匆湧入。視春夜。睡狀如常人。夢中呼曰。謝阿師。師前知。胡不惠臨。必令桂生。愛賜弟子。伯芬大疑。起而復審。曰。是在阿兄。兒胡得自主。遂沈寂無聲。伯芬趨避之。女撒蘇。則大慚。將引被自。掩。伯芬合子興之言。覺兩人醒睡中。均言尼。然則尼必非常人矣。明由遺珠後。獨春夜。日。復。適。知子興言。至破廟。尼果在也。迎笑曰。胡詐。至居士家矣。伯芬仰藥。拜曰。大。想。我。女。弟。而。必。令。桂。生。愛。賜。者。憶。此。入。有。有。緣。耶。尼曰。春。夜。女。士。夢。中。之。言。已。可。計。

層。不。以。爲。可。者。斯。可。矣。納。何。知。焉。伯。勞。預。讀。卡。卷。上。之。尼。尼。大。笑。曰。居。士。通。人。胡。乃。行。此。舉。事。誠。開。納。是。爲。入。媒。亦。而。得。金。者。耶。得。轉。如。桂。生。者。不。可。笑。也。伯。勞。遂。歸。以。人。亦。歸。桂。次。婦。既。與。女。期。服。已。際。即。成。禮。然。桂。甲。友。以。夢。中。感。語。則。知。是。日。靈。應。中。見。一。起。值。轉。雖。自。入。流。授。藥。狀。且。云。向。桂。曰。去。嫁。我。乎。女。以。面。他。語。不。能。答。

補。物。會。曰。此。事。聞。之。吾。友。林。雲。巖。雲。巖。質。樸。不。打。妄。語。者。余。笑。謂。雲。巖。曰。近。日。鮮。靈。芝。以。女。像。覆。名。都。下。然。頗。自。矜。術。某。君。以。神。童。才。子。自。命。乃。望。門。投。謁。不。遽。入。若。果。得。尼。之。神。通。以。枯。梅。醫。鮮。芝。神。童。才。子。得。遂。桂。生。之。欲。不。寧。佳。耶。雲。巖。不。知。所。謂。亦。以。爾。他。語。不。能。答。

(完)



# 父孝

編一雜

人。在湯已爛好了。可要喝一口兒。這病雖不要緊。也要自己保養點兒。別貪着用心。這般懶懶的。也不是事呵。說那話的是個白鬍子的老者。身上穿的舊悠悠的衣服。一雙兩袖是有工部尺二尺來寬。頭上那頂帽子。做做有些蟲蛀的窟窿。一個額結子倒還新鮮。不過那顏色已經由紅而紫。而黃。經過了三度。論桑。總而言之。他老人家身上的標本。最近的也是五十年前之物。却奇不過的是。雙手捧着一隻又玲瓏又精緻亮晶晶的西式頗黎杯。杯中漱漱的貯着一盃玉液。一服望着牀前那個身子。躬如也的站着。儼然執笏垂紳的模樣。那邊牀上流蘇挂起。鋪裏擁處。坐着苗苗條條二十來歲一個女郎。只見他雲鬢飛。蓬翠蛾。愁貼。顰。答的兩道秋波。籠騰着他身傍。邊一個鋪枕。手中把一個隔夜的茉莉花球。儘自價。顛來。倒去的弄着。一聲兒不言。半會才冷冷的說道。攔着。罷。你也去歇歇。別盡在這裏。我心裏煩呢。那老兒聽了。慌忙陪着笑臉道。我的兒。你怎麼儘着。你老子。服伺你。總討不得你一點兒喜歡罷罷。我這白去請徐家玉哥兒來。罷。你們兄妹。倆是最說得來的。說着。又自己用他那枯瘦如乾。

踏。般。的。手。捧。着。他。的。額。角。兒。那。道。真。是。我。也。老。昏。了。那。便。想。不。到。這。裏。倒。將。你。多。鬧。着。  
一。會。子。說。着。如。飛。一。般。跑。將。出。去。分。付。他。的。二。爺。道。  
去。了。不。多。一。會。那。老。兒。只。簪。在。廳。上。背。着。手。垂。着。頭。踱。來。踱。去。如。驢。子。在。磨。磨。轉。個。不。  
了。照。他。的。心。裏。比。人。家。情。實。初。開。的。國。女。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心。思。還。要。急。些。  
三。會。兒。儀。門。口。吉。吉。格。格。跑。進。一。個。人。來。老。兒。昂。着。頭。道。好。了。你。來。了。這。麼。這。般。快。當。  
到。好。像。約。定。了。似。的。說。着。迷。齊。老。眼。向。來。人。一。看。只。聽。那。人。說。道。老。爺。你。是。說。誰。道。般。  
大。清。早。便。起。來。了。大。小。姐。可。起。來。了。不。會。我。是。梳。頭。的。呀。那。老。兒。不。禁。也。笑。了。說。這。早。  
呢。十。口。點。半。了。我。們。小。姐。正。鬧。得。慌。也。好。阿。金。你。進。去。替。小。姐。解。一。會。困。罷。他。昨。兒。夜。  
花。回。裏。回。來。變。了。點。子。涼。正。不。舒。服。呢。那。阿。金。也。沒。答。應。低。着。頭。一。溜。烟。進。內。室。去。了。  
那。心。兒。正。惱。哩。他。才。下。得。牀。那。小。丫。頭。捧。着。一。臉。盆。的。水。兒。放。在。盥。盆。上。把。那。洋。巾。子。  
刷。半。盥。着。香。皂。牙。水。雪。花。一。點。兒。預。備。齊。了。在。傍。邊。站。着。伺。候。他。來。盥。洗。他。一。眼。纔。見。  
那。心。兒。道。羅。洋。行。買。的。法。蘭。西。頂。上。香。水。兒。沒。有。搨。着。他。也。不。羨。慕。拍。的。一。聲。因。心。事。  
於。的。心。事。變。倒。退。了。一。步。接。着。罵。道。爛。了。腦。杓。子。的。小。蹄。子。那。裏。鬧。昏。了。連。這。幾。件。東。

西。不。會。端。盤。了。呢。那。了。頭。的。戰。戰。兢兢。氣。花。兒。也。不。敢。出。在。這。官。兒。却。好。到。金。榮。  
了。進。來。道。大。小。姐。你。做。什。麼。又。生。氣。呀。理。那。些。蠢。東。西。做。什。麼。那。姐。兒。也。笑。道。真。是。何。  
金。你。來。體。體。這。個。樣。兒。怎。得。得。人。生。氣。便。是。我。那。老。青。時。的。父。親。才。用。出。這。些。泥。塑。木。  
雕。的。奴。才。來。我。恨。不。得。一。把。刀。較。了。頭。髮。去。官。尼。姑。去。阿。金。聽。了。拍。着。手。笑。道。是。是。大。  
清。早。怎。麼。說。出。這。些。不。吉。利。的。話。兒。來。又。低。着。聲。說。道。便。是。小。姐。認。真。做。了。尼。姑。却。怎。  
麼。付。昨。兒。那。個。呀。那。姐。兒。不。覺。臉。上。紅。得。一。紅。飛。了。阿。金。一。個。白。眼。兀。自。不。言。語。  
那。何。金。一。聲。和。姐。兒。打。開。雲。叢。梳。梳。髻。一。聲。便。有。一。搭。撲。一。搭。的。說。着。某。公。館。裏。姨。  
太太。的。鑽。鑽。那。樣。精。巧。噫。某。三。小。姐。的。珠。圍。那。樣。別。致。噫。酒。酒。相。相。樣。對。着。似。的。說。個。  
不。了。姐。兒。忽。然。心。中。一。動。拿。別。過。臉。去。向。那。了。幾。道。去。請。老。爺。去。說。我。有。事。問。他。呢。那。  
了。幾。便。跑。出。去。不。多。一。會。老。兒。笑。着。嘴。着。進。來。說。道。兒。呀。你。別。性。急。方。才。陳。忠。回。來。說。  
五。少。爺。給。朋。友。約。着。出。去。了。要。下。午。才。得。空。呢。姐。兒。怔。了。一。眼。道。我。不。問。這。個。便。是。我。  
前。天。娶。的。那。個。鑽。戒。兒。可。取。來。了。我。今。兒。晚。上。要。到。春。僊。舞。臺。去。呢。老。兒。笑。道。有。有。寶。  
戒。裏。說。一。會。兒。就。送。來。那。一。千。元。的。零。找。也。送。去。了。包。你。今。兒。晚。上。帶。着。出。去。說。着。迷。



齊老眼自散出去了。

好涼快呀。那白國裏的烟火真是有趣。不料一會兒就沒了。我身上這會倒覺得冷。聽的那白蘭地酒也擋不住呢呀。怎麼車兒又停了。那姐兒笑道。到我家了。你自回去罷。我也想去歇歇。明兒還要聽你的白水灘呢。那人笑着附耳道。這樣我們方才講的事情。到底幾時做。姐兒斜觀了一眼。笑道。罷罷。橫豎有你的。是你的。這會子忙個什麼呢。說着便婷婷嫋嫋的走下車來。那個同他說話的人。還笑着攬他一把。車燈光下照個分明。一項細草帽兒。直壓到眉樑上。穿着純黑色的野雞葛長衫。手上那隻鑲戒指光閃閃的。和女郎打個照面。那女郎一笑便自進去了。

隔了幾天。那老兒口中說的徐哥兒。徐玉珊。正閑坐在一間書房裏。拿把牙骨小扇兒。調着窗前一隻雪裏拖槍的貓兒耍子。只見一個家人喘吁吁的跑進來。說道。少爺不好了。陳老爺家的大小姐死了。玉珊正逗着貓。給他嚇了一跳。便罵道。糊塗東西。是個陳老爺。你也說明白些呀。那家人急道。還有那個陳老爺。便是和少爺中表至親的陳怕道陳老爺。他家的雲鸞小姐。好好的怎麼一會兒就死了。他家人才來報喪呢。說

着把一張藍帟的喪條兒。高高的揚着。玉珊跳起來道。真的麼。也不再。看喪條兒。一直跑出去了。

一到了陳家。只見那陳伯道。捶着胸膛。如喪考妣的哭着。廳堂中。放着靈柩。已是歛了。便有他幾個親戚朋友。圍着解勸。那陳伯道。一壁哭。一壁抽抽咽咽的說道。你們那裏知道我那女兒。又聰明。又好學。又賢惠。又能幹。說起他來。簡直是普天下。找不到第二個的。你們看着我。好樣。傷心得過分。殊不知。我有生以來。便是二十年前。先父。先母。過世。沒有這麼傷心呢。論他的名分。是我的女兒。論他的學問。幹才。簡直好做我的母親。你們叫我這會子。怎麼不傷心呢。寶威們勸了一會。以勸不過來。也就罷了。他便依舊。蹣跚悲呼的哭着。鎮日裏。簡直苦塊昏迷。語無倫次。足足有三年。不曾飲酒。慶弔。又忽然。異想天開的。刻起一本東西。什麼挽詞。啦。挽聯。啦。他女兒的詩。藁。啦。收集了一大堆。鎮日無事。便左一本。右一本的。刻着送人。甚至素來不認識他的。也求着送一首詩表揚。表揚。可惜。陳雲鸞。不掙氣。不會真個做他的母親。不然。他倒算一個揚名。聲顯父母。的。孝子。啦。閒話少說。有一會。徐玉珊。有事。到了北京。在一家。香菜館裏。請着。客。客。還沒

和他便轉開平開眺。等他的朋友不一會。上馬小翔輪焉。氣喘奄奄的在香臺前  
 得首條下。車中嬌嬌婷婷的走下。一男一女來。徐玉珊一眼。覷見那女子的龐兒。叫聲  
 阿呀。這不是活見鬼嗎。

(是)



# 情由怨果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貞麗標林白(White)以其著述頗多

看我們啊吾便是未亡人喀瑟玲毛荷德世界可憐處千萬傷傷又着玉個吾在遺囑  
春天避見秋葉秋夜怕看雙星屈指瑤琴柱斷驚驚翼折好容易已過了七個年頭還  
七年中空國獨守願影常單物在人亡觸目都生悲感每逢陰雨霏霏更覺得九迴腸  
斷別陵遺未亡人的淒涼歲月好難使人消受也啊吾百無聊賴之餘事而想起吾個  
叔叔乾姆司他老人家正隱居在英倫北部一向待吾十分和善直好做吾個親何論  
於是吾便去倚着他一塊兒安然度日好在那邊倒是一片山明水媚之鄉恰合給吾  
寂寞人週期養高馬肥時叔叔偶然與到吾們還得盤馬呼狗荷槍掛彈到那秋花如  
錦的山原上去獵雉一圍直至夕陽下山暮靄欲起方纔纔做歸去雖然吾到骨傷心  
不為淡忘只那朝淚鏡朝夕淚鏡沙的眼淚光陰却一半兒在這上邊消磨過去七個  
以來書枯寂的生活中也並沒一事可記所可記的單是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十二  
日那天十二點鐘時親歷的一件奇事接着又親聽了一段楚人心魂的情史吾本來是  
個傷心入那堪聽這傷心史聽了之後自然更覺萬種傷心充塞在胸臆裏排遣不去

吾原想不去記他。竟得勾人眼淚。自加一重罪過。然而歷歷心頭。又不容不記。只得和淚。瀟瀟的記了出來。且說那一月十二日的前幾天。叔叔乾姆司同着吾到了巴黎。探望他幾個法國的親戚。吾們先在大旅館中住下。飽看四下裏的景物。十一的那一天。恰是禮拜六。便到非色野去。滿擬盤桓二三天。參觀了那壯麗的離宮。然後乘傳南下。暢遊法蘭西南部的幾處名勝。路上吾叔叔讀着一本小說。名兒喚做「奇遇」。書中說兩個婦人所經歷的事。離奇怪誕。彷彿一部天方夜談。叔叔原不肯輕信人家的無稽甚麼事。必須親見親聞。纔能相信。如今瞧了這書。便說他海闊天空。多分是無稽之談。吾讀後心兒却不由得動了一動。想吾這一輩子寂寞已極。毫無意味。倘能遇見一二件奇事。倒也有趣。禮拜六午後。吾們已見了那離宮中的大廳事。吾一壁想當年全盛時代。這其間正不知道怎樣的富麗。番皇不知道看過多少名公貴人。淑媛閨秀的蹤跡。目前的風景已和往時不同了。禮拜日早上。叔叔乾姆司和吾說。他肝臟受了東風。身主很不舒服。因此老坐在萊山伏大旅館吾們的大起居室中。不願出去。吾伴着他。恐為的耐煩。連一個人踱將出去。到那風景明媚的公園裏逛了二會。看官們記着這

天。即是吾以夢所說的一月十二日。紅日當空。把大地上襯托出一種歡喜得意之色。只那獵獵長風。却刮得煞是尖銳。似乎一把把的快刀。一般。吾上了宮外石階。下望那一大片綠絨絨似的草地。很覺心曠神怡。那尖風陣陣甜來。幾乎刮落吾的帽兒。卽忙。下了石階。踱到高臺上去。在那澄澄黃金色的日光中。徘徊着。這高臺正在宮外。距地約。有四十尺高。四邊圍着石欄。雕鏤得非常精緻。兩面是兩步石。扶欄下。連地上。這當兒。臺上有許多小孩子。穿着他們禮拜日的新衣服。正在那裏玩耍。歡笑。玩。這活像是一羣小鳥。他們那種清脆如鶯的呼聲。時衝破了冰冷的空氣。斷續而起。一望臺下。只見人家。伉儷。或是少年。情人在遠處聯袂散步。影。儂。影。儂。的。照去。真好似比翼之鳥。吾一想起自己薄命的身世。禁不住低徊不置。一會兒。吾已到了那高臺的左翼。恰在離宮的文窗之下。四下裏寂寂無聲。分外清靜。吾立住了。腳放曠望。那對面的圓圓樹影。望了半晌。纔又往來翔步。那時似乎見去右翼十碼的所在。有一個。人。石欄。千立着。吾不在大意。自管散步。誰知。踏到了右翼。那人。款。的。不見。回到左翼時。却見他依舊。靠在那裏。一連四五回。都是如此。吾心兒裏。納了。一百二十個。年。第。六。

回。便。在。左。翼。定。睛。望。去。相。去。雖。有。一。百。五。十。碼。光。景。仗。着。吾。一。副。望。遠。鏡。做。的。好。眼。力。辨。得。甚。是。分。明。見。他。裹。着。一。件。棧。色。外。衣。樣。兒。很。有。些。古。怪。吾。聽。了。猛。記。起。吾。叔。叔。親。如。可。疑。着。的。幾。幅。諷。刺。畫。那。畫。中。所。畫。一。千。八。百。四。十。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間。的。五。子。都。和。他。相。像。他。一。面。立。着。一。面。在。那。裏。甚。麼。吾。想。這。斷。不。要。是。個。美。術。家。是。這。裏。風。景。不。惡。所。以。實。地。寫。生。預。備。回。去。畫。一。幅。冠。絕。一。時。的。風。景。畫。呢。想。將。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只。是。走。近。前。去。却。見。那。人。是。個。青。年。臉。兒。白。白。的。像。是。池。塘。裏。一。枝。蓮。盃。含。露。的。白。蓮。花。朱。唇。的。兩。邊。已。留。着。微。鬚。他。那。帽。兒。褲。兒。樣。式。都。很。離。奇。吾。聽。到。對。面。心。兒。又。迷。離。恍。恍。起。來。原。來。那。人。已。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像。瘋。癲。般。離。去。吾。也。道。不。記。得。曾。在。他。身。邊。走。過。如。何。忽。地。又。不。見。了。但。是。吾。心。中。正。在。想。旁。的。事。兒。所。以。也。並。不。經。意。打。了。個。旋。兒。又。歪。向。左。翼。去。到。了。左。翼。全。臺。在。眼。早。見。那。人。又。立。在。原。處。吾。不。停。揮。袖。一。陣。子。寫。着。到。此。吾。纔。咄。咄。稱。怪。起。來。想。這。所。忽。忽。現。現。是。個。幽。靈。吾。恐。天。不。要。也。像。那。本。奇。遇。裏。頭。的。兩。個。婦。人。破。屋。兒。一。會。還。奇。怪。的。風。味。麼。正。在。這。樣。想。纔。聽。得。鈴。鐘。鐺。鐺。的。十。二。等。鐘。聲。隨。風。蕩。來。向。四。邊。一。望。見。這。高。臺。上。除。了。那。怪。人。

此外更有吾一人在着那些孩子們早已散去不留半個影兒那遠處響亮的  
聲也已不見但見那似人似鬼的少年據着他頗長瘦削的幹兒立在呆呆日光下  
靠着石頭不住的走筆這時吾想不再放他回去定要照他一個分明到底在那裏  
盤旋還是在那裏寫字誰也知道吾到了右翼的邊上那裏見石頭下時有若有人影  
雲間吾又是疑惑又是害怕覺得這身兒已不是吾的身兒彷彿跳上了那塊黑  
洞和幽靈關着捉迷藏的把戲更到左翼回頭一瞧因見那人又直挺挺的直  
原和吾這一類心頓時別別的亂跳似乎要跳出口外這他一條道當兒吾想定  
離他一個底細畢竟是人是鬼於是悄悄地像狸奴伺鼠般接近前去一會兒那人已  
了給在日還見他裏頭的襯衫當胸有着繡邊外面便裹着那件棧色的絲衣兩隻又  
強又白的手兒一隻揮着一隻套着手套吾揉了揉眼微步而前來後彼此的距離還  
不過十碼左右聽得他益發親切吾更放大了膽一步步的靠近他暗中有力似的把  
吾和他眼前觀也奇怪那時他並不隱去只急急把他寫着的一張紙兒遞過一個  
紙上的長信封封了起來半的邊開腳步過來迎吾下正偏見很提議的自着地又十



○幾○遍○中○想○問○誰○也○帶○着○往○時○美○男○子○的○姿○態○照○爾○他○的○樣○兒○分○明○着○萬○重○雲○之○中○  
○再○個○美○秀○麗○文○的○面○龐○慘○白○如○死○兩○個○水○汪○汪○的○梭○色○眼○仰○注○着○吾○帶○一○種○哀○愁○之○色○  
○又○發○着○一○口○流○利○的○法○蘭○西○語○向○吾○說○道○馬○丹○請○你○體○着○上○帝○愛○人○之○心○替○小○可○做○個○  
○青○鳥○使○傳○這○封○信○兒○去○愈○快○愈○妙○別○虛○擲○一○分○鐘○的○光○陰○說○時○就○把○他○手○中○的○信○兒○授○  
○給○吾○吾○受○了○不○知○道○語○從○何○起○正○待○開○口○那○人○却○已○把○帽○兒○掀○了○一○掀○一○霎○時○去○了○個○  
○無○影○無○蹤○既○不○見○動○也○不○見○他○回○身○只○煙○消○霧○散○般○暫○然○化○去○吾○呆○了○好○久○幾○乎○化○做○  
○了○巴○黎○美○術○院○中○的○石○像○不○知○道○經○了○多○少○時○候○方○纔○猛○然○覺○悟○覺○得○手○中○執○着○一○封○  
○信○兒○吾○取○起○來○點○時○却○好○似○提○着○幾○百○斤○的○鉛○非○常○沈○重○即○忙○從○頭○讀○道○爾○寶○愛○姑○娘○  
○去○展○開○山○棠○丁○街○號○數○未○詳○那○信○封○四○面○緣○着○淺○藍○色○的○邊○紙○兒○又○薄○又○細○確○是○真○情○  
○書○用○的○體○那○字○跡○却○是○幾○十○年○前○的○古○體○用○鉛○筆○寫○成○那○種○信○封○也○不○像○是○近○時○少○年○  
○所○用○的○東○西○當○下○吾○又○呆○立○了○三○四○分○鐘○心○兒○轉○轉○上○下○翻○來○覆○去○的○想○着○想○何○不○  
○拆○開○這○不○可○思○議○的○信○兒○贈○他○裏○頭○到○底○寫○些○甚○麼○誰○知○道○念○頭○一○起○心○坎○真○頓○時○充○  
○滿○了○悲○情○好○似○暗○中○有○人○伸○出○手○來○掣○住○吾○的○手○接○着○又○好○似○把○吾○執○着○那○情○的○手○納○

入皮手籠中一時周身都覺得不得勁兒。想立在這裏做甚快些兒走。但是自己也茫無頭緒。不知道走到那裏去纔好。只提起腳來。望平就奔。沒命的向離宮奔去。好像後邊有甚麼魔鬼追趕的一般。直趕到宮外的拱門裏。攔住了脚。把身兒靠在牆上。氣噓噓地不住的喘着。還覺得皮手籠中的那封信如鉛如冰。又重又冷。吾直要破口吶喊起來。求那庭中幾個負暄談笑的守門老兒。助吾一臂。掉下那怪物。去吾的恐怖。不想暗中又似乎有人替吾主張。並不吶喊。只走上前去。攔他們最近的郵局所在。他們立時回說。在聖字利街上去。此不遠。吾答應着。旋過身來。一溜煙的趕去。也不管東西。兩北只聽兩脚載着吾。狂奔彷彿有甚麼神力。驅使着直把吾送到那郵局門外。閃電似的伸出手來。把那信兒。丟在郵筒裏。頭信兒丟手滿腔子的恐怖。也化爲烏有。喘了一會。才覺此身在非色野一處。從沒到過的地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到這裏來的。跌着便靠着郵局的牆兒。定了定神。心兒腦兒也漸漸清楚起來。似是大夢初醒的樣子。真並不記起剛纔所經的。到底是實境是夢境呢。神志既清。忙向人問了道。路回到泰山。找天旅館去。見叔叔乾姆。司已準備用午餐了。

西。從。這。天。過。了。那。忽。隱。忽。現。的。怪。人。以。後。於。是。那。楚。天。心。魂。的。情。史。也。悲。悲。切。切。的。送。  
 這。海。耳。塵。來。了。吾。叔。叔。乾。姆。司。原。是。個。交。遊。廣。闊。入。可。巧。波。爾。雅。方。南。幾。國。老。叢。  
 著。住。在。波。爾。雅。林。外。邊。一。所。華。屋。的。別。墅。裏。頭。禮。拜。一。吾。們。回。國。時。就。到。那。別。墅。裏。  
 未。用。了。午。餐。他。家。本。是。法。蘭。西。有。名。的。故。家。路。易。菲。利。伯。王。法。蘭。西。時。還。別。墅。已。屬。於。  
 他。家。他。所。代。代。相。承。直。到。如。今。餐。時。他。們。便。說。起。幾。家。著。名。故。家。的。歷。史。實。大。刺。刺。的。  
 是。興。頭。叔。叔。乾。姆。司。素。性。喜。歡。聽。人。家。講。故。事。自。然。聽。得。津。津。忘。倦。休。後。他。們。又。說。到。  
 法。也。有。個。很。老。很。老。的。故。家。叫。做。高。勃。伏。子。爵。邸。的。凡。是。奧。山。業。丁。街。上。的。人。沒。一。個。  
 不。知。道。那。老。子。爵。夫。人。年。登。耄。耄。至。今。還。健。在。吾。一。聽。得。奧。山。業。丁。街。的。名。兒。也。不。  
 覺。刷。的。一。動。想。那。封。怪。信。上。的。地。址。不。是。也。寫。着。奧。山。業。丁。街。麼。寫。下。裏。他。們。又。說。到。  
 吾。叔。叔。明。天。同。去。訪。那。老。夫。人。叔。叔。滿。口。答。應。着。吾。也。忙。把。胸。中。無。數。免。起。難。得。的。事。  
 想。排。了。開。去。安。安。穩。穩。的。過。了。一。宵。第。二。天。上。便。合。夥。兒。往。高。勃。伏。子。爵。邸。去。那。子。爵。  
 邸。怎。樣。的。闊。綽。怎。樣。的。富。麗。都。不。必。細。說。總。之。歷。時。雖。久。仍。留。着。往。年。的。壯。觀。全。碧。綠。  
 痕。還。覺。着。綠。香。日。側。也。合。着。那。徐。娘。伴。者。鳳。韻。翁。存。的。八。個。字。兒。便。是。那。邸。中。的。正。人。

老子爵夫人也。這相。這屋子。同一情況。吾們上了門子。爵夫人就在那裏。應酬的。二。間小客廳裏。和吾們相見。他坐在一隻繡花綵籃的墊金沙發上。穿著一身黑。灰。色的。鋪綴衣。裳。那可愛的。龐兒。上紅白相映。宛然是個妙齡女郎。只是那細細的。皺紋。已。界。滿。了。蓬。額。任。是。脂。粉。塗。搽。可。也。掩。不。過。去。那。一。頭。頭髮。却。還。黑。如。髮。漆。不。知。道。天。然。如。此。呢。或。是。經。過。六。番。人。力。兩。邊。并。且。打。成。了。小。卷。卷。帶。下。垂。用。小。金。梳。定。住。着。顯。出。數。着。一。頂。黑。色。的。花。冠。上。邊。飄。着。一。條。條。的。紅。繩。帶。和。一。朵。朵。紅。綵。帶。的。繡。花。花。樣。他。這。種。裝。飾。簡。直。在。那。裏。和。光。陰。作。對。定。要。一。反。世。界。上。的。常。例。把。個。難。皮。耐。磨。的。老。婦。人。像。似。一。個。花。朵。兒。似。的。少。婦。呢。吾。們。可。禁。不。住。記。起。那。中。國。詩。人。如。此。年。華。如。此。貌。容。誰。能。飾。為。誰。容。的。妙。句。兒。來。暗。想。道。樣。一。位。老。太太。難。不。成。還。有。着。麼。富。得。這。一。個。字。的。人。兒。在。着。麼。再。瞧。了。他。很。有。意味。對。他。自。不。免。有。些。懸。想。的。樣。兒。轉。過。似。乎。很。和。吾。們。合。得。玉。越。着。旁。的。人。在。大。廳。裏。忙。着。講。求。古。畫。看。陳。飾。品。的。當。兒。便。拉。吾。坐。在。那。邊。邊。樹。談。話。來。吾。換。着。一。口。法。蘭。西。話。雖。然。帶。些。強。英。國。白。却。還。流。利。可。聽。則。談。話。一。會。他。孫。女。兒。傍。着。吾。叔。叔。乾。姆。司。們。去。參。觀。那。中。西。的。地。方。廳。中。單。刺。繡。和。老。手。畫。夫。五。

一掃兒在着爵夫人忽地微微嘆了一口氣向吾說道：「我親愛的姑娘（其實吾已三十七歲）不但去姑娘時代已遠，並且已做了未亡人，不過還容顏還有幾分鮮艷，但別了那哀憂之神，怎麼如此不仁，不肯把世上可憐人直直截截的送入死地，却專教手刃萬剛切碎他的心，慢慢兒給他消受那傷心滋味。唉！吾失望以來，轉眼已七十歲了，剛吾的出身原算不得落薄，實是當年富名蓋世的大銀行家蘭寶愛氏的女兒，與親身生吾一個，所以給吾享盡了垂髫時代的幸福，便是這種浩大的爵邸，也是吾每日慈惠之地，沒有甚麼希罕，吾一聽了蘭寶愛三字，又着了一驚，可是那封信信上寫着「明明」也是這蘭寶愛的姓兒，想着呼吸頓時急促起來，倚身向前，睜着那老不羞的人，爵夫人又道：「吾父親原是當時國王的朋友，聲望十分赫奕，吾剛過了月圓年，起他卻和國王一鼻孔出氣，爲了他們的私利，堅要把吾嫁給那老又惹厭的高勃伏子爵，唉！展丹可是吾那時的心，正是二九妙年時的心，好似一塊無價的白璧，年肯輕意送給一個不相干的老頭兒，況且吾早已把滿腔子的愛情全個兒給了那有才有貌的少年郎君，蓋利特洛希麥，無奈吾家和他家先世就有些嫌隙，恰像莎翁《情二

悲劇中的孟太格加波勒兩家那上帝便也暗暗地把那周麗葉羅米歐一對可憐蟲的地位安插吾們兩口兒往往天涯咫尺把臂無緣到了萬種相思沒法擺佈的時候只得冒了萬險會一面虧得吾那英國女師白朗立姑娘百方的成全吾照顧吾纔沒有意外的風波要是沒了這位俠骨仁心的女西席做個護花童子吾在是爲情而死怕也見不到那人一面末後吾們的情根越種越深吾的膽兒越放越大情到熱處簡直能鎔化精鐵雖是鍊鋼爲關可也關不住這羅羅軟軟的心兒以後吾竟不曉得和盜利相會劈開了丹府把他滿滿兒裝在裏頭再也騰不出餘地來容納旁的人壓了這幾度粉約脂期便訂了那山盟海誓無奈真愛情的道路永遠不能平坦真愛情的結局永遠不能美滿吾們倆自然也逃不出這千古不易的定理最奇怪的還是天下做父母的最愛子女也最不爱子女子女想誕登樂土他們却定要犯子女臨入苦海所以盜利的父親決意不許盜利娶吾吾父親也決意要吾嫁那老子書盜利親法兒想只在波朗吾們一個朋友家裏的花園中和吾私會了一場彼此與一回歡意注滿指著天日立了個長毋相忘的誓機心碎而別往後吾日渡被僕親逼着孤定無歸路

傳。利。區。在。非。色。野。寫。下。封。絕。望。的。信。兒。託。那。親。愛。的。白。頭。這。姑。婆。私。下。真。去。來。給。他。  
 馬。丹。要。知。道。那。時。正。在。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間。不。像。目。下。有。郵。局。仗。着。三。四。郵。箱。到。處。  
 都。能。通。信。吾。那。信。經。了。許。多。周。折。纔。能。入。盜。利。之。手。信。中。吾。便。求。他。替。吾。想。個。萬。全。之。  
 策。還。是。死。心。塌。地。的。服。從。吾。父。親。呢。還。是。別。圖。抵。制。之。策。那。知。道。信。兒。去。後。竟。魚。沈。雁。  
 音。不。見。盜。利。半。個。字。的。覆。書。盼。斷。了。雲。波。十。二。也。是。徒。然。唉。親。愛。的。馬。丹。吾。們。弱。女。子。  
 那。能。和。匪。運。流。流。心。碎。腸。斷。纔。是。吾。們。的。分。兒。無。可。奈。何。只。得。付。之。天。爺。聽。他。們。把。吾。  
 嫁。給。那。高。勃。伏。子。爵。一。年。年。坐。送。駒。光。等。開。却。春。花。秋。月。心。中。只。想。着。吾。盜。利。不。能。忘。  
 懷。不。知。道。他。得。了。吾。那。封。信。後。究。竟。怎。樣。的。悲。痛。過。了。好。幾。年。却。聽。得。人。家。說。吾。出。門。  
 的。那。年。盜。利。被。往。美。洲。去。忽。地。在。半。路。上。投。水。而。死。可。憐。他。多。情。多。義。之。身。竟。隨。着。  
 那。森。森。碧。波。風。簷。而。逝。唉。吾。得。了。這。酸。心。楚。魂。的。消。息。好。不。難。堪。年。年。苦。愁。飲。恨。過。吾。  
 無。聊。的。日。月。臉。兒。上。蒙。着。個。假。面。具。兀。是。假。笑。伴。欺。掩。飾。人。家。的。眼。兒。後。來。雖。是。弄。璋。  
 弄。瓦。兒。女。戲。行。只。吾。這。顆。欺。欺。不。變。的。心。中。仍。磨。不。下。吾。盜。利。的。影。兒。吾。聽。到。這。真。正。  
 將。開。口。歸。爵。夫。人。卸。妝。住。了。吾。說。道。但。是。這。個。還。是。尋。常。的。情。史。婦。人。們。或。者。也。有。經。

歷過的最奇的是這一月十三日禮拜一那天。蓋地裏從非色野郵局中送來一封信。馬丹你面色已泛了白。那一雙櫻色眼中也流露出一派駭異之色。吾知道你一定已料到這信是盜利寄來的。咧馬丹你料得一些兒也不錯。這信確是從非色野來的。說着從他腕上挂着的一隻珠手囊裏掏出一封信來。又道這委實是出於他可愛之手。用鉛筆寫成的你瞧筆跡很新鮮。分明寫得還不久。吾仔細瞧去這手筆確是吾盜利的手筆。這信紙也是吾盜利常用的信紙。吾聽了身兒不覺瑟瑟地顫了起來。兀是做聲不得。爵夫人又從那古式的長信封裏抽出一張奇麗的紙兒來。道：「唉，此中難道有天意的麼？」吾到了這風燭殘年的九十歲上方纔接到他這麼一封溫謐悱惻的覆書。吾盜利說他永遠愛着吾，勸吾委心任運，不必悲痛他。單望吾一輩子快樂，決不橫加阻力。結尾又說此後決意往美洲去，盼望上帝仁慈，使他死在路上，因為沒了吾，便沒有生趣。咧吾微微顛着嘴，問道：「這信兒怎麼到現在纔來？相去不是好幾十年了麼？」爵夫人道：「馬丹，這個惟有上帝知道。咧你瞧他簽着的日期，還是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一月十二日。信封上並沒郵票來時，還是吾下人照付郵費的。然而這信如何進那



郵筒直使人百思不到既來了也不去管他此刻吾鐘漏待盡不久便須和這世界告別吾心中倒非常快樂因為吾那心上人兒確已許吾委心任運偷度這七十年含茶茹苦的光陰將來在旁的世界中把臂時不致有雲霧罩在吾們四邊咧子爵夫人說罷那一雙點漆的老眼中現着空洞之狀似是入夢的樣子一會兒大家都已回到廳中來吾却還咀嚼着那子爵夫人的一番傷心話兒心中暗暗慨歎着想種下了情苗畢竟結成個怨果呢

(完)



## 女飛行家

天虛我生

(二)

法蘭西既爲戰事潮流所淹。血腥蒸遍全國。大地盡赤。幾無一隙乾淨土。唯一村落尙完好。以地僻。故不爲礮火所及。然亦一夕數驚。婦稚之膽怯者。往往夜中驚起。謂親聞樓下實有賀蘭騎兵一隊。列伍而過。此語出。則人皆大駭。甚至抱首竄走。伏矮屋中不敢出。既而知其誤。乃亦安然。此村當承平時。人口亦夥。今則殊寥。但留老弱。至於一般精壯男子。則已競執其干戈。往衛社稷。村中男子既少。戰地消息不能遽至。故轉見安謐。雖有時亦受風鶴之驚。顧一瞬卽已。初不起如何荒擾。唯至於今日之晨。乃有一事。平空而降。時衆起尙未久。各於茅簷之下。治其早炊。忽聞有飛機軋軋聲。起自空頂。當太平之時。飛機亦爲村中人所慣見。但昔高飛天半。自下望之。不過小如葦葦。從未嘗聞其聲。有如今日之清晰者。則大恐。爭探首窗外以瞻。其時天空無雲。作蔚藍色。遙見黑影一片。欲下不下。如受傷之鳥。斂翅而飛。勢甚危險。既而黑影漸飛漸低。視亦漸晰。竟降於勃金老人田廬之上。厥勢乃如奇峯之頽。於是衆大噪。爭攜其鎗以奔飛機。

婦種爭喧。以逐其後。彼等此舉。蓋有兩種意見。使此飛機而屬德國。則鎗立發。碎其機。並殺其人。必不令賀蘭之人。可漏跡于法蘭西土地之上。使其駕機之人。而爲法蘭西人。則又將易其鎗聲。而爲涕淚。歎笑。以迎此航空之英雄矣。

然而此一問題。亦正復難決。以此航空少年。實已暈去。血汨汨自其傷處。瀉出。衣服盡染殷紅。目定而昏合。若其飛機下墮時。實受重創。於是衆人議論。乃不一。或謂是法人。或謂其必是德國間諜。來偵刺消息者。而勃金老人。則以其機適壓于田陸之上。損壞蘿蔔無數。私心不無微愠。因倡議不妨假定其爲德人。其說蓋亦有因。謂是人目蓋而髮美。身體亦頗長。法蘭西人殊無如此都麗者。此語出。衆皆以爲然。爭舉其鐵杵之屬。或獵鎗。將以糜爛此少年之軀體。而後快。時衆中尙有一人。似較有成見。因曰。諸父老母。齒莽從事。使其人而爲德間諜。死固其罪。倘不幸乃爲吾法蘭西同胞。則吾儕殺之。罪將焉辭。故不如搜其身。而後定讞。衆聞語。可其請。乃搜飛行家身。果得公文一紙。字跡斜草。如蚯蚓。無一識者。勃金老人。意乃大得。撫掌曰。如何。吾固謂其非法國人也。今不殺之。待其醒。逸矣。前一人曰。丈母噪。此公文。安知不爲英政府者。而此人實爲

美國所遣。故吾意曷俟其醒而一問之。若慮其逸。則我來而被擄。彼又安適。於是衆議又起。謂是言頗具理由。唯欲辨此人之果爲英國人否。則又殊爲難事。若待其醒而問之。則其人受創正重。頗費時刻。殊非衆人所能宵待。已而念及一人。遂立遣童子二人。往奧門吐別墅覓唐倫姑娘。唐倫小字茉莉。蓋英產而寓於法。與波蒙男爵夫人偕居。故往召之。將令辨認傷者。果否爲英人。童子行之途半。適與茉莉相適。乃立攜之以來。茉莉至。而衆人疑團亦盡釋。蓋此受傷之少年飛行家實英人也。於是衆爭自幸。未嘗加刃其項。否則豈非坐喪一同仇敵愾之人。卽勃金老人亦以祖國之故。自願犧牲其一畦之蘿蔔。不再計較。伸其枯僵之手。以扶傷者令起。諸人亦復助之裹創。乃移而臥之於牧師之家。以待醫生之至。茉莉以傷者爲其同國之人。料量湯藥。亦頗發動。渠當居英國之時。其兄亦爲飛行家。故於飛行之事。亦嘗稍窺門戶。因卽督飭衆人。移其飛機於僻處。且蔽以草。俾不爲敵軍所見。時醫生亦至。謂少年受創尙不甚重。不久即可痊愈。稍進藥水。少年痛止。遂亦稍稍甦醒。據傷者自言。果爲英國飛行家。名維格多羅溫。以欲飛過德軍營壘。以致中彈而暈。又自歎曰。此實吾命運不佳。蓋彼等平日但于

五十碼外。雖一草一木。亦未能遠。然命中而今乃中。我是亦偶然耳。不得謂彼等之善射也。少年言時。眉軒軒舉。若猶有餘勇可賈者。又曰。此何地耶。衆告之曰。然則去吾所欲至之地尙遠。吾蓋受政府之命。以密函傳之夏壘之法國軍隊者。言次欲起。顧腦際創重。頭涿涿然。乃復臥倒。牧師從旁言曰。麥歇。此何可哉。汝創未復。詎能再事飛行。維格多曰。然則汝儕有汽車者。但將我縛之于座位之上。我亦能行。勃金老人曰。窮鄉之中。何得有此。茉莉忽曰。維格多先生。我代君行可乎。維格多初不覺榻邊。乃有女郎。及聞聲。不禁一愕。亟返顧。則見茉莉方坐於榻畔。纖履藕臂。弱乃不能禁風。因曰。姑娘以何者往。茉莉曰。以飛機往耳。牧師急厲言曰。姑娘。我非不信君飛行之術。但此傳遞軍報之事。危險萬分。即男子猶憂憂乎其難。况女子耶。茉莉笑曰。上人勿憂。我固能之。因顧維格多曰。君所乘者。飛昇爾斯米雙翼飛行機乎。維格多駭然曰。姑娘能舉其名。然則姑娘果能詣飛行之事矣。特姑娘亦有飛行執照乎。茉莉曰。此則無有。吾蓋嘗隨吾兄乘之。初未嘗獨駕。特其法則。吾固諳知之。以吾兄所駕。亦昇爾斯米雙翼機也。維格多聞言。不禁以忍痛之目光。注及茉莉之面。則其人雖不似冒險家。顯亦精神鎮定。容止

端正。雙眸蔚藍。似掬天空太虛之氣。以入睡。唇小而朱。雙頰微有酒渦。堅定之態。益然可見。維格多乃曰。然則姑娘必行乎。茉莉毅然曰。爲祖國故。吾又安得不行。維格多壯其語。乃顧牧師曰。上人。曷掖我起往田中。我當攷察姑娘於飛行事業。所知果有幾許。能繼吾任否。牧師不可曰。麥歇。役一女郎。使冒重險。此事豈爲上帝所許。維格多曰。吾亦知此事必非上帝所許。但國家爲重。使我而身稍健。我必自行。無奈此身質創已甚。不能再事駕駛。即幸而飛起。半途之中。亦必下墮。身死何足惜。特此一角軍書。不將落於敵手乎。茉莉姑娘既願行。亦何妨一試。醫生曰。麥歇。汝流血已多。再勞頓者。必不得生。不如睡休。維格多大聲曰。今日自平明至此。死已五千人矣。初何鄙我一人。夫誰不死。與其死于床褥。毋宵死於戰事。衆知不能強。乃負之至勃金老人田次。維格多見飛機無恙。頗喜。因即召茉莉試驗。此時衆欲瞻此女英雄問答之狀。田塍之上。擁擠乃無隙地。婦女與孺子。亦且傾耳以聽。茉莉則矯立于維格多之前。有所問。輒朗然答。一無訛誤。維格多則欲其身於枯樹上。牧師與醫生夾而扶之。血齧殷然。自額際滲出。痛苦乃不可言。唯見茉莉朗朗對答之狀。則又殊喜。因曰。姑娘果熟知飛行之事也。特不

知于駕駛之術又如何。君當知五千尺以上之空氣。頗寂悶難堪也。茉莉曰。容吾試爲之。維格多喜曰。姑娘。上帝福汝。吾聯盟國數十萬之生靈。盡托汝矣。茉莉微笑。遂上飛機。維格多亦亟力指揮衆人爲助。且以公文授茉莉。機聲一動。此疾如鷹隼之怪物。已漸漸而起。瞬息已入天半。但留黑影矣。

(二)

天下之事。言之匪難。行之唯難。即飛行之事。亦復如是。茉莉雖亦飛行多次。然皆與其兄偕。初不過爲其襄助而已。今乃獨當一面。竟以女子身。而爲航空事業。則其難若復何如。當初升時。猶可自持。既而漸高。飛亦漸速。初不覺飛機之動。但覺地球一落千丈。屋宇草木。亦逐漸而隱。僅露其杪。雲霧濛其四週。如大海。既而並此亦隱。此身遂入太虛。四望皆冥冥如大霧。但聞機聲與風聲相戰。直刮耳際而過。初不覺其機之飛動。然昂升之表。一息數度。則知飛行固甚速也。茉莉至此。孤寂頗不可奈。不禁念及維格多臨別之言。謂五千尺以上之空氣。乃寂悶不堪。初未嘗信。今則不容不信矣。既而念及此行實關係全歐之局勢。正有多人枕戈以待。其懷中一紙而爲動息。則氣又不繫。並

壯默然自念。機或飛升過高。乃致有此現象。遂復移動其槓。令降。機果降。茉莉乃大喜。令此飛行之怪物。居然能聽已號令。欲如何斯如何。則已固儼然飛行家矣。念至此。忽聞有人咳嗽之聲。時時破空氣而來。雖機聲軋軋。亦不能掩。茉莉不禁微駭。以爲此天空之中。何乃有人。既忽大悟。知下界實已見此飛機。且向之開鎗矣。俯視果已降行過低。但見有火星無數。時破空氣上射。細如秧針。茉莉恐爲所及。力扳其機。願拔之過力。機乃一躍千丈。直入重雲。其輕乃如一羽。幾欲翻側。乃大駭。則已有一巨聲。直隨機聲而發。轟如霹靂。少頃即寂。則此橫行天表之飛機。已不自主。直向下界而墮。轉瞬之間。離地已不過十丈。其下營壘累累。盡插德國國旗。鎗械耀日。日色幾爲之薄。茉莉此時性命都無所顧。所恨者則懷中之書不能達。而維格多且亦將如其阿兄。噫。女子爲無用也。念至此。乃力自鎮定。扭其身。左右側。冀飛機得其重心之力。得不墮。兩手無意復觸機軸。咎然一聲。機乃復升。翩然竟入雲表。試把其機。高下進退。又儼然如意。茉莉此時無音得生於虎口之中。亦不自知其爲夢爲醒。但以兩手堅握槓。喜極而笑。時昂度表已在五千尺以上。飛機直向空氣薄處而升。茉莉時時顧其坐旁。則有斷鉛一



片。輕置膝上。如其親愛之友。特伸手以撫慰其勞績者。茉莉不禁自幸。此錯片乃未入體。否則此命可以立殞。顧默念未已。而彈又至。豁然中其飛行之翅。翅乃立碎。茉莉大驚。亟推其橫桿令降。機立降。墮於一空地之上。回視中彈之處。蓋已在五里外矣。此地極空曠。遙見營帳無數。屯於山坳深處。茉莉轉自疑懼。不知所履之地。果爲凶爲吉。爲德界。抑爲法界。念及此。不禁昂首以望。則有游騎一隊。已風馳電閃而來。厥狀如臨大敵。及見茉莉。則愕然曰。嗟乎。乃女子乎。茉莉至此。知已入法管矣。膽乃頓壯。而心則轉悲。於是坐于機旁大哭。身顫不止。軍官愕然曰。茉莉曰。止。吾膽已落。不能法語。可以英語語我。此爲何地。軍官乃操英語曰。密斯。此夏龍也。茉莉不禁一躍而起。以手自撫其膺曰。天乎。吾乃至夏龍矣。長官。可爲我傳語將軍。吾將有公文投遞。軍官愕然曰。密斯乃來投遞公文耶。茉莉曰。然。且出公文示之。并約略告以原因。軍官頓現爲欽敬之色曰。密斯能乘馬乎。曰。強能之。於是軍官立擇一馬。以授茉莉。茉莉上馬。遙見軍士無數。爭舉其鎗。令與肩齊。乃曰。長官。此何爲。軍官鞠躬曰。姑娘大勇。故諸人敬致其欽佩之誠也。

維格多創痛已漸止。乃轉築念於茉莉。寸心飛越。直與其飛機而俱遠。念此巽巽婉婉者。何竟能爲此冒險之事。且前途遙遠。險兆正多。其懷中之紙。不知究能達到法營與否。設竟不幸而……維格多念及此。轉自悔。慮莽不應遽遣之去。然已又重創。設不遣彼。又將誰遣。以國家與生命相較。此時固不得煦煦以爲仁也。於是橫其心膽。置茉莉弗念。暈然睡去。願睡亦不寧。似覺此身已生雙翅。逐茉莉之飛機而行。速乃無藝。忽然爲天風所吹。立乃弗穩。直自雲端跌下。但覺滿耳風濤。砉然一聲。則飄忽之魂靈。已重與軀壳相合。張眸微視。則正有女郎一人。輕衫繡帕。立於榻旁。態度如仙。蓋茉莉也。維格多初猶自疑爲夢。乃立拭其雙眸。茉莉不禁笑曰。維格多先生。僕歸矣。維格多曰。君從何處歸耶。則倩笑曰。歸自夏龍耳。吾已見其將軍。將軍且與予抱腰爲禮。然予亦不以爲忤。將軍固于思于思也。維格多曰。然則君如何而歸。茉莉曰。將軍固以法國飛行家送我歸也。歸時日光猶在樹杪。維格多微起身視。則日色已下。巖岫。計女郎之歸。已三小時矣。因又笑曰。君歸已久耶。奈何不遽來見予。乃累人久盼。茉莉倩笑曰。嗟乎。吾

飛行一次。實無異入身于烟突之中。滿身垢污。奚能再見客。故不得不。一易其衣服耳。今事已畢。則吾請辭。言次欲出。維格多忽覺。心中有異常之感觸。激刺腦海。重創之人。殊不能禁受。乃暈去。茉莉不禁一愕。亟以臂親其頸。扶之坐。維格多始漸漸甦醒。於是一禮拜中。茉莉乃未離維格多一步。小圭量藥。玉釵調羹。幾欲盡輸其柔情于病榻之上。上古云。唯英雄兒女。其結愛乃如閃電。此語良信。一月後。維格多病已全愈。不但得其性命。且得一較性命。尤貴重萬倍者。則茉莉也。

(完)



# 和珅

雲 翔

乾隆朝和珅當國。勢焰薰灼。炙手可熱。然和固蠻人子也。年十六。尙未讀書學道。在陪都。好遊獵。嘗跨旗營駿馬。行豐林茂草間。與鷹狗相馳逐。一日遇一喇嘛僧。豐頤廣額。兩目炯炯。狀甚瑰異。僧見和。注視久之。徐曰。郎君樂此不疲。貧僧視之殊無味。和怒曰。春水一池。干卿底事。速閉口。毋多談。僧去。明日又遇。又言之。和曰。許子何不憚煩耶。又明日又遇。諸郊僧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郎君何不悟也。和珅聽悟。意僧必是異人。肅容起謝。自陳願自今始。悉改前行。僧曰。果能是乎。和曰。能。僧笑曰。與郎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和諾而別。及期往。僧已先在。曰。爲約何後。更三日來。和珅雞鳴而起。挾燈急急至約所。而僧適至。喜曰。孺子果足教也。席草坐地。談笑極洽。僧曰。余遊人世千年。惟見郎君一人。身具慧根。名列佛籍。合證大道。昇無煩天界。如不欲。則二十年太平。宰相威權。重任亞人主。祇一等執取。執舍郎君。且自歸。思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和珅回家。籌計曰。我顛沛窮困。親友不我濟。父兄不我齒。厄已甚矣。二十年宰相。重任威權。亞人主富貴已極。安可以超凡入聖。易之乎。且余卽成佛。世安知我。決計舍彼取此。及期往。白

僧。僧。咨。嗟。嘆。息。如。不。自。持。曰。物。色。千。年。始。遇。一。人。可。惜。可。惜。和。珅。見。狀。大。悔。頓。首。僧。前。願。易。初。志。僧。曰。子。發。念。之。初。神。明。已。知。之。矣。不。可。易。也。因。與。之。別。曰。二。十。年。宰。相。重。任。生。殺。在。己。手。威。震。天。下。權。傾。人。主。願。造。福。蒼。生。毋。讓。家。國。廣。行。陰。德。則。五。百。年。後。仍。可。立。地。成。佛。也。慎。之。慎。之。謹。記。謹。記。官。星。已。現。可。入。都。矣。和。珅。伏。地。叩。拜。涕。淚。橫。流。僧。亦。悽。然。和。珅。有。舅。氏。某。當。差。內。務。府。憚。其。嚴。正。未。之。謁。也。至。是。乃。拊。擔。川。資。僑。丐。戚。友。得。十。金。走。京。師。投。舅。氏。舅。以。其。繼。蕩。素。不。甚。措。意。驟。見。和。至。驚。曰。子。何。爲。來。此。和。珅。曰。甥。自。知。向。日。之。非。立。願。痛。改。就。舅。父。教。訓。舅。父。誠。哀。而。錄。用。之。鞭。箠。惟。命。湯。饒。惟。命。舅。曰。京。師。人。海。詐。幻。百。變。年。少。之。人。易。被。熏。染。恐。不。易。居。也。和。珅。懇。求。愈。切。辭。說。愈。哀。舅。曰。既。知。此。且。居。此。舅。蓋。欲。審。其。果。改。節。否。也。和。自。留。舅。家。苦。志。攻。讀。足。不。出。庭。戶。暇。則。佐。舅。治。家。政。部。署。井。井。託。以。銀。錢。絲。毫。無。苟。舅。喜。曰。敗。子。回。頭。金。不。換。謬。語。誠。不。吾。欺。期。年。學。大。進。令。習。制。藝。文。采。斐。然。就。本。旗。科。試。案。出。取。列。前。茅。得。補。博。士。弟。子。員。攻。讀。益。奮。越。二。載。應。試。筆。帖。式。得。取。爲。九。品。筆。帖。式。分。部。學。習。和。珅。既。入。仕。途。待。人。一。以。和。易。作。事。一。以。勤。奮。不。伐。德。不。矜。能。部。中。人。員。無。賢。不。肖。彌。不。心。樂。而。口。檢。之。聲。名。鶴。起。

不三載已從九品筆帖式。遷升至七品筆帖式矣。一日純廟出遊。從者忘攜黃蓋。中途詢問。莫之敢應。純廟曰。是誰之過歟。時和珅隨扈。駕前高聲應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純廟異之。與語大悅。遂被寵任。期年之間。累升至散秩大臣。參預政事。不十年遂爲相。善巧便佞。能伺上旨。恩遇隆崇。莫之比也。封一等公。兼內大臣。吹枯噓生。咳唾可怖。類起大獄。誅殺異己。高名之士。冤死相繼。喇嘛僧儆戒之言。都已忘盡。時和珅貴甚。朝士趨謁者。罔敢乘馬坐轎。忽一日有人走馬叩門。門吏驚視。見一喇嘛僧。豐頤廣頰。神采飛揚。自言來自西域。請報公相知。聞人辭焉。僧去。明日又至。適和珅出。僧高呼曰。公相貴重。亦識故人否。和珅曰。我不能憶。汝試言之。僧笑曰。貴人事繁。宜其忘也。昔日相遇。公相尙在青年。今鬢髮皤皤。衰頹何速。乃爾詎非國事勞煩不及。山居逸樂耶。和珅憮然而悟。僧蓋三十年前陪都相遇者也。慙悻之極。若無所措。回思二十年來。威尊權重。所行各事。無一稍副僧人教戒者。汗流浹背。如中心疾。屈膝跪逆。僧人擊之。起曰。公相母然。當時之請。並不見從。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奈何。奈何。喇嘛僧留宿。和珅盡屏僕隸。處於中堂。各居一榻。僧人惟少食茶果。至夜深。和珅曰。昔奉教言。尙有證道之契。今復

遂否。僧人曰：緣公相所行，有忤佛旨，欲證善果，又須遲四百載矣。更九百年，乃能如約。僧因與和珅講道，談辭娓娓，達旦不倦。和珅曰：吾聞佛界有三天，我雖不得立成證果，願從上人一遊天際可乎？僧笑頷之。和珅請行期，僧曰：今宵之夜，公相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即可行也。次夕，和珅沉默靜坐。僧招之曰：可同往。和珅不覺便隨僧去。出大門，都市寂寂，杳無行者。及東直門，到輒自開。和珅援僧人衣而過，行十餘里，和珅素貴，尤不善行走。至是，憊甚。僧人亦知之，曰：公相思歇息否？乃相與坐於路側。僧自袖中出一短杖，授和珅曰：公相可乘此。但閉目，勿張視，須臾即至也。和珅跨之，騰空而上。閉目風行，但聞耳畔有聲如濤，霎時聞僧曰：至矣。至矣。張目見瓊樓玉宇，氣象極巍。我白玉甬道，廣至十丈，菩提之樹高及由旬，琪花瑤草爭妍鬪豔。內有九色金花，大如車輪，隨風搖擺。見人如笑，至一院落，有童子三十，含笑出逆，韶顏稚齒，端正可愛。僧指曰：此輩守閣之奴也。入門見白銀爲壁，水晶爲地，和珅疑晶是水，畏而却步。僧曰：此地堅固無比，無物可壞。導之登堂，有童女三十，姿容絕世，合掌而前，聽候使令。僧曰：此輩守院之婢也。僧請和珅坐金牀，上面憑玉几，童女輩與和珅爲禮。方舉頭時，眼中都不覺流淚。和珅曰：

汝輩見余何故哭泣。食曰：聞公相身上煙氣，是以淚出，非哭泣也。和珅詫曰：庶民燃脂，大夫燃蠟，天子燃漆，余雖人臣，嘗燃漆矣。漆亦無煙，何得淚出？僧笑曰：公相原來未知此間。素不燃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懸於殿堂，晝夜無異。和珅聞之，愈益驚詫。問曰：天上豈盡如是乎？僧嘆曰：公相夙根被惡，濁富貴氣，蒙蔽昧前知矣。天有二十八層，此乃最下層，名曰四王天，係四大天王轄分領四大部洲去下界，僅四萬二千由旬。宮殿之高，僅齊日月四王天之上，爲忉利天。梵語忉利，華言三十三也。忉利天去下界八萬四千由旬。中間帝釋所居八方，各有四大臣輔之，合成其數共三十三，故曰忉利也。忉利天之上曰夜摩天，夜摩天之上曰兜率天，兜率天之上曰化樂天，化樂天之上曰他化自在天，自四王天至他化自在天，皆名欲界，以其猶有情欲也。此欲界六天，每過一劫，皆火災壞之。和珅曰：欲界之上更有何境？僧曰：由欲界而上有色界焉。以其但有色身，而無男女之欲也。自下至上共十八天：一曰梵衆天，二曰梵輔天，三曰大梵天，此三天名爲初禪。每過一劫，亦有火災壞之。四曰少光天，五曰無量光天，六曰光音天，此三天名爲二禪。每過七劫，則有水災壞之。七曰少淨天，八曰無量淨天，九曰徧淨天，此三天



名爲三禪。每過六十四劫。則有風災壞之。十日。福生天。十一日。福愛天。十二日。廣果天。十三日。無想天。十四日。無煩天。十五日。無熱天。十六日。善見天。十七日。善現天。十八日。色究竟天。此九天。通名四禪。爲三災所不及。色界諸天。皆修梵行。及禪定福樂。但其間大小淺深。有不同耳。色究竟天之上。有摩醯首羅威權至尊。爲娑婆世界之主。統攝萬億他化天。萬億化樂天。萬億兜率天。萬億夜摩天。萬億忉利天。萬億四王天。爲欲界諸天。所不得聞名。不得見形者也。和珅曰。色界面上。更有何境。僧曰。色界之上。復有四天。一日。空無邊天。二日。識無邊天。三日。無所有天。四日。非想非非想天。以其但有定果。色而無業果。色故通號之爲無色界。此爲三界之極頂。非想非非想天。壽至八萬四千大劫。然皆不了妙覺明心。天福一盡。必致復入輪迴。故佛眼視之。總爲未出世之凡夫也。惟佛超然諸天之上。不生不滅。無始無終。和珅曰。天者至尊無對之名。總謂之天可矣。安得有是種種之名。僧曰。人亦號萬物之靈。豈得總謂之人。遂無賢愚貴賤之列乎。經云。具五戒者。生人中。修十善者。生天上。然五戒十善。各有淺深大小之別。故在入道者。其福不齊。在天道者。其福亦不齊也。和珅求再遊忉利天。僧曰。公相前生。本是羅漢。唐

無。煩。天。今。因。所。行。不。善。福。慧。雙。折。忉。利。天。以。上。不。能。遊。矣。於。是。挈。和。珙。出。四。王。天。復。以。短。杖。授。之。閉。目。跨。坐。一。如。來。時。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僧。乃。呼。曰。公。相。醒。醒。公。相。醒。醒。和。珙。遽。然。而。興。回。憶。夢。境。歷。歷。在。目。自。語。曰。怪。哉。夢。也。僧。曰。夢。也。而。以。爲。真。真。也。而。以。爲。夢。公。相。猶。未。醒。乎。何。陷。溺。之。深。也。和。珙。聞。言。惕。然。涕。泗。交。流。叩。頭。陳。謝。明日。僧。別。去。和。珙。厚。贈。金。帛。俱。無。所。受。但。合。十。曰。公。相。勉。旃。九。百。年。後。方。復。見。出。而。逝。不知。所。在。越。五。載。純。廟。崩。仁。宗。降。旨。宣。和。珙。二。十。大。罪。賜。自。盡。和。將。死。賦。絕。命。詞。曰。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遠。紅。塵。他。時。誰。訊。龍。門。合。認。取。香。烟。是。後。身。玩。其。詞。意。喇。嘛。之。言。益。信。矣。

(完)

---

嘔 絲

---

天下無可降伏之衆魔。焉用金剛努目。  
天下無可慈悲之六道。曷勞菩薩低眉。  
歌兒標煙霞之致。舞女具丘壑之姿。生  
成世外風神。不慣塵中物色。行雲流水。  
止觀皆真。花落鳥啼。趣味轉宕。梧陰半  
院。舞衣水奏。一溪歌板。從此漸空聲色。  
庶幾不落虛無。

# 約指

Elizabeth Warren

原著

君狂譯

余於海底砂石爲茵之榻上。張眸瞭然四顧。不禁喟然而言曰。女郎者怪物也。夫余之居人世。亦頗極柔鄉之樂。今乃投棄深淵。與魚蝦伍。此彌望皆綠塵。不到之水晶宮。幾疑爲余而設。以代鐵檻之囚。悲夫。然彼坎壈新御之煤燭約指。當不能假余於此矣。猶憶陸居之日。嘗有一鷹隼濃眉之賤丈夫。侈然斥余爲不值半金。第此亦相衡而言。彼固銅臭薰人也。即其列肆之外。尙懸有燦然耀眼之金球者。三夫復何辯。嗟夫。今且一錢不值矣。此時一槌形其首之鱗魚。鼓尾而前。率然曰。女郎者。最溫厚最綿遠者也。言次。力上下其彈狀之食物。如有所嚼。首後腦葉上之兩眼。復張顧不已。一鱗眼之仙魚。復發其低弱之音。撲入而言曰。余生即爲一女。郎所毀。彼乃忽然執余背而投之。水。余聞此初。不沮喪。言曰。余之得與君等游。亦以一女。彼女聰明絕世也。藻魚身。曰。非亦溫厚綿遠乎。仙魚頤觸齧痛。則喟曰。非亦溫柔爲懷乎。當余疾捲而下時。幸有金球爲之裹。得無傷。而地多色白而變之地。實生機。冰。以不。誠。一。穹。形。之。徑。都。以。此。相。構。而。成。爲。形。乃。如。盤。款。之。花。草。虎。象。植。尊。尊。者。滿。堂。皆。是。

幾變身入地處熱帶之國中更有莖長而柔之櫻桃曳於其間則波紋動也又有所謂星魚者則徐行於海底出其長臂續續攫介類而食迨夫介裂而其多液之肉亦即入口而化矣。海兒葵則騎一海蟹之上意欲有所殺而分之而渺小具白觸鬚之可憐蟲則探其緊握之手於余紅色頭飾上喃喃而祝曰此至佳之基礎也兒耶樂之速築之直至於高塔之尖直出於海波之上。

人處是時已不復有價值之足言降而具一新生涯乃為勢所不能避而相與傾談之客當莫佳於海王鯊魚者然而脫以彼女處此吾知其一見此三角形獠牙必即股弁不已矣余則了無所畏并引仙魚為座客免岑寂也仙魚乃游泳而前如長虹隱約直貫濃霧出特色非紅而黃耳言曰亦能以彼女語余否鯊魚則精神煥發而詢曰彼女奚在余欲有以觸其好奇之心乃答曰彼適處余儕之上特今日已鼓輪遠去矣仙魚為狀似妬詢曰君與彼女交奚若鯊魚微挾不悅之色曰君何不偕之同下耶余不答復巽然迴憶前情此繫於余心者至深久久莫忘以此為一生最溫靡之時越此又感喟類添徒勞追憶矣有頃始語之曰彼女系出華胄一公主也是時環輪之鯊魚皆

揚聲而相曰。公主。公主。余乃樂甚。思余初未稍貶其人。以續飾之詞。初亦無傷事實。余何爲必選語。以彼女爲白老第富迭之廚娘。而余曾握其胸。膚欲痛之。指耶。且欲動人之聽。尤必稍事假借。苟皆質直而出之。則卽沙士比亞之名劇。亦必不重於時。余之以是稱之者。亦所以自重也。繼復重聲言曰。然。公主坎堆爲愛末萊特島國產。願托於蓋黑登國王。王白老第富迭者。其父執也。王有女數人。皆下嫁於貴人。一時如繡花國王。攝影國王。通心麵國王。皆與館甥之列。公主獨選擇甚苛。極天下之貴游。都無當其意者。而密昔司白老。一否而皇后督過之。亦甚嚴。不許與人接。一違其教。卽訓斥隨之。以坎堆。非特翩如天人才。尤卓絕。能烹調。仙魚斗詢曰。何謂耶。余自悔失言。乃強答曰。憑其慧心。別創烹任精法耳。於大內之下部。且有彼精室在。當寒技時。恆和之以清歌。於是精饌日有所傳。而帝后及其諸女之口腹。乃彌饜。時復從王女嬈之請。挈之而出。游然彼輩。都勿有坎堆褐色。揆人之媚眼。且其聲亦至媚。人一聆之。雄心都爲消盡。倘恍不知所措。而其挺拔之態。尤……仙魚不禁碎呼曰。若而人者。余至愛之。余曰。嗟夫。此禍端之所由起也。當知入欲締交於坎堆者。初乃非易。則以伯爵羅特兒爲之梗。其

人。異。類。產。也。爲。王。室。侍。衛。之。臣。遇。其。美。吉。利。好。男。兒。之。身。手。自。頂。纏。繞。其。髮。於。髮。中。閉。堆。亦。曾。垂。青。及。之。借。之。而。舞。願。不。久。情。復。中。變。其。人。常。用。威。威。而。向。之。乃。至。殿。前。走。作。是。言。深。喜。未。失。其。真。以。人。之。爲。狀。最。貴。豈。不。可。近。者。當。真。如。家。家。所。走。使。人。余。不。信。有。能。勝。之。者。惟。彼。巡。街。捕。或。足。相。凌。耳。余。復。讀。曰。外。此。尙。有。一。種。而。且。種。之。男。子。麻。巨。作。黑。色。當。余。未。識。坎。堆。以。前。彼。即。與。之。相。結。交。其。人。不。與。王。家。戚。連。之。列。事。殊。清。剛。此。言。初。亦。良。實。以。司。立。姆。僕。姆。舍。栗。碌。窺。探。外。初。乃。無。所。事。事。彼。之。得。余。實。奪。目。一。女。伶。之。手。而。以。櫻。桃。爲。之。介。其。事。亦。怪。甚。彼。婦。何。爲。惟。此。物。之。是。嗜。情。余。未。能。語。之。不。則。當。警。以。中。乃。含。毒。也。仙。魚。忽。詢。曰。何。謂。厥。走。耶。余。自。悔。失。檢。乃。以。此。字。出。之。則。故。作。莊。容。而。答。謂。君。何。蓋。蓋。乃。爾。此。又。甯。待。問。哉。兼。魚。亦。瞋。目。視。之。仙。魚。恐。甚。則。默。然。不。復。語。余。乃。讀。曰。一。日。坎。堆。與。此。君。絮。談。於。廚。室。下。否。絮。談。於。精。室。之。入。口。余。乃。得。聽。其。法。益。瞬。即。加。於。其。玉。纒。上。此。時。坎。堆。柔。聲。曰。僕。雖。識。君。名。然。雅。不。欲。遽。呼。之。隨。流。波。後。願。似。有。所。屬。後。此。余。始。知。之。彼。蓋。懼。渥。特。兒。之。將。知。其。情。耳。旋。復。矯。然。向。余。曰。君。羅。倫。婦。人。也。即。司。立。姆。僕。姆。先生。靈。魂。所。寄。也。當。永。永。御。之。而。勿。失。復。而。羅。倫。婦。人。曰。君。亦。曾。讀。小。

我。否。羅。倫。特。曰。初。不。知。卿。之。淵。然。任。何。所。味。余。必。施。羅。則。至。有。歸。濟。火。頭。聖。其。其。盛。  
密。蔽。之。黑。睫。默。不。一。言。知。所。以。悅。之。者。深。矣。羅。倫。特。曰。余。意。汝。女。居。侍。必。廣。其。善。飾。  
然。物。而。伴。彼。同。眠。與。無。等。也。女。年。幼。而。罔。識。人。世。險。賊。素。笑。后。之。加。意。保。護。爲。多。事。則。  
諧。詞。以。答。曰。余。類。苟。亦。如。彼。之。瘦。不。盈。握。者。則。當。臥。於。礮。石。頸。飾。中。矣。羅。倫。特。復。曰。吾。  
聞。彼。輩。第。御。其。質。者。而。以。真。者。藏。之。銀。行。中。坎。堆。笑。曰。是。容。有。之。然。彼。隨。時。恆。藉。一。片。  
羊。皮。小。篋。於。枕。下。設。余。易。地。而。處。之。惡。魔。必。作。揆。余。私。心。僅。得。其。一。二。已。足。矣。言。竟。斜。  
睨。作。媚。態。羅。倫。特。喃喃。曰。女。郎。迥。不。看。人。哉。即。執。其。如。椽。之。巨。掌。而。吻。之。一。與。唇。遇。痛。  
乃。刺。骨。此。時。女。忽。側。耳。而。聆。低。聲。命。曰。趣。處。即。見。傑。姆。否。即。見。羅。倫。特。踉。蹌。自。後。戶。  
而。出。女。乃。輕。掩。其。扉。急。翻。翻。返。大。內。迨。至。扶。梯。之。側。乃。與。伯。爵。渥。特。兒。遇。矣。伯。爵。一。瞥。  
即。見。余。狀。似。微。顛。即。棄。其。手。持。之。杯。盤。擲。女。手。舞。聲。而。詢。曰。此。何。謂。乎。伯。爵。人。本。魁。梧。  
怒。發。元。凜。凜。不。可。近。女。一。觸。及。之。乃。顛。甚。避。目。不。敢。視。顧。到。那。間。巧。計。復。生。即。壓。咽。而。  
言。曰。嗟。夫。此。君。之。忍。也。乃。令。余。復。思。及。余。姑。之。死。狀。隨。脫。被。執。之。手。以。圍。巾。掩。面。而。灑。  
泣。余。自。圍。巾。之。隙。處。偷。視。之。知。其。大。一。腔。疑。雲。已。消。歸。烏。有。矣。其。人。頹。頹。壯。面。則。有。酒。



肉氣。兼。態。尤。挺。拔。不。可。一。世。然。而。一。遇。坎。堆。之。媚。眼。此。態。即。亦。漸。消。終。至。靡。有。留。遺。乃。澀。聲。而。言。曰。恕。余。無。狀。余。初。不。欲。傷。卿。之。心。坎。堆。仍。以。手。掩。面。作。啜。泣。狀。實。則。余。與。新。距。至。近。觀。之。甚。審。彼。且。將。失。聲。而。笑。也。繼。遂。柔。聲。言。曰。別。兒。余。固。知。君。不。如。是。也。第。事。殊。於。余。勿。歎。則。余。姑。逝。矣。當。其。彌。留。之。時。囑。以。此。約。指。昇。之。余。別。兒。乃。覺。言。慰。之。其。越。日。羅。倫。特。復。止。宮。門。之。次。展。其。兩。手。向。坎。堆。而。言。曰。不。日。將。有。一。賽。球。盛。舉。余。已。遍。東。貴。賓。卿。亦。能。爲。其。女。賓。之。一。否。坎。堆。意。初。勿。欲。然。亦。不。遽。却。則。雙。波。潄。潄。以。報。之。羅。倫。特。則。流。目。宮。之。四。宇。至。爲。周。詳。末。乃。言。其。目。之。所。能。及。者。還。羣。樹。僅。得。一。桃。已。復。取。坎。堆。行。止。坎。堆。猶。夷。莫。決。曰。苟。事。爲。余。所。能。自。主。者。敢。不。唯。命。羅。倫。特。喑。聲。曰。卿。豈。畏。彼。老。驢。乎。余。意。卿。即。參。入。彼。等。又。何。知。者。彼。等。之。臥。室。究。何。在。乎。言。次。向。卽。窗。而。熟。視。坎。堆。曰。二。層。樓。前。方。之。二。室。彼。等。所。居。也。第。老。白。老。第。富。迭。今。夕。乃。不。家。往。雪。卡。哥。社。會。去。矣。羅。倫。特。沈。吟。曰。爲。事。確。耶。歸。以。何。時。坎。堆。曰。云。在。明。夕。也。第。君。球。會。之。啓。究。在。何。時。舉。行。於。何。地。羅。倫。特。似。已。忘。之。漫。應。曰。球。會。耶。坎。堆。不。禁。滿。怒。瞋。目。以。向。之。以。女。孽。性。亦。至。躁。勃。非。湯。與。惟。一。見。伯。爵。則。又。茹。而。不。發。已。而。怒。已。平。厥。然。尤。於。下。來。復。二。聲。

會羅倫特亦即別去。是夕。復與渥特兒有所言。彼疑余仍甚也。會所在精室中。公主則坐於渥特兒之膝上。屢欲託言辭去。渥特兒狀至狡獪。詢曰。豈老人遺言如是。欲汝御之於左手之上耶。坎堆媚聲言曰。嘻。別兒事苟足悅君者。余即御之右手亦可。余姑秉性慈祥。初不欲難人也。別兒乃復慰之。

未幾。坎堆已就寢於最上層之臥室中。惟睡殊不熟。時復有所縈思。瞬忽聞呼聲。嗒然起。即起坐榻上而聆。兩目亦大展。有如胡桃。已乃知呼者爲一女子。聲自樓下而來。此時余甚樂。見女初無怯容。取睡衣覆其首。置雙赤之足於睡履中。身則裹之以氈服。如飛越樓而下。迨抵后寢。知頃間呼者或即爲后。適當其未暈之時也。時第見其衣寢服。昏然臥身地衣上。一手則緊握一小皮篋。室隅似有小兒女數輩。嚶嚶而啼焉。室之中。則有二人相持而搏。皆喘息甚。其一魁梧而碩。一則殊羸瘦。以兩具蒙其面之下部。貌乃不能辨。方掙扎而前。意欲往取臥地之手槍。顧未及前。槍已爲坎堆所取。即持以向之。面魁梧者鎮靜而言曰。別兒。一得君命。余即擊此匪徒矣。匪徒恐。思欲緩其鋒。乃向地下仆。此面團團有酒肉氣者。即緊扼之。嗒聲曰。趣授余以物繫此人。坎堆遂力斷其

扣衣之索。一手仍持槍以向。正於此一刹那間。其人忽轉其點漆之雙瞳。向女而視。溼特兒則呼曰。趨助余。繫此人。此時女手握之槍。不期遽墜於地。向此一變。怪目。瞪瞪焉。呆視而不已。而匪徒即乘溼特兒之不備。突然以起。飛一足向之奔矣。溼特兒體殊木強。勿能遽隨。惟有熟視其逸。已始拾槍起。狂鬚追騷於其後。女則木立室內。如受電擊焉。溼特兒之追賊。無非姑盡人事。其徒手而歸。固可不言而喻。然於坎堆。初無一言之責。即何爲遽失其心。亦未嘗一詢及。無何。六馭戒途。帝后等返其堡。賽特。斯。冬。宮。矣。此忠。盡。之。外。臣。及。翻。翻。之。弱。女。食。在。屠。驛。之。列。一。日。溼。特。兒。以。一。約。指。上。女。令。彼。御。之。爲。余。代。云。彼。亦。自。知。其。愚。恐。終。莫。達。於。玉。人。然。雅。不。望。其。並。御。之。即。分。御。之。於。二。手。亦。莫。可。二。人。時。方。散。步。於。甲。板。倚。欄。並。肩。而。立。爾。時。夜。已。闌。矣。甲。板。上。別。無。他。人。坎。堆。忽。裏。瞥。登。然。攬。其。頸。於。玉。臂。而。謂。之。曰。別。兒。余。姑。一。老。處。子。而。心。如。蟬。蚪。者。也。今。君。試。觀。之。余。於。其。留。遺。之。物。乃。作。若。何。之。感。想。即。脫。其。攬。臂。之。手。於。是。余。乃。入。水。矣。

余詞既畢。衆皆默不一聲。已。鯊魚忽破寂。盡然而詢曰。余乃不善。坎堆何爲遽墜其槍。余不遷答其語。第微諷曰。余思魚能補腦。人何不資鯊魚爲食耶。鯊魚厲聲應曰。余正

欲食彼豨之腦耳。君所述乃至饒興趣。惜余未識其理。余朗聲言曰。其理即女郎者怪物也。鯨魚張吻而言曰。第余謂女郎者最溫磨最綿逸者也。余當上泳波面一觀之。即展吻上下而嚼。鼓其長尾而去。善病之仙魚亦言曰。噫嘻。余不識能否觀彼美之倩影也。遂亦矯如長虹。貫浪而上矣。是時留者僅余一人。第彼豨不久即當返。沈寂中第見莖長而柔之樓於萬綠中。搖曳而生。態星魚則徐行於海底。續續攫介類而食。迨夫介裂而其多液之肉亦即入口而化矣。海兒葵則騎一海蟹之上。意欲有所殺而分之。而「基礎」也。與夫「高塔」之尖。直出於海波之上。之祝詞仍喃喃不已。此渺小具白鬚鬚之可憐蟲。倚血色珊瑚而立者。即余也。然欲此祝詞之應。恐渺無其期已。噫嘻。(完)



絲 嘔

有先人薄田。一飽春雨。宛留前營。蠶  
圖。舌舞筆耕。終是貧胎酸氣。無大女  
織。滿腹水。抱擁昔賢灰。刺文  
組。不禁嚴雪陰霜。  
所挾者精。到地可以任俠。如袁盡  
變。隨桓溫。而一都勝百萬也。所期  
者深。滿前無足當意。如伯牙以知音  
許鍾期。而一死不復彈也。

# 夏綠霜凋

卷一

甲寅暮春。余有白下游。祝契友李君星伯。壽也。星伯爲謫仙。後裔彙於飲。善詞章。人亦風流瀟灑。平居謔浪笑。傲似不修邊幅。實則取與不苟。淫威不亂。腕腕焉有忠厚長者。風每當酒酣耳熱。好以詩詞曲強人。已則對景寫情。下筆如春蠶食葉。余白友星伯。乃知子建七步。廷筠八叉。不足尙也。星伯嘗寄余水仙子一闕。詠紅指甲。惹荷幽。麗。仙露明珠。不足以方其朗潤。其詞云。落花飛上。筍芽尖。宮葉猶將。冰筋黏。剔牙關。越頭符。橫。豔怕。陽春不捲。簾。捧。菱花紅印。粧。匿。雪。藕絲。霞。十。縷。縷。斑。斑。血。半。點。搨。到。那。春在。緜。緜。可謂字字俊語。語語豔。謝蝴蝶。崔鶯鶯。未必有是也。星伯之妻爲安徽劉翰苑女。貌在中人以上。亦善詞章。余嘗於友人處見題仇儂雙影圖。寄浣溪紗。亦俊豔。無匹。其詞云。檢得神方駐。妙顏比肩。雙影畫圖看。春風文鳥。聽關關。舊令攜家仙。魯。道昇。借。隱。好。湖山。料。應。西。第。載。書。還。余見之。徬徨不忍去。願謂余友曰。昔劉孝綽有三妹。俱以才名。若星伯夫人同產一門。則三妹可稱四妹矣。古語云。珠聯璧合。如星伯夫婦。庶幾受之無愧。此次余壽星伯。筵散無聊。偶向鄒架檢其藏書。見有萬蘭居士批。

評之四。豔記。余固從未寓目者。乃取閱之。有五寸許。攝影片。墮於地。類拾諸視。一年在。豆蔻之美女。子。余心滋疑。以爲星伯自治。謹嚴。見人輕狂。僞達。常以一失足。成千古恨。戒之。不應有桑間濮上行。余方猶豫。不能決。星伯舉。韓直入。見余。手中所持物。若驚惶。無所措。趨奪之。余心益疑。故匿之。懷星伯笑曰。君亦豔此乎。余初弗應。惟目注星伯。不止。既而曰。此豔。插來。何自。君既逍遙於溫柔鄉中。何乃吝我一杯羹乎。星伯嘆曰。豈母疑此女。天生俊雅。不比俗粉庸脂。惜乎曇花一現。已於七年前。向村絕。臨天宮。作司書女也。君固好奇者。不妨將顛末告之。爲君筆墨中。惟妙資料。余因撰其事入說部。願余寫此女事。余心不禁。瞿然。敬。慘然。悲也。

星伯。仇。儂。情。同。秦。徐。敬。踰。孟。梁。每。當。月。白。風。清。燕。龍。涎。一。爐。同。敲。麝。句。清。國。樂。趣。廣。寒。仙。子。見。之。亦。應。生。羨。惜。乎。天。之。賦。人。優。於。此。者。必。細。於。彼。古。今。常。例。無。幸。免。者。劉。氏。才。高。詠。絮。身。類。病。渴。相。如。好。合。已。踰。十。年。璋。瓦。從。未。一。弄。賢。如。劉。氏。詎。不。關。心。嗣。續。乃。力。勸。夫。壻。置。妾。以。期。旁。挺。側。生。星。伯。以。家。庭。乖。戾。禍。恒。出。自。小。妻。旋。辭。謝。曰。自。舉。入。我。門。式。好。無。尤。內。外。未。聞。有。間。言。卽。使。清。恙。纏。身。不。久。當。占。勿。藥。豈。忍。別。筆。避。風。臺。今。舉。

誦白頭吟。耶劉氏曰：非也。妾自作配高門，藥鏞常供，比得醒疾，夜不成寐，醫云病在心，神將成怔忡，及時珍攝，猶可無虞。自問幼耽墳籍，針黹烹飪，均未編習，君雖矜妾不逮，然自捫清夜，實爲不安，而况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妾病魔久繞，欲求善行，益斯已成。水底月鏡中花耳。君年瞬息就衰，宜求淑儀以主中饋，俾妾安心。文史得延，此孱弱之軀，則君之賜妾者多矣。星伯聞而憐之，頰首不語者久。旣而柔聲答曰：曷言悲切，我腸爲短，欲斷願亦不敢，矯情以逆，卿命惟買妾不難，難於選妾，朝雲樊素，世不再生，他若多肌肥婢，備奴配耳。即使紅粉陣中，果有窈窕而品性妬悍如生者，誰者不亦辜爾意乎。劉氏曰：妾有鳳寶，在可以備君小星，妾當爲君函招之。

鳳寶姓朱，父亦縫掖儒者。後母陳氏沈湎於酒，不類儒生妻。鳳寶生十三年，父死於疫，家境素不豐，至此益形竭蹶，不得已備於劉姓家。劉即劉氏母家也。余之所謂雖然敬憐然悲者，卽鳳寶是也。鳳寶聞劉氏招，卽與其母至金陵。時星伯伴客坐廳，鳳寶見一老嫗肩布囊入，後隨一妙齡女子，布素不飾，仙骨珊珊，爽爽之氣溢於眉宇，客去入室，同劉氏曰：飯外廂者，得毋爲鳳寶母女乎。劉氏笑領曰：君以國妾爲難，亦此女爲難。



靜。稱。神。光。離。合。乃。天。賜。也。未。知。君。有。意。乎。星。伯。忸。怩。見。於。色。目。劉。氏。曰。名。花。在。望。恐。摘。之。非。易。劉。氏。曰。妾。既。爲。君。招。之。自。當。爲。君。成。之。越。數。日。劉。氏。招。揚。氏。入。秘。密。室。略。銀。寒。暄。漸。及。鳳。寶。事。問。曰。鳳。寶。年。將。及。笄。字。人。否。乎。楊。氏。曰。未。也。又。曰。我。視。鳳。寶。明。慧。端。莊。不。比。小。家。碧。玉。若。婦。庸。人。無。異。投。明。珠。於。暗。吾。家。郎。君。丰。神。俊。邁。牛。耳。文。壇。玉。堂。金。馬。雖。或。厄。之。而。天。路。雲。衢。奮。飛。有。日。爾。願。以。女。侍。吾。郎。巾。幘。則。當。以。赤。繩。繫。之。吾。亦。將。妹。視。爾。女。矣。盍。早。自。決。計。慎。勿。失。此。良。緣。楊。氏。曰。鳳。寶。資。真。聰。穎。十。歲。時。父。教。以。論。語。孝。經。及。古。詩。詞。并。爲。之。解。釋。字。義。覆。之。不。顯。一。字。以。故。父。愛。之。如。珠。璧。嘗。語。我。曰。此。小。妮。子。得。以。萬。卷。書。傳。之。我。心。亦。樂。矣。特。是。門。衰。祚。薄。未。必。有。良。好。姻。緣。爲。可。憂。耳。至。父。死。之。年。鳳。寶。已。解。吟。哦。見。滿。架。父。書。輒。嗚。嗚。泣。曰。皇。天。胡。不。弔。我。父。死。與。我。學。問。俱。死。矣。今。既。不。嫌。微。賤。欲。納。諸。記。室。是。件。有。才。郎。君。劈。箋。調。墨。未。始。非。鳳。寶。幸。事。求。之。且。不。遑。安。有。却。之。者。乎。劉。氏。大。喜。曰。既。蒙。許。諾。當。卽。商。諸。鳳。寶。楊。氏。遂。出。秘。密。室。招。鳳。寶。語。之。鳳。寶。固。孝。者。惟。母。命。是。從。楊。氏。遂。置。鳳。寶。而。去。楊。氏。之。去。也。絕。無。戀。女。心。究。爲。後。母。痛。癢。不。相。關。有。識。者。可。以。見。矣。

光陰。在。再。瞬。經。半。載。鳳。寶。與。星。伯。絕。未。通。一。言。偶。遇。於。廊。廡。間。則。側。其。身。邊。之。如。觸。異。物。午。後。勸。治。刺。繡。於。室。內。見。星。伯。至。即。循。牆。而。走。惟。有。劉。氏。在。則。雖。見。不。避。也。劉。氏。見。鳳。寶。與。星。伯。情。頗。格。格。心。滋。疑。焉。潛。問。鳳。寶。曰。妹。視。我。郎。君。爲。何。如。人。鳳。寶。曰。大。道。君子。也。又。問。曰。妹。既。知。郎。君。爲。君子。人。何。以。視。郎。君。如。陌。路。乎。鳳。寶。紅。暈。兩。頰。低。聲。語。曰。郎。君。才。品。風。流。不。減。當。年。張。緒。以。妾。蓬。門。弱。質。得。爲。夫。人。郎。君。捧。硯。司。花。蓋。不。知。幾。生。修。得。尙。何。有。不。愜。於。心。第。郎。君。與。夫。人。式。好。如。繡。蝶。一。朝。割。歡。分。寵。貽。刺。繡。衣。妾。將。何。以。對。夫。人。且。郎。君。之。所。以。不。即。收。妾。者。以。外。恙。未。瘳。奉。戒。醫。生。須。獨。宿。養。年。尊。如。夫。人。尙。不。敢。稍。違。私。情。妾。苟。冒。嫌。涉。疑。在。妾。固。無。足。重。輕。而。郎。君。異。弱。之。軀。無。端。爲。妾。戕。害。非。無。以。對。夫。人。抑。且。無。以。對。郎。君。也。不。僅。此。也。郎。君。學。博。才。高。必。爲。國。家。棟。樑。之。選。雖。窗。螢。案。今。日。之。辛。苦。即。他。日。之。榮。華。妾。與。夫。人。亦。有。與。榮。豈。忍。以。兒。女。私。情。短。英。雄。氣。乎。妾。既。委。身。郎。君。妾。當。珍。此。女。兒。身。以。待。求。夫。人。善。導。郎。君。以。珍。攝。病。軀。爲。第。一。以。努力。用。功。爲。第。二。至。如。妾。之。凡。胎。賤。質。繩。樞。甕。牖。間。舉。目。皆。是。幸。勿。戀。戀。於。心。並。非。無。情。於。郎。君。實。不。敢。牽。惹。閒。情。致。誤。郎。君。耳。劉。氏。具。以。告。星。伯。星。伯。驚喜。曰。此。女。殆。樂。羊。妻。

再世乎。吾向者以尋常姬媵目之。是大失此女矣。復拊劉氏背曰。曹氏其人。心  
卿識鳳寶於傭婢隊中。卿固有知人之明。而益洵古人之言。不我欺。非惡語。非  
禮女子。我心益不自禁。可否由卿紹介。面聆其罪。玉之清音。劉氏曰。包之。其  
囑之坐。鳳寶柔聲謝曰。細婢侍兒。詎敢學夫人舉止。辭弗敢。其言。其言。其言。其  
曰。夫人命坐。坐可也。何搢謙為。鳳寶置弗理。星伯疑聲細。亦。其言。其言。其言。其  
故星伯大窘。面微頰。坐不安。席若茵。生芒刺。然劉氏強鳳。其言。其言。其言。其  
非翻。流亞。但妹既致身。郎君則雖未成嘉禮。不妨彼此。其言。其言。其言。其  
泥。取章以為。一日不成禮。則一日不通情話。在妹固不。其言。其言。其言。其  
且郎君抱病。妹早知之。有病人。不宜有愁。此五尺之童。無不知之。其言。其言。其言。其  
以解其岑寂。乃情懷不通。幾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否則。其言。其言。其言。其  
為此內密外疏之偽態。耶。鳳寶大驚失色。扭轉柳腰。低  
下。劉氏見此情形。自悔言語無倫。致人難受。乃為之拭  
之。所以有疑於妹者。以妹情不屬耶。君耳。妹既坦白無

曳星伯與鳳寶並坐鳳寶羞慚欲避又不敢動蝶首益怒  
卷舒衣角不止非惟面頰變色呼吸亦漸促星伯知其情  
益案與之面坐徐徐言曰我非游蜂浪蝶慣於插鬢尋芳  
者風故急欲一談以覘學識豈敢以他語相絮聒倘使學  
雖非好爲人師汝不妨捧紅氈執弟子禮也鳳寶猶不語  
君不棄下愚妾當碎身粉骨以報妾之所以不敢侵犯耶  
耶君降尊賜教自當動壑畔之隨惟妾本鶯鷓儻諧音韻  
之憤憤也劉氏見星伯與鳳寶言語已通握鳳寶手曰汝  
態鳳寶又頰視不語劉氏手其肩搖之曰妹何又不聲鳳  
寶不語鳳寶之面益紅  
聞但見其櫻脣微動而已自是鳳寶手不輟卷有疑義則  
之說參以己意剖析至當星伯外出鳳寶爲之整理書籍  
拂拭几席有  
數弓地手種嘴鋤雜蒔花木又編插短竹扶植美人蕉西  
施菊諸品以資一  
伯歸自市出珠環贈鳳寶命弄之勿以告夫人鳳寶不敢  
受強之乃歸而

妾中心滋樂。但上有夫人。事事當先。夫人而後。妾請置夫入箱笥中。俟他年由夫人賜。妾則感激靡涯矣。星伯辭細。願心益奇。鳳寶遂付劉氏。茲之。

月。似鏡。雲薄如羅。又是新秋佳日。星伯之病漸見霍然。劉氏謂星伯曰。今日爲七月七日。天上銀河填鵲。人間玉鏡乘鸞。眞人生難得之嘉會。曷乘此妝。綴鳳寶乎。星伯曰。女子適人。端賴父母之命。鳳寶雖爲簪室。亦當函知其母。晉以杯酒。劉氏微哂曰。妾之不及君者。卽在此也。於是剪燭裁箋。付諸郵筒。執意紅鸞。乍照計都。星隨之矣。鳳寶同里有蔡仲英者。幼從鳳寶。父讀與鳳寶朝夕相親。生性輕佻。常竊脂粉。猥鳳寶時。鳳寶年八歲。已知男女。嫌舉以告其父。父怒。撻仲英而。應諸門。以故仲英。嗜鳳寶。後仲英父暮。上元縣。挈子置案頭。遂家焉。

胸光如駛。過隙不留。仲英旅居建業。隣將十稔。聞鳳寶已妾星伯。惟恐。未合。遂星夜歸。繞招楊氏。醉之。并壽白銀百鎰。迫令出。鳳寶年庚。楊氏既爲酒。因又爲金。迷。遂倩某先生捉筆。作帖。仲英卷而懷之。謂楊氏曰。爾女已婦。我不可。中途有變。如李氏侍強。欲奪我禁。爾汝當爭之。以理不能。則我可教之。途中。明日與爾同往金陵。招爾。鳳寶住我。

家楊氏一應之時酒未醒也至三鼓楊氏摩抄枕邊見塊然百鎰心大喜因憶醉中言大驚以爲鳳寶既歸李氏子如何再字仲英反側不能自安旋卽自怒曰鳳寶歸星伯歸仲英終非我家物任之可也卽使一女兩字難免受法律制裁然未必有大辟罪此燦燦者正可以膏我齒文我身何戚戚爲心定則精神易倦遂復入黑甜鄉矣翌日盥洗畢與仲英起程不三日已至星伯家星伯夫婦大喜具嘉肴款之鳳寶拂袖延後母坐且緊握其手側其首臥後母肩若嬰兒見乳母然默默不一聲蓋情好至極點反覺見面無一言亦入之恆情也星伯曰令媛不愧名門閨嫡自至寒門終日坐榻中或誦詩書或攻針黹不與女伴相徵逐今將明成嘉禮用特函招惟使老年之人奔走風塵此心殊爲耿耿耳時鳳寶已羞無容地欲趨避之又不忍離母乃背母而立低頭插衣縫線作小團楊氏曰公子與夫人垂愛鳳寶不啻親生子女非特身受者當銘感五中卽我亦感激之不遑但鳳寶父爲魯門秀士祇以身死蕭條致女拋棄於外言念及之我心幾如刀刻倘復忝作小星貽神州陰教之羞則玷辱死父尤甚矣故歸皖後卽商諸鄉里父老已將鳳寶訂婚於蔡氏公子結褵之日遲一月卽是本擬緩日來此

公子圖招知公子與鳳寶行將結合特恐轉於成禮後故不辭以涉待命於公子去  
人則星伯與劉氏聞之均錯愕不知所爲氣噎不能言睜視鳳寶鳳寶已泣不能仰更  
挺其首撞粉壁作碎然聲劉氏大驚急趨前障之抱其頭伏於胸鳳寶踰地曰蔡倫榮  
我欲甘心於我也我母既置兒度外我惟有以死繼之否則備佛長齋不復問人世間  
風月情矣楊氏冷笑曰鳳寶何無恥乃爾汝歸蔡郎得爲正室若事李公子僅備偏房  
汝亦讀書達理豈不聞婚姻事須父母命乎汝縱不知自愛甘處下風將如汝死父何  
速治行裝毋干怒於我星伯恂恂儒者明知唆使有人竟無辭以塞惟淚限注鳳寶不  
置而已

野寺鐘聲催度夕陽西墜楊氏以道途困頓燃燈臥鳳寶室鳳寶首如飛蓬掩面坐地  
隔泣星伯頻呼之弗應星伯泣劉氏亦泣一堂之上如新喪然司厨進晚饌食與星  
伯以鳳寶不應推胸頓足曰鳳寶乎枳棘叢中固難棲鳳臨歧握別寶不能語我歸歸  
乎鳳寶始泣既而長號至嘔吐號止且泣且言曰妾與郎君數載於茲居恒晤對儼若  
賓師從未有一言及於亂風雅如郎君端嚴如郎君洵爲當今之無雙國士豈知仇火

逐影尋聲故起狂。屬於情海驚破我同命。鴛鴦唳呼。郎君從此天長地久相見何期。以  
郎君風標獨秀。天下豈少賢如絡秀麗若綠珠者乎。至於妾生小蓬門。自不應忝辱綺  
羅。而今而後。幸郎君作妾爲己。死觀否則以妾爲媼。毋無留之增厭。則念妾之心。徐  
澹矣。欲復語泣不成聲。星伯曰。請勿再作此斷腸語。我今……語至此。以足抵地者。再  
劉氏聞譙樓已鳴三鼓。見二人啼泣不已。淚將成血。力勸就寢。於是各歸臥室。天破曉  
鳳寶已起對鏡治妝。袷衣輕衣。匆匆叩星伯門。劉氏款之入。鳳寶長跽謝曰。妾負郎君  
夫人當再世作犬馬以報。星伯涕淚交流。誓以金釧弗受。劉氏贈糕餌及鮮果。則受而  
啖之。啖未畢。楊氏催曰。汝與公子終須一別。何必作此欲行又止情乎。劉氏牽鳳寶衣  
不忍舍。星伯挽劉氏肘助之。而鳳寶則啞然笑曰。我今者可脫離情海。從蔡倫爲婦矣。  
語已。卽踉蹌挽後母而去。見者皆爲之掩泣。鳳寶纔入蔡室。面卽呈灰褐色。坐不安立。  
不穩。旋轉如蟻行。炙石楊氏大懼。拊其膺問曰。兒殆觸疫乎。曰。腹中如火。燻須飲我以  
冷卽設水飲之。未及三咽。已溘然奄化。仲英以毒自李氏卽拘星伯問之。星伯恐惶無  
地。與劉氏俱往。見鳳寶尸臥於地。劉氏踣而哭之。見衣篋中。露有紙角。出之。則鳳寶絕



命。筆。也。其。詞。云。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我。既。委。身。李。公。子。知。有。李。公。子。知。有。他人。今。事。窮。勢。迫。惟。有。火。柴。一。匣。送。我。殘。生。深。恐。貽。害。李。耶。致。受。公。庭。枉。屈。爰。書。此。以。白。仲。英。欲。賺。之。已。爲。星。伯。蘇。之。懷。逸。無。如。何。事。在。光。緒。丁。未。年。

(完)



醜婦

季 慶

著者曰從來小說家多寫美人。幾乎非王書不書。非西施不取。豈彼所見者皆美而非醜歟。抑寫美人易而寫醜婦難耶。或曰美者人所愛。醜者人所憎。彼執筆傳神者亦豈能獨拂人之性曰非也。愛憎之性往往因客觀主觀而移。美屬於我。因愛之美屬于人。則愛之外又復引起妬念。醜屬于我。因憎之醜屬于人。則憎之外又復引為趣事。則愛憎又烏有一定哉。天之生人不能有美而無醜。小說者為世界形形色色寫照者也。則醜者亦安可忽。吾于是傳醜婦。讀美人傳後繼以此。文當別有一種風味也。

華梅林夫人。獨坐一精雅之室中。攬鏡自照。鏡中人呈其項以上。面長方。下廣而上仄。右邊傾削。益甚。如幾何學所謂四不等邊形者。兩額突出如卵。其色深棕。眉濃而廣。兩端皆平。正如切眸。眶深而皮厚。秋波深。欽眸子如明月。瞳毫如烏雲。明月固佳。若為烏雲所掩蔽。無由自露其光彩。鼻平坦。其面譬之為平地。自左至右。在他入必隔一梭。嶺而是人。不過越數尺之土墩耳。口作半月形。其角向下而彎。嫣然欲笑。唇未啟而齒門。

■

一

兩齒已不復能耐乃先自唇罅逸出兩腮即與肩相連無復有置頰之餘地于是其  
白之頰乃鬱鬱無以表見有時憤然不平極力伸張其筋肉推頭上升然而頭顱之壓  
力一如專制皇帝之權力雖偶然爲民氣所逼不得已而讓步乃頃刻間民氣衰而壓  
制如故矣顧頰色潔白實過于面龐數倍或者面垢其能故掩抑之不使自炫亦未可  
知此時方舉其象牙梳掠其短髮髮乃如殘秋衰草隨梳而脫布且且而伐之者不旬  
日將見童山濯濯夫人覩此景狀惻然憐鏡中人衰老戚戚不歡鏡中人以成容報之  
片刻梳洗畢以鉛粉和水均塗兩腮而兩腮下凹處素粉尤多一如冬令之雪將坎  
一一填平粉之上施以薄脂于是見桃花色此時鏡中人若驟服返老丹頃刻間變者  
爲少夫人向之微笑其人亦以一笑報之于是夫人曉粧畢矣

乃擲鏡而起躊躇行室中啓簾覓衣服之衣腰窄而袖短爲流行新式顧夫人腹感膝  
腋下之紐絕力扯拉之始能牝牡相合而胸間皺痕已疊起夫人亦氣促不能俯首蓋  
胸際緊縛故也衣既窄其兩乳乃益高恍惚似西方美人顧臂亦高舉而足又短一甚  
足過長者則不能載其全身之重天故生短足以省其力也然裙又過長于是顧其裙

于胸膈以上。其下猶復掃地而行。絳絲之聲聞于戶外。外人知夫人將環環來矣。戶外爲一美少年。眉目如畫。一襟一履無不趨時。夫人將出。鶴立戶外以迎之。流目送如徐徐曰。趣進早。鐙馬車已候于門外。夫人曰。不須此。其急命駕。言時探手懷中。出金釵之時。表闕之日已近二時許。少年點首無語。扶夫人登車。然後自坐其側。馬蹄得得與細語聲相亂。但見少年傾其首倚夫人肩。上伺夫人眼色。途中風景不暇觀矣。片刻至弘國車止。御者啓車門。少年復扶夫人出。擇靜僻之座坐焉。此時座隅先有一麗人在其紅東。似爲北里中人。見夫人來。微窺之。不敢正視。正視則難自禁。其笑然又不忍舍之。他去蓋一覽夫人若爲極有趣味之事。夫人見麗人愈嬌情作態。與之爭妍。麗少年曰。君識之乎。少年曰。聞閣中人。我烏從而識之。夫人怒曰。汝欺我矣。而謂我不知世事者耶。少年顏赤俯首。唯唯。夫人厲聲曰。試語我以若名。少年恐爲麗人所聞。轉恐甚而夫人怒不稍衰。平時少年偶有違拗。夫人者。夫人輒掉髮殿之。至是恐夫人復出故技。則大不雅。于是急附耳語之曰。其名爲紅梅閣。夫人曰。信乎。曰。信。曰。信。則舍。遂少年實不識此麗人爲夫人。盛氣所凌。不得不杜撰一名以應之。此時回顧麗人已

勝然遊矣。爲時亦約可黃昏。乃驅車返。

從如火輝煌中停車于大餐館門外。少年攜夫人手並行而入門。庭故窄。少年復先舉足。于是其餘地已不足以容夫人。少年復退而出讓夫人先入。乃隨之入。履聲聞。關二人登樓矣。侍者迎立不覺。噙然笑。少年怒之以目。乃止已。而麵包牛葷魚羹蝦炙之屬次第以進。刀叉鏗然與隔座笙歌相和。夫人離席徘徊。矚目玻璃窗。以窺隔座之歌者。顧其窗爲毛玻璃。所製不透光。矚之一無所見。舉首上視玻璃之上。爲紅木格子。從格子中以觀隔座。當無復有所遮蔽。然格子過高。翹足舉首而毛玻璃猶復高出。首上格子刻更在玻璃之上。夫人計無所出。少年解人意。急攜一椅與之。曰可立椅上觀之。夫人喜曰善。踴躍登其上。則如登高望遠。隔座形勢歷歷如指掌矣。

隔座爲一龍鍾老者。年可六十許。鬚髮頽白。兩美人坐于其側。一唱一歌者。耳鼓若苦爲笙歌所激。不復能忍者。但側首枕臂而睡。其容戚然。黯淡無光彩。驟視之若起尸而坐之者。然夫人方驚愕。忽一美人舉首四眄。覺有人竊窺。露不悅意。方美人舉首時。夫人已識爲頃所違之紅梅閣。不期然而然。高呼其名者。再少年惶急力抱之下。只聞

隔座笑聲。闐然已不知其作何狀。

夫人初不願受少年命。苟非少年出其不意抱之下者。必抵死不肯下。及聞隔座笑聲。乃稍自知愧。復入座。就餐餐畢。則驅車歸矣。此時夫人游興闌珊。不復著意矜持。面上所傅之粉。爲香汗所淋。已如積雪。遇沃湯。潛消于不知不覺。或且化爲泥滓。脂粉既覆。眞面目乃畢露。與出時迥如兩人。然而少年初不以其妍媸。變其愛憎。媚之一如其故。已而夜深。同入羅幃。臥夜半。夫人夢覺。咻咻然氣噎。而不得自吐。喉間痰格格有聲。少年方睡熟。爲夫人驚醒。伸手推之。而夫人蘇矣。夫人覺有人推其腰者。則力握其臂。大呼曰。爲我毆紅梅。閣爲我毆紅梅。閣言時。即以纖指抓搭少年之面。少年不敢拒。但徐呼曰。母怖。我在此也。是時夫人神筋已定。乃釋手。重睡。捫少年面上有血。問何自來。少年曰。頃汝髻上之簪刺破我面耳。夫人無語。然一夕不歡。蓋夢中之紅梅。閣猶盤踞其腦筋也。

明日少年以面傷附戶。不復出。于是夫人乃駕車獨出。少年於座室中引鏡自照。面上傷痕。縷縷突起。如線捫之。礙手。又復縱橫錯亂。盡不知經幾許抓搭者。

久之少年擲鏡嘆曰。噫。吾儂當年食其桂。匿其毒。婦人。噫。  
著者曰。吾作此文。初無他意。吾不過寫尋常紅顏薄命者之反面耳。嗚呼。世



# 金夫夢

題辭

讀此夢文

三。見。涕。淚。一。燈。知。粉。黛。聲。中。廢。影。時。羅。院。有。人。清。不。寐。為。拈。香。讀。破。詩。  
 磨。磚。危。坐。喜。同。功。別。淚。驚。看。劫。火。紅。兒。女。何。關。家。國。事。成。姻。緣。偏。誤。亂。離。中。  
 綠。天。深。處。倚。瓊。樓。海。燕。雙。棲。傲。莫。愁。一。枕。曉。鐘。聲。未。到。且。容。短。夢。幾。溫。柔。  
 春。光。百。六。太。匆。匆。言。採。蘋。蕪。竟。個。儂。妻。自。有。夫。郎。有。婦。一。般。多。作。可。憐。蟲。  
 經。年。伏。櫪。等。凡。材。彈。劍。人。偏。物。色。來。一。騎。猶。龍。從。此。去。那。歌。重。唱。戰。雲。催。  
 紛紛。龍。戰。血。玄。黃。海。盡。英雄。此。大。江。白。眼。舉。無。歡。憤。慨。野。心。不。為。美。人。降。  
 尺。蠖。齊。驚。破。涕。成。小。搗。心。事。此。中。明。恩。仇。一。了。纔。然。去。交。得。蓬。雲。隨。女。貞。  
 金。屋。無。難。書。玉。壺。看。誰。使。各。此。徘徊。六。州。自。鑄。終。身。錯。留。待。他。人。戒。後。來。

善者神靈

蘇氏曰。予別予。厥三年矣。厥後重逢。彈指傾刻。時蓋甲寅秋。予也。歸事始。世。羅。院。東。樓。為。讀。王。乘。處。之。區。予。至。之。後。鄰。人。以。客。來。不。遠。婦。子。相。呼。而。至。類。聚。於。戶。外。

金夫夢

二



醉予。迨予厥招之。則又頹然引去。去而復來。探首窗隙。爲狀亦殊可哂。予見案中一女。年約二十許。削肩細腰。風姿素美。惟修蛾帶蹙。口角微偏。有如春燕子。規啼餘綠。直者予竊愛之。默念若爾人者。合貯雲屏錦幃。間添香伴。讀耳。烏能任橫梗之勞哉。回首顧之。則一臂纏綿。不知何往矣。

戚屋六楹。南向而面廣庭。後瀕竹園。分兩種。實劉氏庭。以竹籬爲界。風蔓葉枯。猶遺籬上。古樹數枝。高幹凌霄。霜葉半凋。鳥巢踞其巔。有巨似斗者。籬根碎蘆堆積。寒菊由籬隙叢生。小朵零星。呈憔悴可憐之色。良以主婦勞勞。未暇培植。苑枯榮萎。聽其自然。聞李翁在日。癖類淵明。尤善藝菊。故開時花肥葉厚。異乎他人。而長短剪截。尤微畫意。今則護持無志。三徑荒涼。青籬落兮誰憐。倚風簾而比瘦。花如解語。其龍兒今昔之感歎。

予戚爲予設榻於東室。與對爲鄰。窗近疎籬。敗葉時撲。予寒而當戶鳴榔。鄰里時相應答。予初殊覺聒耳。久亦習勿聞矣。惟時當九月初旬。風雨滿天。重陽節屆。每至人靜夜深。但聞黃竹戰風。棲鳥驚樹。令人百感紛來。轉輒勿能成寐。迨風停雨歇。予倦飲眠。忽

嗚咽之聲。與割割之聲相屬。和聲哀而幽。曲而婉。殆事女之悲。垂垂。接枕而過。猶其聲來自隔窗。忽視隙光射壁。乃自隙中窺之。嗟乎。泣者伊誰。蓋即日間所見之黃樓兒。絡經於中也。

女手執轉軸。膝前陳竹架。絲環於上。上連橫竿。時時上下之。繞穿等。而繞於軸。直斷者則取兩端于唇齒間。續之。口角血痕。蓋爲絲裂也。惟其手法生疎。時斷時續。久之中斷益多。紊亂不勝其續。女乃棄軸勿事。掩袂而泣。既啓身後小箱。出一紙片。就燈注視。含淚呼之曰。嗟乎。吾夫何往。命薄命人。孤苦若是。豈不殉君。致有今日。吾悔何追矣。言次淚下若雨。泣亦漸揚。燈影在壁。美人瘦肩。頗作高低之勢。髮亦蓬鬆。如其手巾之懸。室後有人。嚙之曰。佩秋三更矣。深夜不眠。嗚嗚何爲者。女聞忽起。息燈。一室悉黑。予亦避而寢焉。

翌晨詢于戚。曰。是佩秋耶。劉媵甥也。居此已及半年。來時。婦人以其經年情素。語歸。嘗與。或言某軍官妻。或謂某督妾。其夫或死或囚。吾人殊。探之劉媵。則陳莫如。深。令。衆。驟。漸。息。而。劉。媵。防。間。猶。密。不。令。與。鄰。里。往。還。吾。察。其。狀。殆。有。不。可。告。人。之。隱。情。與。乎。

聞賊言。好奇之心頓起。於是遲遲吾行。思有以刺探之。暇嘗詣劉。就彼妹絮談。得劉輒  
興言。不離佩秋左右。在佩秋和易近人。因不若於氏之深心也。會十月朔。鎮人紛紛  
掃。而予賊與劉亦先後履舟而去。蓋兩姓之墳。距渡較遠。非旦夕能歸。而劉以婦孺者。  
僅予與舊婦。劉則一婢及彼妹也。予心滋喜。午餐已。隔籬呼之。彼乃啟扉。挽予手入室。  
曰。比來東縛至苦。而機工倍忙。手前脣創。時復作痛。今稍自由。可以暢談矣。言次。履  
讓坐。詢予家世甚悉。既乃嘆曰。君真自由神。較妾之寄人籬下。其苦樂不可同日語矣。  
予趁此探之曰。察君舉止。似出儒家。今茲寄跡于此。殆有難言之隱耶。

彼乃泣然曰。身世飄零。孽由自作。吾之往事。實不堪爲外人道。惟冀一死之後。長埋黃  
土中耳。特君仁人也。萍水相逢。辱垂青盼。妾身可無一言。以負雅意。特恐君不知。則  
妾知則吐棄。勿暇耳。予慰之曰。是亦勿然。人孰無過。貴能悔耳。彼頓首曰。然則妾當  
奉告。惟兩姓氏。恕不明言。維君亮之。

妾浙人。父亦前清貢士。膝下惟妾與兄。兄名棟生。長妾二歲。妾入齡時。同讀于姚氏家。  
塾。姚本遠戚。爲境頗裕。設習昌布肆於城南。一子尊初。與兄同歲。妾以尊哥呼之。伊

一室有餘兒時。妾兄外貌聰慧。復便口給。惟讀書則旋讀旋忘。爲狀如無底之壺。而學師善譬。則謂古人有腹貯五車語。茲若棗生之腹。似爲綠製之囊。書猶水也。以綠盛水。宜其涓滴勿留。豈讀聖賢書。亦須有福澤耶。時妾誦唐詩。瑯琊上口。記憶亦勝阿兄。惟輕燥無恒。少坐輒厭。若論好學勿倦者。厥惟尊哥。然尊哥勿僅恃讀。而工藝習識。亦復自幼生成。如小剗小鋸之類。類能自造之。居嘗琢磚爲磨。削竹編筐。製既成。輒置靈話合用。每當功課之暇。挽妾相與琢磨。妾兄則望望然去。勿稍措意也。

並肩問字。聯臂踏歌。兩小無猜。相愛盡于手足。鄰里有目。吾二人爲小偶者。尊哥到解所謂。歸詢於母。母笑曰。佳。吾善此心久矣。尊復窮詰之。母撫其首曰。小偶云者。即小夫婦耳。寢兒何問爲。尊聞。目灼灼視妾。妾惟俯首慙笑而已。姚母無女。視妾若女。妾父以兒不慧。視尊猶子。故婚議早有成言。所以勿先提議者。以彼此年齡猶稚。恐一經宣布。勿能來往自如耳。

越年春。妾已十二。塾師以老病歸。尊遂肄業。學。妾習女紅。學業於焉中輟。姚翁得妾。父同意。倩冰委禽焉。

然而兒女雖無關家國。風潮忽起於愛河。當武昌起義之秋。正妾父病危之日。門衰祚薄。母老而兄復惰游。故醫藥等事。悉賴姚翁襄助。時距散塾。屈指三年。壽壽已卒業。投考工校甲班。違例假。輒至妾家探疾。惟以紅絲已繫。表面蹤跡轉疏。而時事日亟。尤切杞憂。蓋自鄂軍府移文遠近。各省響應者紛紛。人心風鶴。一夕數驚。年高者。鑒於洪楊之難。凡有子女訂姻而未婚者。輒舛舛成禮。經旬之間。閨園嫁娶一空。姚氏心動。遂遣媒商於母。意在諒吉親迎。而妾母未許焉。

蓋母以父病積勞。癯瘠亦病。家事賴妾主持。且拘俗論。雅勿願以掌上珠。忽忽遺棄。壽於重養。以故一再磋商。躊躇勿能遽決。姚翁不得已。召壽壽至。博盡兩全之策。斯時也。壽以世父某經商於鄂。軍興後。音問杳然。憂心如焚。無暇及己婚事。而姚翁者謀謀慮慮。終以避地爲宜。正擬移家。警信紛至。城人出奔益衆。舟車之價驟增。乃不及延候。母復挈眷適塘西。瀕行。偕壽哥來。雖探父疾。實欲攜妾偕行。比至。見去父僅存一息。母亦呻臥於榻。勿忍再言。殷殷勸慰而已。

妾時實蒼廚下。念姚翁將行。難中更無提攜者。飲泣爲炊。壽哥忽至。語妾以來意。妾徒

淚曰。深感厚意。惟父垂死。母又臥床。爲人女者。安忍暫離。維君亮之。尊執妾手。泣曰。妹誠孝。吾何忍相強。特慮兵凶。戰厄如妹。少艾恐歸。吒利耳。妾聞此語。五中激發。泣聲勿能復忍。哭曰。不幸苟如君言。則必一死報君。蓉哥破涕曰。信耶。妾乃指天日以誓之。言已相對痛哭。而時已亭午。姚翁呼兒甚亟。掩淚遂行。妾出送之。目昏幾至暈跌。良以亂離之世。吾二人重逢與否。要難預卜耳。

是爲九月十四。入夜三時。但聞萬馬奔騰。由戶外西行。槍聲四起。而吾省即告光復。父亦棄妾等歿矣。母氏一慟而暈。妾更驚惶莫措。乃叩比鄰賀氏之門。入見武裝者甚衆。明燈四照。酒釀蒸騰于案。衆中有目妾而與賀之子耳語者。妾勿知其誰何也。妾父得賀翁援助。遂草草成檢云。

無何漢陽一炬。民軍敗北之電。傳者紛來。姚氏未敢歸。并其肆遷去。蓉哥以省校開課無期。乃負笈吳門。而肄業焉。姚翁時相存問。妾母聞言。深譽蓉哥幼學。麻衣對泣時。藉此聊以自慰也。然彼此相距較遠。蹤跡未免稍疎。而身服父喪。婚事停頓。從此長夜夢多。時機萬變矣。

會聞佛氏有孽緣之說。其因果往往種於無形。遇合亦出人意料之外。妾之由賈而遇李。夫亦孽緣耶。李湘人。號起文。即賀氏座上客。自妾者也。爲民黨巨子。被捕囚江甯獄中。賈爲禁卒。遇之頗優。嗣以案無證據。被釋出獄。賈亦老病告歸。亥卒光復之先。下榻於賈。無意中遇妾也。

李感賀恩。效淮陰之報。并舉保生爲滬督衛兵。彼既親妾。探賈於妾之生世。知巳字人。遂快快挈保生去。迨保生因公返省。則皮裘大衣。金約鍊於指。時探囊弄銀幣。作丁丁聲。較曩時短衣襤鼻。迥乎勿同。小人得志。作態驕人。有識者且鄙之。而阿兄則欣羨彌甚。徵逐酒食。交情異乎曩時。其故可知矣。

一日日上明窗。妾方梳掠未竟。阿兄坐於側。顧妾久。嘖嘖贊美。妾異之。彼乃謂李與保生所言者。既出一物示予。啓其封。一少年之攝影也。軍服佩刀。倚鞍馬。兩右足作欲躍狀。星眼劍眉。英姿颯爽。妾不覺失聲。暗曰。國士無雙。斯人當之無愧。兄於何處得來。曰。妹勿問。試與蓉初較。二人風貌孰優。妾本然對曰。蓉哥儒雅。良勿若斯人。妾驚。是殆文而尙武者。突聞背後有厲言者曰。姑言吾滋勿信。蓉郎溫厚。較福器也。若是人。日光外。

露深處。獨得令終。妾傳。則習者非他。情。媼來氏也。兄斥之曰。彼。儂人。若安。媼。乃。歌。吳。翰。黑。白。耶。媼。笑。曰。吾。因。識。之。此。人。姓。沈。賀。氏。蒙。其。福。率。之。若。死。人。竟。無。怨。其。言。指。戶。令。退。比。宋。出。兄。爲。妾。言。請。李。慕。妾。甚。大。有。求。風。之。意。且。李。雖。解。職。然。則。將。代。其。督。程。幸。福。無。量。苟。附。絲。繆。門。楣。之。榮。顯。可。知。此。一。着。不。能。不。答。父。之。項。固。草。草。聯。姻。致。誤。吾。妹。終。身。也。言。已。嘆。息。久。之。妾。惻。惻。不。知。所。答。佩。乃。讀。書。云。是。日。爲。禮。父。屋。展。禮。儀。待。庶。妾。漸。調。時。中。心。麻。亂。乃。加。鹽。於。煮。注。醋。於。菜。菜。媼。若。解。妾。意。者。且。炊。且。歌。曼。聲。間。以。欸。乃。媼。爲。吳。人。宜。其。諳。棹。歌。節。拍。也。歌。中。叙。一。村。女。幼。字。張。秀。才。嗣。以。賄。賂。得。選。與。王。公。子。自。成。乃。改。嫁。之。未。幾。王。娶。妾。而。棄。女。張。則。連。擡。成。選。士。女。悔。且。憤。削。髮。爲。尼。焉。妾。知。其。謫。假。他。故。置。之。忠。言。逆。耳。妾。悔。何。追。焉。

女爲悅己容。士爲知己死。自隨兄言。妾不能無動於中。良以父性方嚴。及笄未嘗外出。而寧寧戚族。更無交際可言。故妾生十六年。未聞有加予贊美者。究之貌之美惡。自感茫然。卽相愛無尊哥。亦第感妾以情。未嘗以貌美譽妾。不圖天壤眞實。乃得新人。知遇之。不能自已。吁。彼子雲。蔡。誰。以。絕。代。才。失。身。卓。莽。致。罹。殺。身。之。禍。亦。由。是。一。念。使。然。



矧妾之無才無識耶。

妾今思之。大抵惡運加人。必有時機相濟。使人不及避。從而陷之。故此事發生未久。曩翁許帖遞來。從此情隨事遷。而保生與兄所謀。勢且駸駸愈。乃想思阿母。蒙妾赴選。一觀李之為人。再定去就。行裝既束。將首途矣。宋媪詢悉所謀。拂然曰。夫君未可盡信。姚縱貧。孽無過惡。今主母無端悔約。妾人地下有知。其能安乎。凡人貴賤有命。豈可強謀。佩姑事。譬一蕩蕩坦道。乃舍之勿由。欲一躍而登高。然山高難一躍而上者。勢且傾跌隨之矣。媪言未竟。兄惡其妄預人事。欲飽老拳。幸母中格。贈宋良。慶賀其屋。妾行回首。猶見夕陽老屋。宋媪倚屏凝望。彷彿揮淚也。

既抵春江。短纜適合。贈明珠於未嫁。改君絃而重張。蓋幸於斯時。聲勢益盛。運籌奔走。不乏其人。迨姚氏息壤。璧返妾之嘉禮成矣。

客中歲月。海燕雙棲。甲帳鋪褥。兵書紅燭。嫁得英雄夫婿。隨他國異手。廣施也。類甚通。與燕精。但求富貴。初未嘗瑣碎苛求。人以勸儉。實婚者。彼真以妾為。阿母之。謂。實吾所自有。不須知者。遲早聞耳。人生行樂。貴及時。毋徒自苦。須知。之。與。天。

所損益也。而妾之沈吟者。止無姑婦。仍依阿母。得申返哺之私。妾見冰以夫婿之方。屬沈甲。蘇濯其妾。既心恬意適。妾貌漸腴。徘徊鏡影。疑非昔日。故吾矣。然而惠源探本。此心。感何足。蓋如墨守舊盟。賴于姚氏。則三日入廚。勞勞井臼。意中事。其以此較。彼其若。深阿。同日語哉。

蘇阿。飾屬清明。連朝雨。迨乎晚日。烘晴。曝衣。檢篋。忽得一物。裹以素縑。之。不。疑。雲。真。狀。蓋。一。女。郎。小。影。也。眉。展。長。蛾。足。題。細。筆。拈。花。嫩。笑。放。香。幽。然。真。美。實。無。倫。此。雅。斯。眉。之。中。似。隱。英。毅。之。氣。妾。實。自。願。勿。如。陶。子。夫。嘆。曰。此。漢。事。神。女。情。未。能。解。佩。相。遺。爲。可。憾。耳。嗣。後。轉。腰。探。之。始。知。女。姓。羅。氏。名。縵。雲。爲。漢。王。諱。江。案。時。羅。氏。適。弄。輪。盛。姿。夫。曉。而。惑。之。出。重。金。啗。其。母。冀。通。殷。勤。置。爲。寢。室。願。縵。雲。堅。執。不。從。蓋。與。某。書。記。訂。離。妾。矣。僕。君。至。此。亂。以。他。語。妾。復。詢。其。結。果。將。何。妾。夫。搖。首。不。答。久之。始。曰。許。妻。妾。縵。宋。幾。書。記。以。暴。疾。亡。言。已。匆。匆。欲。出。縵。疑。履。踏。之。意。去。亟。歸。之。曰。然。則。縵。雲。妾。往。妾。乃。嘆。曰。已。化。彩。雲。飛。去。矣。卿。如。是。窮。詰。豈。疑。予。耶。實。告。卿。彼。妹。適。命。事。羅。窮。歐。與。縵。結。縵。澤。安。及。卿。願。卿。勿。再。言。使。人。快。快。也。言。已。脫。手。而。出。聞。戶。外。馬。嘶。人。語。知。妾。夫。乘。車。

將行。乃懸窗目送之。

妾言呼馮。忽憶一人。其人蓋紀綱馮吉也。來歌彈飲。去若神龍。人奇事奇。有勿可測。記者馮年四十許。自言邵人。身頰面黑。動撲眉勢。爲夫友所屬。去夫於那。繼起繼後。並任。鍾長。雖數投壺。一擲百萬。大有射殺之風。而頗能悉託于馮。試之則一券勿荷。此其處實可知矣。

夫有二馬。爲部下所獻。云攻金陵時得者。其一體瘠瘦。稱性劣善。忽有人受刺者。馬爲。寒震下旅。伺以惡草。每當霜天。鵠角商聲。刁刁然。騰騰長鳴。不勝快極之狀。一日。馮見之。訝曰。此良馬也。乃親等。駘。蓋。莖。豆。而資之。宜其憤激無所洩。乘間傷人也。謂曰。吾。其。項。曰。馮乎。馮乎。人感知稱。何況乎汝。爾乃一不見用。悲怒。客。人。人。且。以。得。德。曰。然。矣。何如。養。晦。待。期。設。遇。伯。樂。則。乘。時。而。駕。效。命。疆。場。會。有。日。耳。馬。聞。馮。語。昂。首。長。嘶。鼻。中。噴。沫。如。雲。眼。橫。泉。湧。一。若。感。激。知。遇。者。馮。大。喜。執。轡。隨。之。馬。忽。奮。迅。電。發。從。地。時。如。黃。鶴。聞。時。未。幾。馮。信。忽。來。謂。是。馬。爲。某。統。領。所。竊。亂。中。被。失。會。乎。訪。之。知。在。處。下。今。持。歸。以。授。故。主。不。及。面。自。知。死。罪。云。云。吁。天。心。之。莫。測。有。如。此。者。而。財。賂。之。間。尤。有。不。可。

忠讓之人。願與妻寓有關。不可不略叙之也。

寓廬不甚廣。而曲房小院。居棟樑槐柳陰中。風景幽靜。亦海上所僅見。時則春光如笑。豐樹展綠。油之暮。以受東風之嘘拂。妾夫憇書聯臂其中。疑入綠天深處。樂可無矣。願兒夫酬應紛煩。居常他出。有時終夜不歸。斜風密雨之宵。畫樹颯然。不無小虛空。塵之怯。幸梳篋四兒。靈警解意。藉慰岑寂。妾深愛之。待之有異常。備蓋妾歲時所歷者。臨兒籍隸。江年纔二十許。雙趺纖削。身輕如燕。而鬢髮有如鬆漆。低環粉頸之間。窺其背。美人也。特惟痘瘡滿面。狀如反面。榴房一怒。則瘡痕益顯。其醜可知。曠人以爲媿。妾轉覺其斌。媿未免。流于偏愛。然其略知文。又於舊時說部。解講分明。惟性多感。慮當戚戚。不歡。誠以良家子。因貧所迫。屈節爲奴。宜其自傷身世也。

其時母氏困窮。爲父營葬。賴四兒依從左右。春燈猜謎。纏綿交衽。忘羈而憐。情復嚴肅。於事妻。然親余夫。則大有傲辭。謂其微遜于外。別有香鼻。而妻勿信也。一日妾起較早。而四兒遲遲未至。迨其入室。則目腫而紅。詢係目疾。速春必發。妾亦坦然。承疑及解。環理粧。妾面鏡不覺愕然。蓋見其右腕札縛。血沁于外。詰之謂。磨剪誤傷。然其神色則異。

常日粧畢。妾于花房插花。燕見對面小室。玻璃之窗碎矣。碎處適近窗棂。因此室爲夫支物處。出入屢屢。僕輩駭然。以事苟爲夫所知。勢必嚴查。僕以誤碎求恕。妾覩見物無失。尤購新器易之。而夫不知也。草蛇灰線。妾乃憤憤不察。誠畫殿辭。

新婚三月。春暎圓環。音探藤蕪。忽逢故劍。湘中大婦。聞信而至。妾志隨雁。備嘗時運。奉友人信。報之北土。遂責遣婦歸。留母在南。攜妾及四兒等。匆匆北上焉。

車抵漢皋。卸裝旅邸。勞塵甫息。忽焉二女同來。妾夫爲妾介紹。余以姊妹相呼。無畏。看妖冶者。呼以金珠。稚而善笑者。厥名小喜。一則坤角。一爲漢上流妓。皆妾夫之外室。聞兒之冒險矣。

英雄好色。有託而逃。苟事在妾前。妾亦何言。惟既愛妾。而妾妻矣。妾妻職爲正位。或能而抱妾。夫因鍾情。宜不分心於野卉矣。今之二女同居。使流妓女。與妾分處。抗禮妾之律。得謂之量窄哉。雖然。樹覆巢傾。爲期不遠。妾身至此。譬猶巨壑。豈有無可收拾者。目前癩疥之疾。何足介懷。事後思之。徒見妾之匆遽而已。

夫知妾意。勸慰殷參。且以大好江山。至此未可辜負。乃留二姬於邸。攜妾登黃鶴樓。藉

解鬱抱琴。翠袖輕衫。樓臺烟水。憑欄把酒。但見大江白浪。樓波翻。青衫紅袖。奈天寒  
飲欲狂。酒酣耳熱。不禁嘯然嘆曰。……十一載支黃。曠荆波之未冷。重來舊地。誰  
料肉以興。睡。風景依然。舉自有盛衰之感矣。乃舉劍而飲曰。

縱醉酒兮步信陵。攜佳人兮登高閣之上層。晴川歷歷。芳艸如雲。吾其  
弄爾舟而歸去兮。抑跨黃鶴而飛騰。

舉杯白眼兮望長空。雲迷離兮天暮暮。夢夢不可知兮。吾將抑高寒之  
寫。鼓宏濤於大海兮。為蛟為龍。

撫吾醉兮。蘇百駒。昂頭天外兮。吾將安居。爾餘子兮。運不。靈光猶  
酒兮。道在扶餘。

三。地既終。繼以長嘯。一時山鳴谷應。風起浪湧。妻不覺為之失色。翌日東裝。專車離涼  
妻夫交游素廣。京華冠蓋。到處逢迎。惟妻心志。志勿事。居書。自。果也。不及數日。大瀾  
驟作。妻夫以黨案被捕。證據確實。欲救無從。二姬。席捲他適。四兒。不辭而行。四兒。定去  
在。請發之前。證為被竊無疑也。留一書於枕畔。係致妻書。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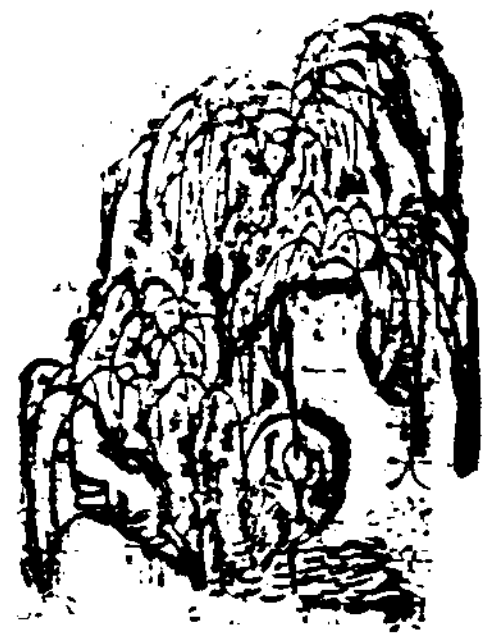
佩秋夫人青黛。母庇併曠。於今三月。禮遇優渥。豈不知恩。全乃苦意隱名。陷主  
死地。如花美眷。中道似分。似妾所爲。實一辜恩背義之人矣。耿耿苦淚。未  
淚。沈筆。謹爲夫人陳之。妾非四兒。實漢上。羅縵。雲。也。系出良家。粗知詩  
。蕙。蘭。猶存。歷練生涯。粗女相依。爲活。實得一讀。書。種子。能同甘苦。實  
。處人安。先靈於地。下。母氏暮年有賴。妾無憾矣。有阮生小成者。肆  
。生。冠。其人溫恭如玉。與妾家有舊。李之誼。長相願從。願歸於妾。  
。求。鳳。燭。以其貧而未許焉。無何。義軍忽起。小成投筆從戎。得  
。無異言。吏定有日矣。不圖起文。擢子野心。百計謀妾。既以  
。所。勸。將。食。辭。言。妾。乃。斷。續。明。心。以。死。拒。之。彼。計。無。所。逞。情  
。道。轉。是。小。成。死。矣。嗟乎。知己之感。許之以心。妾之與阮。既  
。可。離。離。琴。未。御。而。信。誓。猶。存。阮。生。者。蓋。妾。之。夫。也。願。伯。仁  
。死。無。益。妾。夫。母。老。弟。幼。誰。能。爲。之。復。仇。一。念。至。此。忍。痛。死  
。申。僕。役。柱。下。思。乘。間。手。刃。之。嗣。察。其。蹤。跡。詭。秘。書。有。異。

得其崖略不禁破涕爲歡。然夫人坦懷略分厚我至矣。身他行以待天綱。願此心一起入夢。輒見妾夫作切齒恨重泉。此志不容中輟。於是冒險犯難。竭力進行。卒得怨雪矣。惟賞金滋巨。妾誓不受一錢。此可以一探而知者。博賞夫人試思。果多金能動妾者。豈必改事金夫。果爾則以明妾志。亦可告無罪於夫人也。嗚呼。一現色身。羣魔交之結果。如是而已。隨頰悚惶。伏維自愛。浮游大海。妾與夫人謹上。

妾閱其書。恍然大悟。蓋四兒左手小指。僅存兩節。謂係幼年。爲以此空節耶。嗟乎。雲之與阮。霜妾之與姚也。以彼例妾。妾之質。不及兩日。妾夫死矣。備僕兩散。一身子然。留既久。可去將安歸。幸獲狼南歸。睡乎。及抵母宅。則孝緯似雪。阿兒曉素出迎。始知母聞母氏。妾罪大矣。猶有一事。使妾芒刺在背。勿能一日居者。母塔三。面。



一。敢。竄。但。見。欄。逼。高。閣。樓。樓。經。移。其。下。花。木。拔。薛。池。石。映。帶。華。班。滿。懸。橫。海。壖。其。中。盡  
其。創。道。農。具。得。以。其。利。且。抵。父。之。子。天。竊。之。爲。嗣。遺。產。甚。巨。遂。爲。發。財。而。愛。富。家  
兒。矣。幸。於。氏。煥。妾。無。依。歸。漢。真。習。組。織。以。爲。生。嗚。呼。六。念。虛。義。大。州。結。結。此。去。兩  
年。來。知。史。今。之。懶。悔。錄。也。願。諸。著。成。篇。什。以。告。當。世。國。人。母。國。之。憂。也。嗚。呼。 (完)



新餓鄉記 弗甫及克氏 Jacob Pfeiffer 原著（一譯） 宛 潤

余生平好爲奇幻之思。尤富於實行之能力。遼遼獨念。深入無際。願雖無際。必欲以一度見之實行。以爲快。余當六七歲時。夢爲魚。巨口細鱗。宛然魚也。吞吐水沫。若有殊快。晨興。於是習爲魚。暖冷水一升許。歸而大寫。幾殆。母詰之。匿不以告。然自是。余遂不敢爲魚矣。

異哉。人之腸胃也。日蕎麥者。一日失蕎麥。則病。日飛潛者。一日失飛潛。則病。吸風咽露者。實之以牛酒一飯斗米者。啖之以糜粥。則復。何如。余家有僕人。曰享利。頎然五十許人也。肥腴如豕。嗜酒。日以威司堪在手。爲樂。余嘗謂。是人之碩。蓋以身爲槽牀。日更酒類。發啤之氣。使然。願彼蓄一狸奴。錫名曰球來。性最畏酒。余謂享利之貓。當無天性不飲者。試以瓶就球來之鼻。球來。陡。絳。迅。搖尾而逝。余大樂。思苟有一日。而球來享利。互易其腸胃。則何如。彼時享利之體重。當自二百四十磅。遞減至一百二十磅矣。

余少年時之幻想。既如是。迨長。此僻益甚。每至思入荒唐。不可究詰。時誠有如東土所傳。乘車入鼠穴。搗杵。噉齏。蒜者。至十八年前。忽有一事。復足引起余好奇之心者。則爲

余之病是已。

余之病。腸壅扶斯也。邇時美土盛行此症。患之者十人五六。幾如摩託車之初流行。無不思一御之。以爲快。余亦不得免焉。余思此或五六歲時。我其爲魚之效果。一升冷水。遂足爲厲乎。願醫生則不謂然。力言此爲多噉脂肪及牛肺汁之故。特果如醫生言。彼東方號爲食肉之國。日噉燕肩者。當人人患腸壅扶斯。胡又未然也。且牛肺果足爲厲。牛又何不自病。腸壅扶斯。凡此種種。皆足生余之幻想。

醫生禁余食肉。每日饌品。以四種爲度。牛乳。蔬菜。麵包。肉羹之外。不得多進一匙。違者法不治。余不聽時。時竊犯之。醫生入診視。舉例詢飲食。余直言之。無隱。醫者必蹙其眉。而搖首可數分鐘。余謂此醫生自不病耳。苟自病者。當不復以限制病人之食品爲法。余方壯盛。又生長華。臘甘脆肥濃。猶不屬。娶奈何。欲我如清修之教士乎。願余雖強項。終不敵病魔之擾我。未三旬。而余體益殆矣。

某日者。余兀坐 *Bellevue* 勃脫婁城羅斯脫 *Hospital* 氏之療養院中。是爲余初居此院之第一日。余辟穀之動機。實在此日之上午十時許。是時余病醫生之絮語已甚。忽念果

使余遂辟穀者。亦未始不足以自保其健康。則彼老醫生搖首蹙額之醜狀。乃可不接於目。且余爲生而好奇之人。弗論何者。必欲過人一頭地。醫生戒我以淡食。我何難。并淡食而辟之後。此不近人情之醫生。更敢以淡食之說進者。我必力摑其耳。幽之馬廐之中。使渠爲我辟穀主義之同志。

願余生四十一年矣。童愁之時代既過。閱歷亦因而日增。知萬事以草率出之。終無效果。不習故也。余於是摒擋一切。爲辟穀事業之預備。是日午餐。例進四品。余僅食麵包一片及牛乳一盞。減平日每餐之半。以覘之。餐畢捫腹而坐。察腸胃之動靜。果有反對之表示否。然中心惴惴。知以如此虐待而欲求其不反抗難矣。

羅斯脫氏。余之至友也。碩腹而睥目。爲狀如皮酒之瓶。每發語。饒如汽笛。日必就余。課是日餐甫畢。羅至高聲曰。及克君。食事竟乎。漢蘭德醫生告我。君爲健啖家之一。使君居不食肉。黨中其難堪當何如。語竟大笑。余曰。吾茲已不食肉矣。羅囁曰。確乎。若然。君亦將襟襟。Diet eat meat 之文。與漢蘭德同乎。余冷然曰。豈特同而已。或將過之。實告君。余蓋已從事預備於辟穀主義之實行也。

羅斯脫仰天哈然。徐曰：故事牛與鹿競行，鹿行絕迅，牛弗能及也。中途一谿橫隔，牛浮鼻而過，鹿遂不能從焉。乃自歎曰：我忘我所能爲而爲之，所以敗歟。噫，及克君，君亦曾聞此故事者，乃欲爲臨流之鹿乎？余默不答。余非不能答也，蓋我腸胃以我虐待故，殷然雷鳴，似欲與余宣戰矣。

自是余毅然不折爲辟穀之預備者，已兩星期。此兩星期中，已由日三餐者，降至再食食品凡四類：晨十時雞子兩枚，牛乳一盃，晚七時鮮果兩枚，蔬菜少許而已。不特飛潛肴炙及余所素嗜之苦苦餅、諸古津糖等概屏不用，即麵包一片亦在剔除之列。以余如是可驚之毅力，宜乎漢蘭德每見余，必瞪視不已，而羅斯脫院長尖銳如汽笛之笑聲，亦格格不能出諸口也。

此兩三星期中，有最足苦余之一事，此事關係之劇，弗論飲食，即奪我呼吸亦不如是之酷。蓋余有煙癖，在吸煙會中有衆人之量，宴處室中煙匣疊積，纍纍如銀行中之錢箱。皆余數十年煙學之成績。每當宴會，賓客戾止，余輒出銀箔之雪茄，陳之席次，賓衆輒爲怡然。余偶讀書，尤必以菸伴我。往往一燈人靜，濃霧繚室，而余之書聲，乃琅琅然。

出矣。今茲辟穀。乃不得不并辟我煙。以煙之爲物。能增我胃力。每至厭飽之餘。略進菸捲。已立釋我胃中之宿物。是時求飢無厭。固不爲害。茲則不然。胃貧如洗。方日虞其暗饑之。不暇更促以菸。殆矣。於是余乃不得不更辟煙。

可厭之羅斯脫。乃若故與余爲戲者。一日余起自坐間。將散步以釋積悶。行步盤散。若不自持。蓋余預備辟穀。止一月又一禮拜。體重已自一百八十磅中。減去其三十五磅矣。時則日僅一餐。食品中又減去雞子一種。余昔日最厭牛乳之味。自月來則飲之。覺有殊甘。信乎此辟穀之效。顯不大哉。特思菸益甚。體既疲弱。目光蒼然。如行重霧。思苟得菸。數之神經當立爲之一醒。彼時羅斯脫則于于然來。手雪茄一枝。口鼻間餘芬。爲烈。卒然曰。及克君亦思菸否。此土排市新製之上品也。

嗟乎。以最嗜菸之余。今日乃如臨強暴。畏葸不前。喉鼻間觸雪茄之芬。已奇癢。不可當。苟無此空際之一聲者。余蓋立奪羅斯脫手中之菸。而在吸矣。此聲爲何。曰及克。此胡可者。汝堅忍及兩月。將以一煙。捲故敗。奴耶。

辟穀學專門家之言曰。食愈少者。食欲自減。反之。愈饜者。食欲必愈增。胃納云云者。固

食品誘之耳。余教佩斯言。以爲良箴。每至食欲沸騰時。默誦此語。數過。轉立釋腸胃。命於是而余之預備時代已屆兩月終矣。於茲數日中。忽病感冒。余於是滴水不飲。竟實行辟穀者三日。霍然疾瘳。於是知飲食養身皆爲妄語。辟穀真延年却疾之良方也。

病起預備之時已過。當爲實行時矣。彼時余適欲爲紐約之行。乃辭羅氏首途。紐約爲余習遊之地。親朋之旅此土者尤衆。余至火車站。立以電告之。車行一日夜。既抵紐約。延候於車站者頗不乏人。中有可登夫人者。年事已長。擁產蔭居於余最所推厚。道寒煖已。立延余至其第。諸賓隨之。歡迎會成立矣。余初以故舊重逢。剪燈話雨。不忍堅却。乃至餐時已屆。忽有倡余使不得不遷之一事。則可登夫人以好客之故。盛治庖廚。是日之饌。乃足使余終身不忘。器皿皆金銀之製。燦然耀目。梓中飛者潛者。烹炙絕精。爲余未辟穀前所僅見。余既入席。乃窘甚。可登夫人尤殷殷勸進不已。余思苟告以故者。夫人必強余破戒。以余與夫人友誼頗篤。夫人聞余爲此。舉必不直。余則余事敗矣。乃婉言謝之以疾。然此時余之腸胃已實不能耐。雖然。奮勵欲力破余孱弱之軀而出。

余席之左爲一肥碩之富商。方引刀割牛排而炙。雞之芬。自其鼻間漏出。其人終篇默不言。但努目視梓中。饌刀匕縱橫。健進不已。余思是人而爲漢蘭德醫生所見者。其聲眉。搖首將移時不止矣。右鄰乃一深目鉤鼻之少年。其人似有隱痛。發語皆挾悲嘔。亦不進饌。但舉白蘭地之杯仰飲。立盡。則復斟之。余思是人之悲。或見彼富商之健啖。而然。但此皆無與我事。最不能堪者。左鄰儲饌之芬。右鄰煙酒之味。直以余爲其吸引。力之試驗品。余嘗然無主。而飢饉沸騰。如是者可三時許。終席竟占勝利。僅飲清水一盃而止。迨席散歸。寓心愉體泰。不可方物。以余堅毅。卽較哥倫波之尋得美洲。亦何遜哉。

六月十二日。余居紐約之第一禮拜。爲實行辟穀之第八日。余以衆朋歡迎之盛意。不可不酬。乃邀招作一茶話會。款客以餅餌糖果。余時食慾復動。欲取鮮果數枚食之。緣是遂不得不離座。於是此次復獲勝利。寔尋數日。徐欲忘飲啖之一念矣。惟身體屆廢。神經衰弱。至月杪尤甚。

午餐之鐘。鳴速客赴餐室。余視之。實不啻雞雞之爭。啄漠然無動於中。一若終身不知。



飲食且不知飲食之味爲何如者。庶幾羽化登仙之謂乎。

七月一日。此時余所入口者。僅清水而已。即飲水亦甚微。辟穀家書爲余言。人之辟穀者。須多飲水。而余於水亦澹然。日僅一二盃。間於水中。調以檸檬汁。或黃橘汁。以取適口。偶一爲之。即止。益信余於辟穀學之天資爲不弱。

有時夢進食。然既醒則意緒全消。一不之憶。七月以來。誦詩讀書。較前精進。思考力之敏銳。爲曩所無。苦盡甘來。怡然自得。辟穀之初兩星期中。余體憊甚。雖步行五分鐘。已心悸不可止。夏日人恆苦熱。余則體常凜然。有寒意。以足沐浴。沐浴仍取燙水。至是一切疾苦都闕。身體之健全。達於極度。

辟穀已三十日。余夢見蕎麥餅數枚。余嘗此餅。猶在童時夢中。彷彿如遇故人也。煮者天。其垂示。余以停止辟穀之時已屆乎。辟穀之專門家曰。辟穀之時期既至。我人自然覺饑而索食。至第二十二日。而此言驗矣。斯時若有天使臨余而命曰。可以已矣。此停止辟穀之奇令既發。余亦憫然曰。可以已矣。

次日余開禁進菜羹一碟。此在尋常吐棄不履食之品。今日則如當珍味。芳烈無倫。此

月十八日進兩餐。西瓜爲午饌。晚仍御蔬菜。味美一如昨日。第三日晨。食甜瓜一枚。至盡。晚餐并加麵包。覺自古以來人之食麵包者。無如我今日之樂。斯時齒牙稍有齟齬。少頃即就範。

余自此依胃力之增進。日徐加餐。一星期中。體重已回復十三磅有奇。余髮早衰。自辟穀後。則日見光澤。亦不脫落。曩年盛暑不汗。茲則微熱即汗出。佳兆也。

余辟穀之時期。論名義不過二十二日。其實則不啻五十日。以預備時期占二月之久。使不從事預備。余能安然無恙辟穀五十日可知也。

余去紐約返故居之次日。至羅氏醫院。而可厭之漢蘭德。即張口呼余曰。辟穀學。大家。自今後不敢更以健啖者目君矣。

(完)

---

## 長 嘯 餘

---

人之動靜語默。有正氣有浮氣。稟於正氣者。動時精神鼓舞。急所當務。靜時神魄收斂。返於性真。語必聖賢王霸。考之至詳。默必利害是非。存而不論。若無浮氣也者。動驚於紛馳。靜偏於枯寂。語失之噪妄。默失之隱忍。

# 回首當年

編 雜

時爲八月之蕭晨。驟雨欲來。驅海雲如奔馬。作陣而上。尤有沒雲之鶴。振翅怒飛。其意似欲遏雲之行。使不復成陣。願乃不能。則斂其倦羽。悲鳴而入于丹楓之林。其地實爲海中一孤島。荒遠隔絕。人跡所不至。瀛海但有鷲鷲之屬。伸足淺沙之次。聽風撻潮聲。引頸愕願。作無憐之狀。實則鷲鷲之無聊。固遠不逮。此時循行岸次之一人。是人短小肥碩。衣青色之外衣。靴長乃沒其膝。時時引杖鞭其外衣。翕唇而仰視。目光耿然。手中所持乃匪杖。爲一擗馬之策。願是人實不以騎。則讀吾書者亦遂不得不親策爲杖。是人千予之際。矯首遠眺。而全神所注。乃在海中之帆。地既僻陋。商舶鮮至。平波渺然。乃無一櫓之集。是人喟然交臂胸次。堅立作歎。卽有急轉作士官裝之數輩。匆遽而至。請曰。大帝遊眺當罷。在法宜歸。是人藐然。他願如不屑聞。卽曰歸也。遂從之行。行時趨至堅決而傲岸。如檻中之獅。而是獅又如初未嘗得食。一果其腹。遂時時爲磨牙擇人之態。行次已急。雨如瀉。振林木作嘯聲。海色蒼茫。作深墨之霧。是人迴面海際。微微聞其自語曰。回首當年。

讀我此篇者因已不待我之煩言。而審知以上一幅之寫真。決爲滑鐵盧戰後聖希利那島上之老拿翁無疑。拿民雄圖已燼。悵望山河。但有聖希利那一片土。爲其送老之鄉。海流豁響。長日泊泊。寫其胸中無盡之淚。翔鳥欲下。停雲不流。拿氏于茲一草一木之微。亦足以生其無窮之幻想。視此草創之囚室。直不啻爲莊嚴之審都。室外楓。牆之屬。懸連一望。又似其曩日十萬健兒作環拱之狀。拿氏蹀躞斗室之中。負手仰觀。壁間似審攷其軍用之地圖。實則壁上初無藻繪。但有壞漆剝落之痕。縱橫如掌紋。披來剪燭。屬卷初不改其元首一國時綜核國計料理民生之態度。特聯軍政府之令。盡禁一切關於政治兵事之書。弗令閱所閱者。乃爲詩歌及小說。拿氏一腔沈雄之心事。既無時或宣。於是移其訓軍之術。以馴一犬。犬曰克特。厚義而巨喙。龐然英也。拿氏嘗之。至有恩威。犬亦失路同其主人。縱獲所得。野兔地鼠而外。無他有也。時時談舌。遂其主人之後。低首如有所思。犬意蓋積憾于此。禁約拿翁之四土官。意欲擇其柔脆處。痛之。願終未得逞。即亦張喙而吠。自鳴其無俚。如是久久。鳥鼠眼中。幾合拿翁及犬插一之。拿氏所至。犬無不至也。

距四舍一里許。爲抱山之谿。澄澈可燭毛髮。傍谿則山石确犖。高可隱人。拿翁飯罷輒一至。至輒以克特自隨。據石小坐。犬卽坐其足畔。大類甘魚之類。不名犬也。浸尋久之。溪石之光鑑人。以拿翁坐處。輒不易其故。而至時尤不爽晷刻。因之。人之視克特與拿翁之至。以紀時。乃較覘日之正仄爲尤準。一日拿翁偕其犬至時。偶少晚。顧視溪石之止。已先有人據之而坐。其人漁者也。面溪堅坐。乃殊不從事于其所業。拿翁猝不能覘其貌。特相其背。健碩不類齊民。拿翁殊不耐。則斥之曰。誰據吾坐者。其人聞語。應曰。吾也。大帝因識吾乎。

拿氏猝覘其貌。目光霍然。若爲一震。嚙唇不語。久久始發聲曰。汝乎。漁人力擲其竿。趨步引手行一軍禮。曰。大帝願帝平安。拿翁止之以手。引目四矚。監者殊不至。卽微語曰。勞中將。漁人曰。唯。勞勃忒。在此。敢取進止。著者書至此。則逕署其人爲勞勃忒矣。勞勃忒年事在五十以來。願但于其鬢色。知之。面赭而頰頰類洪。醉睫毛至短。蓋睛乃愈暴。露筋肉。皆勞察之類。海盜而鼻端時時有皮酒之芬。則或海軍將士也。以法國海軍中人。皆嗜皮酒。人鮮不知者。此時外狀。乃至可笑。衣才及屢之外。雙足皆跣。泥迹乃土。

及膝。雖在草野。面拿翁時。尙爲惶悚之容。而唇吻時時顫動。似有所語。乃不即出。拿翁曰。勞汝來。何意兒輩佳乎。得勿政府中人遣汝至此。或有要言白我。特出之。惠靈吞嚙子之口者。汝幸勿言言之。汝且無幸。語次盛怒。目張而口嚴閉。青白之頰。立頰睛中。似有電火。激射而出。則仰而微思。勞勃忒弗願曰。時迫矣。大帝其許我違言。我變服至此。百苦皆歷。以面大帝。特爲此胸膈中格格未吐之一言。須知我老矣。精力垂盡。無復有從大帝控海上雄師之一日。及今不言。我固負大帝。大帝亦殊不能不爲負法國。願我以爲凡百皆無所負。負大帝者。獨有一人。拿氏愕然曰。何也。勞勃忒以手按胸。發爲粗澀嚴重之聲曰。大帝聽之。負大帝者。無他。卽此大帝二字而已。拿翁聞語。亦殊無動。特目勞勃忒。微露輕鄙之色。旋曰。謬哉。老孺子。汝以軍人。乃議及此。須知苟在巴黎者。我尙有軍政處之鎗隊。老孺子。慎之。嗣後出言務慎。須知在汝面前者。爲誰。勞勃忒張手向天。挺立示拿翁。似胸中之蘊。以盡。更無他辭矣。

煦風過林。疎葉策策。策間以林外之履聲。拿翁知監者垂至矣。乃努唇示意。令勞勃忒坐。而垂釣。已則僞爲觀釣者。然勞勃忒大悟。立取竿執之。口中則微語曰。大帝。我事行了。

矣。我本圖以策出大帝于困。願在我未行此策之前。當先以我忠款之語。誦大帝。無及矣。聽之。今晚必有狂飈驟雨。策之當在晚八時。我當以是時來助大帝。盡殲彼孽。語至彼。字四監者。已出自林。次勞勃。式略回首。睨之。亦不措意。拿翁銳聲曰。汝謂彼鯨魚乎。是誠可惡。特此間所產。亦殊不多。汝殆未嘗捉得之。勞勃。式聳肩作不屑狀。曰。否。先生當老漁。在波羅的海時。曾斃鯨魚。無算。來此。雖未得手。固不畏之也。

四監士既至。頗疑老漁。目注其面。不少瞬。一彪目而虬髯。繞其頰者。似爲隊長。辨厲聲曰。若漁胡名。何日來此。可速語。餘兵亦齊聲和之。曰。速語。速語。不者。我儕。且發。勞勃。式長笑。以手掀其短且赤之髯。曰。何也。老漁行各國。海濱。垂三十年。未聞捕魚爲違法之舉。何勞君輩。見詢。願既見詰。老漁亦胡爲。斬不奉。白老漁。瑞士人。白爾林也。以三日。前蒞此。以聞聖希利那多石首魚。故老漁。輒心動。思得數頭。餉我妻女耳。即此先生。頃亦詰我。我之答語。固未嘗有歧異。君輩果不信者。試轉詢此先生。虬髯者。比曰。誰汝信者。願餘卒曰。搜之。視有違禁物與否。卒轟應。競前。遞勞勃。式衣。遍收之。無所得。勞勃。式瞑目。無語。而肌肉顫動。面益頰。搜已。一卒揮之曰。去去。弗久。漏此。漏且終。得。勞勃。式。



復笑。顧雖笑聲慘烈。乃如鳴鶴。曰可也。我即去。此顧今晚且颺兩海波。或足覆我舟。奈何。語時。微以目睇拿翁。拿翁怫然似厭。勞勃爾多語。引手微搔其髮。勞勃爾立悟。拿翁此狀。惟久役其麾下者知之。他人弗審也。勞勃爾既去。一卒微語曰。此僧頗怪。健碩乃不類老漁。或且曾爲盜。虬髯者暗曰。若胡知。若謂健碩者與我較。當一合而仆耳。午陰既轉。氣轉悞。躁海風拂面。皆作滷蒸之氣。拿翁室外。故有高樹倚牆。廷立。僵寒如其主人有鵲鷓巢。其顛是日則啄羽而噪。凡在航海之人。一聞是聲。即知雨之將止。拿翁獨坐室中。目注庭畔。知勞勃爾之言爲匪妄。蓋未三時。微雨已颺。颺而至。蒼蒼漸暈。中如挾電。默計至夜八時。爲時尙夙。卽于是時。爲種種之整備。環顧自念。所需亦正不多。蓋身爲俘囚。所挾俱盡。卽有所需。亦正不可得。計至要者爲手鎗。顧此萬不能得。次則指南針一錶。一食物少許。及白蘭地酒。搜集良久。僅得白蘭地一且樽。餅乾半匣。錶不可得。亦卽弗須。獨無指南針。則航線錯亂。計安得脫。思久不得。策則注白蘭地于盃。微暖之。戶外忽有鞞聲。一兵來請曰。大帝膳乎。拿翁思却之。陡轉念。聞忽得一策。卽曰。膳也。我且錫若誓飲。此卒歎然未飲。神已先醉。曰然乎。大帝御宇久。必擇佳釀。顧此

聞無可得者。奈何。拿翁翁昏微笑曰。毋須醉也。卽烈何害。天氣至惡。寂寥中。我儂俱取醉耳。

此一微笑。殊爲拿翁破天荒之舉。自被囚以來。拿翁之對若輩。但有勝視。初未加以一笑。斯時此兵乃樂無藝。謂此絕世英雄。乃貺我以一笑。則較吾我秩爲少尉。爲榮。良多。喜極。奔出。往取酒矣。特一醉而後死。神卽臨其頸。殊不審也。餐時既屆。三卒再飲。甚烈。其虬髯之兵曹。雖間作莊語。謂我輩責任甚重。世界和平與否。乃系我儂四人之身。萬不當劇飲。洪醉以自取戾。語固莊重。特手腕不從其意。旨亦連引。其觥不已。拿翁獨坐狀極沉靜。若無所事。惟時時引目窗外。斯時雨巨如繩。加以風怒若吼。隱隱聞海濤澎湃之聲。窗次乃窺。黑不覩一物。更刻許。三卒皆醉。曲肱臥案上。軍曹仍自若。遂其戒飲之。孟特語漸啾啾。不可辨。拿翁立起。引手攀窗棂。卽聞有嘯聲。可工。軍曹自上。俾以指啄几曰。噫。此爲何聲。拿翁厲聲曰。鬼嘯耳。殆魅欲來我室。軍曹搖首似弗志。轉而窗外發聲。音洪如鐘曰。良碣。我魅也。卽有一黑衣之人。破窗而入。疾如飛隼。挺刃直搗軍曹之胸。軍曹仍手酒盞。爲最後一次之飲。特酒不復沾唇。淋漓濡其襟袖。胸血溢。

如噴水之筒立僵于坐。

拿翁山立負手于背。凝視勞勃忒之所爲。勞覆面具。衣純黑。擬之爲魅。良爲遲會。此時疾轉其刃。出自軍曹之胸。顧視四卒。狼藉相枕。軒聲如雷。則就軍曹之襟。拭其刃。血。數語曰。大帝并殊之乎。拿翁忽詢其碧瞳。曰。且弗。勞勃忒肅然一鞠躬。乃收刃而立。拿翁曰。趣移此尸。入諸我室。勞勃忒無語。立抱軍曹之尸。輕如舉嬰。移之拿翁之牀。拿翁但有轟立而微笑。似深以勞勃忒之敏捷爲可喜。此時室中寂不聞聲。燈影微茫中。但感勞勃忒飄忽往來。履以鞞皮爲底。行動如履茸毯。緣是四卒之噩夢。卒不得破。移置既已。拿翁立遞已衣。顧勞勃忒以頤指尸曰。遞之。勞如言。拿翁則冠普魯士之軍冠。衣軍服。佩劍一一如法。化粧甫竟。牀上之尸。赫然立。易爲法蘭西失敗之名王。而拿翁則作軍曹狀矣。于是立而少憩。可一分許。勞勃忒斗憶一事。卽于襟底摸索得一物。上之拿翁。則爲寶鏡一具。拿翁笑曰。可矣。我儕可行。勞勃忒肅然以手加額曰。唯。加大審。初日。已出林樹。收霧密樹。無數環繞。荷海蘭海岸口。一小山。森如列戟。于是一短小精健之人。衣商人之衣。目加以碧頗黎之鏡。而目炯如電。欲穿頗黎而出。方引目觀。巖

---

手搔其蟻髮。悄然無語。傍侍則絳頰藍睛之老者。矐目作勢。似欲得海神而甘心。旋微語曰。大帝茲事幸了。然弗能再也。我願大帝戡其野心。爲共和之民。送老浮沉足矣。此人仍悄然以目注海。久久無語。

(完)



---

長 嘯 餘

---

肯患學業之不精不成。則文章有長進之日。不患有司之不公不明。天理有發現之時。風雨話連牀。意味勝絃絃再聽。花月成小酌。受用過列鼎張筵。盡量便慣會。雖黃真率家風。反讓其錯。婦人不識經史。可證典故。即以爲難。

寫蘭舟泛新溪。兩岸垂楊。扶竹杖步秋山。一林黃葉。而涉於境中之人。此時當作何狀。



長篇小說

# 警世續海上繁華夢

初集一册價洋六角 二集一册價洋八角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共  
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一氣  
呵成實爲說部中洋洋大觀第一集  
已經出版二集三十回大半爲近日  
花叢事描寫尤覺盡致現已出版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埠中華書局代售

(卷二十一)

# 儉兒日知錄

可生

楔子

話說金陵虎踞龍蟠。森巖赫鬱。六朝金粉。極處窮奢。曾幾何時。王氣銷沈。繁華一瞬。空剩幾。一座石頭城。和那碗地的垂楊。訴不盡淒涼景象。供一班文人墨客。憑吊斷續。幾。甚。盛衰無端興亡。有據打疊起千愁萬緒。不免成日家。厮守着麴蘗生涯。惜他。人。通。朽。滅。自己。孫。槐。王。郎。按。劍。何。地。埋。憂。有的引吭狂歌。有的抱胸痛哭。有的霜毫點染。寫。出。來。一。篇。警。世。痛。快。的。文。章。好。教。那。大。奸。巨。慝。顯。宦。權。臣。見。了。驚。心。悸。魄。着。實。的。羞。省。我。這。一。片。救。世。婆。心。真。是。千。古。不。磨。的。了。怎。奈。人。情。反。覆。詭。欺。詐。誕。層。出。不。窮。那。無。益。可。憐。蟲。總。是。沈。迷。不。醒。任。着。自。家。惡。根。性。倒。行。逆。施。起。來。簡。直。是。愈。弄。愈。壞。喚。不。醒。日。河。山。斷。無。天。日。佛。說。衆。生。苦。厄。阿。鼻。地。獄。果。在。人。間。呢。有。一。年。秦。淮。河。畔。王。柳。居。通。氣。天。寒。日。暮。的。時。候。來。了。一。位。虬。髯。老。者。年。紀。約。摸。六。十。上。下。他。滿。面。鬚。眉。頹。散。雙。鬢。斑。白。自。號。萬。仁。人。家。因。他。生。性。孤。僻。落。落。不。合。時。宜。都。喚。做。他。世。外。人。居。官。十。餘。年。依。舊。是。囊。空。如。洗。他。却。冲。虛。爲。懷。澹。泊。明。志。既。爾。累。日。一。些。兒。羅。羅。恐。怖。也。沒。有。的。



那故費宿好見他室如懸磬門可羅雀這般禮樣兒一個個望面却走袖手作壁上觀了施老兒毫不介意談笑自若說是孔子在陳顏子在陋巷處賢也有窮困的日子端賴安貧知命自適其道一霎時百年易過便與草木鳥獸一齊漸成腐化泥他這法覆着個簪笠披着件敗裘拄着枝鳩杖一步一拐的蹣跚酒家揀個臨河簷兒坐下酒保招呼了一聲送上一壺蓮年花雕兩味下酒物兒陪着笑臉道老先生好些日子不來敢是有甚不自在麼施老兒歎口氣道半年來一病幾死你不見我龍鍾模樣大不似從前那樣龍行虎步麼今天彤雲囚合東北風緊得很快要下雪了屋在家中查沽悶着特地出門玩一回兒喝幾盞酒踏着雪走去倒也有趣酒保笑着請大爺道還是你老高興那些王孫公子推着重裘圍着爐喝着酒在那裏瑟縮叫苦呢施老兒搖頭道歲寒松柏你怎又說起齊梁子弟來了酒保一笑走去施老兒低頭獨酌接連喝完了好幾盞不覺有些醉意霍地立起身來擎着酒杯口中吟一首金縷曲道

大國風雲起叩蒼穹沈沈黯黯鼓擊聲裏說甚南朝興廢事淒絕人心已死只眼底江山如此竟死狗烹身手毒更狼奔豕突全難恃洵不盡黃河水

行尸走肉渾

忘。恥。一。般。般。乞。憐。暮。夜。吶。癡。詆。痔。笑。罵。由。他。都。不。管。却。自。沾。沾。心。喜。最。可。歎。過。江。各。  
士。鶴。面。鳩。形。匍。匐。走。怎。遮。遮。掩。掩。行。行。止。神。禹。鼎。難。逃。矣。

反。覆。吟。哦。了。幾。遍。那。時。雪。花。如。掌。寒。威。逼。人。燈。舫。珠。樓。一。白。無。際。隔。院。的。管。簫。絃。索。聲。  
也。咽。住。了。施。老。兒。心。花。怒。放。一。天。愁。已。飛。向。沙。咤。國。手。舞。足。蹈。起。來。盡。見。一。少。年。紹。冠。  
狐。裘。舉。止。端。莊。儀。容。俊。雅。倚。欄。銜。着。酒。杯。遙。看。着。遠。山。雪。景。施。老。兒。凝。神。端。相。良。久。纔。  
見。那。少。年。猛。回。頭。時。目。光。如。電。神。采。驚。人。溫。柔。中。帶。着。一。種。英。爽。的。氣。概。施。老。兒。暗。暗。  
稱。奇。那。少。年。拱。手。笑。道。適。聞。高。吟。未。敢。驚。擾。丈。人。意。氣。豪。放。會。操。曲。一。闌。句。句。道。破。世。  
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須。得。痛。飲。一。場。施。老。兒。還。禮。不。迭。並。不。推。讓。移。坐。就。少。年。道。  
姓。氏。少。年。自。言。中。州。產。余。姓。名。篤。行。字。獨。醒。施。老。兒。道。先。生。遠。來。初。見。教。若。生。平。正。是。  
寶。玉。靈。東。南。之。美。了。敢。問。現。居。何。所。少。年。笑。道。小。子。浪。迹。江。湖。行。藏。秘。密。與。王。倫。無。  
家。可。歸。關。盡。了。世。態。炎。涼。人。心。真。假。悠。悠。滿。眼。未。遇。鍾。期。流。水。高。山。此。調。不。彈。久。矣。未。  
人。也。不。用。苛。求。還。是。飲。酒。快。樂。施。老。兒。聞。言。大。喜。如。灌。頂。醍。醐。身。心。俱。爽。二。人。洗。盡。東。  
酌。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那。少。年。飲。量。極。洪。如。長。鯨。吸。水。一。般。說。甚。李。白。劉。伶。定。不。讓。古。

人獨步。施老兒已醺然大醉。歪歪斜斜。有些支撐不來。少年探囊出黃金一錠。授酒保道。你這人忠實可愛。將去一生吃著不盡了。酒保吐舌道。小人那裏敢領。少年揮首不顧。揚長欲去。施老兒牽衣不放。道。酒逢知己便醉死。何妨寒舍去。此不遠。敢請先生。摩。以痛飲十日。少年大笑道。大丈夫天地為家。四海之大。到處儘可容身。那得死守著。塊兒呢。說罷。拂袖逕出。跨衛疾行。倏忽間。人影兒都杳了。嚇得施老兒酒力盡退。倒。塵旁遺下書囊一束。急忙打開一看。一面標著一個籤兒。五個篆書大字。道。魯兒日知錄。施老兒鼓掌大笑。道。原來這樣勾當。被老夫無意中得了。順著看去。恰是少年筆生的記述。他夤夜入人家。目擊種種的怪現狀。便也一一記了起來。他幼時讀過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異常感奮。因就題名。魯兒日知錄。正是寓莊於諧的意思。有如照妖鏡。教那豺狼蛇蝎。魑魅魍魎。遁原形了。古人說。不欺暗室。暗室中的行動。雖未經大道破。那知瞞不過一個魯兒。五濁惡世。長夜漫漫。便當做當頭棒喝。無幾。明星有。何本可呢。當下施老兒挾了書囊。冒著雪回到家中。仔仔細細的看了一夜。自言自語道。余獨醒具此大眼力。可算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絕無僅有的奇人。他因飲。摩。夫。詩。

爲。知。己。故。意。遺。下。這。部。書。託。老。夫。代。他。刊。行。的。了。老。夫。怎。好。事。負。他。慈悲。救。世。的。心。願。忍。使。芸。芸。衆。生。淪。陷。苦。海。當。夜。立。定。主。意。明。天。清。早。一。骨。碌。爬。起。來。胡。亂。吃。了。早。飯。趕。去。央。中。說。項。賣。掉。了。田。園。數。畝。將。這。一。部。像。兒。日。知。錄。仿。小。說。家。的。通。例。編。定。章。目。交。付。手。民。但。這。施。老。兒。却。有。一。種。天。賦。的。古。怪。性。兒。他。將。那。像。兒。日。知。錄。上。面。載。的。年。月。日。字。樣。一。例。刪。去。他。說。本。陶。靖。節。不。用。甲。子。的。遺。意。他。索。性。並。甲。子。也。不。用。了。這。是。他。一。片。苦。心。看。官。不。要。錯。怪。了。他。說。他。年。月。不。符。清。人。觀。聽。使。有。心。人。抱。恨。終。古。呢。

第一回 豐劍塵埋忽呈寶氣 毛錐穎脫初試奇能

話說河南開封府鄆陵縣離城二十里地方有一個村落名喚余莊。居戶百餘家。人口繁盛。歷傳數十世。都是同宗一脈。並沒有外姓人混雜其間。那居民懷遠祖訓。勤儉樸實。務農爲業。饒有古風。並且團結力甚厚。遇着有甚外侮。大家合力抵禦。果然一呼百諾。義勇非常。那些鄰近的暴徒。多相戒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自己也相親相敬。忠誠不忘。爭鬪格殺的事情。嚮來沒有的。村裏面農桑畜牧。凡人生日用所需。無有不備。古語說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自食其力。樂得不與外人往來。就是有無相通。也不

過村裏人和村裏人的交涉。倒是秉公持正。沒有詐欺。竊取。不用向那官家。結訟。真所謂。優游。道德之鄉。俸免刑罰之誅。了。這余村。環山。臨水。林木。青蔥。村民。儲樹。結廬。無當。日。海。嶼。嶼。一縷。縷。炊煙。自林。薄。間。繚繞。而出。似含着無限。熙和的。氣象。彷彿那太古。閉關。時代的。中國。一般。村民。讀書的。狠少有。幾個。蒙塾。先生。斷章。取義。不名。一經。那一副。冬烘。頭腦。說不盡的。鄙俚。可嘆。好在子弟們的。父兄。並不是。望子。成龍。想什麼。封侯的。爵賞。誇耀。他們。閭。任。憑。他。隨便。教。教。罷了。且說。村中。有一位。老頭兒。名喚。和全的。五十歲。上。始得。個。甯馨兒。他的。老妻。却因。難產。死了。老頭兒。沒法。只得。雇個。乳母。好容易。撫養。到了。六歲。這。孩子。伶俐。聰明。老頭兒。十分。歡喜。每對。人家。說起來。總說。是。後半。世的。幸福。靠着。這。個。孩子。了。老頭兒。本也。是一位。蒙師。他却。狠明白。自己的。短處。和。那。咬定。牙。關。不肯。認錯的。迥。不相。侔。平常。深。自。內。疚。說。少年。的。時候。沒有。遇着。明師。指教。所以。竭力。要。培植。這。孩子。成就。個。博學。通儒。這。句話。被。些。村。愚。聽了。都。冷。譏。熱。罵的。從。旁。揶。揄。他。他。便。岸。然。對。道。不。讀書。怎。得。明。理。我們。村。民。渾。濁。到了。這。般。全。靠着。一點。天性。戰。勝。了。人。欲。將。來。漸漸的。薰。陶。惡。習。起來。弄得。天。良。喪。盡。與。禽。獸。何。異。呢。村民。一時。回答。

不來。惟有搖頭吐舌道：他變做怪物，便相約不和他交往。這是狃於舊習，無怪其然。老頭兒却並不在意，但從此舊交陌路，冷冷落落的容身，不得不免添些煩惱。過了幾年，那孩子已經十歲，替他取個名兒，叫做獨醒。就是三閩大夫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意思。因此益發起了厭惡心。鎮日裏長吁短歎道：鳥獸不可與同羣，萬難久住。是爲了當下拿定主意，將家園一齊變賣，收拾了細軟物件，攜着兒子獨醒，向開封府趨行。臨去的時候，回頭望着故居，灑了幾點老淚，拍着獨醒的肩頭道：滄海桑田，變幻無定。試看這一片田廬，將來不知怎樣的荒涼滿目呢！獨醒淒然答道：輕去故鄉，也是出於無奈。父親不要傷懷了。老頭兒仰天大笑，帶着獨醒，到開封府中賃宅居住。訪得一位老儒魏任世先生，博覽詳瞻，書無不讀，只因生無宦情，不求聞達，在家設帳授徒，爲人和藹可親，循循善誘，和全親詣門下，命獨醒執贄行弟子禮。魏先生見獨醒頭角崢嶸，眉目清朗，料他將來定爲棟梁之器，便也欣然答應。獨醒從學六年，沈浸書史，學業大進，喜得這位和全老人直欲發狂了。魏先生因門徒成就，不枉他數年來教導的功夫，那心中愉快，也不用說，便與和全老人說明，將他的掌珠許配獨醒。他那女公子小字棠

兒。美。麗。無。倫。和。獨。醒。芸。窗。共。讀。情。性。相。投。早。有。才。子。佳。人。之。號。和。全。老。人。會。經。見。過。的。自然。滿。口。應。承。獨。醒。更。歡。天。喜。地。誦。那。製。定。靈。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為。佳。的。妙。句。說。是。佳。人。應。屬。余。郎。可。算。天。公。有。眼。當。不。使。仙。姝。憔悴。淚。化。紅。英。銷。盡。人。間。豔。福。唾。余。郎。這。一。段。溫。馨。旖。旎。的。議。論。一。時。傳。遍。洛。陽。替。掃。眉。才。子。吐。氣。不。少。大。家。爭。欲。先。睹。顏。色。為。快。余。郎。的。令。聞。遂。與。他。的。豔。福。並。為。消。長。了。有。一。年。清。明。時。節。和。全。老。人。忽然。想。起。故。鄉。釣。遊。之。樂。因。對。獨。醒。道。余。村。祖。宗。廬。墓。所。在。我。們。離。家。八。載。終。須。歸。省。一。遭。免。使。旁。人。物。議。說。我。們。數。典。忘。祖。呢。獨。醒。天。性。純。孝。百。般。依。順。便。隨。着。他。父。親。回。到。余。村。展。過。墓。挨。着。去。看。舊。時。的。鄰。舍。那。知。這。些。鄉。愚。見。他。們。父。子。回。來。糾。合。一。羣。人。跟。在。後。面。大。聲。噪。逐。和。全。老。人。知。道。難。以。理。喻。頭。也。不。回。扶。着。獨。醒。走。了。那。些。人。都。拍。着。手。大。笑。並。不。追。趕。過。了。十。日。和。全。老。人。聽。得。余。村。被。鄰。山。大。幫。盜。匪。勾。通。村。中。的。無。賴。少。年。縱。火。劫。掠。村。民。死。傷。大。半。原。來。教。化。不。及。的。地。方。先。前。的。時。候。本。是。一。團。太。和。渾。樸。之。氣。無。如。積。久。疲。敝。下。來。有。些。賦。性。浮。薄。的。漸。漸。怠。惰。心。生。不。事。生。產。禁。不。得。飢。寒。交。迫。就。把。真。靈。汨。沒。邪。念。橫。生。一。旦。放。蕩。恣。睢。他。又。未。經。受。過。詩。書。禮。樂。之。訓。管。其。能。

仁。義。道。德。刑。罰。誅。戮。逞。着。野。心。仗。着。大。膽。一。味。胡。亂。做。去。就。同。那。脫。羈。劣。馬。奔。騰。衝。突。  
一。步。步。不。上。道。兒。便。把。他。置。諸。極。刑。也。是。至。死。不。悔。所。以。先。王。設。教。以。禮。法。濟。道。德。之。  
衰。防。那。後。世。人。民。踰。越。範。圍。忘。卻。根。本。立。法。謹。嚴。用。心。艱。苦。纔。能。够。立。國。數。千。年。不。爲。  
他。族。佔。領。這。樣。做。去。尙。且。亂。臣。賊。子。無。代。無。之。真。是。防。不。勝。防。了。目。今。世。界。交。通。競。尙。  
機。巧。稍。一。退。步。且。難。免。天。演。淘。汰。那。余。村。死。守。不。變。怎。能。長。保。治。安。呢。和。全。老。人。訪。得。  
消。息。確。實。歎。口。氣。向。獨。醒。道。我。們。父。子。雖。倖。免。於。難。但。千。餘。年。一。脈。相。承。焉。然。間。遭。此。  
一。場。慘。劫。子。孫。之。辱。祖。宗。之。羞。他。年。重。過。故。墟。怎。不。教。人。蒿。目。刺。心。呢。這。便。是。教。化。不。  
行。奸。邪。蹈。隙。的。明。證。吾。兒。來。日。蔚。然。成。材。總。當。不。忘。今。日。之。痛。就。將。我。余。村。的。始。末。剴。  
切。詳。明。著。了。一。篇。記。述。算。做。全。世。界。立。國。的。榜。樣。也。無。有。不。可。的。但。我。們。這。個。余。村。現。  
在。蕩。然。無。存。只。好。在。歷。史。上。留。個。名。兒。紀。念。罷。了。獨。醒。悚。然。聽。命。忽。忽。又。過。三。年。獨。醒。  
已。是。二。十。初。度。恰。巧。和。全。老。人。與。魏。先。生。正。值。七。十。大。誕。兩。下。裏。商。議。說。難。得。花。好。月。  
圓。人。壽。便。擇。定。良。辰。吉。日。替。一。雙。好。兒。女。早。締。良。緣。魏。先。生。笑。道。人。緣。天。定。也。不。用。聽。  
那。星。相。家。的。胡。言。妄。說。我。女。兒。花。朝。生。日。春。光。和。煦。佳。氣。葱。蘢。萬。物。滋。生。正。合。天。和。之。



意舍此不謀佳期。誤過更待何時呢。和全老人鼓掌稱善。這個消息傳到親戚朋友們耳邊。有那好事的。邀了多人準備代兩位老人。星同時開筵祝嘏。還有遠近的文人學士。爭先恐後都願附鳳攀龍。躬逢其盛。獻那大椿冥靈之序賦。那香溫玉軟之詞。瞬息間佳期已屆。說不盡的珠玉爭輝。綺羅耀彩。衣冠滿座。車馬盈門。魏先生同和全老人本是寒素之家。祇因獨醒才名遠播。一時冠蓋傾折。相交甚廣。富貴貧賤都忘形了。獨醒結禱以來。彩筆畫眉。玉簫品曲。深情傳琥珀之牋。密意繫鴛鴦之結。俠骨柔腸。大有老於是鄉。南面王不易之概。他生平讀司馬龍門游俠列傳。遐想朱家郭解的爲人。慷慨唏噓。說大丈夫便當如何。用腰懸斗大黃金印。學武夫驕人模樣。况中原事紛紛。擬擬腥穢滿前。從何下手。轉不如結客江湖。飽看那名山大川。也可默察人心世事。長些閱歷。嘗些辛苦。但恨榛莽塞途。強梁嘯聚。個書生手無縛雞力。怎禁起萬里風塵。嘗思從少林師遊。磨鍊筋骨。充養魄力。學那跌撲飛越的技術。叵耐親老妻嬌。不忍遠遊四海。於是遣行藏。兩固字的念頭。橫亘胸中。盤旋腦際。一時竟解決不下。到底天理戰勝人欲。覺得山川景物所在。皆是隨時可遊。惟有骨肉天倫之樂。一去不復。可追况事。

親日短出遊日長爲人子的宜怎樣趨承色笑比上那舞綵老萊圖報親恩萬一呢獨醒自此杜門不出父子恩深伉儷情篤就是平常交往的素心也少得見面逐漸疏遠下來和全老人知道他兒子抱負不凡視青紫如草芥決不願做那齷齪政海中的人物所以遇着科場考試從沒有勉強他去應個景兒魏先生也是毫無干祿思想更不望快婿乘龍兩老的心腸正合獨醒的脾胃自樂得避却名場逍遙林下了有一年上巳節獨醒清晨起來梳洗過了推窗開望金城風景歷歷在目那陌上輕塵香車寶馬溪邊紅日弱柳天桃鬧損幽居不免動遊春之興適巧友人折簡相招學那王右軍修禊蘭亭的故事獨醒大喜道名流盛會不負芳辰阿醒見獵心喜願不得要作下車馮婦了便對棠兒說明棠兒赧然道毋違夫子僕怎敢背古人的明訓耶還是自家作主罷獨醒也笑道蓮花粲舌妙語解頤勝似花底黃鸝兒多了當下走去裏明和全老人徐行出門原來議會的地方遠在去城四十里一個級蘭亭那邊景物清幽引人入勝獨醒雇一輛車子趨路前往沿溪而行好鳥時鳴薰風拂袂溪旁的閒花野草欣欣向榮生意活潑獨醒看得呆了忽聽車後蹄聲得得一老人銀髯過胸手執柳枝跨着一

匹黑驪。超過車子前面。瞥了獨醒。一眼輕輕將柳枝一颺。那黑驪提耳嘶風如飛。去子獨醒估量老人的年紀。總在八十以外。一雙剪水神瞳。就是二十許少年。也比不上他。英。俊。別。具。一。副。神。威。氣。概。定。是。個。草。野。奇。人。可。恨。交。臂。失。之。沒。有。一。聆。雄。才。偉。略。訂。個。忘。年。之。交。也。是。緣。分。太。薄。心。中。正。在。盤。算。車。子。已。停。紉。蘭。亭。翼。然。在。望。獨。醒。牽。衣。下。車。拾。級。登。亭。座。上。客。百。餘。人。見。獨。醒。到。來。一。個。個。捧。手。言。歡。道。別。後。相。思。之。苦。獨。醒。略。與。周。旋。蕪。見。陌。上。老。人。岸。然。踞。高。座。舉。杯。獨。飲。目。不。旁。視。獨。醒。暗。異。道。這。老。人。初。非。素。識。怎。也。翩。然。與。會。因。躬。身。向。老。人。施。禮。道。頃。間。陌。路。相。逢。追。隨。不。及。方。恨。小。子。無。緣。不。料。丈。人。先。我。來。此。老。人。當。獨。醒。入。座。的。時。候。正。在。沈。吟。醉。鄉。滋。味。並。沒。理。會。今。見。獨。醒。舉。止。風。流。揖。讓。有。禮。也。謙。遜。幾。句。獨。醒。有。心。結。納。奇。人。便。向。他。絮。絮。扳。談。座。中。人。都。傾。耳。靜。聽。老。人。掀。髯。大。笑。道。山。野。鄙。夫。猥。蒙。諸。大。名。士。優。禮。相。待。真。教。媿。汗。欲。死。目。今。國。事。顛。倒。中。原。鼎。沸。鄙。人。忝。活。了。九。十。年。不。曾。替。人。家。出。得。些。須。氣。力。因。此。隱。姓。埋。名。東。奔。西。走。酒。家。轟。飲。快。活。一。生。這。也。是。苦。中。尋。樂。列。位。莫。要。齒。落。要。呼。喚。的。時。候。叫。我。糊。塗。老。人。罷。了。說。着。又。乾。了。一。大。杯。獨。醒。生。平。最。拋。不。得。的。就。是。杯。中。紅。友。現。在。頭。一。件。事。

合。上。道。兒。引。這。位。糊。塗。老。人。算。個。上。天。下。地。的。第。一。知。己。兩。下。裏。開。懷。暢。飲。樂。不。可。支。  
這。時。節。座。旁。喚。來。的。粉。頭。都。扯。起。胡。琴。背。過。臉。去。唱。着。曲。兒。糊。塗。老。人。歎。口。氣。道。東。山。  
絲。竹。白。傳。琵琶。我。們。這。樣。的。生。涯。也。算。無。聊。極。矣。老。夫。忍。俊。不。禁。還。要。搗。幾。句。歪。詩。不。  
枉。了。今。日。歡。會。一。場。就。當。做。拋。磚。引。玉。罷。說。着。提。起。筆。來。龍。飛。蛇。舞。的。寫。着。一。首。七。律。  
道。

紅。粉。金。釵。出。錦。屏。雄。豪。滿。座。散。如。星。鷓。鴒。聲。斷。驚。花。落。龍。劍。光。寒。逼。酒。醒。妖。妓。相。看。  
頭。自。白。故。人。驚。見。眼。偏。青。朱。樓。昨。日。成。高。宴。又。向。幽。巖。醉。草。亭。

糊。塗。老。人。閣。下。筆。浮。了。一。大。白。哈。哈。大。笑。道。獻。醜。獻。醜。獨。醒。和。衆。人。贊。不。絕。口。說。是。蒼。  
勁。適。老。筆。尖。兒。快。似。橫。磨。十。萬。詩。壇。中。當。別。樹。一。軍。獨。醒。也。做。了。幾。首。那。好。句。如。子。美。  
憂。時。嘗。閉。戶。元。龍。傲。世。獨。登。樓。眼。前。醒。醒。何。須。論。海。嶽。聊。堪。汗。漫。遊。又。當。今。只。少。汾。陽。  
郭。青。眼。何。人。與。共。遊。大。言。驚。座。直。以。太。白。自。况。糊。塗。老。人。讀。了。一。讀。一。擊。節。竟。把。獨。醒。  
的。詩。當。做。下。酒。物。英。雄。相。遇。千。載。一。時。真。是。難。得。的。呢。衆。人。散。席。後。休。息。片。刻。紛。紛。歸。  
去。只。剩。下。獨。醒。和。糊。塗。老。人。兩。個。倚。檻。看。魚。傾。略。那。佛。家。真。如。自。在。的。意。味。糊。塗。老。人。

忽然擡起頭。望見天空一片雲。黑魃沈壓下來。便推着獨醒道。油然作雲。敢是要下雨不成。快些趕路回去要緊。獨醒遂跟着糊塗老人走下亭子。那車夫催獨醒坐上車。挽着車急忙往前走。獨醒回頭見糊塗老人一騰身上了騎背。揚鞭向着自己笑道。老夫腰脚尙健。性好馳騁。不耐安車。只好先走一程兒等着你了。革韁一緊。那匹黑驪已絕塵。馳去。獨醒歪在車子裏。行不到十里。風過處。雨勢掀天翻地的狂起來。獨醒和車夫的衣服多淋漓溼透。正在焦急無計。猛見前面綠柳陰中。騰起一個招兒。上面寫着萬順客棧四個大字。獨醒如同遇了恩赦一般。指着那個去處。招呼車夫盡力馳入暫避。好容易趕到門前。這車夫已像吳牛喘月上氣接不住下氣。獨醒倒覺好笑。大踏步跨進門去。早一眼望見糊塗老人在那壁廂招手喚他。忙解下外衣。吩咐店夥將去烘乾。對着糊塗老人道。你老人家來此多時了。糊塗老人笑道。老夫早已進城。看雨下得緊。恐怕你落後。特地回轉來。命店夥扯起招兒。好教你遠遠望着。果然你目力不差。不上多時來了。獨醒道。丈人冒雨辛苦哩。糊塗老人笑道。來去俄頃。驛蹄還沒有潮呢。獨醒吐舌暗服老人的神速。糊塗老人指着西角裏雲脚道。今天難望晴了。我們便在此暫

駐一宵何如。獨醒點首稱是。二人談興正濃。忽東屋後人聲囉唳。彷彿移動甚麼東西。一般糊塗老人攜着獨醒過去。看得明白。不禁掩口胡盧。原來那屋後面放着一石大的缸四隻。貯滿了醬。缸面上却没有蓋。碰巧今天雨急。這年久失修的房子。瓦縫參差。雨水直溜下來。滿缸的醬。眼見要沖沒了。三五個夥計。用死力想搬進屋裏。却是一毫不動。糊塗老人大笑道。蠢物太沒正經。這樣東西也值得用如許氣力。夥計們正在氣力用盡。一根根青筋暴出肉裏。哼聲不絕的叫苦。忽聽糊塗老人說得如此平淡。便一齊走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要取笑。難道你還可以舉得麼。糊塗老人道。這有何難。讓老夫替了你們罷。說時遲。做時快。他老人家不費吹毛之力。雙手輕輕一托。平及胸膛。一霎時四隻缸都端進屋內。神色自如。笑吟吟拉着獨醒往裏便走。一班夥計們嚇得墜下頭去。獨醒大喜道。丈人具此神力。小子真五體投地。幸許長隨。鞭撻授以奇術。糊塗老人道。此武人。事耳。書生學何用。獨醒因備述素抱願卸却儒冠。帕巾裏首。囊創作萬里遊。不甘默默老死。轅下糊塗老人道。書生壯志。古荆叢所不及。士爲知己。用老夫何肯。誠拙不一。爲君謀。以盡其所長。使他日薪盡火傳。呢。獨醒聽了大喜。拜倒地下。口稱

老師糊塗老人扶起獨醒道。我們道義相投。何須這樣拘牽形迹。但老夫却有句話要忠告賢弟。未知肯納從否。獨醒鞠躬答道。老師明諭。永當銘篆心版。以誌不忘。便請指教。糊塗老人點頭道。古語說得好。冷容誨淫。謾藏誨盜。避如這武藝功夫。就是招凶的引線。所以我們無論抱甚麼絕頂的本領。斷不可輕相天下。易於發手。要知學無止境。人無全能。任你勇武。權奇。終有強似你的。老夫少年時節。也是氣概凌人。不可一世。後來行遍天下。嘗盡了多少痛苦。從九死一生中逃出來。現在回頭一想。還不免談虎色變。我的身世來歷。未曾向人前道過隻字。我來此已十閱寒暑。人家問起姓名。里居。我說是年老忘懷了。因此博得個糊塗老人的外號。我自然糊糊塗塗。樂得承受那洛陽少年也。只知道有個糊塗老人。爭來結識。反把我的真姓名隱沒。我雖然到處留踪。連人答話。却依舊是孤另另。古寺棲身。沒有逢着豪爽同賢弟一樣的人。一塊兒吹簫說劍。對酒雄譚。今天不妨爲賢弟略述一遍。獨醒道。老師青眼相看。小子愈益感奮了。二人說話的時候。店夥掌上燈來。那店主人感激糊塗老人幫助他的情分。自己端上一大壺酒。幾盤子菜。陪着笑臉。說是替你老人家接風。糊塗老人笑道。店主東狠有趣。

我怎好白吃你的。明天一古腦兒算還罷了。店主人笑着說道：「那裏消得放下酒菜走去糊塗老人和獨醒慢慢地對飲。那詹溜琮客中聽雨。他二人並不岑寂。糊塗老人喝着酒帶笑說道：「老夫要講那做戲的開場白了。老夫本姓秦。單名一個葛。字號叫以明。山西太原府人氏。幼讀詩書。長習槍棒。家貧無立錫地。托鉢沿門。流爲乞丐。餐風飲露。躑躅路旁。憔悴幾死。忽然遇着一位李道士。帶往峨帽山。陶冶十年。功行深了。李道士放我下山。命我施展出來。做一番英雄事業。我就背了行囊。辭了師父。歷盡那蜀道崎嶇。好不容易走到湖廣。打算投效營伍。那知道這些軍人都是飯袋酒囊。盡如鹿豕。管什麼國家興亡。貪得一生吃喝罷了。真是殺人縱火。無異盜賊。我怎肯低首下心。甘與爲伍。況且當時鞏鼓動天。腥膻滿地。我腰無半文。容身何所。與其雞鶩同羣。不如昂頭天外。做個不隨時勢轉移的好男兒。便去山中落草。壓服了一夥強梁。推做山中寨主。我號令麾下。不許搶劫行人。專和那暴富劣紳。作對。倘遇着亂臣賊子。更將他千剮寸斬。一洩我胸中不平之氣。左近的居民都高枕無憂。碰着田荒歲歉。我還發粟周濟。更不用說催租狗吏不敢來吆喝一聲了。如此厮混了五年。我想盜賊行爲也算英雄事。」



業不辜負我師父臨行的後命。但男兒志在四方。似這樣虛度一生。豈不辱沒祖宗麼。當下分散金銀發遣。徒黨焚燒了山寨。最可歎是居民。遮道請留。他不願歸化。當方父母。冒反來依附盜賊。苛政猛於虎。這句話千古不易呢。我那能願得許多。做那照臨之仁子子之義。便乘黑夜走了。預備去匡扶社稷。恢復山河。不料人心盡死。大局已平。草寇無良。長城自壞。興然如鳥獸散了。我雄心銷盡。獨力難支。四顧茫茫。百端橫集。身世又似浮萍。好在腰纏甚富。不使飢來驅人。遂決計浪遊。那黃河揚子珠江的流域。足迹殆遍。終未遇一對手。閱歷一天深似一天。自負也一天高似一天。以爲世無足敵的了。

有一天騎着黑驢。獨行青州道中。見前面迎來八輛大車子。滿載金銀器皿。車子上插一枝小旗。上寫某省某道字樣。我當時正苦川資告匱。沽酒無錢。見了這面旗子。不由心中大怒。何物狗官。剝吸我民脂。民膏供他。不肯子孫的揮霍。今天既遇着我。也是他作孽的下梢。便掛翅也飛不過去。我瞧一瞧車子後面。一個十二三歲光景的女孩兒。梳着個雙椎髻。騎匹青鬃小馬。一手執着鞭子。押那班車。天趕路。並沒有一個鋪師。我想大膽狗官。他既然貪賊萬惡。還敢藐視綠林。無人叫這乳臭丫頭送死。我便當住去。

路高喝一聲那班車夫都辟易數武忽見女孩兒加上一鞭坐下馬一躍來到車子前。回我也懶得和他打話抽出寶刀照定一揮便思結果他性命誰知刀落處女孩兒舉手中鞭一絞我猛覺眼前一黑痛澈心髓手中刀已不知去向心知不妙急忙撥轉黑馬竭力馳向荒徑叢林定神一看那女孩兒却没有趕來我那右手五個指頭早折斷了。我經這一場苦辱知道天地間大有人在。意懶心灰不敢再向人前奏技却怪那女孩兒大好技能怎爲了狗官利用呢。糊塗老人說到這裏將右手腕獨醒道你不見我拿物時用着左手麼。獨醒見糊塗老人果然五指齊折血痕猶紅。插舌不能出一言。糊塗老人道我生平遇的奇人奇事很多。單說這一件好教賢弟將來閱世時謹慎戒備罷了。二人談到更深各自安寢。明天起來雨已止了。那紙窗紅日分外清明。店夥送上早點吃過。獨醒發付了房金。同出萬順客棧。糊塗老人跨上驢背對獨醒道老夫住城西報恩寺水月僧房。那個所在。雖屋宇舊些。倒也幽靜得很。正合賢弟天天來學習武藝。說罷那黑驢先自走了。獨醒驅車回到家中。見過和全老人。說明遇着糊塗老人及兩阻萬順客棧的事。和全老人點頭道。吾兒能於文事餘暇。學些武功。我也很喜歡的。

從此獨醒每天到報恩寺跟糊塗老人操練。不上三年。全得了糊塗老人傳授的心法。糊塗老人見他進步很快。造極登峯。毫不費力。大喜道。賢弟。真是青出於藍。老夫決非。能。敢。當。獎。譽。糊塗老人又勉勵一番。並舉平生行狀相告。說將來待人家做一篇師徒。合傳呢。糊塗老人過了數天。對獨醒說。要作天台雁宕之游。那邊山水雄奇。真一所埋。骨的好地方。以後恐無相見之期了。師徒二人。灑了幾點別淚。獨醒無法挽留。只好由。着他去。糊塗老人去後。和全老人同魏先生先後逝世。遺下些須田產。又被土豪張霸。強佔。獨醒夫婦守喪百日。家無斗米儲。便轉押了住宅。得些資本。開設小書鋪。勉強度。活。夫唱婦隨。毫無怨懟。獨醒更將糊塗老人的傳授。教會棠兒。忽一年春天。鄰近大火。將他夫婦們相依爲命的書鋪也延燒了。他二人呼籲無靈。想和那張霸爭回舊產。反。被張霸賣通當官。嚴辭申飭。獨醒夫婦憤恨道。官家這樣黑暗。顛倒黑白。滑溜是非。還。可容身。片刻麼。當夜夫婦踰牆入張土豪家。挾出白銀兩錠。割去張霸的雙耳。同向山。東去了。待到張霸夢中。呼痛驚醒。一干家人。却是門窗深扃。毫無影響。檢點物件。被劫。

又不多。那張霸自願形穢，便也不敢聲張。欲知獨醒夫婦後事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二回 盤根錯節游刃有餘 大戟長槍及鋒而試

話說獨醒夫婦二人，自開封張霸家出來，曉行夜宿，到了山東兗州地方，找一家馬水興客店住下。獨醒笑對棠兒道：「此處離鄉已久，就使張家的事情發覺，一時也不打緊。況且那一干狗捕快，還不是玩弄股掌之上麼？」棠兒也笑了一笑道：「不圖我們做上這樣的勾當，雖說迫於無奈，却是遭際合當如此呢。想我從前好比風中弱柳，恁着東西上下，現在真要一輩沖天做那九霄鳴鳳了。可見世界上的人多一件技藝，便多幾層煩惱。象齒自焚，大樹千斤斧，儂怎不慄慄生懼呢？」獨醒道：「老天！唐人到了恁般地步，那願得生死問題，我們只好聽其自然。到那裏說那裏的話。天下何事不可爲？總要磊落光明，問心無愧。儂兒大不賤，奸徒自做壞耳目。今大道凌夷，人心壞到極端了。誰不是一腔子惡念，滿肚子姦巧，假裝做衣冠人面，背地裏的行動，比那蜂蠆還毒百倍。爲什麼呢？那蜂蠆不過有形的毒，人人知道迴避。若人心一壞，昧起良來，那暗中謀害傾陷，教人防備不及，所以我說人心的毒，較蜂蠆毒上百倍了。人心既較蜂蠆毒自然也。」

比盜賊毒。古人說盜亦有道。我們須做有道之盜。不學那圖財害命任性胡爲的行徑。有何不可呢。我不常常和你說我師父糊塗老人麼。他曾經盤踞山中做那強梁首領。附近的居民都萬口一聲歌功頌德。對於地方官却又怨聲載道。反抗時聞。一個是扶。因策貧。一個是貪贓苛罰。畢竟官吏不如盜賊了。獨醒說罷。歎了一口氣。夫妻二人在馬永興客店。整整住上一個月。帶出來的紋銀兩錠。早晚快要用完了。有一天晚上。獨醒縞着眉頭。道。逆旅馬周難逢。青眼阮囊羞澀。還向窮途痛哭。麼。顧不得又要走上一遭。覓那暴發戶。分些橫財受用。但免兒不吃窩邊草。左右的富室。却都是慷慨仗義。沒有敢行穢德。我既不願低頭告貸。也不忍無端相犯。還是略這些地方去一試身手。你便在此靜待。棠兒道。郎身歷險地。怎不教僕同往。獨醒道。我們同走。恐惹起店中人疑心。我飛簷走壁的本領。自信還過得去。不消憂慮的說着。獨自一個出了店門。借着星光朝東走去。約摸走上二十里路。光景屋宇稀少。行人絕迹。漸漸荒蕪下來。獨醒自忖。道。由着脚走。跑到這個冷落所在。難道有甚富戶不成。心中正在焦急。打算改條道兒。忽擡頭見一所大第宅。赫赫的門牆。好不嚴整。那門對着青山。一灣溪水環繞。他四周。

鄰近並無居戶。門前靜悄悄。地鴉雀無聲。獨醒便縱身一躍。早上了危牆。上面往下一。一重重都黑魃魃。地陰氣逼人。獨醒暗叫不妙。真不是人家祠宇。麼跳下去。留神細。看窗戶多緊。緊閉着。從窗隙窺去。那廳堂供設華麗。並不是神龕木主。明明大家府第。倒不覺暗中發笑。一騰身上高牆。往後行去。黑暗如故。到了第五重。那五開閣西首。房內透出一線燈光。裏面彷彿有棋子的聲音。獨醒暗異道。天色更深。是誰人兀自不。睡哩。當下飛過簷端。雙足攀住瓦齒。倒身下垂。向簾內一窺。見兩個女郎。穿着輕紅綃。衣對面坐了。凝定全神。在那兒敲棋。當獨醒翻身的時節。屋瓦微震了一下。那東邊的女郎笑着對西邊女郎道。阿瓊有歹人盤算呢。西邊女郎搖頭道。小醜何能。阿箬管他。別甚。獨醒聽得分明。毛髮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暗想這女郎定非常人。不可輕易下手。便縱身攆過東廂。那東廂雖無燈火。却窗扇高懸。從裏面射出兩道金光。獨醒拭目細看。纔知道這金光係室內梳裝架上。閣着兩個金盆映出來的。黑暗中愈加閃爍。除了金盆以外。並無他物。供設獨醒暗喜道。放着這樣物件。不取難道徒手回去麼。急蛇行入室。兩脇挾了金盆。飛步登屋。待要走去。猛聽腦後弓鞋聲迴身一望。那東邊女郎名。

喚。環。兒。的。追。踪。而。至。相。離。僅。十。武。身。段。矯。捷。如。猿。獨。醒。急。忙。發。袖。中。箭。擊。之。連。擊。不。中。第。三。枝。箭。竟。被。女。郎。用。手。接。住。還。擲。過。來。獨。醒。一。偏。身。箭。已。從。耳。際。馳。去。如。飄。風。掣。電。一。般。險。些。命。中。獨。醒。料。非。敵。手。抽。身。便。走。女。郎。那。裏。肯。捨。緊。緊。追。趕。上。來。到。了。危。牆。左。近。獨。醒。方。欲。渾。身。跳。出。不。隄。防。那。女。郎。早。抵。跟。前。飛。起。纖。足。照。定。獨。醒。腰。間。一。錫。獨。醒。支。撐。不。住。從。危。牆。上。面。跌。入。陷。穿。中。在。這。危。機。一。髮。的。當。兒。獨。醒。負。痛。用。力。將。兩。足。一。弛。恰。巧。踏。牢。兩。面。的。壁。隙。未。曾。撲。到。穿。底。距。去。約。摸。丈。餘。高。光。景。那。時。星。光。已。沒。穿。中。深。淵。不。能。見。物。但。聞。下。面。聲。如。洪。濤。滔。滔。不。絕。駭。人。心。魄。獨。醒。本。是。技。勇。內。家。既。然。半。空。站。定。想。總。有。出。去。的。法。子。却。也。一。些。不。怕。他。那。運。氣。功。夫。更。是。加。人。一。等。便。將。一。條。性命。交。付。兩。個。足。尖。了。暗。忖。道。下。面。莫。非。是。水。牢。麼。設。有。差。池。真。與。波。臣。爲。伍。須。知。獨。醒。不。善。水。性。所。以。視。爲。畏。途。不。敢。失。足。抵。住。了。一。個。時。辰。上。面。毫。無。動。靜。那。女。郎。料。定。獨。醒。必。死。早。已。回。去。遠。遠。的。晨。雞。喔。喔。東。方。發。白。一。線。曙。光。射。入。壁。間。獨。醒。低。頭。一。瞧。猛。可。的。大。吃。一。驚。原。來。下。面。那。裏。有。什。麼。水。牢。恰。是。一。個。蛇。窟。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約。有。數。百。尾。一。條。條。直。豎。起。來。朝。着。上。面。張。開。巨。口。像。要。爭。食。的。形。狀。說。不。盡。猙。獰。可。怖。

那兩旁石壁聳峙險惡萬分獨醒毛髮俱戴幸賴腦下金盆的寶光逼住了蛇眼纔不至身飼蛇口擡起頭來看時離牆頭有二丈又沒攀援的東西獨醒估量道我只好努力做去出險入險聽天由命罷遂鼓起全副勇力奮身往上一躍不打緊已身踞牆巔並金盆也不會丟落一面笑指着那饞蛇道你這害人萬惡的畜物我且與你告別了異日再來誅滅你罷說完輕輕跳下危牆卸了裏衣一件將金盆覆好仍穿上外衣結束停當慢慢地踱回馬永興客店店夥笑問昨夜那裏去獨醒從容答道昨宵前村喝醉就胡亂宿下了幾句話把店夥瞞過不提獨醒來到房中放下金盆某兒迎問事情怎麼樣了阿耶終夜不歸儂真一刻九迴腸呢獨醒坐下呼店夥昏水洗過臉吃了點心纔將前後情形仔仔細細告訴某兒一遍某兒吐舌道險極險極阿耶福分不薄仗着神靈暗中呵護哩獨醒啞然失笑道這是我初嘗艱險漠不經心關什麼鬼神保佑兒過後據理論來悔不該冒昧從事你說一個冷僻鄉村誰敢造起這所連雲巨厦裏面毫無防備任從盜賊窺探呢况山東地方人民强悍差不多是綠林豪客的總會城內人家尙且懷然相戒還肯自投羅網找下這條絕路弄得上天無梯入地無門麼想



我進去的時候那主人翁定已高臥深居安然入夢。只剩下兩個女。長夜看守。決非沒有根底的。他們正留心下棋。簾兒響了一下。他便登時覺察。五官並用。已自不凡。我就應該飄然遠引。纔是却依舊着着前進。不肯放鬆。也是自取其辱。但天下事。順逆無常。大丈夫終當百折不回。達到完全目的。若學那小人妾婦。畏意退縮。永無成事的日子了。棠兒道。話雖不差。還是縝密些好。儂想那主人翁防範。縱嚴設計。未免太狠。這一個蛇窟。直不知斷送多少性命。當毒蛇攻繞。腥穢刺心。死得何等。駭。何等。悽慘。真是滅絕人道。背叛天良。萬人共憤的了。況且他家中既有那本事高強的女教師。倘有盜賊相犯。儘可搥送官究辦。爲什麼家藏幽。穿私用毒刑。視人命如兒戲。照此看來。他自己先擾亂國典。目無君親。還敢專和我們江湖同志爲難。麼阿郎受他這番辱沒。我們一定報復他。殲盡毒蛇。免得後來人再蹈險境。那兩個女郎也須壓服住他。使他知道綠林有人。不敢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出一出我們胸中的惡氣。纔是獨醒鼓掌大喜。道是極是極。這樣狗彘不食的好徒。還容他偷生人世。麼我們報仇事。小攸關義氣事。大待我詳細探明個中的真相。然後下手。不遲。願其磨盾以待。罷業兒點頭微笑。過了。

兩天。馬永興店主五十歲的好日子。獨醒辦好幾色壽禮。夫妻二人和他拜壽。店主入  
歡歡喜喜收下。謝了又謝。晚上備下一席齊整酒果。死纏着獨醒過去賞光。獨醒義不  
容辭。也就允了。棠兒自有店主人內眷款待。不用細說。店主人又邀幾位親友陪着獨  
醒。自己提壺勸酒。說說笑笑。多是心直口快的朋友。狠覺親熱暢快。獨醒有心打聽消  
息。便故意問道。貴省物阜利豐。要算中華的樂土。就論起兗州的富室。個個樂善好施。  
與人同甘苦。貧富的階級。倒也化除了。不像我們河南地方。有錢有勢的。亂擺架子。暴  
戾凶狠。彷彿他是錢孔裏鑽出來。不是父母生下的。他的身分格外比人高。氣格外  
比人盛。簡直容不得貧的賤的。說句話。你說可氣。不可氣呢。實在他那欺宗壞祖的東  
西。誰把他當做人類。看不過他一人。願盼自雄。華貴自喜。自家哄自家。罷了我的良心。  
尙在生平。最恨這千人。但是耳朵裏聽見的。眼睛裏望見的。除了他們好的。狠難遇見。  
是。財氣星。交運。因此帶着山荆。拋了家鄉。來到貴處。住上好久。覺得貴處弟兄們。樸實。  
誠懇。享那平等的快樂。同家鄉。正成個反比例。那不教人欷歔呢。獨醒說上一大套。說  
的衆人都笑起來。有一位姓胡的。和店主人那裏稱呼。忍不住說道。余先生話很有理。

但是。做。處。的。富。戶。好。的。雖。多。壞。的。却。不。少。余。先。生。還。沒。遇。着。哩。若。使。遇。見。了。那。好。淫。刁。惡。比。貴。處。的。富。戶。要。利。害。十。倍。不。止。獨。醒。伴。作。不。信。道。胡。兄。的。話。怕。有。些。言。過。其。實。處。貴。處。這。樣。乾。淨。去。處。醜。醜。東。西。如。何。混。得。進。呢。姓。胡。的。喝。上。幾。杯。酒。已。有。些。醉。意。急。忙。分。辯。道。余。先。生。也。太。瞧。不。起。人。兄。弟。向。來。不。慣。打。謊。話。難。道。假。的。不。成。獨。醒。見。他。急。了。又。恐。他。不。肯。明。指。出。來。笑。着。勸。道。胡。兄。不。用。動。疑。我。是。憑。理。想。妄。說。那。得。知。其。中。底。細。胡。兄。何。妨。揀。個。品。行。最。壞。的。說。了。大。家。把。他。當。做。助。酒。的。趣。物。呢。說。着。舉。起。杯。來。關。大。家。喝。了。數。巡。姓。胡。的。酩。着。臉。鼓。起。精。神。道。兄。弟。就。先。將。兩。個。最。惡。的。富。戶。人。家。喚。他。兗。州。雙。霸。的。揭。破。他。隱。謀。給。余。先。生。聽。了。但。兄。弟。脾。氣。古。怪。話。匣。一。開。就。好。比。黃。河。揚。子。江。的。水。流。個。不。住。余。先。生。莫。要。厭。煩。麼。獨。醒。暗。忖。道。原。來。兗。州。竟。有。這。雙。霸。的。怪。名。想。那。蛇。鼠。主。人。定。係。雙。霸。之。一。倒。是。聞。一。知。二。呢。且。莫。管。他。聽。他。講。的。怎。樣。便。對。姓。胡。的。笑。道。左。右。閒。着。無。事。胡。兄。慢。着。細。講。我。頂。高。興。聽。故。事。決。不。厭。煩。的。胡。兄。不。要。見。外。呢。說。罷。又。教。了。姓。胡。的。一。大。罇。姓。胡。的。讓。道。兄。弟。酒。力。不。勝。等。會。兒。喝。醉。說。話。要。顛。倒。錯。亂。的。店。主。人。催。道。快。些。說。罷。題。目。出。了。儘。着。繞。筆。頭。做。什。麼。姓。胡。的。笑。了。笑。說。道。這。兗。

州。雙。霸。又。名。東。蛇。西。虎。因。爲。一。住。城。東。一。住。城。西。我。便。先。講。西。虎。那。西。虎。姓。左。單。名。許。字。號。伯。思。寒。素。出。身。爲。人。狠。有。心。計。加。上。苦。力。攻。書。被。他。混。了。個。一。榜。大。挑。知。縣。出。來。在。江。蘇。做。上。好。幾。任。優。缺。百。方。搜。括。足。足。有。了。數。十。萬。家。財。只。因。他。看。得。一。錢。如。命。不。肯。在。上。司。面。前。孝。敬。上。司。動。了。怒。借。着。旁。的。事。挑。眼。竟。把。他。參。革。他。便。捲。了。進。學。錢。回。到。家。鄉。蓋。一。所。大。住。宅。頭。指。氣。使。的。擺。那。臭。架。子。尊。和。一。班。劣。紳。狗。吏。往。來。替。人。家。說。是。非。通。關。節。從。中。漁。利。無。惡。不。作。起。初。有。些。人。和。他。挺。撞。他。老。羞。成。怒。立。刻。送。官。究。治。誣。良。爲。盜。私。害。了。許。多。性。命。小。百。姓。見。着。官。真。是。頭。也。不。敢。擡。口。也。不。敢。開。任。憑。他。隨。便。判。斷。了。左。伯。思。的。怨。毒。從。此。一。天。深。一。天。便。有。人。想。暗。殺。他。又。爲。他。門。下。走。狗。聽。見。去。告。訴。他。就。養。上。八。九。個。拳。教。師。一。步。一。隨。的。擁。護。着。誰。還。能。近。得。他。呢。獨。醒。聽。了。歌。道。左。伯。思。先。前。既。是。個。窮。措。大。也。應。該。曉。得。小。民。的。困。苦。怎。樣。一。朝。發。跡。遺。忘。卻。本。來。面。目。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這。種。貪。求。無。厭。魚。肉。鄉。民。的。行。爲。除。那。些。心。肝。喪。盡。人。頭。畜。鳴。之。徒。斷。做。不。出。來。貴。處。弟。兄。們。太。好。說。話。容。他。放。肆。無。狀。我。也。代。抱。不。平。呢。姓。楊。的。笑。道。余。先。生。且。慢。他。還。有。更。惡。的。事。哩。半。年。前。五。月。裏。邊。他。偶。在。門。前。閒。逛。碰。巧。看。見。

一位本地鄉民的妻室。姿首十分美麗。他也不顧甚麼禮法。竟上前調戲。那婦人倒很有志氣。登時翻轉臉。痛罵他一場。急忙走了。他因白日裏人多。究未敢干犯。來怒。嚼着面皮進去。到底惡念難消。他打聽那鄉民姓黃。在家訓蒙。境地極苦。思用金錢去僱他。當下吩咐門下兩個走狗。帶着銀子。到黃家說合。又經黃鄉民搶白一頓。驅逐出門。兩個走狗抱頭鼠竄。戰兢兢復過命。左伯思大怒。說無用的狗徒。那够上在他府中行走。著實罰了一回。纔得過去。他就暗中遣個教師。深夜闖入黃家。殺死黃鄉民。接着一千門客。將那婦人劫去。那婦人天性激烈。眼見丈夫已死。恐怕被左伯思玷污。哭鬧了一會。也乘空自盡。左伯思頃刻結果。兩命門客們都替他擔憂。他却毫不介意。命家丁將黃鄉民夫婦的屍身。囊葬。一句不提。作惡如故。黃鄉民的親戚宗族們。實在忍無可忍。於是約會百十人。擁向知縣衙門呼冤。縣老爺見聲勢洶湧。輿情難拂。自己功名要緊。就高坐堂皇。問明情節。待要準了。又因平日和左伯思狼狽為奸。還有許多把柄。落他手裏。一旦認起真來。兩下擔着罪名。無從委卸。究竟鄉民易於發付。仍不如包庇左伯思。留個情面。日後仗他舞弊的事多呢。計算已定。便倒豎怪眉。圓睜大眼。惡狠狠的將

驚堂亂拍大罵鄉民聚眾抗官濫開公堂命兩旁差役執鞭譴逐反將本案真情堵塞那叔鄉民拿定正理方敢荀荀到堂聽候發話安知縣老爺意存左袒借端打消料也爭論不來飲恨吞聲掩着淚走散人命關天的大案就一頓么喝結局縱那左伯思奸徒逍遙法外自鳴得意因此人家遇見他比遇見虎還怕西虎的混名愈傳愈大了西虎心中狠感激這位賢父母私下送他一大宗寶買却仍要扣個四六成賢父母也心滿意足對幕友們總說左紳手眼敏捷辦事公正譽不絕口幕友中沾着利源的自樂得奉迎但叨不着恩惠的不免撇起張嘴在那裏咒罵不休了獨醒醒罷笑道西虎的惡跡完了還有那東蛇呢姓胡的道東蛇是會子春這人的秉性行爲更比左伯思怪僻他專靠販運爲生數年前不知怎樣發着一注橫財却不在城市中居住跑到東鄉最荒蕪的去處建起一所大房屋終年不敢出門一步差不多與鬼爲鄰聽說他做過一件昧良的事時刻怕有人來報仇神經已經紊亂了膝前只一子一女那兒子長到十六歲上還是如癡如狂昏昏懂懂的不辨菽麥除吃飯睡覺外一些事都不管倒是兩個女孩兒生得却百般伶俐過遇他哥哥百倍會子春明知道兒子絕望就想造就

兩個女兒。做他的帮手。當即聘請著名鐵師。不分晝夜教練起來。未滿四年。十八般武器。色色精通。且能凌空盤旋迴盪。身輕似燕。俞子春喜出望外。厚謝了鐵師。又在宅旁造成一帶石壁。高可三丈。裏頭盡藏毒蛇。若遇有人暗算。他那女兒挺身出關。兇猛非常。鬪勝的時候。逼到石壁跟前。摔下去。供毒蛇爭食。尸骨也沒有的。這石壁造得狠巧。好比咽喉要道。進出都逃不過呢。本地的盜賊。初時那裏知道。愛着他估大家財。爭先去劫奪。總是命歸枉死城。百人中活不出一個。後來風聲露了。盜賊們聚議。引爲大戒。甚有將俞家的蛇窟賭誓呢。獨醒道。究竟俞子春做了甚麼壞事。自己不思懺悔。反說這毒計害人。姓胡的笑道。我可也不知道。真被余先生問住了。獨醒暗料那俞子春兩個女兒。定是前回對面敲棋的阿簪阿環無疑。心中大喜。便不再向姓胡的打話。散席歸寢。一一告知棠兒。棠兒道。怪可惡那蜿蜒毒蛇。須設法先除害纔好。獨醒道。我却有個計較在此。包管剷除東蛇。收服西虎。便附棠兒耳邊說了一遍。棠兒點頭不住的。叫妙。明天獨醒起來。出去置備一切。待到更漏初下。夫婦二人。各背上海袋一個。裝好武器。掩緊窗戶。從天窗飛出。越過馬永興客店的後牆。一路向俞子春居處行去。不

消半個時辰到了。正是星月微茫。萬籟俱寂。獨醒夫婦一躍登牆。解開布袋。滿裝着日裏做就的饅首。取毒粉塗過。朝着石壁投下。霎時間。聽見下面衆毒蛇翻騰。一會毫無聲息了。獨醒悄悄向棠兒道。這殺人不厭的東西。也有今日。索性將他焚化。免得瘴癘之氣撲人作祟呢。棠兒道。這話果然。僕在此守着。耶且去覓些火種來。獨醒一旋身下牆。棠兒等了好久。不見獨醒踪影。詫異道。阿耶又中途遇敵麼。遽莫墮賊人奸計。心中一急。正欲躍下。猛聽弓弦響處。一彈飛來。棠兒閃過。接着那脚步聲已近。棠兒躡身不及。百忙中抽出腰刀。往後一指。啊。啣一聲。恰巧刺中來人的足尖。兒滾向石壁底下。棠兒還沒辨清面貌。忍不住笑道。害人還自害呢。可惜毒蛇死了。沒把你活活咬死。便宜不少。說著。四面一望。並無動靜。忽聞牆外有兩人問答的聲音。忙越下。走近一看。却是獨醒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在那首站着談話。棠兒笑道。阿耶。慣自在。僕險遭意外呢。獨醒聽得真切。打斷話頭。離開那男子。攏問棠兒道。裏面有人覺察麼。棠兒道。劈頭就開鐵彈弓。幾乎被他打倒。耶還當作無事麼。獨醒道。見在何處。待我去降服他。棠兒笑指着石壁道。見在個中。他不耐煩活了。自投羅網呢。獨醒更茫然不解。棠兒纔告知明白。獨



醒點頭歎道。要算。老天有眼。教他自作自受。投井下石。我們也不忍由他。在壁間和死蛇作伴。棠兒道。那男子。適從何來。阿耶。怎便和他長談不止呢。獨醒道。我正在拾枯草的當兒。瞥見屋角裏人影一瞥。疑是俞子春。的偵騎。便上前去擒住。他說明來歷。纔知道。他並非歹人。還和俞子春結下兩世大仇呢。棠兒道。這其間的情節。儂却要洗耳傾聽的。獨醒道。他姓周。名宜甫。徐州人。祖名鳳儀。忠厚老成。和俞子春結伴經商。交成莫逆。後因急務歸鄉。將所有貨物賬目。託付俞子春照管。後來事畢再出。俞子春竟抵死不認。飾詞強辯。急得老頭兒惱恨欲死。鳴冤到官。又不能直。數十年血汗掙起的五六萬錢財。無端被人吞沒。弄得走頭無路。便自尋短見了。那時宜甫的父親建生。作客雲南。聞耗趕回。入木已兩月。家中又無多人。那裏得知備細。痛哭一回。也就鬧起不提。俞子春借着橫財。反交了好運。無往不利。變做一個大財主。俗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到底被建生訪悉了。咬牙切齒。立誓報仇。因事無左證。打不起官司。每對人流涕。試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必撲殺此獠。而後快。無如錢能通神。這消息早送到俞子春耳裏。安排毒計。等到建生入門。竟把他斷送蛇窟。宜甫見父親不歸。料又爲奸人所害。

幾番想雪此仇。總是無門可入。今天趕到這裏。奮不顧身。待要撞門進去。和他一決。恰好遇着我們。他說。生不能啖其肉。死當爲厲鬼。碎其頭顱。褫其魂魄。我已允他臂助了。棠兒點頭道。先前姓胡的。說俞子春造下什麼傷天害理的大孽。想來定是這件呢。我們抱志救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應盡的義務。此時三害已去其二。那一害容易除了。獨醒夫婦正說話間。忽見周宜甫捧着脖子叫道。好利害。叫猶未完。獨醒覺面前寒風颯颯。一劍向腦門砍來。棠兒急舉手中刀。從旁一格。火星亂迸。獨醒乘個空。飛起鋼叉。猛力刺去。那女郎用劍招架。棠兒斜刺裏。又還一刀。女郎雖天矯。怎敵得住。兩人合攻。肩膀已着微傷。退後數武。武大呼道。汝等銀喜一人敵。臭男子虎口逃生。有何面目再來。獨醒笑罵道。蠢丫頭。慣暗算人。還思兔脫。麼方欲輪動鋼叉。那周宜甫閃在女郎後面。面其乘不防。拚命一棍。打中女郎脊骨。棠兒乘勢上前。砍死獨醒。大喜道。周郎有此大力量。出奇制勝。可賀。可賀。目今三害同除。我們就此歸去罷。周宜甫控首哀求道。俞賊不死。心殊不甘。還求恩公扶助。棠兒慨然道。樹德務滋。去惡務盡。周君痛抱奇冤。我夫婦安忍坐視。况俞子春罪惡滔天。一旦放鬆。永難望他悔過。縱虎出柙。貽害萬人在。義。

不。當。姑。息。但。我。們。初。意。不。過。示。警。於。他。好。等。他。們。心。追。悔。今。既。遇。周。君。他。的。奸。險。愈。露。死。有。餘。辜。我。們。殺。戒。已。破。顧。不。得。甚。麼。天。地。好。生。之。德。了。周。君。且。在。此。稍。待。看。儂。去。取。賊。頭。來。說。罷。一。躍。登。牆。獨。醒。恐。棠。兒。失。手。也。跟。着。上。去。二。人。從。屋。上。飛。行。到。了。第。九。重。見。一。侍。女。秉。燭。進。西。角。門。二。人。跳。下。放。輕。步。兒。緊。緊。跟。着。抵。一。所。密。室。侍。女。掀。起。門。簾。朝。內。一。望。口。中。怙。憤。道。老。爺。兀。自。睡。着。又。上。春。香。的。當。了。放。下。簾。子。走。去。棠。兒。低。語。獨。醒。道。耶。便。去。結。果。他。罷。獨。醒。去。不。多。時。空。手。出。來。拉。着。棠。兒。便。走。棠。兒。問。頭。呢。獨。醒。笑。道。誰。取。這。骯。髒。物。污。我。的。手。二。人。遂。依。原。路。出。牆。告。知。宣。甫。宣。甫。猶。疑。不。遽。信。獨。醒。指。又。上。股。紅。道。余。獨。醒。豈。謊。人。者。信。不。信。由。你。去。罷。宣。甫。躬。身。認。罪。獨。醒。夫。婦。咸。笑。道。殺。人。無。狀。癡。孩。子。還。不。快。走。宣。甫。拜。謝。先。行。獨。醒。夫。婦。也。潛。歸。馬。永。興。客。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觸怒龍麟黃金作祟

逃生虎口白璧無瑕

話。說。獨。醒。夫。婦。二。人。激。於。義。憤。毒。斃。惡。蛇。殺。死。俞。子。春。父。女。替。周。官。甫。報。仇。雪。恨。事。畢。折。回。馬。永。興。客。店。仍。從。天。窗。躍。入。時。街。鼓。方。喧。夜。色。過。半。這。一。場。惡。劇。神。鬼。不。覺。那。周。

宜甫大恥已復。乘夜趨回徐州去了。獨羅夫婦爲避嫌。這禍計。故意睡到日竿纔起。舉着睡眼。去和店主入扳談。指東說西。意在探聽街談巷議。好早定去留。店主入並沒有知道這件事。一句也不提。同往日間聲色無異。獨羅還當他假裝癡。焦急了不得。又不便先問他明白。一肚子不高興。只好打個岔兒進去。店主入自然不疑。且說合家除子春與管環兩個女兒外。並無親近體己人的。他那蠢兒子。天掉下來都不問。更不用說了。平常家務。由管環督率僕婢們掌管。規矩很嚴。所以家中大小事。井井有序。些兒不紊。子春樂得推諉。日夜躲在密室。一榻橫陳。消磨黑籍。煙霞。一天深似一天。體力就一天不如一天。說話也懶得說。他自老妻物化。有人勸他續娶。或買上幾房。嗟。他心裏倒很情願。但念頭一轉。深怕。是仇家的美人。計套上了。圖兒白白地丟掉老命。俗語道。飽煖思淫慾。又道。人誰不怕死。他在色慾裏。頭攪雜些恐懼。有如冷水澆背。急忙噤住了。他的疑忌心。愈深。連些丫環。僕婦。也當作仇家的刺客。着實害怕起來。就在其中挑了。又挑選了。又選。僅存下十停一二。和他有些瓜葛的。其餘多打發出門。不許停留片刻。他還吩咐那留下的幾個。說是當他睡着的時候。不得近他牀前一步。真所謂。

妖。由。人。與。鬼。隨。境。幻。自。作。孽。不。可。活。了。當。夜。被。獨。醒。用。鋼。叉。當。心。戳。下。轉。轉。好。一。會。鮮。血。橫。流。氣。息。微。弱。已。呼。救。不。出。腦。力。雖。未。全。失。功。用。追。悔。也。來。不。及。哩。天。明。僕。婢。們。因。他。有。命。在。先。誰。敢。去。喚。他。但。兩。位。姑。娘。忽。然。失。踪。什。麼。米。喇。油。喇。無。人。發。付。挨。着。餓。等。到。日。午。猶。不。見。個。人。影。那。獸。子。熬。不。住。暴。跳。如。雷。直。跑。到。他。父。親。密。室。中。揭。起。帳。帘。一。看。嚇。得。往。外。就。走。僕。婢。們。見。他。面。如。土。色。驚。問。怎。樣。了。獸。子。的。舌。根。打。上。幾。個。結。那。裏。說。得。出。半。晌。纔。指。着。密。室。嘆。嚅。道。你。們。去。看。罷。三。五。個。僕。婢。也。顧。不。得。主。人。打。罵。手。攛。脚。亂。的。進。去。喚。了。幾。聲。不。應。獸。子。搶。着。掛。起。帳。門。衆。僕。婢。見。主。人。睡。在。血。泊。中。死。了。心。口。的。血。還。有。些。流。出。有。個。老。僕。先。開。口。道。主。人。無。端。身。死。兩。位。姑。娘。又。不。知。下。落。敢。是。姑。娘。們。謀。殺。主。人。捲。了。金。銀。逃。走。不。成。獸。子。也。顧。頭。腦。腦。亂。嚷。道。榮。昇。的。話。不。錯。我。那。兩。個。妹。妹。刁。鑽。奸。猾。天。天。笑。我。罵。我。和。老。頭。子。一。條。繩。一。定。是。他。做。的。我。們。去。報。官。纔。是。獸。子。一。面。狂。喊。一。面。拉。着。衆。人。要。走。有。個。年。紀。大。些。名。喚。月。娥。的。丫。頭。捧。了。獸。子。一。下。道。這。天。下。那。有。這。種。逆。倫。的。事。你。到。底。是。個。獸。子。不。問。情。由。隨。口。瞎。說。獸。子。死。纏。着。不。放。道。你。這。臭。丫。頭。想。是。和。姑。娘。串。同。的。還。要。來。辯。白。麼。你。說。不。干。姑。娘。事。他。却。爲。個。

逃走。月娥急道：「奴要是和姑娘一氣，却不跟着他走，反在這裏待罪，屢奴也沒開功夫和你拌嘴要緊。」大家去尋個水落石出，不必你推我讓的。馱子被月娥駁得無話可說，撇起嘴隨衆人走出門。月娥當先看見牆根一羣烏鴉，簇擁着甚東西，怪鳴爭食，竊窺人趕過去，烏鴉飛起半空，盤繞不散。月娥近前一看，原來是個屍身，已被烏鴉啄成幾處，屍體却分明是簪姑娘面貌。因和衆人戰兢兢，擡回屋裏，又四處搜尋，一逼仍不見阿瑛踪跡。大家看得這樣不明不白的事情，有些膽小的恐怕波累自己，一溜煙走了。只剩下月娥春香兩個婢女，伴着馱子，愁眉相對。後來還是月娥攪着去報官，訴那位縣老爺蒞場相驗，熬着鬚，想了好一會，竟斷不出一句話來。但搖頭納罕道：「這事太蹊蹊，門戶未開，怎無端殺死兩命呢？」月娥跪稟道：「姑娘們武藝過人，出入都是飛行的，縣老爺聞說，拍着桌子叫道：『一定是和強盜鬪毆死了。』快些將屍身掩埋，家產入官，待本縣飭捕快訪拿兇手，再行詳憲定案。」罷當下簽了封條，督同衙役將馱子春房屋財貨一齊封固。馱子已嚇不成聲。月娥想要逞辯時，縣老爺坐上轎子，一羣衙役蜂擁去了。月娥和馱子沒法，僥倖鄉間有十餘畝埤田，沒有入官。他二人將就配成夫婦，苦力

耕作勉強度活。隔了幾天。縣老爺將俞子春產業分攤自己佔去大半。分送些官地。惡  
 料餘下的。助入善堂。糊裏糊塗。閱過一邊。兗州人誰不憤恨。俞子春平日的行爲。就無  
 人替他出力了。綠林中人。打聽俞子春已死。一個個踴躍歡呼。置酒相慶。這新聞轉遍  
 全城。馬永興客店主人探知。特地過去告訴獨醒夫婦。獨醒僞作驚訝。狀搖着手笑答  
 道。東翁欺我呢。俞子春家裏戒備好不嚴密。放着毒蛇和兩位姑娘。怕你本領通天也  
 飛不進一步。還能夠殺死他麼。店主人作色道。余先生終日不出門。那得知外邊的事。  
 現在俞子春造的孽。錢沒入官家。房子快要改作廟宇了。還是我撒謊。麼。獨醒笑謝道。  
 小子不過隨口評論天下事。無奇不有。他如何刁巧。自然逃不過天理。這件事。料是  
 確鑿的。據小子看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俞子春恃人恃出報應。昭彰不消說了。那縣  
 老爺乘機竊取圖一時的享用。不爲子孫種些福田。留些後步。恐怕天道好還。即以真  
 入之道。還治其身哩。店主人拍手道。余先生這話真有理。我們小百姓。雖強不過他。老  
 天定不肯輕饒的。獨醒道。東蛇既死。那西虎也應不寒而慄呢。店主人道。余先生又差  
 了。左伯思是貪財無厭。食肉不吐骨的人。他何嘗捫心校悔。莫說旁的事者。番瓜分俞。

子春的遺產他和縣老爺上下其手。縣老爺得四分之二。他就得四分之一。呢。如果對於改過也應該引會子春爲龜鑑。還肯要錢麼。獨醒聽罷。忍不住嘆噫的笑出來。店主入詫異道。余先生笑着甚事。難道左伯思有理不成。獨醒笑着答道。東翁說那裏話。左伯思會子春一千人都是天地山川的風氣醞釀而生。專與良民作對。順什麼社會的道德國家的法律。真是罪不容誅了。我剛纔因爲聽東翁說着龜鑑兩個字。不覺好笑。並不是庇護他的。我想那殺死會子春父女的兇手。定是一位古今罕見的大俠。抱着慈悲救世的心腸。來替你們兗州人除害。但他既有絕項技能。來去突兀。怎不連同西虎一并加誅。使你們兗州人說他爲德不卒呢。店主道是呀。西虎一日不死。兗州一日不安。可恨他神龍見首。翻教我們難於捉摸。安得他一旦重來。掃清毒氛。我們兗州人從此高枕無憂。家家戶戶供起他的長生祿位牌。在他是義務。已盡在我們也。算心願已償。豈不成一朝義舉。千古名。麼。獨醒暗中叫愧道。不料兗州人的道德和他的見解。竟遠過我們洛陽人千百倍。依那些歷史家的眼光看去。誰不說我洛陽爲中原文化之邦。究竟徒負虛名。令我汗顏無地了。當下支支吾吾答應幾句。起身辭去。店主



人情地裏和棠兒計議道。我們做下這宗大案。初不料兗州人感激至此。但他們既誠。意相求。熱心指望。將一擔兒。托付我們。肩。上。我們安忍。置。諸。度。外。見。義。不。為。使。兗。州。人。快。快。失。望。我。夫。婦。反。被。江。湖。志。士。恥。笑。呢。况。我。們。志。在。周。遊。道。其。間。終。非。安。身。立。命。之。所。因。莫。如。斬。除。西。虎。乘。此。離。開。兗。州。羅。棠。兒。道。殺。人。慣。技。了。饒。料。西。虎。爪。牙。雖。多。究。不。敵。東。蛇。利。害。全。靠。着。狗。官。勢。力。欺。壓。平。民。要。知。兗。州。人。怕。官。我。們。獨。不。怕。任。他。三。頭。六。臂。五。花。八。門。敢。動。得。我。夫。婦。分。毫。麼。如。果。懸。不。提。死。的。狗。官。竟。裝。起。官。樣。打。着。官。話。把。我。們。當。做。兗。州。小。百。姓。看。待。那。便。教。他。追。上。金。子。春。左。伯。昂。的。亡。魂。同。向。鬼。門。關。十八。層。地。獄。嘗。遍。毒。刑。滋味。了。說。罷。狠。狠。的。歎。一。口。氣。獨。醒。道。我。早。有。此。心。這。邊。借。着。試。試。店。主。人。口。氣。好。知。道。兗。州。的。輿。論。照。這。樣。看。來。我。們。事。在。必。行。那。店。主。人。倒。是。個。有。心。人。何。妨。先。告。訴。他。他。也。得。歡。喜。一。會。棠。兒。道。話。雖。不。差。恐。他。做。事。不。密。走。漏。風。聲。被。奸。徒。竊。破。了。弄。得。畫。虎。不。成。自。討。沒。趣。獨。醒。道。店。主。人。持。躬。謹。慎。守。口。如。瓶。我。保。定。他。不。負。所。托。卿。也。不。須。過。慮。棠。兒。道。告。訴。他。雖。不。打。緊。還。有。一。件。事。頗。費。躊。躇。獨。醒。問。什。麼。事。棠。兒。道。他。不。是。說。過。供。長。生。祿。位。麼。倘。事。成。以。後。認。真。張。羅。起。來。糾。些。人。來。查。辦。我。

們。留。既。不。好。走。又。不。是。真。個。春。蠶。自。縛。苦。難。解。脫。豈。不。阻。礙。行。程。消。磨。日。月。且。我。們。好。義。急。公。心。跡。皎。然。何。等。正。大。難。道。如。屠。沽。者。流。望。人。報。答。至。於。釣。譽。市。名。更。非。世。外。風。華。人。所。好。阿。耶。其。善。自。思。量。罷。獨。醒。道。卿。妙。人。妙。解。我。怎。不。佩。服。惟。店。主。人。推。誠。置。腹。終。不。便。瞞。過。他。我。們。行。止。灑。然。何。致。爲。人。束。縛。便。不。然。黑。夜。登。程。誰。來。阻。當。至。若。虔。誠。供。奉。香。火。姻。緣。愚。夫。妾。婦。所。爲。不。值。識。者。一。笑。哩。棠。兒。笑。道。郎。言。無。懈。可。擊。只。好。由。郎。行。去。罷。獨。醒。因。出。覓。店。主。人。屏。退。左。右。猝。然。問。道。東。翁。知。俞。子。春。家。案。情。發。覺。主。名。已。獲。麼。店。主。人。大。驚。道。先。生。從。何。得。來。消。息。主。名。究。竟。誰。人。怎。被。狗。官。擒。獲。遽。下。囚。囚。似。這。樣。舍。己。救。人。古。今。來。能。有。幾。個。不。料。我。們。馨。香。俎。祝。的。大。恩。人。又。陷。狗。官。的。毒。手。無。怪。四。方。豪。傑。之。士。寒。心。不。肯。問。世。了。獨。醒。笑。指。着。自。己。胸。脯。道。在。下。便。是。主。名。幸。沒。有。爲。狗。官。識。破。東。翁。弗。消。焦。急。前。言。相。戲。耳。店。主。人。疑。信。參。半。呆。看。了。獨。醒。半。晌。默。然。不。語。獨。醒。方。將。首。尾。詳。述。一。遍。店。主。人。如。夢。初。醒。恍。然。大。悟。道。我。先。前。真。是。睡。在。鼓。裏。犬。恩。人。咫。尺。天。涯。何。用。向。他。處。去。求。正。合。上。那。人。家。常。說。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句。套。話。了。獨。醒。又。說。出。要。除。西。虎。的。意。思。店。主。人。額。手。稱。慶。一。疊。連。聲。感。謝。

不住獨醒。忽正色道：東翁且慢事貴神速，聞不容髮千萬不可大意，露出半句話來，我們並非邀名求賞大事，告成便不能再作逗留了。且幾日間發生兩宗命案，那狗官安肯罷休？我們却是客民易招耳目，設有不測，反帶累東翁，藕斷絲連，我們轉難自由行動於事無濟。丈夫所不為這個關係，非淺東翁格外審慎。纔是店主人一一依從。當晚備下豚蹄一雙，村醪一甕，親送到獨醒房中，掩上房門，悄說道：薄治酒肴，爲恩公仗佩一壯行色，算做臨別紀念罷。獨醒道：區區微勞，何足挂齒。東翁遽以恩公相稱，小子更不敢當了。說着坐下，喝酒店主人問道：余先生雲遊打從那條道兒走呢？獨醒道：先往江蘇進發，領略些南都景色，脚跟兒如蓬飄線轉，可也說不定的。總之名區勝邑，隨處流連，不計行程，不限時日，人生行樂罷了。店主人道：余先生抱負清奇，不同流俗，我們經營衣食，僕僕塵網，不知何時擺脫呢？店主人說到這裏，觸動舊恨，一陣心酸，流下淚來。獨醒驚問道：東翁無故悲傷，却又爲着甚事？店主人歎道：骨肉恩深，未能脫然，無累余先生，不要見怪呢。獨醒道：瓜果尙憐兒女，東翁果有委屈，不妨相告，小子或可效力。店主人道：怎敢重勞先生？某本有一子一女，子名花哥，八歲上死了，天命如此，是拗不

過的膝前只剩一個女兒琴姑。今年已十五歲。生得很聰秀。秉性溫柔。長日伴他母親  
說笑。倒也慰情聊勝。那知元宵放燈。他母親帶着街上遊玩。偶遇見一位表親。說上幾  
句話。回頭不見琴姑。急忙向四下裏尋覓。足足奔走了兩個時辰。依舊杳如黃鶴。他母  
親哭着回來。我立刻開明年貌。在街頭貼起摺兒。說有人送他到家。定然重重酬謝。過  
了幾個月。還如石沈大海。他母親埋怨自己。不該和人說話。將一摺掌上明珠。被人拐  
騙。早晚眼淚不乾。後來聽人家談論。說是我的女兒琴姑。確係左伯思的門客拐去。把  
他藏在左家。做那賤婢的職役。等過二三年。要他充左伯思第七房姬妾。我女兒立志  
堅貞。備遭慘虐。我聞信後。只好按下怒氣。跑到左家。哀求左伯思的狗才。情願備數贖  
回。那知左伯思一味狡賴。反說我誣。士紳我想。沒見着女兒。一面終蕪和他爭論。要  
奪門進去。又被一羣狗奴攔住。左伯思頓生惡計。說我白晝闖入人家。希圖行劫。指揮  
狗奴將我捆住。毒打逐出門外。我受這番恥辱。從未向人前道過隻字。隱忍至今。但於  
咽不下一口惡氣。余先生。試想我們雖係破落戶。出身却不犯着將個心愛女兒送入  
黑暗地獄。供那狗才取樂。無如小人力薄。他又將我女兒幽禁。看不出一些破綻。官司

總打不過他。眼見我女兒要被活活處死了。怎不傷心呢。獨醒聞言大怒道。左伯思這狗才。誘良爲妾。還要反噬善人。寸斬他都不足洩恨。我今夜前去。定教你女兒回來。店主收了淚。躬身下拜。獨醒還禮不迭。店主道。先生再道。某銜感終身了。獨醒謙遜道。成人之美。何樂不爲。但你女兒。我還沒見過。一面如何去找呢。某竟攙臂道。這倒不須慮得。我進去自有法處。包管教琴妹妹出了火坑。惟我們既是深夜。趨行竊說。怪琴妹妹深心人。不要錯認了。反把我們當做左伯思。嗾使的竭力死拒。喧嚷起來。豈不誤了事麼。獨醒頓足道。這就壞了。某兒道。最好馬先生交一件信物帶去。使琴妹妹見着。深信不疑。店主聞說。轉愁爲喜道。有的有的。我女兒身邊常佩着玉環一隻。和他母親的顏色大小。半點兒無異。我今去取來。請余先生。停一會遇見時。與他作證。他自然感物思親。跟着走回家了。店主入說罷。跑到前面。對他妻子說明。妻子歡喜無量。口誦佛號。解下玉環。店主接着。如獲至寶。恩詔一般。仍來獨醒房中。雙手奉與。獨醒道。玉環有靈。我女兒端賴出險呢。獨醒一笑。接過。命某兒藏好。與店主入。囑了幾杯。取出錶來一看。已交子正。便站起身要走。店主入道。余先生。馬到成功。小人在這裏靜候。

好音器。行囊及路上應用的物件。早已置備妥當。若龍小住兩天。使小人盡犬馬微勞。且得暗中探察官家舉動。尤所盼望。獨醒擺手道。不可不可。東倉千萬。實難前約。相見日長。何必依依不捨呢。店主人知事關急迫。不敢苦留。時獨醒夫婦二人。結束整齊。飛步登牆。朝外一望。冷森森街上行人絕迹。獨醒喜道。此其時矣。跳下牆。連行去不多時。左伯思的住宅。巍然在望。雙扉已闔。獨醒擊了門環一下。裏面軒聲如雷。無人響應。棠兒上前挽住獨醒道。阿郎待要怎樣。萬一被裏面聽見。聲張起來。逃也來不及。還下得手麼。獨醒笑道。我試他睡熟沒有。難道真驚醒他不成。這些酒色之徒。昏沈竟日。一到晚上。放下頭便睡。斷乎不會覺察的。莫說輕敲。便撞得鼓般響。他還裝着不理。此大戶人家的門役。向來如此。說什麼忠懇勸。敏竟不如守夜的犬了。棠兒也覺得好笑。醉了。獨醒一口道。郎想斬關直入麼。獨醒道。不要耽擱了。正經饒那左伯思狗才多活幾時哩。說罷。騰身進內。棠兒追隨着。越過數重廳室。望見東樓燈光閃爍。僕婢們端着盞肴。往來如織。棠兒低語獨醒道。狗才淫樂宵宴。未撤呢。我們去樓前等着他罷。二人飛過簷。伏着不動。從窗隙窺去。見四五个妖冶的婦人。圍擁着一個。綠漢肥短身材。雙

目突出兇光四射已經帶着八分醉意笑呵呵對那一羣妖姬道阿誰輪着值夜呢有一件事較大的做出一副醜態拉着蓋漢的手道蜂兒蝶兒都睡過了鳥兒鷄兒又病着今宵總算騰兒有福氣蓋漢翹起個無名指劃着黑臉笑道老鷹不喜差還是一個孩子氣有了一大把年紀怎和他們爭風呢說得騰兒面紅耳熱努起嘴裡怨蓋漢道你這人忘恩負義厭故喜新不知怎樣結局哩你想張家李家的命與楊家孫家的值司最近家家的產業不是我獻的計麼有事便來尋着我討得便宜却忘記來源根本了騰兒說完狠命的打那蓋漢的肩頭一下蓋漢並不動怒凝着臉連聲陪罪說不盡鬼狐形狀棠兒看得清楚悄悄向獨醒道這蓋漢準是左伯思無疑原來他作惡萬端却仗惡魔內助狼狽俱可殺阿儂真難饒恕他因拔刀在手將要殺人獨醒急攔住道爾其少安毋躁怕他逃上天麼棠兒道這死囚污人耳目殺死算了何解留他活現世獨醒道耳目衆多時機未到殺却很容易若被他們逃走一個就興動全城豈不帶累店主人麼棠兒定神一想始按下怒氣等了好久那些妖婦先後散去僕婢們捧着收拾起狼藉的杯盤躬身伺候不敢告退左伯思把手一揮道去休後站着後泥塑木雕

般做甚。僕婢們諾諾連聲，抱頭竄去。左伯思醉迷迷，扶着麴兒，走進複室，口中咕嚕道：「可恨馬永興的女兒，好個蠻性子，不把我看上眼，打他罵他，總沒用。我實在捨不得你，須替我出個主見，教他服服貼貼上我的鈎兒，不要同前回黃家的婦人白死了落空。我以後就另眼看待你，說甚麼依甚麼。麴兒冷笑道：「法子倒有個現成的，在肚子裏，却不能馬上教你左伯思央求道：「何苦呢？我急得和熱鍋上螞蟻差不多，你還來騙我麼？」麴兒道：「不是我騙你，乃是你欺負我想我丈夫活的時候，雖做個成衣匠，身分下賤些，他却死命巴結我，聽我任性，胡爲日間去做工，起了黑心，將人家貴重料子，剪成零綾斷幅，藏起來，換些脂粉，博我的歡心，有時被那精明的人，鑿破受許多羞辱，總是爲着我吞聲飲恨，我既未感恩圖報，也應安安穩穩過日，纔是不料被你看中了，念頭一錯，妄想安富尊榮，礙着窮鬼眼中釘，下藥毒死他，跟你回來，忽忽又是五六年，容貌漸衰，你也不比從前相待，照此看去，將來更要受苦呢。你既然遇事就翻，我設法可要送我五千銀子的左伯思，笑道：「你儘管要些銀子，做甚前幾次，共分着上萬了，這番如果有效驗，我決不抵賴，你且說那辦法，與我聽麴兒鼻子。」哼道：「我不上你的當，你說話。」



全。真。不。住。現。放。着。一。疊。莊。票。在。腰。裏。指。甲。縫。剔。些。出。來。我。就。殺。受。用。了。獨。醒。聽。罷。歎。道。好。個。毒。婦。人。真。是。無。孔。不。入。接。着。鷹。兒。在。裏。面。說。道。莊。票。我。權。且。收。下。究。竟。看。着。主。子。面。上。不。過。討。個。賞。罷。了。左。伯。思。道。你。這。人。見。錢。眼。紅。立。刻。掉。轉。口。風。管。什。麼。情。面。快。些。講。罷。鷹。兒。道。馬。永。興。的。女。兒。這。兩。天。不。是。監。禁。籠。下。麼。獨。醒。夫。婦。聽。得。一。楞。鷹。兒。往。下。說。道。這。孩。子。威。逼。不。得。恭。維。不。得。煞。是。難。處。莫。如。賣。些。迷。藥。攪。在。飯。裏。讓。他。吃。下。去。知。覺。一。失。他。自。然。身。不。由。主。那。就。聽。從。發。付。待。到。醒。來。木。已。成。舟。追。悔。何。用。你。再。設。法。饋。絡。他。拚。得。金。銀。珠。玉。綺。繡。綾。羅。供。他。揮。霍。他。一。個。蓬。戶。丫。頭。怎。不。死。心。關。地。呢。左。伯。思。大。喜。道。這。樣。一。個。妙。法。凡。看。過。幾。部。舊。小。說。的。都。能。設。想。着。我。竟。一。時。記。不。起。虧。得。你。提。醒。明。天。便。替。我。如。法。泡。製。我。五。千。銀。子。用。得。狠。值。呢。獨。醒。夫。婦。二。人。在。外。聽。真。一。時。怒。不。可。遏。突。入。複。室。見。左。伯。思。和。鷹。兒。並。坐。着。盤。算。莊。號。存。放。的。帳。目。沒。有。覺。察。獨。醒。夫。婦。手。起。刀。落。登。時。兩。命。歸。陰。棠。兒。復。舉。刀。剗。出。左。伯。思。和。鷹。兒。的。心。肝。奮。然。道。看。你。這。黑。心。賊。還。想。陰。謀。害。人。嗎。獨。醒。放。下。鋼。叉。接。過。棠。兒。手。中。刀。將。兩。個。屍。身。碎。爲。數。十。段。取。一。幅。錦。被。拭。淨。刀。上。血。痕。丟。過。一。邊。剔。亮。了。銀。燈。取。那。帳。簿。略。略。一。看。都。是。些。盤。

對重利刻削貧民的證據獨醒笑對棠兒道替狗才積些功德隨取左伯思身邊的紙契就燈前燒個乾淨掩上室門悄步下梯行過數重後面是一帶矮屋棠兒傾耳默聽忽向獨醒道矮屋中似有嗚咽的聲音莫不是琴姑妹子麼二人因走近前去屋內漆黑屏半啟未闔獨醒掏出懷中殘燭半支劃着火柴燃起向內一瞧空洞洞不見一物笑道錯了棠兒道壁跟邊像有個影兒呢二人進內時果然有個少年女郎披髮垢面慢慢地爬起抖個不住獨醒低問道可是馬家小姐嗎我們特來救你出離小姐不須害怕女郎瑟縮道奴便是馬琴姑先生和這位姐姐從那裏來薄命人自分永無生還的希望了棠兒忙取玉環在手告知備細琴姑流淚道奴自被奸徒劫來後備遭毒打祇以雙親在堂未甘遽死不料得遇兩位恩公呢獨醒道左伯思的狗才已經結果了此間非可久譚快些回去罷琴姑聽了又驚又喜三人行抵後園牆下獨醒棄去手中半明不滅的殘燭雙足一蹬早越過高牆琴姑皺眉道後門有人把守我們如何走得別棠兒笑道琴姑勿憂愚姊挾你出牆罷當將琴姑扶上肩際右手挽住腰身出來毫不費力獨醒對棠兒道琴姑娘不利急行還是騎馱着罷琴姑執意不肯棠兒道東

方快發白。途中被人家碰着。那就誤了大事。賢妹不必拘泥小節哩。因不由琴姑作主。飛步前進。俄頃已到馬。永興客店見店門虛掩。店主人在那裏伸頭張望。棠兒放下琴姑。偏身進內。店主人下了鍵。同到獨醒房中。滿桌羅列着酒菜。琴姑的母親徐氏坐着打盹。蕪地驚醒來。店主人延獨醒夫婦上坐。納頭便拜。徐氏和琴姑也跟着叩頭謝恩。獨醒夫婦慌忙答禮。店主人起來斟上兩盞煖酒道。大恩人有勞了。獨醒笑道。些須小事也值得這般客氣麼。接過酒杯一飲而盡。便將如何進門如何殺死左伯思和鷹兒如何救出琴姑口講指劃滔滔不絕。說到痛快的地方。接連喝上十數觥。店主人聽到鷹兒安排毒計。不覺毛髮俱悚。目眦盡裂。咬牙頓足道。道萬惡不赦的淫婦。我恨不手刃其心。焚尸而揚其灰呢。獨醒笑指棠兒道。他的寶刀也儘般淫婦生受了。因轉詢琴姑道。小姐當初怎樣被他們拐去的。琴姑眼圈一紅道。那時奴站在人叢裏面。忽然十多個兇徒蜂擁過來。奴陡覺頭昏眼花。天旋地轉。立脚不定。待到清醒時。已身困奸徒家裏了。到底不知他用的什麼幻術。獨醒道。這是江湖中最下流的一種迷人法。我師父糊塗老人曾經講過的。竟被奸徒用着。麼只須取蔥蒜搗泥向鼻孔塗抹些。登時解

除了獨醒正講得興高采烈。忽見店主人失色道。哎。不好了。明天他們家人見左伯思和棠兒兩命殺死。搜不着我的女兒。一定栽害到他身上。倘若真知縣官派差來尋。我又沒有親戚可靠。將他藏向何處呢。棠兒笑道。不妨不妨。琴妹妹又沒有賣與他家。他果聲張先要擔個拐騙罪哩。店主人聞說有理。纔放心得下。獨醒已喝得大醉。上牀睡着。棠兒喚他不應。向店主人道。我們只得暫留一天。順便聽些動靜罷。店主人歡然道。如此更妙。夫妻二人領着琴姑出去。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摘伏發奸貪官失勢

欺孤凌弱暴客橫行

話說獨醒當晚。飲過量。仍在馬永興客店住下。待到天明。一骨碌爬起來。宿酒未醒。精神有些恍惚。斜倚在繩牀上。兀自思量。昨宵情景。倒覺滿懷適意。只是振作不得。棠兒埋怨道。阿郎難得糊塗。怎便丟了正事。喝得這般爛醉。今天敢是走不成。坐等着捉將官裏去麼。獨醒被棠兒幾句話駁住。明知他有心調侃。要自己下次戒慎的意思。一往情深。却也無言回答。懶洋洋的拿一本青蓮詩集。看着。翻了半晌。重復昏騰睡去。棠兒防他着涼。拖過條薄被替他蓋了。獨自悶坐窗前。私念阿郎如此。才華生不逢時。末

由○施○展○遂○使○江○湖○潦○倒○一○肚○子○不○合○時○宜○遇○着○不○平○還○要○替○人○家○擔○憂○替○人○家○揮○淚○未  
 知○何○時○纔○得○一○吐○飢○麟○之○氣○哩○那○些○在○朝○大○臣○說○什○麼○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個○裝○着  
 狐○媚○子○模○樣○盡○惑○人○君○保○全○他○的○祿○位○弄○得○上○下○交○征○利○日○盛○國○百○里○轉○眼○要○做○亡○國  
 奴○還○是○酣○嬉○歌○舞○粉○飾○太○平○可○憐○個○人○君○被○他○們○哄○得○同○乳○孩○兒○一○般○耳○不○聞○正○言○目  
 不○視○正○色○當○做○天○下○人○心○都○嚮○着○他○擁○護○這○把○獨○夫○交○椅○隋○煬○帝○說○的○外○間○大○有○人○圖  
 儂○好○頭○顛○不○知○阿○誰○砍○去○算○他○垂○死○的○靈○心○感○悟○可○也○來○不○及○了○安○得○阿○耶○手○持○三○尺  
 劍○斬○盡○佞○臣○十○萬○匡○扶○社○稷○整○頓○乾○坤○好○教○數○千○年○燦○爛○莊○嚴○的○中○華○古○國○不○為○犬○羊  
 狠○虎○蹂○躪○呢○棠○兒○冥○思○默○想○了○一○回○猛○又○追○念○亡○親○在○日○怎○樣○的○鞠○育○恩○深○不○覺○嗚○咽  
 哭○了○忽○見○店○主○人○匆○匆○走○進○來○棠○兒○急○忙○背○轉○臉○拭○乾○了○眼○淚○起○身○相○迎○店○主○人○滿○頭  
 大○汗○嚷○着○道○大○事○休○矣○余○先○生○怎○尙○未○醒○呢○獨○醒○夢○中○聞○聲○驚○覺○擦○了○擦○眼○問○道○東○翁  
 何○用○慌○張○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讓○余○某○一○人○當○去○店○主○人○自○知○說○話○幽○莽○惱○怒○了○獨○醒  
 喘○着○對○道○愚○公○莫○錯○怪○小○人○小○人○因○聽○得○這○個○惡○耗○一○時○性○急○氣○湧○揀○不○出○一○句○話○兒  
 告○稟○了○獨○醒○笑○着○揭○開○被○坐○起○棠○兒○遞○過○一○杯○茶○呷○了○兩○口○慢○慢○地○問○道○事○機○不○妙○東

翁從何聽來。恐是市井謠言罷。店主入喘定坐下。搖首答道。小人親目所睹。並非傳聞。失實獨醒。失色道。這就奇了。我們的行動。雖不是神出鬼沒。却也狠穩健。難道有人識破。廢店主人知道獨醒誤會。因詳細說道。小人今天清晨出去。見街上行人雜沓。交頭接耳。紛紛私論甚重要事件。我猜定是左家命案發覺了。上前問明果然。有幾位好事的。說是西虎生時如此。兇惡死後不知怎樣。猙獰可怖。哩拉着大家要去看。我也樂得隨和。跑到左家時。人山人海的擁擠不堪。好不容易挨過停尸的地方。的確和恩公說的。心。臟。流。出。身。首。異。處。那些走狗。正忙着將奸徒的碎尸。湊合一會兒。報道縣老爺來相驗了。我便掩在人叢裏頭。看那縣老爺。神色恐慌。大不似平常的威武。呆看許時。灑了幾點淚。想是感激左伯思。往日一夥兒。敲剝小百姓的脂膏。不料中道撒手。免死狐悲。無足深怪。他忽然大發雷霆。拍案大罵。道。何物強梁。敢如此橫行無忌。看本縣定將他拿獲到案。凌遲處死。償左家兩命。哩當飭全班捕快。嚴守城門。不放行人出入。明天還要推戶大索。我聽到這裏。身不由主。兩隻腳。飛奔回家。特與恩公報信。倘若縣老爺認真。搜查恩公。仇債最易招忌。行又不能藏。又無處。豈非爲小人獲罪麼。獨醒冷笑道。狗

官無良他又想移花接木誣陷無辜了。但東翁這個罔葫蘆端難猜破呢。說着低頭想了一想。鼓起掌兒道。聲着店主人和棠兒。面面相覷。莫知所指。獨醒附着二人耳邊說了好久。二人面現喜色。點頭讚道。妙計。妙計。店主人一面歡歡喜喜走了。接着徐氏帶着琴姑過來扳談。獨醒問他知道備細沒有。徐氏說聽見丈夫說過了。真是千妥萬當。四人談到天黑。店主人趕回。獨醒問道。外面風聲怎樣。店主人吐舌道。四門都是雄赳赳的鬚子兵把守着。誰也不敢正眼看他。只有東北角巡邏不及。可以越城走得。聞說縣老爺道。纔請幾個左家的走狗進去。密商辦法。大約平日和西虎有些嫌隙的人。難免株治呢。獨醒笑道。毒算毒極了。可惜確在我身上。管教他費盡心機。徒成畫餅。店主人也笑道。這狗官晦氣星照臨了。除却恩公誰和他對手呢。說罷。出外端些酒飯來。依次坐下。獨醒取過酒壺自己斟着。棠兒釘了他一眼。獨醒會意。大笑道。杯中紅友。誓不相違。他的好處。一可以提發精神。二可以打除憂憤。三可以消磨日月。像我們這樣淪落失意人。理應愈加親近他。結納他。倘使一刻離了他。就一刻不能處這五濁惡世了。棠兒啐了一口道。如此說來。阿郎何不改個名兒。叫獨醉呢。獨醒正含着一口酒笑。

得幾乎噴出來。忍住笑說道：「匡衡說詩東方射覆，卿這話真謔而虐哩。但我說醉的時候，總帶幾分醒，那幾分醒比不醉而醒的醒，還要明白多呢。」張季鷹有言：「使我一日得身後名，不如暫時一杯酒。」孔長史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似世人二十九日醒。所以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了因擊起酒杯，送到棠兒唇邊，道：「飲高歡手中酒者，乃大丈夫。卿且盡此無辭罷。」棠兒勉強喝完，擺着手笑道：「次公醒而狂，耶未飲心先醉了。」店主人見他們夫婦和諧清談，娓娓樂得什麼樣似的，嘻嘻的合不攏來。琴姑已笑灣了腰，倒入他母親懷裏。一會兒笑聲住了，街頭擊鼓的敲着二鼓，獨醒胡亂吃完飯，背上包袱，拱手向店主人道聲珍重，往外便走。棠兒也取了隨身物件，跟着店主人回話不及，踪影已杳。喚聲歎氣的進去不提，且說獨醒夫婦一路來到縣衙，從後花園飛入，黑暗中掩進簽約房，伏在樑間，凝神偵察。好半天外面一陣脚步聲音，三五个僕役，掌着明熒熒絳燭兩枝，推門進來。後面縣老爺大搖大擺的，架着副玳瑁眼鏡，腳着枝竹節煙管，說不盡一股又酸又臭的氣味。棠兒隱在樑間，看見這種神景，不覺嘆嚇一笑，獨醒忙掩住棠兒的口，不許他聲張。恰巧縣老爺有事。



在心並未留意。等些僕役安下燭臺。揮手令他們走開。親自關上門。滿裝斗淡芭蕉吸着。沈吟了一會。自言自語道。左家的命案。那兇手定是個能人。早已揚長遠引。他却願我的功名頂戴了。我明天總得捉個貌似。的將他去。搆塞上司。這案子纔能够打消。我的地位也就穩固。願不得草菅人命。荼毒生靈呢。前回俞家的命案。將就過去。旋被上司覺察。發委密差。虧得我眼靈手快。打點了許多金銀。賄通了委員。孝敬了上司。總算錢神勢力。大方得達。凶化吉。但是我辛辛苦苦。抓起來的。白花花紋銀。無端讓他分肥。豈不肉痛麼。這回定須做事。緝密不露馬脚。免得可惡的上司。又來敲屬員的竹槓。說罷。翹起鬍子。想着彷彿已經得了。主見。笑了一笑。興匆匆走過牀前。不住的打呵欠。揭開被窩。睡下。忽又坐起來。搔頭摸耳的。苦費思量。口中嚕嚕道。南鄉張芷清這人。最可惡。他既不肯和我一條道兒。還要聚眾抗糧。反對我。雖說他持着正理。不便去惹他。但就此放鬆他。且得寸進尺。着着逼我。不是上了他的算麼。莫管他有理無理。總之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我不除他。他必不利於我。我就把左家的命案。誣害他。罷縣老爺布計已成。蓬蓬然入夢了。原來這位縣老爺姓周。單名益。貴州獨山人在。

家鄉的時候。專與地痞惡棍厮混度日。貴州人沒一個齒數他。後來騙得人家一大宗銀子逃出了。捐上一個知縣。居然官運亨通。被他死命運動。委了這個肥缺。他本是窮漢。沒有妻小。因此起臥都在簽約房。閑話休提。當時獨醒低語。棠兒道。這狗奴好。心險又要攀害正人君子。保他的祿位安全。須知天可欺。而余某獨不能欺。冤家咫尺。他還睡在鼓裏。當無人發奸。摘伏。麼依我的意思。索性立刻將他斬絕。也好替萬民除害的。棠兒道。論理自應如此。祇恐事情越發鬧大了。我們縱然走開不聞不問。這狗官究竟爲一方之宰。不比個小百姓的性命。可以含糊。糜混的上司也做不了。主什麼。奏明聖上。例定要窮究無辜。騷擾兗州全境。我們不是爲民造福。倒是買禍蒼生呢。莫如仍照先前那樣辦法。借狗官利用。利用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罷。獨醒點頭稱是。一人由樓間躍下。棠兒探懷取出藥末一捲。塞入周益的鼻孔。約摸五分鐘光景。藥性發作。周益醒轉來。瞪開兩眼。說不出一句話。四肢麻木。不能動彈。得分毫。棠兒抽出利刃。截斷了周益的中指。笑着罵道。你們這班負國負民的狗官。鎮日裏伸着手要錢。儘今且小示懲。創教你痛定思痛。快些收心。變計罷。獨醒道。不必和這狗奴多說了。待我贈他個紀。

念。物。兒。留。作。日。後。的。座。右。銘。哩。因。走。向。公。案。前。磨。墨。伸。紙。走。筆。寫。了。幾。句。棠。兒。念。着。道。  
 我。江。湖。大。俠。余。獨。醒。也。擊。妻。游。秦。嶽。偶。過。兗。州。見。夫。民。俗。敦。朴。歎。爲。有。古。遺。風。小。作。  
 逗留。以。資。觀。化。不。圖。有。惡。紳。俞。子。春。左。伯。思。二。人。者。雄。霸。一。隅。殺。人。越。貨。行。同。盜。賊。  
 而。加。甚。鄉。人。稱。之。曰。蛇。曰。虎。無。敢。撻。其。鋒。遺。殃。者。多。抱。痛。呼。天。莫。之。或。抗。余。默。伺。其。  
 行。動。激。發。好。義。之。心。不。可。遏。遂。駢。戮。之。以。謝。蒼。生。汝。爲。令。尹。宜。何。以。保。障。民。權。救。民。  
 水。火。而。薦。於。衽。席。乃。天。良。喪。盡。惟。務。私。圖。假。左。伯。思。以。淫。威。任。情。搜。括。不。與。小。民。寸。  
 尺。地。使。轉。徙。溝。壑。老。幼。相。失。而。奇。寃。不。伸。罪。不容。誅。已。今。鑒。於。左。俞。之。死。曾。不。一。纖。  
 悔。又。邪。念。橫。生。爲。惡。未。艾。張。正。青。者。雖。無。一。面。緣。其。聚。衆。抗。汝。迫。於。理。義。不。失。爲。善。  
 人。汝。惡。其。異。已。妄。冀。一。網。打。盡。將。欲。天。下。人。咸。效。汝。耶。公。論。所。繫。天。道。不。容。汝。又。造。  
 物。之。罪。魁。矣。雖。然。汝。猶。雞。犬。也。生。殺。之。權。操。在。余。手。夫。何。足。道。故。死。汝。易。也。徒。污。吾。  
 刃。權。寄。汝。頭。以。俟。異。日。余。妻。截。汝。指。正。予。汝。自。新。耳。余。往。來。太。空。急。於。塵。筆。汝。一。舉。  
 動。一。語。言。余。悉。聞。之。見。之。若。執。迷。不。悟。利。誘。汝。衷。恃。強。勢。以。凌。平。民。余。誓。必。寸。磔。汝。  
 須。知。殺。人。者。余。獨。醒。與。其。妻。也。他人。何。辜。而。下。令。大。索。耶。自。汝。令。一。出。閭。閻。肆。然。不。

安。誕。而。走。險。大。變。在。旦。夕。千。百。汝。尚。不。足。殺。汝。猶。夢。夢。耶。其。速。飲。汝。速。返。汝。命。暴。左。尸。於。野。而。歷。數。其。罪。長。安。則。汝。保。汝。戒。之。哉。余。一。日。千。里。取。汝。頭。如。探。囊。易。汝。能。改。過。去。畜。生。道。猶。遠。也。生。汝。死。汝。惟。汝。擇。

業兒念完笑道。剴切詳明。阿耶勸他爲善。總算待他不薄。他比泥猪。究竟多一發。決不會到死。不明白。一朝洗刷。心肝改換。面目做個賢有司。什麼德政。區咧遺愛碑。咧萬口一聲的感戴。他都受阿耶今日之賜了。獨醒道。我望他這樣纔好呢。我們一視同仁。就是那佛家的普濟主義。初不管他善惡。只要他得風便轉。一心向善。便罷。我看周益的爲人。滿肚子裝着壞念頭。因爲外界吸收的太雜。誠恐改悔起來。狠不容易。那道德和物欲交戰的時候。有如虎邱的吊桶。七上八下。若道德失敗了。他就永墮泥犁。衆兒笑道。惡人最怕死。這生死問題。加入交戰團體。可就是道義佔優勝了。他自己應該捫心設想。我們今天如要結果。他性命何等便當。想到後來。愈加恐怕。自然名利心淡下來。阿耶弗消替他擔憂。我們就此走罷。獨醒道。我何嘗替他擔憂呢。說來說去。總是爲兗州人擔憂的。當將一紙書放在周益的枕旁。看他時。依舊口眼翕張。像着了魔一般。

獨醒夫婦二人也不再理他。開門出來。原路踰過重垣。向東北方到了城上。輕輕躍下。乘夜疾行二百多里。雞聲喔喔。天已大明了。找到一家豆腐鋪子。買些豆腐和餅充飢。坐息一會。又向前程進發。曉行夜宿。途次無話。好幾天纔趕到江蘇徐州地方。在城外一月安雅堂客寓安頓行李。夫婦二人每天四處閒逛。覺得徐州風氣和貴省大同小異。但講起骨子來。却差得遠呢。獨醒無事時。常走到茶棚子裏聽聽書。同些鄉下老談天說地。狠得着許多新奇話兒。轉眼又過去兩三個月。盛夏天氣。着實炎熱了。獨醒有一天坐在客寓裏煩燥得狠。便攜着棠兒來茶棚下納涼。有一個賣報六本的。在那兒敲着小銅鑼。口裏喊道山東奇案咧。山東奇案咧。獨醒聽得一楞。走去買了一本。同棠兒並坐着看。恰是說的兗州俞左兩家命案。明明白白一些兒不錯。後首說那知縣周益藥性退了。把俠客留下的書信念上幾百遍。心中又驚又喜。馬上傳飭四門的兵丁解嚴。又把左家一羣走狗喚進去。嚴詞申斥一番。從此舉行仁政。俗美化行哩。棠兒道。如何。儂料他別的不愁。死最捨不得的吓。獨醒道。賣報六本的人。向來捏造謠言。毫無憑信。者番倒據實直書。確有其事。可惜看官們司空見慣。仍當他是杜撰。不能親

爲榜樣。自己改了去勸戒勸戒旁人。也好積些功德呢。二人閒坐許時。晚風吹來。身心俱爽。無見一位老者走入。對獨醒招呼一聲。揀個座兒坐了。不住的搖頭道了不得了。不得像這樣窮兇極惡。我們徐州人。還過得日子麼。獨醒認識他姓吳。是個心直口快。狠有義氣的人。忙問吳老先生爲甚事洵氣。吳老人道。一言難盡。老拙約略說些罷。不知那一天。城裏跑來個江西客人。姓甚名誰。却未知道。開上一月大鐵匠鋪。鎮日到晚。與街坊鄰舍爲難。借端滋事。初則口角。繼且用武。他鋪子裏用的夥計。都是他帶來。性子又暴躁。氣力又大。簡直是蠢如豕。狠如狼。人家打不過他。他又不與人講理。一個個認着晦氣。膽小的看見他。藏躲也不及。眼見徐州地方堂堂的官道。沒有人敢走了。聽說他出身微賤。戲院子裏跑堂的。曾經做過。只爲他運氣好。靠着親戚的官勢。專好欺侮。軟弱的。但他天生牛性子。所以別的事不幹。來開打鐵鋪。兵兵。敲着鐵好頑。誰不要食其肉而寢其皮。無奈勢力薄。敢怒不敢言。啊。獨醒聽上一大套。半明半昧的話。待要追問詳細。吳老兒已離開了。心中好不氣悶。越越的挽了棠兒回安雅堂。棠兒感冒着風寒。臥病半個月。纔痊可。獨醒因無心出外。有一天進城買些零星物件。恰巧碰

見那位江西客人帶上幾個蠻夥計滿街亂闖獨醒讓得慢點兒他劈面就是一掌獨醒不慌不忙格過一邊並不同他交手揚長走了那江西客人知道是個內家不好惹一肚子惡氣沒出拖過路旁一老婦人和一小子如兩般拳脚交加老婦人禁不起一命嗚呼可憐那小子哭喊着地下亂滾也是無法有人知道的說老婦人和小子確是江西客人微時的舊主一朝翻轉面皮把良心捺到背後竟這樣奴欺主呢最可笑的那沒志氣沒見識的小人稱讚他慧直無私咧直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了獨醒目擊心傷除他的念頭愈堅走回告訴棠兒算清房飯金因棠兒身子沒十分復原不便管這開事便約定前途守着他一人夜半飛入打鐵鋪從窗縫裏相準江西客人射進鋼鏢一枝料定必中翻身去趕棠兒豈知江西客人死期未至竟被障礙物替了獨醒那裏曉得趕上棠兒一同登程不數日已到南京其時涼颼刺骨又是秋深忽然四方兵禍侵尋南京也同時響應獨醒夫婦忙着觀光暫把他的餘兒事業擱起看官欲知究竟且待下卷按回說明罷

(上卷完)

# 簷曝餘聞錄 (續)

編 錄

## 第三章 王庸宣調諸休妻 程禮堅堅辭諧鳳

王程居書院中。可半歲餘。每試輒最其曹。二人交爲甲乙。庸宣爲文荒怪而瑰偉。如奇峰變嶽。橫坑特立。禮堅尤醇雅。而堅剛之氣。亦足一世。山長兩重之。不齒諸常生數。居歲杪。諸生盡給假歸。王程亦各將就其家。卒歲。灑行山長執二生手。謂之曰。二君皆天賦。不當負鹽車於此。明歲大比。亦各有意乎。異日者雲路垂翅。老鄙人當讓二君出一頭地。鄙人雖自廢。猶足引以爲榮。行矣勉之。弗使白日笑人也。庸宣禮堅皆領諾。悵惘而別。禮堅旣歸。面其母。淚乃奪眶而出。旋自拭去。且拭且言曰。兒固無悲。特喜極涕也。母貌微瘠。而康強如故。禮堅因亦自慰。日依其母居。讀弗輟。絕不事交遊。無故足不踐闕。所得膏火。悉以資晨夕。乃綽然有餘裕。母緣是亦稍稍節其勞。禮堅能先意承旨。得母歡。每日甘旨無稍闕。每時母所欲。禮堅則自市之。山肴社肉。頗不難致。而村人知禮堅入學。得山長青目。尤上視之。鄰里稍稍存問。積日益衆。素不識者亦與焉。爭饋屠蘇雞豚之屬。程母一一遣之。擇其誠懇無僞者。亦答如儀。綜言之。程母之居。春氣盎然。浸



淫。其。中。者。但。有。母。慈。子。孝。磅。礪。而。成。此。一。段。之。慈。祥。雖。有。千。鍾。弗。能。易。矣。庸。直。居。陽。湖。家。不。中。贊。如。禮。堅。而。幼。寡。失。怙。恃。特。已。娶。婦。婦。秦。氏。女。亦。名。門。少。于。庸。直。者。二。歲。知。書。翻。禮。節。貌。亦。娟。好。適。王。氏。而。庸。直。嘗。浪。遊。終。歲。不。一。歸。其。家。秦。持。門。戶。井。曰。自。操。無。幾。傲。之。怨。願。庸。直。怪。僻。動。輒。與。婦。忤。秦。輒。順。受。之。如。是。以。爲。常。是。日。者。庸。直。歸。敝。衣。破。敝。策。跛。躄。行。風。雪。中。傲。然。自。得。方。振。策。而。吟。里。閭。之。人。相。顧。竊。笑。曰。狂。生。歸。矣。狂。生。者。里。之。人。以。稱。庸。直。庸。直。樂。受。不。爲。忤。于。是。咸。曰。狂。生。而。不。名。秦。出。應。門。視。庸。直。雪。集。其。笠。衣。已。半。濡。亟。迎。之。內。爲。出。緇。袍。易。之。而。破。篋。中。纍。纍。悉。敗。紙。篋。裂。其。罅。紙。角。微。露。此。外。無。有。也。庸。直。雖。易。衣。然。色。殊。怏。怏。似。弗。之。欲。秦。笑。曰。我。知。君。且。歸。已。賃。得。酒。并。豚。蹄。須。君。之。至。少。須。盍。就。飲。乎。語。已。卽。呼。跣。婢。趣。治。具。官。人。歸。矣。婢。噉。諾。庸。直。始。喜。略。盥。洗。遽。就。坐。次。引。酒。自。酌。以。手。擘。蹄。飲。啖。旣。進。狂。吟。作。矣。而。家。常。瑣。話。乃。無。一。語。不。獨。庸。直。然。秦。亦。如。是。蓋。秦。固。深。知。庸。直。之。爲。人。狂。誕。邁。放。以。天。地。爲。籟。廬。家。室。區。區。更。何。足。語。諸。齒。頰。因。亦。弗。言。然。其。後。一。則。乃。殊。出。秦。所。弗。料。庸。直。時。豪。飲。健。啖。而。微。聽。其。婦。仍。默。弗。言。

庸重居家可一月。殘臘既卒。旋入初春。風日昭麗。庸重乃時時出遊。遊不以侶。好獨入娼家飲。間拉騶卒沽市樓。泥飲醅醕。歸時羅襪倒載。爲狀。乃至足笑入。秦則恂恂柔順。無燥色。一日晚歸。出詩箋示秦。詩四絕。題曰消息。辭則其狹斜中所作也。辭云。入春消息。託微波。學畫雙蛾意。若何惆悵鬱金堂。下望星辰比似昨。宵多。又云。花事盈盈過。早梅梨花初雪到。江南窗窗鏡。春風細涼。土兒家。碧玉參。又云。冷冷寒玉漲。芳橋洗盡燕支色。未消門巷綠陰何處。是悄無人處。叫蒲牢。又云。酥風輕雨逼。鮎紗一棹烟波何處家。妾自採蓮歎折柳。不知明日是天涯。庸重狂吟殊自喜。秦讀之亦不爲愠。但曰。慧業文人。但懼有泥犁地獄爾。庸重不語。旋曰。閒情之賦。何人無之。卿乃欲我以鵲鷓相療耶。秦遽面頰斥曰。若言云何。乃曠我至此。終年任汝爲狎狂。買笑之鄭元和。幾曾以片言相詰者。乃謂淺淺四詩。遽足動我。庸重見秦怒。不發一言。長笑而出。是夕獨眠書室。擁被引卷。目上仰。若有所思。至其所思爲何人。亦莫得而解。但聞其吃吃作怪笑。設秦而竊聽其側者。固知庸重之痴作矣。

次日清晨。秦方起。擁髻坐奩次。方呼監。突有人掩入。以手遮其雙目。擁與接吻。秦大驚。

且怒。頓弗能聲。力撐乃弗得脫。則呼曰誰也。乃狂恣至此。其人徐釋其手。倚几而立。彈視無語。秦視之庸童也。庸童固狂。然行止灑落。從未作此嫖戲。斯時秦亦盛怒。則指斥曰。君良非人。乃作狂且之狀。不寧可笑。庸童長笑曰。若固知我之爲誰。秦曰。若爲誰。我寧有弗識者。乃藉此問。庸童怒曰。然則若固知爲我。乃復問曰。誰也。試問此王庸童。閨壺中更有誰敢爲此嫖戲之狀。若猶曰誰也。則若平日操行。良不可知。乃嘆嘆謂我爲鄭元和。入泥犁地獄。何哉。語訖。秦已氣填于臍。立以素巾掩面。泣下如雨。然仍抗聲曰。嘗人。我不知汝何心。乃以詭計中我。曩我可也。若盡亦自恤其聲名。無恥至此。爲名士者。乃出此耶。庸童聞秦語。其非名士。其怒尤烈。此時亦不暇恤義理之所安。但厲聲曰。勿多言。若罪可出。我弗能姑容。若當以今日行。大歸爾家。語時。斬然乃無足爲。迴旋之餘地。秦怒欲暈。聞此亦弗更辯。曰。可。我即歸。當以汝之負心。白諸戚鄰。試看誰在誰也。言已。卽擲鏡而起。庸童無語。

我書此時。乃溯叙及禮堅矣。禮堅以其年春。乃赴揚。行時無侶。僅自挈襖被。履屣舟。溯江而上。途次微雪。江皋。皜然木葉盡脫。舟中無侶。則呼舟子。賃新舊一襖。攤文。選下之。

且酌且讀。忽已微醒。則解纜而臥。一日舟次瀟洲泊。然山下禮堅不好登眺。但於舟中推窗。隨處相對。林樹一碧。江波渺然。酒罷沉吟。得句曰。江風收雨換春寒。未得續。反復推敲。書牕入睡。迨醒時。已向晚。聞水聲潺潺。榜人敲大鼓。語曰。潮生矣。明日更得一觀。風抵揚州時。許耳禮堅微笑。念此榜人吐屬。至不倫。少須榜人以獨入曰。先生須膳。未。然。酒。馨。矣。禮堅笑曰。膳即勿須。我長日堅坐。乃弗覺。饋顧何處。可得酒者。盍爲我沽。用以遣此長夜。榜人搖首曰。難矣。此間距市遠。日晚何處爲望。無已。小人有村釀。藏之。經年。非大喜慶。不傾。涓滴。茲當以奉先生。語已。卽擊一樽入。發之。傾一盞。以奉禮堅。禮堅笑受飲之。味烈弗醇。顧視其意誠樸。亦卽弗覺其酒之劣。卽曰。村釀殊不惡。老翁曷亦。盪一盞。同消此寒夜。榜人笑曰。且已。我視先生飲量。洪卽此已。虞不繼。何得更及。老子且舟須破曉行。果老子飲醉。亦懼誤事。茲老子且出。先生何時須餽者。可呼我言已。自去。禮堅笑曰。佳哉。卽自燃燭。傾酒攤書。而誦聲作矣。

江月如鈎。嶺山而出。羣動盡息。素流不波。獨書聲。現出自一葉。此時乃有巨舟。沿流而下。泊禮堅舟傍。既泊。鳴鐘人聲。頓雜。禮堅方冥心神。往亦卽不願讀。如故。此舟似載

顯者。即觀其舟中奔走往來者。盡青衣。身帽作虞侯狀。而舟艙之上。似有銜牌燈火。微  
 茫。乃不之辨。頃之少寂。突聞榜人與鄰舟青衣。嗷嗷似相辯詰。但聞榜人之聲曰。我舟  
 先生。爲揚州秀才。赴揚州書院者。若弗以官勢相恐。須知我舟先生亦不後人。而彼  
 人則曰。我詢汝以舟中書生姓氏。又胡不可者。須知我家大人。固權領此邦。若汝衝撞  
 法當杖殺。而榜人已怒。則厲聲曰。杖殺耶。我不犯法。即大人又奈我何。禮堅本讀。聞此  
 乃出立船尾。詢曰。若輩何事者。爲此絮聒。榜人笑曰。先生出矣。試觀此輩。乃殊無禮數。  
 同泊此江。借作客耳。乃曰。大人大人。即大人。又當何如者。先生讀書。我操舟。舉非其屬。  
 下何得相擾。禮堅無語。顧視其人。詢曰。若爲誰家之奴。榜人又爲何事。其人本肆怒。  
 勢將與榜人搏。及見禮堅儀表清整。出語名貴。則亦自戩。但致辭曰。我家大人聞秀才  
 讀書聲。乃命我來一探。秀才名姓鄉里。初無他事。禮堅笑曰。名姓鄉里耶。若歸語汝家  
 大人。可自來詢之。或當舉以奉告。青衣愕然。方欲更語。斗聞一人長笑曰。奴厮無知。開  
 罪先生。盡視老夫面怒之。

第四章 晚照採霞才人下榻 輕雲初月老子婆娑

禮堅視其人。鬚眉偉然。衣深衣。寬博無倫。舉手曰。先生高雅。頃在隔窗。請聽已悉。果不見鄙薄。盍過我共話。遣此荒江蕭瑟。禮堅答禮。卽有青衣扶掖而上。彼舟拱讓入中艙。艙至精潔。可容十人。而胡牀之上。芸籤零亂。禮堅知老人非常人也。坐既定。老人拱手曰。老朽不揣。願聞先生姓氏。禮堅道姓名畢。老人掀髯而笑。狀至悅豫。復磬折曰。固疑必名士。不圖是君。張若士爲我道君夙矣。語時侍者進茗。芬烈撲人。禮堅飲訖。方欲致詢。老人復笑曰。老朽湯國楨。梅菴賤字也。奉帝命守潤州于茲三年矣。若士我同年。歲杪過訪。具道長梅花書院得兩名士。其一卽君。老朽自去鳳池。久蕪筆硯。讀君制作。爲之神王。今日相晤。固有夙緣。非偶然也。語訖復笑。禮堅心知其人卽三年前以秋柳詩稱道子上官而被劾之老名士。詩名與江寧韓存齋相埒。因亦肅然起敬。拱立曰。先生盛名久飲江左。卽不學如下走。亦曾讀桐花閣詩。而想見其人者。途次倉卒。上謁衣冠不具。爲罪無既。梅菴笑曰。先生且止。我儕相值。固當脫略形骸之外。老朽雖登仕版。未脫書生脚靴手版。見輒心惡。復何當以苛禮拘名下之士。言次大笑。顧侍者曰。飯已具未。先以酒來。并命舟人略治肴果。以犒程先生榜人。屬其勿伺。我將與程先生爲長夜。

譚也。禮堅笑謝。亦弗堅却。于是即船中對飲。羹炙既進。譚吐益豪。禮堅固善飲。梅菴量亦無對。是日春寒猶料峭。夜忽微燠。似將作雪。風向轉西南。微聞枯蘆敗葦折落墮江之聲。梅菴忽喟然曰。今日人文之盛。爲歷代所無。然士樂娛嬉。風氣似趨儂薄。文格亦靡。是雖氣逆推遷使然。轉移之者。安知不在我輩老朽衰憊無能爲役。此責在兄等矣。語次喟然。則進一巨觥。禮堅整襟曰。先生言當然。比來文風士習之壞。其咎實有一入尸之後生。微末固弗敢昌言。然先生固當稔之。梅菴憮然曰。兄言殆指韓存齋乎。此公散漫儂薄。放誕禮法之外。我輩固心非之。然其才自大。詩文格雖卑。當能垂後。禮堅忽挽言曰。中原邱墟。王夷甫不能不任其責。且韓翁文亦何足道。非末學敢于誘前輩。其所詣實亦未窺古人堂奧。而盛自鋪張。持爲交酬貴顯之羔雁。卽其在官。已多狡猾承風之習。旣入山林。應知自重。乃殊不爾。巍然以先進自居。而招致附庸。趨承權要。依然如故。迹其生平。但欲多得錢耳。果可致富。執鞭誠甘。此翁母乃類是。卽以詩論。翰林之前。頗究心。晚唐風調。驗宕之致。尙有足觀。一得志。棄擲無餘矣。今之所作。類糟粕耳。乃亦有從而披靡者。豈非大奇語。次亦連引其觥。似得酒足。消其胸中之餘鬱。梅菴

呀然笑曰。粧點山林大架子。增庸風雅小名家。驪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此君師張若士刺陳眉公之作也。眉公白骨已朽。刺之胡爲。其目光所指。固在並時之人。胡君師弟持議。乃出一轍。雖然。茲且弗言。是人我儕。此口但宜飲酒。于是復酌。

梅菴曰。君詩取蹤鶴上。佩之久矣。亦有近作。足爲老朽愈風下酒否。禮堅笑謝。梅菴堅請之。禮堅乃出近作四章。病中作云。愛病因成聽雨眠。入春風物自蕭然。初花點綴渾成世。一笑遷延不計年。泥轍車聲聽確犖。根苔氣發幽妍。松身杉臂看看大。安得從人乞下田。寄庸書云。江風收雨作春寒。野水添瀾耐獨看。願我嬉春仍獨往。輪君索笑自無端。採蘭贈芍終無奈。借瑣消奇恰未安。安得一樓容負手。未須絲管掃紛難。除夕云。衰柳搖天接暝鴉。層陰作雪晚來加。勞生自歎蘭膏盡。憚俗人憎濁酒除。隔地歌呼迴短夢。嬉春絃管雜微嗟。煎燈擁鼻還堪道。負手何人感歲華。元日云。城根水落石峰嶮。秃柳枯枝一望橫。描寫春寒須曉吹。破除雪意在微晴。韭盤朋輩扶頭共。爆竹兒童掩耳驚。却要流連風物感。毫端醞釀一詩成。梅菴一讀一擊節。篇終忽推卷。肅然曰。並世乃有真詩。如君者。恨我目盲。乃遲未識。判言已一揖。禮堅驚起答禮。于時酒闌燈燼。



禮堅辭欲歸已舟。梅菴不可曰。弟雖不能爲鄭公之投轄。君何遽爲管寧之割席乎。不作十日飲。亦殊虛此良晤。禮堅笑曰。固所願也。特今夕必歸。矧明日風利。晚生亦當之。學白雲在天。趨謁有日耳。梅菴笑曰。否否。君固不念老夫亦何得遽。忽置金焦山。靈有知亦當笑我。今夕姑縱君歸。明必借我作旬日留。又笑拈其髭曰。果張若士知者。必謂我又勾引良家子弟作詩詞矣。言已一笑。拱揖作別。禮堅不能却。梅菴意明日梅菴歸署而禮堅與偕矣。

潤州守署有園曰夕園。花木扶疎。泉石清麗。有小軒三楹。出芭蕉樹。杪五六級。階之軒蓋聚石爲山峯。有亭兀然據其上。亭曰晚照。軒曰綵霞。梅菴宴息之所也。禮堅既至。梅菴卽居之于此。禮堅呼榜人入。囑以數語。促先反。榜人聳聽含笑而點頭。旋即聲謝。自出。禮堅之傍。則有二小童侍。其一方爲之展行李。禮堅視其安置。默不作語。心中則自詫怪。萍水相遭。乃勾留于此。不審此數日。有何奇境。足以娛我。思至此。一青衣碧折入白。主人延秀才至。敝春堂晚飲。語訖垂手而立。取禮堅進止。禮堅無語領之。整襟將行。一童笑曰。忠二爺盡先行。爺行有我。僕導也。青衣曰。諾。卽反身去。童笑曰。爺弗知。敝

春。堂。爲。主。人。家。宴。之。所。去。內。室。邇。僕。輩。無。命。固。弗。得。擅。入。今。茲。爺。查。行。又。呼。曰。輕。雲。汝。留。爲。爺。室。中。陳。設。一。切。我。導。爺。行。也。禮。堅。視。童。眉。目。清。整。被。服。亦。麗。笑。曰。誰。名。輕。雲。者。童子笑指其他一童曰彼也我爲初月語次一笑曰爺詢何爲詎謂名弗雅聽耶禮堅笑曰雅甚必自若主人自定矣視輕雲尤皎麗頰際有小硃痣豔如點脂方手爲禮堅理。義。禮。堅。目。注。之。陰。念。此。名。乃。大。類。爲。婢。然。觀。二。童。亦。雅。弗。辱。是。名。方。凝。思。間。初。月。笑。曰。行。矣。爺。沉。思。何。爲。妨。主。人。伺。也。乃。一。笑。導。禮。堅。至。敵。春。堂。

(未完)



## 錫我百朋

嘉善都瘦香君函

(上略)抱香慙隨筆。花月痕一書。係閩中魏子安所作。神乘諒爲中。則云出山西王子眉手。而我鄉前輩言此書爲商豐金眉山所著。言人殊不知究出誰氏之手。(下略)

編按。按花月痕之著者。究爲誰氏。誠有數說。殆難深致。其中似以魏著之說較確。而書中敘秦隴風俗。頗詳。則王著說似又非無據也。尤有一說。謂出王紫銓手。以無珠自况。而荷生比左。則陰者。要之著者。既自隱。以暢其譏。讀者每易從而附會。而多臆說矣。辱詢候詳。致有得。更以布復。鵝雛敬白。

再。嗣後。關於本雜誌中。讀者有贊詞之件。當逐期登出。附以商榷。鵝雛又白。

# 蝮首蛇心錄

寄塵

## 墨餘贅語

寫情小說大半柔情綺語令人盪氣迴腸殊不知蝮首蛾眉之列正不少蛇心蝎腹之倫也爰述此書爲投身情網者當頭棒喝

是書略取日本某君之作爲藍本自加剪裁人名地名以及風尚習慣悉改就吾國範圍以便閱者小說重在結構不重在人名地名也

全書略分四節首章爲一節第一章至第九章爲一節第十章至十四章爲一節末章爲一節前三節若各爲一書後一節貫串前三節復成一書布局大意讀者當先知之

## 首章

話說一間老屋子裏坐著一位少年和一個女子少年約摸二十五六歲舉止溫雅眉目端莊一望便知是個讀書之人女子的年紀也和少年恍惚背拖垂露之髻頸圍賽雪之巾六幅湘裙一雙鬢履是個女學生打扮少年的裝束一半兒中一半兒西好像

似拉拉扯扯。湊就這一身衣服。若在趨時的人眼裏。看起來不說他是鄉下人。便說他是書獃子。他這身衣服。便可代表他的經濟困難。一間老屋。也是幾百年前造的。屋中裝飾品。多半是破碎不全。除了幾本破書之外。更沒一件值錢之物。這時候。少年坐在一張舊藤椅上。女子坐在他的旁邊。女子說道。今天晚飯沒得米了。看你如何。少年含笑答道。到了晚上。再說。女子道。難道一到晚上。天上便有錢掉下來麼。少年道。不是說不定。今天晚上。學堂裏的束脩。要送來。女子悻悻的道。你還盼望這筆款麼。學堂是要關門的了。你不知道麼。他欠了房租。欠了飯錢。人家都逼著他要。昨天校長還將皮袍子當了。纔開消這筆賬。那裏還有錢來給你。你不是錯想了麼。少年嘆道。辦學堂真是難事。我們也須原諒他。女子怒道。你體貼他們。便教你的妻子閉門。喝西風麼。少年垂頭無語。想他是沒話回答了。女子又道。你這人。倒運。連累你教書的學堂。也倒運。我記得我們讀書的時候。那教習們。都是穿得齊齊整整的。金絲眼鏡。金戒指。都不算甚麼。闊綽的懷裏。還藏著金表。他們的錢。也不是教書教來的麼。難道你教書。便沒有錢。正說著。只聽得一陣敲門之聲。少年道。是了。是學堂裏送錢來了。你快去開門。女子聞言。

走出啓門看時只見一個粗莽的大漢子走進門來說道：「娘，今天是初一了，我們店裏的規矩一到月底賬目都要付清的，我們米店是硬生意，不比洋廣貨店還可拖延。」女子道：「你且坐坐，讓我先生來回你。」這時少年聞聲走出，大漢道：「先生，今天可是挨不過了？」少年道：「包管不欠你的，便是。」我沒有錢，也將東西拿給你抵賬。」說著走向裏面去，拿出一件半新的外國大衣來，說道：「便給你拿去包管抵得這筆賬。」大漢道：「我們用不著便拿去當押，也值不到幾文錢。」還是先生自己留著過冬罷。」少年道：「難道還值不到四千錢麼？」大漢冷笑不語。女子道：「不必說了，免得人家笑話。」又向大漢道：「你將我耳上的金環拿去當了，明天再來和我結算。」說著便將金環摘下付與大漢。大漢連聲道歉而去。大漢去後，女子便拖住少年道：「這筆款資又是幾時還我？」少年道：「待我有錢的時候還你……債主去了，只不知今天的晚飯如何說著，便帶了悲慘的聲音，好像要哭起來。」女子道：「管今天晚上煮一餐粥，還是有的。」明天你再想法子罷。」說著脫却外面的新衣入廚房裏煮粥去。片刻粥熟，夫妻相對喝了。夜裏沒得油點燈，便一早睡覺。女子負氣不和少年睡在一房，只向他隔壁房裏睡去。約摸睡到三更光景，忽聞一

陣。爆。剝。之。聲。將。少。年。從。夢。中。驚。醒。了。只。見。紅。光。滿。窗。原。來。窗。外。屋。簷。已。燒。著。了。大。呼。起。火。開。門。欲。出。火。燄。已。逼。進。門。來。少。年。衝。跳。至。窗。下。只。見。熊。熊。的。火。光。圍。住。他。妻。子。房。門。炎。熱。逼。人。不。可。嚮。避。西。風。越。緊。火。勢。越。烈。這。時。鄰。家。聞。耗。奔。救。勢。已。無。及。一。座。房。子。立。刻。變。成。焦。土。這。何。消。說。便。是。少。年。和。女。子。也。不。知。下。落。人。家。猜。著。都。說。他。可。憐。的。夫。婦。一。齊。葬。入。火。窟。裏。去。了。看。官。這。是。全。書。的。開。場。然。而。他。夫。婦。二。人。的。事。至。此。便。叙。完。了。下。文。另。叙。一。個。主。人。翁。和。前。面。是。不。相。干。的。畢。竟。這。少。年。和。女。子。姓。甚。名。誰。並。是。何。地。之。人。還。未。說。明。諸。君。要。知。詳。細。須。將。全。書。看。完。了。纔。得。明。白。

## 第一章

話。說。下。文。所。叙。的。一。個。主。人。翁。姓。張。名。叫。春。波。他。是。湖。北。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只。賸。得。一。位。庶。母。和。一。個。妹。子。連。春。波。一。家。三。人。靠。著。祖。上。的。遺。產。過。日。子。他。庶。母。姓。楊。嫡。母。故。後。便。是。他。當。家。人。家。都。稱。他。楊。夫。人。便。是。春。波。也。稱。他。母。親。春。波。的。妹。子。名。叫。秋。波。便。是。楊。夫。人。生。的。若。說。他。家。的。家。產。是。在。漢。口。街。上。有。幾。百。所。市。房。年。年。只。管。收。了。屋。租。便。是。在。家。裏。吃。著。不。盡。他。們。母。子。三。人。住。在。漢。口。僻。靜。的。地。方。過。他。的。安。樂。日。子。還。

時春波剛剛十九歲。早在外國教會設的一個學堂裏畢業出來。本打算往西洋留學。去只因他庶母說他家只有這一個單丁。如何能讓他遠出。所以只在家中守著母親。度日。秋波這時還只十歲。也在一個甚麼小學堂裏讀了兩年書。這時候楊夫人却不許他入學堂了。春波便向楊夫人道。母親既然說學堂裏風氣不好。秋波這時候不應該去了。然而秋波的學問。也不錯。當時母子議定。便在漢口日報上登了一個聘請女教員讀書。楊夫人道。這話也不錯。當時母子議定。便在漢口日報上登了一個聘請女教員的告白。登報之後。便有許多親友寫了介紹信來。也有許多自薦的。細細考過大半是不合格。都婉言辭謝了。約摸有半個月的光景。忽有一位秦梅生女士。寄了一封信來。說他自己願意擔任這個職務。若要知他的詳細情形。可給個覆函。約他面談。春波見了他這封信。寫得很簡當。字跡也極整齊。便有幾分願意。立刻給了一個回音。約定日子面談。一到那天。秦梅生女士便找到張府來。先和楊夫人相見。只見這秦梅生女士年紀約摸二十四五的光景。鴨蛋臉兒。烏雲般頭髮。秋水般眼睛。生得好不清秀。頭上梳個垂鬢。髻子脚下著雙高底的盤鞋。一件青灰色的呢衫兒。短短袖子。窄窄腰身。越



發顯得人兒伶俐腰間却没有繫裙原來中國的舊風俗不會出閣的女子是不繫裙的所以楊夫人一見梅生便知他是個閨女梅生向楊夫人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之禮便問夫人有何見教楊夫人道姑娘的文字是很欽佩的前天看了那封信早知道了只不知姑娘府上是那裏可能說我們這裏的話梅生操著漢口話答道教書的事口音是頂要緊的我雖然是江南人氏却自小便在湖北所以操得湖北口音道事夫人可以不必過慮的楊夫人道原來姑娘是生長在敝處麼不識令尊大人是在敝處做甚麼事梅生蹙著雙眉說道不瞞夫人說先父不會到過湖北只是外祖父是在湖北做個知縣我在十二歲上先父先母相繼歿了家中又沒得伯叔便依依外祖父在湖北過活不料辛亥革命的那年外祖父母受了驚嚇一齊謝世孀居舅母流寓武昌欲歸不得境况一天不如一天自己的衣食也爲難了我依著他吃口閒飯他雖然不憎嫌我自己到覺得有些不安剛巧看見日報上登了告白說是府上要請一個女教習在家塾裏教一位女公子自己打量著從前也跟著先父讀過幾年書後來又在學堂裏胡亂的鬧了幾年便不自量要想來供這個職務只恐怕被夫人笑話罷了

說著面便紅了。楊夫人忙陪著笑臉道：「說那裏話。像姑娘這樣人材，真是沒處選的了。只怕姑娘不肯屈就罷。」橫直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讓我這裏商量定了，便來敦請梅生女士，便告辭道：「既然如此，便告別了。」讓夫人慢慢的商量定了，再給回音罷。梅生去後，楊夫人便將這番話說與春波聽。原來他們說這話的時候，春波早坐在隔壁房裏，聽得明白，心裏很欽佩。這梅生女士應對中節，這回他見楊夫人也是贊不容口的說。梅生好正合著他的意，他便道：「母親這樣的教習，恐怕是沒處請的了。」當時母子議定，給回信與梅生，忽忽過了幾天。梅生到張府就館，張府另收拾了兩間靜僻的房子，做了家塾，又撥了一名丫頭供給梅生使喚。擇定日子開學，秋波向梅生行了弟子之禮。楊夫人和春波也和他應酬一番。秋波從此便天天上學，學問大有進步。楊夫人春波都說這位教員請得好。光陰迅速，忽忽過了幾時，已是陰歷殘冬的時候。學堂裏應該放年假的。楊夫人便問梅生：「還是回府過年，還是便在這裏過年？」梅生道：「不瞞夫人說，我本是無家可歸的人，又蒙夫人這般厚待，很舍不得走。趁著年假空閒的時候，便伴著夫人談談也好。」楊夫人道：「這便好極了。」梅生道：「夫人這般厚待，真叫我感激不盡。」

人不必把我當外人看。只當自己女兒看。便是楊夫人先說不敢。停了一回。却又改口說道。既然如此。大家便不須客氣。又向秋波道。秋波。你們如今便是姊妹了。秋波知趣。連忙走過來。叫了一聲阿姊。楊夫人又向春波道。春波。你也應該和你姊妹相見。原來春波見了梅生的才貌。早欽佩得了。不得只是避著嫌疑。平時除了當著楊夫人的面。和梅生說一兩句應酬話外。也不會和他多說一句話。這回聽見母親口裏說出姊妹的稱呼來。喜得兩步做一步走。搶上前來。和梅生行個鞠躬的禮。梅生也欠身回禮。兩人心。中。好。像。各。各。有。許。多。的。話。却。不。知。從。那。裏。說。起。只。有。大。家。面。上。紅。了。又。過。了。幾。天。纔。漸。漸。的。親。密。起。來。好。像。是。忘。了。形。跡。和。自。家。的。姊。妹。一。般。却。不。料。這。個。時。候。忽。出。了。一。個。大。亂。子。便。是。秋。波。出。外。玩。耍。忽。然。走。得。無。影。無。踪。不。知。往。那。裏。去。了。

第二章

話說張府家塾裏放了年假。秋波便鎮日的和著小丫頭們玩耍。一天聽得漢口街上開甚麼游覽會。秋波聽了。便稟知楊夫人要出去看。楊夫人道。這個天氣是很冷的。你便不去也罷。秋波一意要去。被楊夫人阻了。趁著無人的時候。便偷出了門。望會場上。

去直等他去的這了這裏楊夫人不見秋波知他偷著望會場上去連忙派了丫頭們去尋找不料這可憐的孩子走迷了路不知走到甚麼地方去了丫頭們尋了一回那裏尋得到漢口是個人烟稠密的地方五方雜處好好歹歹的人不知多少一個女孩子走失了還想尋得到麼這邊張府登報懸賞紛紛的鬧了一回都是無益眼見得秋波一去不復回來楊夫人哭得半死這何消說草草過了新年梅生便向春波道我道這邊來本是教令妹讀書的如今在這裏叨擾自己覺得不安便是夫人見了我想起秋波來越發使得他傷心我的意思便要告別託你將這番話向夫人說明了春波道待我向母親說去但是據我看起來我母親不是說過了的麼你和秋波便是姊妹這裏便是你的家何必又要說這番客氣話梅生含著笑臉道我賢弟的厚意那裏不知感激只怕這終是不近人情罷春波道姑且將這番話告知母親看他怎樣說春波將梅生的話告訴楊夫人明天楊夫人吩咐丫頭請了梅生到他房裏去談談梅生走到那邊只見春波也先在那裏了楊夫人道姑娘你住在這裏可有甚麼不舒服麼你要甚麼只管向我說如今是一家的人再用不著客氣了可憐自你妹子秋波走失了我

跟。前。越。發。淒。清。還。喜。有。你。在。我。身。邊。走。動。我。悶。的。時。候。見。你。如。見。了。秋。波。一。般。你。便。在。這。裏。多。住。幾。時。橫。直。你。舅。母。那。裏。你。想。起。他。們。來。的。時。候。只。管。去。看。看。他。們。我。這。裏。總。算。和。你。自。己。的。家。一。般。可。憐。我。想。起。秋。波。來。越。發。會。不。得。放。你。走。了。楊。夫。人。說。到。這。裏。便。禁。不。住。要。哭。起。來。梅。生。便。道。夫。人。你。當。真。把。我。當。女。兒。看。麼。我。如。今。便。改。稱。母。親。了。母。親。你。不。要。心。焦。妹。子。走。失。將。來。還。有。尋。到。的。日。子。母。親。眼。前。寂。寞。橫。直。有。我。在。這。裏。伴。著。你。你。既。然。如。此。待。我。我。也。再。不。說。要。去。了。舅。母。們。本。來。憎。怨。我。我。不。去。他。們。決。不。管。我。楊。夫。人。聞。言。收。了。眼。淚。將。梅。生。抱。在。懷。裏。說。道。這。便。算。我。前。生。修。了。得。了。這。個。好。女。兒。楊。夫。人。又。向。春。波。道。春。波。橫。直。你。父。親。臨。終。的。時。候。已。有。遺。囑。將。家。產。分。給。你。和。秋。波。兩。人。的。如。今。秋。波。失。了。秋。波。的。一。份。家。產。便。歸。梅。生。執。管。待。我。當。你。的。面。交。付。他。春。波。道。母。親。的。話。怎。敢。不。依。况。梅。生。姊。這。般。可。憐。我。們。應。該。幫。助。他。的。梅。生。却。道。夫。人。不。須。如。此。眼。見。得。秋。波。要。回。來。了。楊。夫。人。道。果。然。他。回。來。了。再。將。你。的。一。份。家。產。和。他。平。分。也。算。他。酬。謝。業。師。的。意。思。有。甚。麼。不。可。但。是。你。到。底。是。我。的。女。兒。了。我。應。該。疼。痛。你。的。梅。生。春。波。各。各。無。言。過。了。幾。天。楊。夫。人。便。將。金。珠。首。飾。從。前。分。給。秋。波。的。都。拿。出。

來。交。給。梅。生。又。有。幾。所。市。房。的。契。據。也。清。理。出。來。一。件。一。件。交。付。他。梅。生。一。個。飄。泊。無。歸。女。子。至。此。忽。然。做。了。一。個。富。家。之。女。在。楊。夫。人。總。算。是。個。慈。善。的。人。在。梅。生。也。算。是。這。道。道。有。幸。了。看。官。楊。夫。人。無。端。的。將。一。份。家。產。給。與。一。個。乾。女。兒。一。半。是。他。愛。惜。梅。生。一。半。也。因。春。波。不。是。親。生。之。子。他。自。己。沒。有。兒。子。一。個。女。兒。又。走。失。了。萬。一。春。波。待。他。不。好。他。便。沒。有。依。靠。趁。這。機。會。認。一。個。乾。女。兒。將。來。他。嫁。了。女。婿。這。裏。春。波。也。娶。了。親。他。便。將。家。事。交。與。春。波。掌。管。自。己。只。跟。著。梅。生。去。度。日。這。是。楊。夫。人。自。己。暗。暗。打。定。的。主。意。楊。夫。人。自。己。打。算。總。算。不。錯。難。道。春。波。便。任。著。庶。母。將。一。份。家。產。交。給。一。個。異。姓。的。姊。姊。他。却。不。做。聲。麼。原。來。也。有。道。理。他。自。己。思。量。著。眼。睛。裏。所。見。的。女。子。才。貌。兩。全。再。沒。有。高。過。梅。生。的。了。我。如。要。娶。妻。子。會。了。梅。生。再。往。那。裏。找。去。他。後。來。做。了。我。的。妻。子。他。的。家。產。便。是。我。的。我。的。家。產。便。是。他。的。這。分。甚。麼。彼。此。麼。在。這。時。候。落。得。做。個。好。人。依。母。親。的。吩。咐。將。這。份。家。產。暫。交。梅。生。執。管。我。倘。然。這。時。候。拗。了。母。親。的。意。思。不。但。母。親。心。裏。不。喜。歡。便。是。梅。生。也。不。喜。歡。梅。生。辭。了。母。親。往。別。的。地。方。去。我。豈。不。是。兩。面。不。討。好。麼。春。波。暗。暗。打。定。的。主。意。也。不。算。錯。閒。話。表。明。不。須。多。說。下。章。便。叙。春。波。梅。生。

的婚姻問題了。

### 第三章

話說欲叙春波梅生的婚姻問題須先叙春波的一位朋友這人姓譚表氏劍人乃是湖南醴陵人氏自幼和春波同在教會學堂裏畢業出來的性情學問都差不多兩人很談得來自從畢業之後劍人却往英國留學去了彼此分離也好久沒通音問這回劍人從英國回來就了武昌高等學堂教員之聘武昌和漢口隔著一江來往甚便連著星期劍人便買舟過江來訪春波舊友重逢自然有一番樂境春波橫直閒著坐在家裏無事也把不得劍人來談談初來一兩次楊夫人和梅生也迴避來得多了彼此脫略形跡便不迴避了梅生的才學本是很好的他又會談話往往春波也被他談屈了這回劍人來的時候梅生出來應酬自然談吐風生劍人只知道是春波的姊姊却不知道是異姓的只是暗暗的歡喜得了這個膩友後來又知道他沒有許配人家便送了求婚之願越發往來得勤了見了楊夫人也格外的把結譚吐之間隱隱約約的露出意思來楊夫人便有些明白看這譚劍人時品貌也端莊性格也溫柔學問也然

不知深淺。但是從英國畢業回來的留學生。又和春波這般相契。想起來也是好的。便有意將梅生嫁他。先等他來的時候。問了他的家世。創人稱說。父母都過世了。也沒得兄弟。只他一人。父親是前清一個舉人。做過一任教諭。家中略有幾畝田地。如今在外面。面過慣了。也不想回去。楊夫人聽了這一席話。越發歡喜。門第相當。還是其次。第一件難得的。便是父母都已過世。在外面過慣了。不想回去。偷然這門親成了。便好依著女兒。女婿度日去了。楊夫人主意打定。便向春波道。春波。你年紀也這麼大了。你的親事。是應該講起來的。但是你姊姊也沒許人家。他長你幼。待我將他嫁了。再替你娶過親。那時候我的責便算盡了。你可知道我眼裏已經看中了一個女婿。麼。春波道。母親。看中了那個孩兒。却不知道。楊夫人道。你不知道麼。我想起來。你一定願意的。原來不是別人。便是你的朋友。春波聞言。怔了一怔。然後答道。便是他麼。我知道了。……說了這一句。又改口說道。母親。我們兩人的婚姻。講便要一齊講。不講便都不講。母親只管將姊姊嫁了。便不嫌寂寞麼。春波這一番雙關的話。在知他心事的人看起來。乃是兩人的婚姻。便是一人的婚姻。與母親將他嫁了。覺得寂寞。最好是將女兒作媳婦。一生。



一。世。不。離。開。的。』。在。楊。夫。人。聽。了。還。未。會。意。只。當。是。一。不。會。先。替。他。娶。親。便。要。將。梅。生。  
 出。國。女。兒。嫁。了。媳。婦。又。沒。娶。豈。不。嫌。寂。寞。麼。』。當。時。春。波。原。不。便。直。說。只。好。隱。隱。約。約。  
 說。了。半。句。却。不。料。楊。夫。人。便。回。答。道。春。波。你。不。要。焦。急。我。總。要。替。你。娶。個。好。媳。婦。春。波。  
 含。怒。悻。悻。的。答。道。這。時。候。是。講。究。婚。姻。自。由。的。誰。要。你。替。我。娶。楊。夫。人。也。含。怒。道。不。成。  
 器。的。孩。子。你。不。要。我。管。我。也。把。不。得。難。道。我。喜。歡。多。事。麼。只。恐。我。不。問。你。的。信。人。家。都。  
 派。我。不。是。說。我。到。底。不。是。生。親。身。的。娘。連。婚。姻。大。事。也。不。管。你。了。春。波。道。母。親。也。怕。人。  
 家。派。你。的。不。是。麼。難。道。認。一。個。不。相。干。的。人。做。女。兒。人。家。到。說。你。是。楊。夫。人。自。從。認。了。  
 梅。生。做。女。兒。以。來。沒。聽。見。春。波。說。這。句。話。這。回。萬。料。不。到。春。波。這。樣。說。出。來。當。時。便。氣。  
 得。哭。道。春。波。當。時。認。他。做。女。兒。不。會。和。你。說。過。了。的。麼。你。如。何。早。不。說。到。這。時。候。纔。說。  
 出。來。這。是。不。要。緊。的。事。只。待。我。明。天。叫。他。歸。去。便。了。免。得。人。家。說。我。不。是。他。到。那。裏。我。  
 也。跟。着。他。往。那。裏。走。你。張。家。的。家。產。我。們。娘。兒。兩。個。絲。毫。不。要。橫。直。梅。生。自。己。會。賺。錢。  
 難。道。養。不。活。我。母。親。麼。便。討。飯。也。是。出。得。張。家。的。醜。和。我。們。不。相。干。說。著。又。嗚。嗚。的。哭。  
 起。來。春。波。這。時。也。覺。自。己。的。話。說。得。太。過。忙。陪。了。不。是。道。母。親。何。必。如。此。我。的。話。說。錯。

了。讓我告訴梅生姊妹去叫他來勸你。一回說著借了題目走出去不多一刻果然見梅生到楊夫人這邊來楊夫人呼著孩兒一把將他抱住號啕大哭了一場纔細細的將心事告訴梅生欲知梅生如何回答下章所叙的便是了。

#### 第四章

話說楊夫人一見梅生哭了一場然後屏了侍婢把這依靠終身的話向他說了梅生道母親只管放心我受了母親的恩惠自知報答的春波那面也不可和他拗了只待慢慢地向他說母親他從前不是要出洋游學的麼不如這時候叫他往外國去那時候他便管不得母親的事了楊夫人道虧你說他那裏肯去梅生道當真不肯去麼母親前頭禁他不許去這回又要勸他去他自然是不肯去的待我向他說他便聽了當時梅生和楊夫人商量定了便去向春波說勸他出洋游學看官梅生一意要春波出洋他又是甚麼心事看官們看了前三章書只說梅主是個好人這時候却瞞不過了梅生做楊夫人的女兒當真是可憐楊夫人麼也只爲他一份家產他和春波相契一半是真的也一半是假的只恐一得罪了春波他的兒女也做不安所以處處牢籠他

心裏也。把不得。春波有甚麼事出門去了。他便好和楊夫人過自由自在的日子。照此看來。梅生做教習的時候。樣樣事好。也都是假的了。閒話表明不必多叙。且說梅生見了春波。全不把楊夫人的話提起。只說道。母親在房裏並沒有甚麼事。你却要大驚小怪。的做甚。你聽道。不是母親和丫頭們說話。麼。他好好的沒一點事兒。這時我們好往書房裏去。恐怕你的朋友在那裏等你了。春波道。那個朋友。梅生道。劍人。不是你的朋友。麼。春波聽說劍人兩字。心裏便怒起來。說道。這不是我的朋友。到是你的朋友。梅生道。不是這樣說。因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也是我的朋友。儻然你不和他做朋友。時我便不理會他了。春波一肚皮的怒氣。被梅生這一說。早說得散了一大半。便笑起來。道。你的話雖然不錯。但是我和他做朋友。他究竟看不起我。他是出洋回來的。還同我們這般死守鄉里的人做朋友。麼。梅生道。學問只管學問。出洋只管出洋。難道出了洋都是好的。沒出洋都是不好的。麼。你的學問。落實比劍人高得幾倍。只可惜沒出洋一般無知識的人都說他勝過你。不是氣死人的事。麼。你家家產落實可供給得你往外國去走一遭。只可惜你自己誤了自己的事。如今懊悔來不及了。說著。歎道。春波。春波。

我。落。實。替。你。可。惜。你。看。溥。通。的。人。那。個。有。眼。光。知。道。你。是。個。積。學。之。士。麼。春。波。聽。了。這。一。席。話。不。知。中。了。梅。生。的。計。嘆。道。這。分。明。是。母。親。害。了。我。如。今。懊。悔。真。來。不。及。了。口。裏。這。樣。說。心。裏。却。明。白。梅。生。分。明。是。嫌。我。沒。有。出。過。洋。他。雖。然。知。道。我。的。學。問。高。過。劍。人。却。是。在。人。家。面。前。人。家。只。將。出。洋。沒。出。洋。比。較。起。來。便。是。他。高。我。低。梅。生。只。個。要。面。子。的。人。他。那。裏。禁。起。在。人。前。被。人。議。論。我。若。要。和。劍。人。在。情。場。上。爭。戰。起。來。這。時。候。出。洋。走。一。次。正。少。不。得。的。了。想。罷。又。頓。足。歎。道。這。分。明。是。母。親。誤。了。我。的。事。偷。然。他。當。時。聽。我。去。時。這。時。候。早。回。來。了。梅。生。聞。言。說。道。母。親。是。很。愛。你。的。爲。甚。麼。這。事。偏。不。由。你。春。波。道。他。說。我。去。了。家。裏。沒。得。人。他。自。己。寂。寞。不。過。便。不。讓。我。去。梅。生。道。賢。弟。果。然。肯。去。時。這。時。候。還。來。得。及。母。親。那。邊。橫。直。有。我。在。家。裏。照。應。是。不。妨。事。的。……說。到。這。裏。又。改。口。道。到。底。還。是。不。去。的。好。爲。甚。麼。辛。辛。苦。苦。的。爲。著。虛。名。你。去。了。叫。我。……說。到。這。裏。再。說。不。下。去。便。嚶。嚶。的。哭。起。來。春。波。忙。將。自。己。的。手。巾。揩。了。梅。生。的。眼。淚。自。己。却。禁。不。住。也。要。流。下。淚。來。陪。著。他。哭。看。官。梅。生。這。哭。是。真。的。麼。原。來。都。是。裝。出。這。個。樣。子。來。好。像。是。舍。不。得。放。春。波。去。便。是。推。春。波。入。了。情。網。不。疑。惑。他。有。別。的。心。腸。春。波。一。面。要。

想。遂。了。梅。生。的。心。意。便。不。得。不。出。門。走。一。遭。若。說。男。子。爲。著。女。子。發。奮。求。學。本。是。好。事。只。是。春。波。還。將。好。心。待。梅。生。却。不。知。梅。生。要。他。出。洋。正。是。覬。覷。他。的。家。產。並。不。是。和。他。有。真。情。春。波。這。一。著。看。錯。了。以。後。自。然。沒。有。好。結。果。這。是。後。話。不。提。且。說。梅。生。春。波。相。對。哭。了。一。回。還。是。梅。生。說。道。大。丈。夫。也。這。般。麼。如。今。不。發。奮。向。學。還。待。怎。時。春。波。正。是。萬。縷。情。絲。牢。牢。縛。住。忽。聽。得。梅。生。這。一。句。話。好。像。是。迅。雷。貫。耳。把。大。夢。驚。醒。了。說。道。姊。姊。話。不。錯。我。領。教。了。

第五章

話。說。春。波。打。定。主。意。往。外。國。留。學。又。和。楊。夫。人。商。量。決。往。日。本。去。一。來。往。返。便。利。二。來。他。本。不。是。要。求。學。問。只。要。博。個。留。學。的。虛。名。自。然。東。洋。比。西。洋。更。便。先。寫。信。給。那。邊。的。朋。友。託。他。們。打。聽。留。學。的。情。形。不。多。幾。天。便。得。了。回。音。春。波。擬。攬。一。切。方。要。動。身。有。一。天。突。然。有。兩。個。警。兵。撞。入。他。家。來。說。奉。了。長。官。的。命。令。張。某。人。和。亡。命。日。本。的。亂。黨。暗。通。消。息。春。波。分。辯。道。這。話。從。那。裏。說。起。警。兵。不。由。分。說。將。他。書。房。裏。傾。箱。倒。篋。的。搜。了。一。回。搜。出。一。封。從。日。本。寄。來。的。信。便。是。春。波。託。朋。友。打。聽。留。學。的。回。信。春。波。暗。笑。道。這。

封信便算是暗通亂黨的憑據。麼誰知方說話間，那警兵將函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封信來，遞給春波看。不知何故，他朋友的一封信竟變了一封謀亂的信。上面所說的是囑咐春波在漢口組織秘密機關的一番話。又叫春波立刻往東京去走。一遭春波看了，嚇得面無人色。自思道：這分明是人家做就圈套誣陷我的。了然這封信爲何能攔入我的信函裏來，豈不是警兵弄得手法麼？到了這個地步，我也沒法只得跟他去走。一遭看官這個時候，正是癸丑內亂平定之後，政府防備黨人非常利害。春波既然受了誣陷，被警兵捉住，還想逃得脫麼？這裏楊夫人和梅生都驚慌慌哭啼啼的圍住春波不放。兩個如狼如虎的警兵那裏肯講情講理？只一手揮開兩人，便將春波捉去見他長官。春波去後，楊夫人更哭得暈死了。停過好一回纔醒轉來。梅生在傍勸他道：母親不必焦急，是非終究有個明白的日子。阿弟已經如此，母親哭死了也是無益。不如想些法子救他出來，要緊。楊夫人道：我們都是女人家，那裏知道世事。本地方又沒有親和戚，那個肯來幫助我們？我們母女兩個命苦，竟苦到這個地步。人家不知道，還說我不是他親生的娘，便是我串通匪人，誣陷他的。梅生道：這話何說？難道人

家都和現在的官吏一樣糊塗麼停了一回梅生又道母親你放心還是實是虛難道竟分不出麼儻然一時錯誤後來詢明了便要放他回來便說他們到底審不明我想現在的事都可用錢買得動的我們拚著用幾文錢也無事了梅生這一席話說得頭頭是理楊夫人那有不被他說動的道理便道梅生你在外面走慣了的這事全仗著你的力救你兄弟你要錢使用只管向我這裏來取說著又流下淚來便向梅生跪了一跪梅生慌忙跪下去說道母親你要如此便是不認我做女兒了你不是要折死我麼楊夫人收淚起來當時已是半夜楊夫人一夜沒睡明天黎明便催梅生起來想法子救春波梅生道待我先往監獄裏去看了阿弟然後找譚劍人來談談他和春波是最好的朋友到這時候要他來相助他是辭不掉的楊夫人心無所主梅生怎樣說他怎樣好當時梅生辭了楊夫人出去先至監獄所探望春波用了幾文錢少不得讓他們見面只見春波縲紲在身居然變了一個犯人一見梅生除却雙淚長流外沒得一言半語梅生安慰他一番便別了春波出來找著譚劍人商量個救護的方法來來往往和楊夫人千方百計都使盡了那有絲毫效驗看官這誣陷春波的到底是何人

現在無從表明要大家猜猜等到全書看完了然後知道這是後話不提如今且敘梅生婚姻的事。

### 第六章

話說梅生自那天到監獄見了春波之後便每日去看他一次有一天梅生又去春波先問了家裏的情形便道姊姊我受了誣陷這沈冤恐無昭雪之日我死便死了只是母親年老叫他依靠何人但有姊姊照管他也算是件萬幸的事梅生道這是應該的何必掛齒况吾弟也未必抱冤莫雪春波嘆道我是不消說了自己思量著祖德不薄我自己也仍做甚麼昧良心的事爲甚要遭這種橫禍真是天道難問說著執了梅生的手嗚嗚哭起來梅生也陪他流淚春波却道姊姊你不必傷心母親後半世還全仗著你你自己保重便是保養母親又低聲問道姊姊你知道我的心事麼梅生低頭無語露出一種羞態來裝癡裝呆的答道你的心事麼我却不知道……待我猜猜看說著又無語了春波道姊姊你是愛我的我早知道我是愛你的你也知道我們兩人的幸福是無窮的却不料憑空掉下這禍事來如今我是犯罪的人了這一生一死還想



在世界上做個人麼我第一個丟不下的便是母親第二個丟不下的便是姊姊母親有姊姊照顧也算放心了姊姊的事我也替你打算不知你意下如何梅生聞言仍是垂頭無語春波又道我最好朋友便是譚劍人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你除了這人還有再比他親愛的麼梅生含羞答道現在患難之中我那裏有心說這事春生道不是這樣說我是眼見得不能出獄了把不得你和劍人早日成了婚那時我心裏便安樂母親也有依靠我冤死在牢獄裏只要自己明白不會犯法便是問心無愧說著看看時候不早說道姊姊你這時應該回去隔日再來罷梅生辭了春波歸去心中暗喜隔了一天便和楊夫人同來探春波楊夫人見兒子瘦得不成個人只哭得搵不起頭來春波忍住眼淚反勸他道母親自己保重些罷兒子無端的遭了橫禍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喜有姊姊照顧母親母親下半世便不嫌寂寞姊姊的婚姻也應該說起來了自我眼裏看起來品學兼優的莫如劍人母親意下如何楊夫人道這要問他自己春波道前天早和姊姊說過的楊夫人含著眼淚勉強做出笑容來問梅生道你的意思如何梅生只管不做聲連問兩次纔道由母親做主便是春波道既然如此便

算答允了。只待我寫個信給劍人。他也沒有不答允的。這親事便成了。梅生道：說是如此說。但吾弟方在患難之中。何必急急的說這事。春波全不理會。只管向梅生要了鉛筆。寫個信去給劍人。看官這信一去。劍人這有不答應的麼。當時楊夫人梅生別了春波。楊夫人又代他將信寄與劍人。過了幾天。劍人便有回信說道：這是求不到的事。那有不允之理。只是春波在患難中。緩些再說罷。他的話是和梅生不約而同的。楊夫人也說緩些再議。忽忽過了幾時。春波出獄。仍是無望。楊夫人去看春波。春波又將這事提起。說道：母親姊姊的婚姻。既然兩家議定了。不如早些行了。結婚的禮。叫劍人往來我家。格外便利。橫直他是有家不歸的人。儻然成了婚。便是和我家的人一般。母親豈不是有依靠麼。他這一席話。句句從心肺流去。沒一絲兒不是誠心。任便甚麼人聽了。也要感動。當時楊夫人聽他這樣說。只是眼淚如斷線珍珠般滴下來。心裏覺得感激。萬分口裏却不知如何回答。只道好兒子。便照你的話辦。你還要自己保重罷。光陰迅速。約摸又過了三四個月。春波入獄已久。楊夫人的悲痛也逐日減了。加著春波催他將梅生成婚。楊夫人便揀定日期。行結婚禮。這時少不得有一番熱鬧。剛剛和春波的

淒涼成個反面。但這番舉動也不過是文明結婚的常禮。不消瑣瑣敘述。只說結婚以後。劍人便移居張府。張府房子本來是很大的。另收拾兩間給女兒女婿。住楊夫人。天天看見一對小夫婦。心裏自然歡喜。只待春波出獄。他的心事便算完全如願。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這時。又節外生出枝來。

第七章

話說劍人娶了梅生。移居張府。不多幾時。梅生忽從他衣袋裏搜出一封信來。梅生偷了看時。開場稱劍人做哥哥。後面具名是女子的名字。叫做傅秀英。梅生見了。老大不快活。再細看那信時。原來秀英便是劍人的妻子。這一驚真不同小可。那信道：

劍人哥哥愛鑑。自君一別。鄉關五經寒暑。此誰能遣。云胡不思異地同心。可證天邊之月。一去不返。生憎海上之舟。豪華膏盡。香澤不施。多羅塵封。春紅久棄。佐家計之蕭條。無非鉢。總望海天之寥遠。難卜晴虹。雖然敢以兒女之情。短汝英雄之氣。消息沈沈。非無故也。比聞棧歸天外。舟泊漢陽。方謂三湘匪遠。一葦可航。誰知裙解無靈。蟻飛不驗。空幃數載。敢希憐賤妾之情。清酒一卮。亦必謁先人之墓。不揣冒昧。用上

寸箋。尙希諒鑑。諸維珍重。君親愛之妻傅秀瑛謹上。

梅生看罷。知道詳細。先將這信。藏匿起來。待劍人歸來。兩人坐在燈下。唧唧絮語。和平時一般。梅生慢慢的問道。男子保護女子。是男子的天職。麼。劍人道。是的。梅生道。既然受了人家的保護。便是。要聽人家做主。自己的權利。不可和人家平等。我只怪現在的。女子。一面要男子保護。一面又要享平等的權利。世界上。那有這麼兩面便宜的事。劍人聞言。不覺笑道。你這話。真說得痛快。只可是得罪你們女同胞。不淺。梅生道。我只知道公理。那知道得罪人家。劍人道。便說這是公理。保護和平。等是不能兩全的。你還是願意受我保護。麼。還是願意。丟了平等的權利。麼。梅生道。假使我。丟了平等的權利。你便要娶個。如夫人。麼。劍人道。這也未必。梅生道。如此便好了。但是我。既然受了保護。便享不到權利。倘然你娶個。如夫人。我也阻不得。你便是你娶個。正夫人。我也阻不得。你劍人心虛的人。聽了這言。心裏便受了一下。打擊。面上露出驚惶之色。來。梅生却道。我們不是瘋了。麼。只管談這種不相干的閒話。劍人聞言。突突亂跳的心房。立刻平了。梅生又道。劍人哥哥。你不要把我當了尋常。妬忌的人……劍人搶著說道。這話怎說你。

平。時。叫。我。也。不。是。這。個。稱。呼。今。天。却。從。那。裏。學。來。的。梅。生。道。難。道。這。個。稱。呼。我。便。不。能。叫。你。麼。他。人。叫。的。我。也。叫。的。劍。人。至。此。猛。憶。秀。英。的。一。封。信。莫。不。是。被。梅。生。看。見。了。麼。慌。忙。向。衣。袋。亂。摸。梅。生。道。不。必。如。此。我。早。預。備。好。了。我。不。是。先。說。過。的。麼。我。既。然。受。了。你。的。保。護。自。然。是。聽。你。做。主。娶。兩。個。三。個。夫。人。是。尋。常。的。事。你。早。告。訴。我。便。是。了。何。必。瞞。著。我。叫。他。在。家。裏。受。苦。劍。人。忙。陪。著。笑。臉。道。這。都。是。我。不。好。如。今。的。事。只。聽。你。如。何。說。便。如。何。辦。但。願。你。可。憐。他。罷。梅。生。佯。怒。道。你。到。今。天。纔。告。饒。麼。說。了。一。句。又。笑。著。道。如。今。生。米。煮。成。熟。飯。還。說。甚。麼。難。道。和。他。離。婚。不。成。我。知。道。他。是。不。願。意。的。難。道。和。我。離。婚。不。成。我。也。是。不。願。意。的。不。如。連。忙。回。去。走。一。遭。我。也。和。你。去。大。家。當。面。說。明。了。彼。此。不。必。猜。疑。嫌。忌。豈。不。是。好。劍。人。被。梅。生。一。席。話。說。得。惑。了。果。然。帶。梅。生。回。家。去。當。時。兩。人。都。將。這。事。瞞。了。楊。夫。人。只。說。須。回。家。去。玩。耍。一。次。不。久。便。要。出。來。兩。人。到。家。劍。人。先。將。梅。生。的。一。番。好。意。告。知。傅。秀。英。秀。英。也。是。個。明。白。人。知。道。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依。著。劍。人。願。和。梅。生。同。事。一。夫。心。裏。雖。然。不。滿。意。口。裏。却。一。口。贊。成。梅。生。秀。英。兩。人。相。見。羞。羞。報。報。的。應。酬。一。回。彼。此。說。話。都。由。劍。人。做。個。通。事。同。住。了。幾。時。纔。漸。漸。的。忘。

了。形跡果然猜疑。嫌忌一齊泯滅。劍人本來父母雙亡。又沒兄弟。只擁著兩位艷妻。過他的安樂日子。真不知幾生修到的。豈福了。誰知這個時候。又平地裏起了風波。

### 第八章

話說劍人擁著兩位艷妻。住在家裏。忽接得楊夫人一封書信。說是春波在獄未出家。中寂寞。催他夫婦二人從速還漢。得信之後。劍人說道。不但楊夫人念著我們。便是我自己。也不可鬱鬱的。居在鄉裏。梅生道。我母親分給我的一份家產。都在漢口。那有不去的道理。只有秀英不願意去。但劍人要他去。便由不得他。不去擇定日期。由湘還楚。劍人叫了一隻大民船。載了家眷和日用的家伙。都搬了來。風順水順。不日已到洞庭湖。眼望漢口。指日可到。却不料一天夜泊滿船的人都睡著了。秀英一人沒睡。想起前前後後的事。好不悽楚。越想越睡不著。便走出艙來。望著湖光月色。只見萬里清天。一輪明月。都倒印在湖底裏。不覺看得出了神。猛然間頭暈眼花。立脚不住。一交跌入湖心。呼救也來不及。逐著波浪。翻了幾個筋斗。便沒氣了。這裏劍人梅生那裏知道。直至第二天。天明劍人起來。不見秀英。便問梅生。梅生大呼怪事。一隻小小的船。那裏躲得

到甚麼地方去。大家便料定他是跌下湖裏死的。劍人道：秀英分明是墮湖而死。只不知他是有心跳下。還是無意跌下的。梅生道：這事我又犯了嫌疑。人家不知道。這還說是我謀害他性命的。劍人道：這話何說。難道我還怪了你麼。撐船的人也說道：昨夜並沒有聽見動靜。難道謀害人命便沒一些兒聲音麼。劍人道：我本沒有這種疑心。何須你們分辯。梅生道：你不是疑他有意投湖的麼。若說有意投湖。他却又爲何事。分明是爲得我那麼。我便是禍根了。劍人我生生的拆散了人家夫妻。這個罪名我如何背負得起。還讓我同他死了罷。說著便要跳入湖去。劍人將他一把拖住。說道：梅生何苦如此。我的心你還不知道麼。我看他多半是失足跌入湖去的。只是你昨夜也聽見動靜麼。梅生道：我們三人各住一艙。我的艙在中間。他的艙在船尾。你的艙在船頭。他的艙再過去。便是火艙。是不能玩耍的。他要往船頭去時。須走你身邊。過你既然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照此看來。越發顯得不是甚麼人謀害他的。倘然有甚人謀害他。便先要驚動了你。這時劍人在船頭上偵察。一回只見有一兩個腳跡印兒。却也證不出他是怎樣死的。劍人念著舊情。少不得哭了一場。梅生也陪著他哭。船家勸著不久便止了。仍是

開了船望漢口進發。不日過了洞庭，已到漢口。梅生、劍人雙雙攜手上岸，回到張府。見楊夫人看官傅秀英這一個人。楊夫人本來不知道的，他們回去的時候，早瞞着楊夫人在下先表過了。這回返漢，不幸墮湖而死。劍人、梅生也索性瞞了楊夫人，所以他自始至終不知道有這個人。楊夫人和女兒女婿久別重逢，少不得有一番親熱。劍人夫婦布置了幾天，纔得安頓。劍人仍往他學堂裏教書去。又過幾時，便有一個好消息傳來，說是新任的檢察官審明春波無辜，可放他出獄了。劍人在外面先得了這個消息，連忙回來告知楊夫人。楊夫人母女喜做一團，說道：這是祖宗厚德，故冤屈也有伸雪的日子。梅生道：母親，我不是早說過沒事的麼？一到那天，楊夫人和女兒女婿備了馬車，親自迎接他出來看官。這不是楊夫人一件快意的事麼？誰知反覆無常，禍福相倚。這件快意的事，立刻變成一件傷心的事。

### 第九章

話說楊夫人、梅生夫婦備了馬車迎接春波出獄。春波一見母親，喜極而悲，反不覺流下淚來。執着楊夫人的手，熟視一回，看得呆了。楊夫人道：春波，你姊姊也在這裏，你姊



丈也。在這裏快和他們相見。春波無言。只望著楊夫人。目不轉瞬。說道。母親。這不是夢。中麼。我如何在這裏。看見你。楊夫人道。你如今沈寃已雪。可歸家了。在獄中辛苦已久。快歸家去調養。春波道。我不信。我能出獄。這分明是做夢。梅生在旁說道。春波神筋亂了。這時不可多說話。歸家去調養。要緊。楊夫人聞言。便將他扶入馬車。楊夫人和春波坐一車。梅生夫婦坐一車。揚鞭疾駛。片刻已抵張府。婢僕們迎來門外。爭扶春波下車。春波在途中早睡著了。楊夫人不敢驚他。直到這時。纔拍著他肩道。春波已到家了。快醒醒罷。春波張目四顧。說道。母親。這便是我的家麼。楊夫人道。正是。春波驚道。我不信。我能回家來。母親你放了我。還讓我回到獄裏去罷。說著回身要走。婢僕們上前攔住。說道。相公瘋了。相公瘋了。擾做一團。接著便是楊夫人的淚聲。正是忙亂時候。梅生上前說道。大家不必驚惶。快扶春波往房裏睡去。這一句話。將衆人提醒。七手八脚。扶將春波睡在牀上。大家輪流守著。一夕平安無事。第二天清晨。春波起來。已覺稍稍明白。楊夫人吩咐家人請醫生替他診視。不料春波見梅生劍人並肩攜手。又是一個感觸。禁不住再發起狂來。看官梅生劍人結婚。乃是春波的主張。爲甚至此。又要妬忌他。

來。春。波。本。和。劍。人。爭。著。梅。生。只。因。自。料。死。在。獄。中。故。甘。心。讓。與。劍。人。這。回。神。筋。稍。定。自。知。出。獄。回。想。前。事。不。免。懊。悔。况。並。肩。攜。手。的。這。種。光。景。在。當。時。不。曾。見。過。初。次。見。了。越。發。觸。目。神。虛。體。弱。突。然。受。一。打。擊。那。有。不。發。狂。之。理。閒。話。表。過。不。提。且。說。春。波。發。狂。便。又。胡。言。亂。語。說。道。母。親。豈。不。是。警。察。又。跟。在。我。後。面。麼。你。須。想。個。法。子。將。我。送。匿。楊。夫。人。道。春。波。你。不。要。疑。心。那。裏。有。警。察。跟。你。梅。生。也。道。春。波。只。管。放。心。現。在。是。不。要。緊。的。了。春。波。那。真。肯。聽。他。們。的。話。只。道。警。察。跟。著。捕。緝。你。們。偷。然。不。設。法。救。我。我。便。投。江。自。盡。免。得。被。捕。受。辱。正。在。嚷。著。醫。生。已。來。診。過。脉。問。過。病。狀。說。道。心。虛。膽。怯。腦。筋。紊。亂。靜。養。幾。天。便。可。無。事。楊。夫。人。稍。稍。放。心。不。料。第。二。天。清。晨。走。向。春。波。房。裏。去。只。見。一。間。空。房。人。沒。有。了。四。處。尋。覓。一。回。都。不。見。踪。跡。梅。生。劍。人。聞。信。都。慌。了。幫。著。尋。找。那。裏。見。個。人。影。兒。楊。夫。人。號。啕。大。哭。管。不。得。春。波。下。落。自。己。先。哭。得。暈。去。婢。僕。們。扶。他。上。牀。梅。生。向。劍。人。道。讓。我。照。顧。母。親。你。且。望。外。去。打。聽。春。波。消。息。劍。人。依。言。走。出。約。有。一。頓。飯。的。光。景。楊。夫。人。纔。漸。漸。甦。轉。來。梅。生。灌。他。薑。湯。又。說。一。番。安。慰。的。話。垂。下。帳。子。讓。他。安。睡。一。回。一。面。出。來。盤。詰。婢。僕。一。個。婢。女。道。相。公。是。昨。夜。到。天。明。沒。有。睡。的。只。在。房。裏。亂。走。

自己說要跳入江去。黎明的時候房中沒有聲息。我猜是睡著了。誰知他却走了。出去。又一個婢女道。我清晨起來。還看見他。方怪他起得這麼早。問了他。也不做聲。誰知他要走出去。梅生道。你們各說各的話。都有些信不得。正說著。劍人便已回來。梅生道。可有甚麼消息。劍人搖首道。不妙。不妙。梅生驚道。怎說。劍人道。漢口人山人海。那裏打聽得出他的消息。只有常常到我家賣花的婆子。他是認識春波的他說。今晨看見春波。走向江邊去。只當他是到那邊去遊玩。誰知一去不回。麼。梅生你看這個情形。正恐有意外的事。春波常常說要投江自盡的。這回莫不是真個投了。江麼。梅生道。婢女們也是這樣說。只盼望這話不信便好了。還有一事。我們在母親面前切不可說起。他是投江而死。便是永遠不回來也。只安慰他說是要回來的。劍人道。這箇自然。二人再進房看楊夫人時。已醒轉來。梅生夫婦百計慰藉。楊夫人悲懷稍減。只是光陰迅速。一連過了十幾天。仍不見春波的影子。大家都打量是沒有回來的日子了。楊夫人雖然記念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得胡亂的和女兒女婿過日子。把前事一筆鈎消不提。上心來看官楊夫人一家的事。到此便算叙完。下章要另叙一個主人翁以前的十章算計。

部書以後的六章又是一部書兩部書看完合將起來仍是首尾貫通成一部書諸君不信試看下文。

### 第十章

話說下文所叙的主人翁是一位黃夫人他是江西九江人氏丈夫早已過世也沒兒女他丈夫是個前清的舉人四十多歲上丟了夫人長逝夫人自幼讀書明理至此生計維艱便在九江城裏開個女子私塾開門授徒拜他爲師的人倒也不少成績一天一天的進步夫人便將私塾擴充改爲學堂除自己擔任教科之外還要另請兩位教員襄助教務忙了一回諸事妥貼已由黃夫人聘請了一位相識的女子姓龔名保賢這少一位沒人擔任因他經費支絀薪水不多所以無人就這苦事剛巧有一天黃夫人的一位朋友來向他說道現在有位姓李的先生名叫德之湖南人氏素來擔任教務學問很好經驗也深只因流寓他鄉欲歸不得只要謀個棲身之地薪水多少決不計較果然夫人經濟困難便是盡義務也無妨黃夫人道果然有這樣的先生那是好極了我這裏本來預備聘請一位教習的自然要略備薪水不過菲薄些未免教人家

屈就罷。黃夫人的朋友聞言歡喜。明天便介李德之和黃夫人相見。只見李德之年紀約摸二十多歲。進退有節。言笑不苟。真是個誠實君子。黃夫人一見便十分欽佩。當時議定薪水。鐘點。德之告別而去。又過幾天。德之移到學堂來住。一肩行李。半是破書。幸到這個地方。不遭人家白眼。黃夫人問德之道一齋。在甚麼地方教書。幾時到這裏的。德之答道。蒙夫人厚待。禮當直告。只是家運不佳。潦倒殊甚。提起舊事。來令人傷心。黃夫人聞言便道。如此便不敢多問了。又過幾天。龔保賢女士也來校就職。保賢向黃夫人道。夫人如今又要介紹一個學生。黃夫人忙問何人。保賢道。便是我的妹子。原來我母親前天買了一個丫頭。年剛十歲。倒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他自己說本是富家之女。只因被拐子拐到這裏。輾轉的賣給夫人家。我母親問他父母姓名。他却不肯說。只道已忘記了。我母親可憐不過。便認他做了女兒。取名保善。保善自說從前也讀過幾年書。我母親便試他。果然不錯。母親歡喜說道。保善你姊姊是在學堂裏當教習。便也教你往他學堂裏去讀書。我母親又吩咐過我。所以我特向夫人介紹。黃夫人道。令堂一片慈善之心。真是令人欽佩。令妹將來幸福是無量的。保賢道。這都是夫人賜他的。

黃夫人連稱豈敢明天保賢帶了保善見黃夫人只見保善垂髻捷足結束停當真是個好女孩兒黃夫人見了也可憐他向保賢道怪不得令堂疼痛他又過幾天已屆閉學之期黃夫人德之保賢各各預備教務的事德之本是教書多年的自然是舉止得法况在患難之時越發盡心職務保賢雖然初次爲師但他是一片熱心事也沒有辦不好的黃夫人得了這兩位教員學堂自然有進步德之保賢相處日久也漸漸知己起來黃夫人知道德之沒有夫人並知道保賢沒許配人家因此便提議他們的婚姻問題了。

## 第十一章

話說黃夫人有一天向保賢道我們學堂裏成績一天一天的進步這都是龔先生和李先生兩人的功勞倘然你們兩人能永永在這裏教書豈不好麼我是年紀大了不知能替社會盡得幾年義務倘然我一旦死去這個學堂任他散了未免可惜不但丟了我創始的一番經營便是後去的人也少個合式的地方就學我死之後這個學堂是要付託與你們兩人的你們年紀相似性情也合得來倘然結了婚姻豈不是一件

好。事。現。在。是。用。不。著。羞。滯。的。願。意。不。願。意。只。管。說。了。我。也。不。是。照。著。舊。俗。做。甚。麼。媒。人。只。不。過。從。兩。方。面。介。紹。究。竟。還。是。你。們。自。己。做。主。保。賢。聞。言。答。道。夫。人。的。厚。意。很。感。激。的。李。先。生。學。問。品。行。久。已。佩。服。但。這。事。還。須。夫。人。向。我。母。親。說。去。黃。夫。人。道。照。此。看。來。龔。先。生。已。允。許。了。只。須。向。令。堂。說。一。句。便。是。照。禮。在。你。允。許。之。後。應。該。再。告。訴。令。堂。的。明。天。黃。夫。人。便。將。這。話。告。知。保。賢。的。母。親。他。母。親。問。知。詳。細。自。無。不。允。之。理。過。了。兩。天。黃。夫。人。又。和。德。之。談。起。開。場。也。是。將。對。保。賢。說。的。一。番。話。向。德。之。說。德。之。依。言。遜。謝。後。來。說。到。婚。姻。德。之。却。道。夫。人。可。不。瞞。你。說。我。是。抱。著。獨。身。主。義。終。身。不。娶。的。夫。人。這。番。厚。意。只。得。孤。負。了。龔。先。生。學。問。也。欽。佩。得。很。但。是。我。早。把。這。念。斬。絕。了。可。不。能。如。夫。人。之。命。夫。人。若。說。教。務。的。事。但。我。有。一。分。力。量。總。要。盡。一。分。力。量。黃。夫。人。一。團。高。興。被。他。這。一。席。話。說。得。冰。冷。自。己。思。量。德。之。這。人。斷。不。是。出。世。的。人。爲。甚。說。抱。著。獨。身。主。義。不。願。娶。妻。真。令。人。摸。不。著。頭。腦。便。問。他。道。李。先。生。貴。庚。不。是。還。只。二。十。六。麼。德。之。道。正。是。黃。夫。人。道。從。前。也。娶。過。夫。人。麼。德。之。道。不。必。說。了。黃。夫。人。道。一。定。是。娶。過。夫。人。斷。弦。的。了。德。之。搖。首。道。夫。人。我。是。傷。心。人。別。有。懷。抱。請。你。不。必。再。提。起。婚。姻。罷。提。起。來。我。便。傷。

心我無父無母無妻無子只算是世界上一個畸零人盡著我的力量替社會盡些義務因此得了衣食便是我的幸福若說家庭的幸福我這生是無分了黃夫人道聽你說來本是個多情人的口氣却無端的做了厭世離羣之人想你是從情場歷劫來的了德之又搖頭道也不是黃夫人道不必瞞我你不說我已知道這事可不能強你只勸你將胸襟放寬不必自投情網果然厭世離羣也是一種最高尚的人只怕終覺得寂寞罷黃夫人心知德之不願意和保賢結婚却在保賢面前也不再提起這事只得自己默默的將前言取消了自已思量他替他兩人介紹一來是替他們打算二來也是替自己打算是要他們二人維持這學堂的誰知不能如願婚事不成還不打緊只是保賢允了德之不允因此便要生出不洽的感情來豈不是被他這一句話弄糟了誰知黃夫人向德之說這番話早被保善聽清楚了保善回家去便細細告知保賢保賢聽了心裏雖然有些不舒服却也暗暗的佩服德之自己思量道德之如此說必不是無情之人只是曾經情劫的不是目成不遂便是斷弦這樣的人在今日真是難得我要不出閣便罷要出閣時除了德之也尋不出第二個合意的人了儼然他抱著獨



身。主。義。終。身。不。娶。我。便。學。他。終。身。不。嫁。也。不。失。是。個。最。高。尚。的。人。當。時。保。賢。心。裏。如。此。想。仍。是。在。學。堂。裏。教。書。和。平。時。一。般。無。人。知。他。心。事。如。此。後。來。他。母。親。將。他。和。別。家。議。婚。他。便。拿。這。一。番。話。告。訴。他。母。親。發。誓。不。嫁。只。在。黃。夫。人。學。堂。裏。教。書。度。日。恰。好。這。時。候。他。學。堂。裏。又。來。了。一。個。奇。僻。的。婦。人。剛。好。保。賢。做。個。朋。友。

第十二章

話。說。黃。夫。人。有。天。出。外。閒。步。貪。看。著。夕。陽。晚。景。走。到。一。個。僻。靜。地。方。數。家。茅。屋。一。曲。清。溪。犬。吠。聲。中。走。出。一。個。賣。花。的。女。子。年。紀。在。花。信。上。下。雖。然。亂。頭。粗。服。却。掩。不。了。天。然。丰。韻。舉。止。大。方。也。不。是。小。家。之。女。手。裏。提。一。隻。花。籃。拉。拉。雜。雜。放。些。玫。瑰。鳳。仙。玉。簪。月。季。想。是。從。街。坊。上。賣。花。歸。來。黃。夫。人。迎。面。上。前。向。他。買。一。枝。玉。簪。花。那。女。子。道。這。花。易。萎。難。充。瓶。供。夫。人。不。如。買。些。玫。瑰。月。季。黃。夫。人。道。我。只。愛。他。雅。致。玫。瑰。月。季。未。免。俗。些。那。女。子。道。論。他。顏。色。未。免。俗。艷。論。他。品。格。在。花。譜。之。中。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雖。比。不。得。梅。清。梨。淡。也。不。是。庸。俗。一。流。綠。莊。嚴。雖。然。幽。雅。却。不。在。三。十。客。之。列。黃。夫。人。聞。言。大。驚。說。道。原。來。姑。娘。是。天。仙。化。人。我。却。錯。當。了。是。賣。花。女。子。那。女。子。道。這。何。敢。當。這。不。

過是賣花人的本分朝朝暮暮培植剪裁豈有不知花名的麼黃夫人道賣花人我也見得不少却不曾見過和姑娘這等風雅的我曾讀過幾年書還不能有這樣吐屬請問姑娘何姓何名何地之人那女子道不瞞夫人說我姓王氏名喚芳蘭乃是士人之婦只因遇難至此無以爲生依著村姬種花度日黃夫人道原來如此又改口稱他夫人道芳蘭夫人究遇何難也可告訴我麼芳蘭道夫人這話可不必說起說起真令人傷心我丈夫只知我已死了他也另娶了夫人我便賣花自活送此餘年做個世外的人也安樂又何必再提起往事來黃夫人道但做這賣花女子未免冤屈了我家離這裏到不遠閒的時候只管往我們那邊走走說著又告了他的住址芳蘭道原來夫人是教育界中人越發欽佩了明天定要拜謁當時兩人談了一回只見夕陽已下涼月初升時候不早黃夫人便辭了芳蘭歸去將這番話從頭至尾告訴德之保賢德之道恐怕是夫人造出這事來和你們取笑的罷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的女子保賢不嚴道也不可輕量了人你有什么證據能斷定沒有這樣的人麼黃夫人道假使我不親自看見我也不信橫直他明天要來的等他來了你們纔知道我不撒謊德之道我是說笑

話的那裏說是夫人撒謊。一到第二天黃夫人等三人都預備芳蘭來訪。上午八點鐘前芳蘭已來德之暫避。黃夫人介紹他和保賢相見。說道這便是王芳蘭夫人。保賢道芳蘭夫人的才調境況早聽見我們黃夫人說過的。落實欽佩得很。我想黃夫人這裏正好添一位先生教書。倘然芳蘭夫人肯屈就。時何妨到這邊來。現在我的鐘點是很多的。只怕精神不及。很望芳蘭夫人相助。倘然黃夫人沒有這意。我也要請芳蘭夫人自代。黃夫人聞言便道這正合著我意。我早有這個意思。只是不敢說罷。倘然芳蘭肯來時那便好極了。芳蘭聞言謙讓一回。然後說道容我辭了那邊。居停到這裏來約摸再過一星期便可握手一堂了。又談了一回閒話。然後辭別而去。芳蘭去後保賢便問黃夫人我替夫人介紹這位教員如何。黃夫人道早說過的。正合著我的意思。保賢又向德之道你再疑黃夫人撒謊麼。今天你雖然不會和他相見。停幾天到這裏來教書時你便好領教了。光陰迅速忽忽過了一星期。芳蘭果然來就教員之職。照例授課無須細叙。閒的時候便和黃夫人德之保賢談。只是他有一種僻性和人家談不來時只管鎮日的不同人家見面和人家談得來時也只管談些學問藝術。沒一言涉及他。

的身世因此旁人也不敢問他保賢德之都是高超絕俗的一流人物芳蘭和保賢便成密友不消說了便和德之也是性情決洽看官男女的交際只容得有兩個人倘然有第三個人猜疑嫌忌自然而然的要生出波瀾來無論有甚麼大學問高思想一到這個地位都歸無效只任他重重情網將人罩住了保賢芳蘭德之也不能逃出這個範圍分明是密友竟變成情敵下章所敘述的便是了

### 第十三章

話說自從芳蘭到了黃夫人這邊來忽忽又過幾時黃夫人多了一個助手自不消說在保賢是一方面得了一個密友一方面却來了一個情敵看官德之曾經情劫發誓不娶前面早表過了芳蘭雖然勞燕分飛也無再嫁之意兩人的交際再用不著一個情字只是保賢不知將己之心度人之心時時疑惑芳蘭要奪寵分情因此便生出波瀾來閒話表過不提且說有天是個星期日芳蘭帶了保善和幾個學生出外游玩趁著蕭爽的天氣走到學校後面一個荒塘邊只見半塘秋水數莖殘荷曬出一片晚秋之景恰好這時候德之也在那裏散步芳蘭一見德之便道李先生我不料你也在

這裏德之隨口答道。我知道你要來。特地在這裏等你的。你看這一片蕭疎寂寞的光景。正好賞玩。賞玩只是保賢不來。我們便少了一個清談之友。芳蘭道。我們是得秋氣多的人。便和這景致相宜。倘在保賢見了。反要生起感慨來。正說着。保善忽然說道。王先生。你說起我姊姊來。我便記起一件事。他是約定今天在家裏教我風琴的。我只管跑到這裏來。豈不要累他尋死了麼。芳蘭道。如此你便先回去罷。保善聞言。辭了芳蘭。回去。這裏芳蘭和德之也帶著學生們歸校。不提。且說保善一直奔至家中。繞到門外。已聽見琴韻悠悠。揚隨風颺出。忙入門去。果見保賢獨自一個。踏著風琴口裏唱着歌。道。

蕭蕭衰柳點殘秋。淡淡斜陽上畫樓。有客憑欄憶遠游。上眉頭。半是新愁。半舊愁。  
西風涼殺水紅花。一點燈光透碧紗。輕寒惻惻晚來加。莽天涯。何處衷懷訴與他。詞右

欄干萬  
里心

保善聞歌。停步靜聽。保賢歌罷。回頭看見保善。說道。保善。我那裏沒有找到。却不料你自己也會歸來。保善道。姊姊不要怪。是剛才王先生帶我出去散。一回步。保賢道。還有。

那個同你們去的保賢道還有李德之先生和好幾個學生保賢聞言沈思了一回說道李德之先生也在那裏麼他們說些甚麼保善道沒說甚麼只有李先生說可惜姊不在王先生却道保賢若來了便要生起感慨來李先生又說他是知道王先生要到那邊所以他自己先去等的保賢道據你說來我便明白了分明他們兩人約定在那裏談心的他們又必有甚麼事不可使我知道所以別了我往那裏去說保善道道却未必儻然如此何必要帶我去保賢道這個你不知道他們帶你去正是要我不疑忌他們他們談些甚麼你那裏懂保善道我想王先生和姊姊是最好的朋友那有甚麼事不可讓姊姊知道保賢道不必說了只管說他做甚不要耽擱了你學琴的工夫保善道你不說給我聽我是不願意學的保賢道你自己不願學誰要你學當時保善便負氣走開了一夕無話明天保賢晨起入校還在九點鐘前不見芳蘭只見德之便同芳蘭那裏去了德之道正在教員室裏預備功課保賢道你們昨天別了我出外去散步我偏知道了德之道我正記念著你說你不在我們便少了一個朋友芳蘭却道若使你見了這蕭疎寂寞的光景反要生起感慨來保賢道這都是你當我面說的

話。背。了。我。面。時。便。不。是。如。此。說。了。德。之。道。這。是。你。疑。心。了。保。賢。道。不。是。我。疑。心。只。是。你。約。定。他。在。那。裏。相。見。的。不。然。你。爲。何。說。知。他。要。到。那。裏。便。先。去。等。他。麼。德。之。道。這。道。不。過。是。我。隨。口。說。的。一。句。話。那。裏。好。作。真。保。賢。道。你。說。不。作。真。我。却。不。信。……正。說。著。忽。聽。得。一。陣。鈴。聲。知。道。上。課。的。時。候。到。了。便。各。自。分。途。上。課。去。片。刻。課。畢。德。之。遇。見。芳。蘭。芳。蘭。便。問。道。保。賢。剛。才。和。你。說。些。甚。麼。你。們。不。讓。我。知。道。我。偏。聽。見。了。德。之。道。我。不。知。保。賢。爲。甚。麼。要。說。起。這。些。話。來。說。去。只。怪。我。不。好。看。官。德。之。這。時。候。早。明。白。保。賢。芳。蘭。兩。人。的。意。思。分。明。知。他。自。相。猜。嫌。却。是。這。話。無。從。剖。白。愈。剖。白。愈。纏。糾。不。清。便。沒。事。也。生。出。事。來。要。解。這。紛。時。除。非。我。離。開。這。校。不。然。愈。鬧。愈。難。解。決。便。算。自。己。有。把。握。不。墮。入。情。網。裏。却。教。人。家。爲。情。顛。倒。這。又。何。苦。當。時。德。之。打。定。辭。別。黃。夫。人。的。主。意。再。過。幾。天。便。別。著。保。賢。芳。蘭。去。了。下。文。不。叙。保。賢。芳。蘭。這。一。面。的。事。先。叙。德。之。別。後。的。事。

第十四章

話。說。德。之。自。從。聽。了。芳。蘭。保。賢。這。一。番。話。打。算。辭。別。黃。夫。人。自。己。思。量。向。黃。夫。人。面。辭。他。必。不。允。不。如。不。辭。而。別。只。留。一。信。告。他。知。道。當。夜。寫。就。一。函。置。在。教。員。室。裏。行。李。不。

帶一身走出信步走至城外一個古寺裏找住持僧悟凡原來悟凡也是讀書之士歷世出家的素來和德之相識這回德之便從他爲師誦經奉佛悟凡知他飄零身世便一口答允替他削髮爲僧忽過了幾時尙喜沒有世事來侵擾他有天出外散步只見有個掛單的和尙迎面而來向德之說要在這古寺裏掛單自稱法名瘦禪是從湖北來的德之告知悟凡留他住下這天夜裏和德之同住在佛殿後一間破樓之下霜清月白萬籟俱息德之見瘦禪獨自一人徘徊月光之下便問他道法師俗姓爲誰何地之人何事出家瘦禪道同是世外人何必談塵世事你要問我我便先問你德之道我的事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一大半已忘記了瘦禪道難道我便記得麼况我是病狂之後前事更加隔世了我這回朝衡岳而回往廬山去觀瀑布路過此間借宿一夜也是前緣明天行雲流水各自西東法師何必苦問德之道便是一問也有前緣今天月明無睡正好吟一首詩贈你瘦禪道如此便請你吟德之吟了一回說道有了誦道

秋燈一話亦前緣相值風沙豈偶然自悔鈍根聞道晚艱辛歷盡始迷禪



瘦禪聽了驚道好詩我也少不得和你一首吟道

踏遍千峯與萬峯知心却在此間逢悲歡哀樂成何事仰首霜天月正中

德之聞言也稱好詩當夜談了一夜沒睡明天清晨瘦禪打包動身德之送出門外猛遇見一個漢子匆匆的走來說道李先生你在這裏麼累得黃夫人到處尋你德之看那人時認得是黃夫人學堂裏的僕役便回答他道寄言黃夫人不必尋我我是在這裏出家的了那漢子道黃夫人自從見了你的信急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你不回去不要將他累死了麼他還料不到你在這裏還是我說李先生常常往這菴裏來算不定他又來尋老和尚談天的特地尋來果然在此却不知爲甚要做了和尚德之道你們那裏知道我的事不必說了快去回報黃夫人罷漢子道你不回去教我如何回報這時候瘦禪向德之道法師我沒閒工夫聽你們談了從此告別罷觀瀑回來說不定還有相見之期說著負了行李長揚而去這裏德之也不和漢子辯論只管閉了山門不理會他那漢子垂頭喪氣的回到城中將詳情告知黃夫人黃夫人立刻尋去德之却躲了不見只叫小沙彌遞一封信給黃夫人啓函看時有四句偈語道

住便是去。去便是住。茫茫大千空是歸處。

黃夫人看了不知何解。看官這四句話做書的人不過述他的話。依樣葫蘆寫出來。若問如何解說。也不知道閒話休絮。且說黃夫人知德之執意不回。只得暫任他做和尚。去自己。和保賢芳蘭勉力支持他的學堂。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可以敘述。這下半部書也算完結了。看官下半部書和上半部書到底有甚麼關係。現在看起來。却看不出待看了末章自然明白。

### 末章

話說瘦禪別了德之。往廬山去看瀑布。忽忽幾時。便已回來。再和德之相見。剛巧那天黃夫人和保善借著游玩。爲名到這寺裏。實是想勸德之回俗。纔進佛殿。恰遇見德之和一個和尚從裏走出。原來那和尚便是瘦禪。黃夫人猛見德之。有許多的話。不知如何開口。只聽得保善指著瘦禪。低聲說道。黃夫人。這個和尚好像是認識的。只一時說不出。是何人。這時瘦禪也望著保善。暗暗出神。黃夫人和德之都看呆了。莫知何故。停了一回。還是保善忽然想起來。便是他哥哥。春波說道。你不是叫春波麼。瘦禪聞言。狂

了。一怔。保養又道。我叫秋波。瘦禪不待言畢。忙攔著他的手。道。秋波。你何如。到這裏。保養道。我自從那年。被人拐去。賣在這裏。龔府做丫頭。幸喜太太慈善。知我是富家之女。便認做乾女兒。我不知道這裏。去家鄉有多少遠。近龔家待我。又厚。便不敢說要歸去。却不料在這裏。遇見你哥哥。你爲何做了和尚。瘦禪道。自你去後。我不知經了幾番劫數。竟得了個發狂之症。自己不知道。自己爲甚做了和尚。如今雖然漸漸明白。回憶前事。已如隔世。也不願歸家。况家中只當我已死了。我正好自由自在。離開塵世。這時候。德之黃夫人聞言。知他們是兄妹。德之根觸自己的事。來禁不住。心酸淚落。再不能開口。說話。只有黃夫人道。保養這便是你哥哥。瘦禪也道。秋波這位便是龔府太太。麼保養道。這是黃夫人。便是我們學校裏的校長。黃夫人道。保養。你是何地之人。家中還有父母麼。保養含淚道。本是湖北人氏……說著。便咽住了。瘦禪代他說道。姓張氏。父母故母存。現居漢口。黃夫人道。既然如此。應送你們兄妹結伴歸家。這時候。暫往我學堂裏去。讓我先和龔府說明。瘦禪道。貧衲是不願回家的。只要黃夫人讓我妹子去。便感激無盡了。黃夫人道。讓他回家。也要你送去。瘦禪無話回答。只得應允。同黃夫人歸去。

黃夫人又逼著德之回去。德之抵死不肯。瘦禪道：「你也只送我到了漢口，再回來。」德之道：「既然如此，待你起程之日，再和你結伴罷。」當時黃夫人勸德之不轉，只得暫時將他拋開。同瘦禪保善還校，將來踪去跡向保賢說明了。保賢驚訝之下，轉告他母親。自然答應，讓保善歸去。當時拊擔一切，擇日起程。瘦禪易服改裝，復了本姓，叫張春波。保善泣別，歸府復了本姓，叫張秋波。保賢却說要親自送秋波還漢。芳蘭見了春波，也託他寄信與譚劍人。春波聞言，問道：「夫人何故知道我和劍人相善？」芳蘭道：「早聽見劍人說的春波不暇細問，只將他信帶了去。這裏黃夫人預備一切，又雇了兩個媽媽伴送。行期已至，春波秋波保賢辭黃夫人動身，一面給信與德之。德之也一人動身，分途向漢口進發。算定到漢之日，和春波相見。這裏一番離別的情形，不必細說。且說他們到漢之後，春波秋波尋到家中，楊夫人一見驚喜，交集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春波秋波各各訴了別後的情形。秋波又介紹保賢和楊夫人相見。春波拿出芳蘭的信來給劍人。劍人看了面色灰白，不知何故。暫時不表。秋波又說同春波相識的和尙本名李德之，因將德之踪跡說與楊夫人聽。楊夫人一面喜見女歸來，一面想起前事，不覺淚下。

面感激其府太太和保賢一面聽秋波說德之又慮春波再要出家當時鬧了一夜沒有睡覺第二天起來又憑空的出了一件大亂子原來梅生自縊死了全家大小擾攘一團不知梅生何故自盡問了劍人也不明白後來還從他衣袋裏搜出一封絕命書來才明白他自盡的緣故那書道

梅生自殺宣布罪狀如左

一余本姓某氏爲李德之之妻

一當日德之居貧不能安于其室放火焚廬舍乘間逸出變姓名爲秦梅生

一垂涎楊夫人之產預串通匪人誘賣秋波

一與劍人謀陷春波於獄得嫁劍人但春波出獄亦劍人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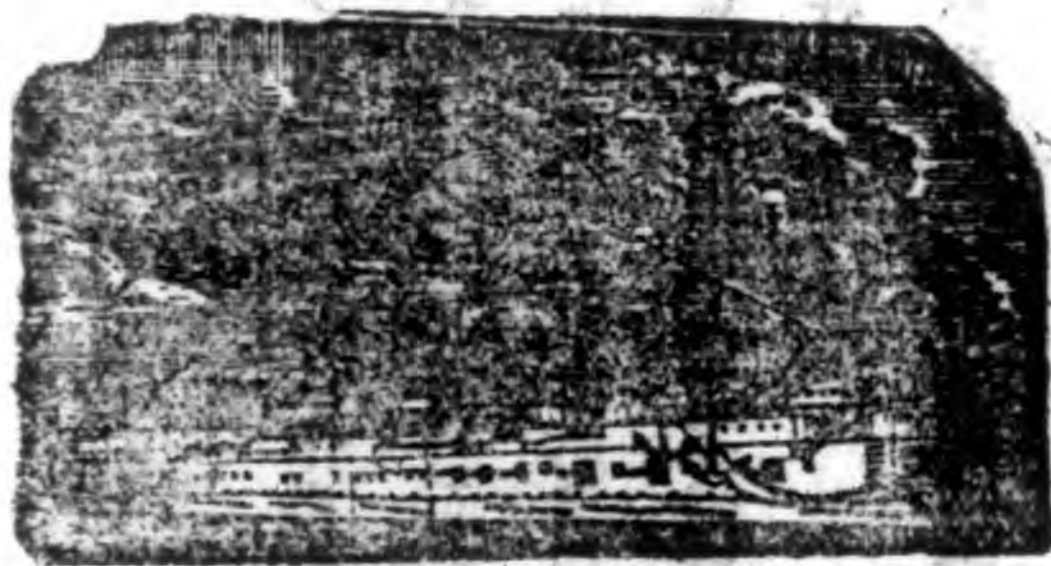
一王芳蘭卽傳秀英爲劍人原配舟過洞庭時乘間推之入湖中不料其被救重生

也

當時大家看了這書一個悶葫蘆纔打破了方知梅生是個險毒之人殺人放火無事不爲直到這時春波秋波秀英德之一個個出面自知求生無路便以一死了事楊夫

人將他草草殮了不提。且說德之聞知此事，慚憤交集，早不知走到甚麼地方去。芳蘭聞信回漢，仍和劍人做夫婦。春波見了母親那裏，再能忍心出家，便從此回俗，並和保賢結婚。秋波仍做楊夫人的女兒，後來嫁一位學生。全書從此告終。

(完)



嘔 絲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截作書生咕嘔之山。  
豹隱虬潛。未之知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  
不改俗士顛狂之習。燃脂晝夜。豈徒然哉。  
小市荒隅。易出佳人才子。城陰井落。難創  
邪類奸民。  
賂賄不到。必至變奸爲媮。威青塚者。休誠  
毛奴之亡賴。文章有神。豈肯希恩買佯。謫  
黃金者。猶笑司馬之多貪。





任主笑天包

# 小說大觀

各體俱備

### ●第一集內容

短篇

情空

妻

偵探 寶石鴛鴦

社會 酒池

鴛鴦影

偵探 石油礦之報

告書

軍事 俘虜交換

偵探 血剪案

少年 狗捐

神怪 仙足奇譚

社會 古井

波

長篇 瓊島仙葩

科學

人耶非耶

社會 侍兒豔

聞錄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外傳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 ●第二集內容

短篇

冥鴻

美國

之第一紀念日

家 梅

雪爭春記

苦情 五十年

後之重逢

愛國 血婚衣

花

偵探 肥人外史

漁家苦

偵探 大偵探

長篇 瓊島仙葩

愛國

蒙邊鳴筑記

社會 執袴

鏡

戰爭 死死生生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册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册三元六角郵費每册七分半

首尾完全

(卷五)

上海各埠  
文華書局  
發售

# 東海記傳奇

聖安

提綱(副末上)

(蝶戀花)夜月濛濛風悄悄。環佩歸來何處。依華表。滄海難填愁未了。誰憐碧血埋芳草。覆道六絃彈絕調。宛轉歌成爲寫。傷心照說與人間。能更曉。奇冤莫待天彰報。

(下)

第一齣 請見

蕭索韻

(黃鐘引子)(瑞雲濃)(小生病容扶杖上)淒涼簾幙。陣陣酸風冷。一枕春城曾夢到。幾回思省怕病骨難蘇。愁魂牽繞。恨人事匆匆未了。塵世韶華轉眼過。枕函空。淚痕多。杜鵑啼血。三夏月。絕似傷心。燕鶯歌。小生周某。鄉鄰人氏。先父久經棄養。家業凋零。母親年近七旬。已形衰邁。同胞一妹。早嫁鄰村。家中只剩我母子二人。既無伯叔之親。又鮮弟兄之助。小生向以舌耕食米。尚維甘旨無虧。不料一病經年。竟至沉疴不起。膏肓已入。命也如何。只是母老家貧。無人侍奉。父親在日。曾與我締結鄰家。久聞此女真善。情願知大義。意欲扶病前往。親向岳母訴說。緣由懇求。一見即以老母託之。將來迎接。門戶可畏。吾奉養此。更難違感者。見憐今日身子。稍可支持。且自曠過母。盡力疾請去者。

東海記傳奇

(傳言玉女)瘦減圓腰。舉步眼花零落。軟丟搭絲絲氣。臭芳鄰咫尺似隔住長途。多少  
纖番支札。不容人到。好了。前面已是岳母家門首了。不進進上前去。(行下)(老旦拾取繡鞋。且揚  
婦扶上)(老旦)白髮催人老。年華似水流。(旦)高堂明鏡裏。相對十分愁。母親今日身子比昨日如何。(老  
旦)吓女兒。今日覺得好些了。老人家年紀大來。多病多痛。總是這樣的。你不必掛念。(小生上)這裏是了。  
待我叩門。(叩門介)(老旦)是誰叩門。女兒你且進去。待我來看。(旦應下)(老旦)

(過曲)(啄木兒)誰人至門屢敲。(小生叩門介)(老旦)猶記朝來聽鶯噪。(開門介)(小生)  
岳母(老旦)原來是賢婿來了。怎麼這般模樣。(小生)岳母請進。待小婿拜見。(全進介)(老旦)不消行禮。你  
且坐下。我好問你。(小生對老旦坐介)(老旦)我聞賢婿抱病多時。只因親戚尚未過門。不便前去看你。豈料  
一病至此。全不是從前見的模樣了。今日扶病到來。必有緣故。(小生)咳。小婿病已如斯。恐難脫體。恨難  
逢海上雲。料得是返魂香。香。小婿已是就死的人。一身固不足惜。只是母親年邁。奉養無人。(嘆  
淚介)怕泡影霎時容易了。念劬勞慈母誰依靠。故此來求岳母。請見令愛小姐一面。小婿病終  
以後。即求過門。奉侍老親。祇望伊辛苦晨昏井臼操。(老旦)原來如此。說也可憐。(拭淚介)只是賢  
婿也試過藥了。至於我家小女。離屬姻訓。未細即也頗知大義。你若不放心時。待我喚他出來。與你一見。(喚

介)女兒那裏(旦上)以袖掩面立。老旦側。小生起立。老旦亦立。携且手。小生作欲行。狀跌介。老旦扶起介。  
賢婿不消行禮。吓女兒。這是你家官人。他因久病未痊。恐有不測。今日特地扶病來此。請你一見。(向小生介)  
賢婿若有甚話說。不訪告訴與他。(小生)

(前腔)相逢乍。魂暗消。一寸柔腸。今斷了。算今生。一面夫妻。那更望相依。偕老。(老旦小  
生且各掩淚介)(小生)我也無甚話說。且夕間我若命終。即求到我家中。奉侍老母。這衷懷苦事。應能  
曉。倘能如我所求。死當瞑目矣。便再生。啣結。還相報。區區寸衷。敢祈俯允。可憐我死別生。離只  
這一遭。

(二段子)(旦背介)無邊懊惱。苦心兒早種下。愁苗恨苗。行行淚交。苦人兒。覓着了。收棺  
結梢。(轉介)聽言詞激烈。情顛倒。這綱常大義。差能曉。只是我一樣衰親。難撇掉。事  
到其間。自有道理。但請放心。(小生)如此待我拜謝。(小生行禮。地哭拜。且還拜。老旦扶小生介)賢婿話  
雖如此。但願你病勢日輕。不必十分過慮。且自安心調養者。(小生)小婿就此告辭。(欲行。老旦止住介。小  
生緩行下)(老旦)

(尾聲)當年喜結潘楊好。却世事這般難料。(掩門介)(旦)母親去罷。(老旦)咳。可憐呵。可憐。空

使我老眼模糊淚自拋。

(老旦)頃刻榮枯易變遷。

嗟嗟弱女最堪憐。

(旦)此生不負叮嚀囑。

奉母承姑併一肩。

(全下)

此劇乃孝婦一生命行發原之地。敘事起伏。擊定大綱。以後情事。都包孕裏許。簡淨中有變化。

第一

第二齣 探病

庚亭韻 間有借叶

(仙呂引子)(卜算子)(末扮鄰人王大爺上)茅舍遠塵塵。花隔重門靜。黑甜鄉穩自安眠。

日過三竿影。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白髮喜青眉。此願平生足。老漢王姓。世居鄰縣五里。與媽媽兩

人年過六旬。幸俱康健。孩兒在外貿易。女兒大姐。嬌小聰明。老漢夫妻。藉以盤桓朝夕。近因鄰舍。家子死。母

病。頗覺慘傷。他兒子周大官人。臨終時。又曾託我照應。今已好。不知是怎麼樣了。不免叫媽媽女兒。前去探

探一回。有何不可。媽媽。(副淨扮王大媽小旦扮王大姐上)(副淨)婉轉憐嬌女。(小旦)殷勤奉老親。(副

淨)老老喚我出來。有何話說。(小旦)爹爹高福。(末)你們且都坐下。(副淨同末對坐小旦側坐介)(末)

媽媽。我聞鄰舍周家大媽。病子情深。積憂成疾。已是許久了。我會受過周大官人之託。心下十分掛懷。今日你

可同着女兒前去探望他家。若缺少甚麼，你回來可告訴我。（副淨）曉得了，我想周家大官人，實是可惜，更可憐他定的那個大娘子，聽得周大官人死了，竟是過門守節，奉侍婆婆，實在難得。女兒，我們何不就去看他。（小旦）母親請。（副淨）老老，我們去了。（末）早些回來。（副淨）曉得。（副淨、小旦下）（末掩門下）（旦素服上）

（前引）心事苦淹煎，淚眼天難問。重重慘變，遞相遭。有恨無人省。子婦身兼養，扶持苦自立。妻心古井水，常誦柏舟詩。奴家青姐是也，自幼許字周門，只因彼此家貧，致遲婚嫁，誰料變生不測，官人一病而亡。他病篤時，曾到我家，託我侍奉老母。我一聞凶信，即便過門來此奉姑守節。婆婆時常痛子，老病日增，家中母親本以衰老之年，見此慘傷之事，舊病復發，遽而疾終。嗚呼！怎麼生我這樣苦命的人啊！如今婆婆動輒傷心，我反一個不敢提起。今日天氣晴朗，不免扶婆婆出來，開坐一回。（下扶老旦上）（旦）婆婆，看仔細。（老旦）嘆，媳婦吓。

（香鑪羅袖）空階淒冷，蘭芽摧損，剩簷前一角斜陽，怕照盡傷心人影。（坐介）（旦）婆婆，坐好了，不要悲傷了。（副淨、小旦上）（副淨）這家是了。（叩門介）周大媽，我們來看你了。（旦）原來是王大媽來了，待我開門。（開門介）（旦）王大媽。（副淨）大娘子。（旦）王大媽。（小旦）大娘子。（副淨、小旦）竟老旦老旦立

起介) (副淨小旦合) 周大媽這幾日好些了麼 (老旦) 多謝大媽大姐好些了請坐 (各坐且立老旦側介)

(副淨) 我因一向家中有事不得過來甚是牽掛 (老旦) 咳多謝大媽我倒也沒甚大病只是好好一個孩兒竟自死了委實掉他不下 (馮淚介) 痛幼勞一生痛幼勞一生天乎胡忍更茫茫那處賦招

魂 (副淨) 周大媽不必過於傷感人生壽夭都是有一定的聞得大娘子十分孝敬我們甚是欽仰這就是

大媽的福氣 (老旦) 我這媳婦却是難得的仗扶持左右伴晨昏儘依依共耐淒涼影他日

服事了我晚上還要做些針黹去換柴米度日可憐伊艱辛受盡獨守着燈青漏永我已老朽久

果青年實是過意不去此身已分風前燭不道殘年累壯了 (副淨) 大娘子也實在忒辛苦了正

是提起大娘子針黹我們正要請教哩 (老旦) 媳婦有現成的可學些與王大媽看看 (且) 是 (下携針綫上

遞到副淨介) (副淨) 暖呀好針綫大娘子怎麼這般的巧妙 (且) 大媽過贊了 (副淨) 女兒你去看學學

(遞小且小旦接介) 噴噴噴真個妙也

(皂羅袍) 嫩綠輕紅交映看參差花鳥越樣瓏玲似錦織天孫畫難成這雙鸞畫得更好

只憐伊銀塘獨宿清波冷枝枝愁樣花愁幾分絲絲愁緒人愁幾生想見他拈針繡

出心傷盡

(旦跪泣下)(小旦)大娘子請收好了(遞旦介)(副淨)我們還去罷(旦)何不且坐坐去(副淨)改日再逢罷(副淨起行又轉介)正是我倒忘却了大娘子你們可缺少些甚麼麼(旦)多謝大媽倒也不缺少甚麼(副淨)大娘子果然不少甚麼麼至好鄰居是不必客氣的哩(向老旦介)大媽我們去了你好好將息改日再來看你(老旦)多謝恕不送了(副淨小旦下)(旦關門介)(老旦)媳婦我要去睡睡了扶我進去(旦)是

(老旦)明珠失去儘堪憐。

白髮翻教送少年。

(旦)且伴高堂勸婦職。

不須悲怨學啼鴉。

(扶老旦下)

此詞乃過峽之文專爲白中我已老朽數言設伏蒼慈之根結搆穿插虛實主客無不入扣粗心讀之莫不測其意之所在真妙筆也 卽一

### 第三齣 勸嫁

### 家麻韻

(商調過曲)(山坡羊)(老旦病容扶杖上)苦。藩。籬。儘。懨。懨。的。掙。扎。苦。心。情。一。椿。椿。的。牽。掛。破。衣。衫。血。淋。淋。的。淚。痕。惡。流。年。活。刺。刺。的。淹。煎。熬。老。身。自。從。孩。兒。去。世。積。憂。成。疾。淹。滯。多。年。幸。



虧。她。婦。左。右。不。離。盡。心。服。侍。我。衰。年。老。病。漸。漸。轉。頭。心。自。嗟。浮。生。似。夢。耶。咳。我。本。好。好。一。個。人。家。如。今。竟。是。這。般。光。景。滄。桑。變。幻。真。還。假。思。想。起。來。好。不。苦。惱。這。心。上。苦。辣。酸。辛。一。例。加。更。可。憐。她。婦。是。門。守。節。年。紀。尚。輕。我。家。已。是。產。業。蕩。然。他。又。無。子。女。可。靠。反。要。他。辛。勤。日。夜。將。些。針。線。換。米。易。柴。憐。他。耐。操。勞。一。個。他。傷。他。慘。孤。栖。一。個。他。我。屢。次。勸。他。改。適。他。只。是。矢。志。不。移。沒。奈。何。且。叫。他。出。來。再。勸。一。番。看。他。可。有。轉。意。媳。婦。(旦)歲。月。都。從。愁。裏。過。死。亡。還。望。夢。中。來。婆。婆。喚。媳。婦。出。來。有。何。吩。咐。(老旦)咳。媳。婦。我。想。我。已。衰。朽。之。年。你。又。別。無。依。靠。屢。次。勸。你。改。適。你。意。下。究。竟。如。何。(旦)婆。婆。吓。

(二郎神)難。禁。架。恁。傷。心。是。心。傷。此。話。有。萬。緒。千。愁。渾。聽。怕。便。算。這。如。茶。境。苦。不。爭。他。人。世。虛。花。是。缺。陷。今。生。數。不。差。儘。甘。心。辰。孤。宿。寡。望。婆。婆。呵。念。兒。家。這。心。如。古。井。莫。更。提。他。(老旦)媳。婦。吓。不。是。我。苦。苦。的。來。勸。你。嗟。

(前腔)(換頭)嗟。呀。這。真。情。誠。得。原。非。是。假。便。世。事。榮。枯。幾。一。霎。只。恐。我。衰。年。老。去。剩。孤。身。傍。向。誰。家。何。曾。有。仇。儂。深。情。難。撇。下。又。沒。個。兒。女。親。生。牽。掛。事。堪。嗟。若。不。如。此。我。豈。不。曉。得。要。家。傳。清。節。門。戶。光。華。(旦)婆。婆。媳。婦。也。不。是。敢。於。違。拗。

(集賢聽黃鶯)憐。儂。是。個。兒。女。家。怎。喫。得。兩。家。茶。算。註。就。姻。緣。今。世。假。也。希。圖。個。美。玉。

無瑕。難道做羞人話。靶便有箇收梢。結煞甚詔華。虛空。參破那更羨些些。况婆娘呵。

(簾花皂) 憔悴北堂花。念衰年空嘆。便是那些沒出息的人。縱忘却。閨門節義。從來大也。不忍撇慈闈。便學文君嫁。(老旦哭介) 這都是我孩兒害你。何苦臨終又瞞了我。去你家。而托(旦)嘆。這也是他出於無奈。恨交加。淚如麻。他口爲痛。生身這念不差。他只爲痛。生離。這意不差。喃喃切切。何曾忘他。牢牢記取。何能負他。媳婦呵。要兒夫。瞑目黃泉下。(老旦)嘆。媳婦你志已決。我已無可如何了。天色將晚。你先進去。煮碗粥來。我也就要進去歇歇了。(旦)是。(老旦)

(尾聲) 聽他言詞。決絕心驚訝。要做個巾幗。完人志。可嘉。看來我若不死。他必不嫁。等我死後。他或還肯嫁人。到不若。墓地裏。赴泉臺。免勞勞累着他。

節比松筠絕世無。

劇憐憔悴一身孤。

衰年何比留殘喘。

且逐寒風覓掌珠。

(掩泣下)

此劇正寫孝婦。緩緩次叙。由淺入深。調合映帶。極委曲自然之妙。四閱純以淡勝。愈淡愈深。靜一

#### 第四齣 驚盜

皆來韻

(旦上)殘燈明滅夜三更。軋軋鳴機和漏聲。倚枕多時眠未穩。才眠惡夢又頻驚。奴家昨夜服事婆婆睡好。回到房中聽婆婆那邊時常輾動。幾次我要去看。又恐驚覺婆婆。好生放心不下。故此清早起來。前去問安。則個(作到雅門介)呀。婆婆向來只是虛掩房門。怎麼今夜將門門好。好生奇怪。進又不能進去。我且向街前探聽一回。(作街前窺視介)啊。不好了。竟自縊在梁了。痛煞我也。(倒地散髮哭聲漸醒介)啊。天吓。

(中呂過曲)(別銀燈)霎時節魂飛天外。驚地裏教人無奈。吓婆婆我曉得你的主意了。爲奴身實實的疼奴壞。不過要趁我此時尙好改嫁。怕我將來飢餓而已。要常留我一個隻身人在。我且叫喊鄰人前來解救。(作出門介)衆位高鄰。快來救人吓。(內應)什麼事情。我們就來了。(旦復進門哭介)悲哉。哭投繯自斃。却教我怎禁心哀。(雜扮鄰舍三四人上)這裏是了。(末扮王大爺副淨扮王大媽上)(衆)王大爺王大媽來了。(末副淨)來了。我們一同進去。看看是甚麼事情。(進介)(旦見衆跪介)(衆)大娘子請起來。爲看何事。(旦)啊。不好了。衆位高鄰。我家婆婆昨日勸我改嫁。我知矢志不從。不料昨晚忽然閉門自縊了。(衆)有這等事。大娘子你且起來。同我們撥門進去解救。(旦起)是。(全衆下末上)這是那裏說起。周大媽常說久累壯丁。不如早死。今日果有此事。這倒是媳婦孝順的。不是了。如今雖去解救。不知可救得轉來。(向內介)你們救得怎麼樣了。(衆上)業已氣冷。不能救活。大娘子更是哭得

昏迷了。(末對淨副)你且替我扶他出來。我有話說。(副淨下扶且上)(且哭介)如今竟是被不活了。啊。嚇死。嚇死我也。(暈跌地副淨扶住介)大娘子醒來。(衆)大娘子醒來。(且漸醒哭介)

(泣顏子)那處訴悲懷。多少酸心難解。肝腸揉碎。教奴沒箇安排。音容已邈。只除非地下相逢。再恨梁間一幅羅巾。幾絲兒竟將人害。(衆)大娘子不必悲傷了。你向來孝順婆婆。我們盡曉他今日壽此短見。亦不過恐累你終身。並無別故。我們也是曉得的。快商量後事。預備棺木要緊。(且)是。還有我家小姑要去請來方好。入殮。(衆)這是不消說得的。我們自去接他回來。大娘子你看好婆婆。我們也要分頭辦事去了。(且)多謝各位高鄰。(先下)(末)各位我們去罷。(衆)請。

(末)鄉間到處仰芳名。

(副淨)守志翻教姑命傾。

(衆)忍聽哀聲傳總帳。

(合)淒涼都作夜猿鳴。

(全下)

此劇敘實事。曲文不多。前後虛實。安頓如法。

用中呂宮急曲。尤合當時匆遽之狀。不多作更妙。

靜一

## 第五齣 誣服

蕭蒙韻

(正宮過曲)(四邊靜)(丑扮縣令上)騎來一頂烏紗帽。不管旁人笑。外面好排場。擊腔還作調。錢財最好聲。名不要。若說審官司。件件是顛倒。身為司牧。希圖吃着民脂民膏。我俸我祿。下官郊縣知縣是也。本以貧賤。居然做宰。聲色貨利。件件都精。錢穀兵刑。般般不解。更兼貪婪成性。鬼感為心。捲將來白地無皮管。甚麼青天有眼。打通聲氣。慎能夠苟蠅營。保守考成。專會弄刷詔獎。算做斯民的。臨氣也充得通省的能員。這都憑我一己懸心。却不敢叫旁人看破。昨因城外五里窳民婦周大姑。喊裏伊嫂。逼死婆婆一案。當將尸首驗過。帶着一起證人。到城審過一堂。可奈被告死不承認。今日早飯已過。不免出堂。胡鬧一番來。(雜扮門子上)有(丑)吩咐該班伺候。帶昨日逼死婆婆一案聽審。我老爺就要坐堂了。(門子)是。(下)(丑下雜扮皂隸)告狀過窮人。原差真倒運。方才裏面吩咐。就要坐堂。叫帶昨日那起命案聽審。不免喊叫一聲。(向內介)周大姑喊裏一起證人。可會帶齊。(內)都齊了。(雜)帶他們來。(雜扮皂隸帶貼扮孝婦小姑。全且領項。且作受刑狼狽狀。末扮王大爺。都含三四人上)(雜)夥計。交代與你。我還有事去。(雜下)(雜)周大姑。你們這些人。可曉得衙門規矩。怎麼原差。還不要來。(貼)我們這樣窮苦。那裏有錢與你。你若要錢。同到老爺面前要去。(雜)好刁主意。昨日的點單。已是白效勞了。打官司都像你們這樣。我們這些頭兒。只好壞灰了。(內叫介)夥計。帶他們進來罷。老爺坐堂了。(雜)好晦氣。走罷。(全下皂隸四人。貼。門子。引導)

上升堂介（外扮典史于公立案側介）（丑）帶周大姑上來（皂）吓（皂下帶衆上廳介）（丑指旦介）你的事情到我這裏，也瞞不得了，你若不逼着婆婆，難道他活得不耐煩了，尋起死來，越想越是你逼死的，快快從實招來，免受刑罰。（旦）啊，嚇，老爺吓。

（前腔）衷情算有天知道，奇冤向誰表，只望奉嬌姑，常依共昏晚，我婆婆常說，衰朽之年，久累壯丁，不如早死，讓我好去改過，道奴年尙少，奴身未了，婉轉話，諄諄鄰里，也分曉。（衆）不聽的這些話，他婆婆在時，都對我們說過的。（丑）哇，難要你們多嘴。（丑指旦介）我不問你別的，只問婆婆為何尋死。（貼）正是，只要問我母親為何尋死。（旦）老爺吓，我的說話，句句都是實情，就是婆婆致死的緣由了。（衆）實在是這麼樣的大娘子，是個孝順媳婦，豈肯逼死婆婆。（丑）哇，又要你們閉口。（指旦介）我看你這個人，若不多吃些苦，怎肯吐出實供，左右（皂）吓（丑）取擗子過來。（皂）吓（取擗子擲地介）（外）啓老爺，此衆衆人都替他剖白，並非逼死，請老爺不用刑求。（丑）你曉得什麼，皂來擗嘴，左右與我擗起來。（皂）吓（旦）老爺不必如此，昨日已百般受過的了，我婆婆既死，我也不願再生，一定要我承認，我就承認，這死便了。（丑）這就是了，快快供來。（衆）大娘子，這是不好胡亂招得的。（丑）你們又來多說，是何道理。（指旦介）供（旦朝外跪介）

(前腔)重泉但願相逢早。私願今生了。何事苦刑求。人命本如草。(丑)既有承審，怎麼還不供出實情，儘管嘮嘮叨叨，說些甚麼。(旦回身介)老爺是我耐貧窮，逼死婆娘，這就是我的供詞了。(貼與介)到底我的母親是你逼死的，啊，嚇，母親吓。(丑)可還有別的情節。(旦)恁名留不孝，惡名傳不孝。罪狀已成，招情節沒多少。(丑)替他寫了狀供。(外)老爺，此案毫無逼死情節，衆証又無逼死供詞，就算該犯婦招認兩句這樣逆倫重案，不便如此草率辦理。(丑)嗟，你只管你的錄供，本官辦案，豈能由你做主。下次再這等不知規矩，一定責革不貸。(外背介)噫，有了，我且替他寫上，待我將審察初供一併粘連，再作道理便了。(裏介)(丑)一起證人釋放回家，將該犯婦上了刑具，帶去收監。(皂取枷鎖與旦帶介)丑退堂下，皂帶衆出介(先下)。(衆驚)噫，這是那裏說起。(對旦介)大娘子，我們暫且回去，再來看你罷。(下皂帶旦下外抱案卷介)這樣屈打成招的官司，實在可惱，本官主意已定，我看來除非本郡太守爺處可以平反，不免携了獄具，前赴郡衙，代他伸訴者。

黑獄深埋天大冤。

一腔怨氣向誰言。

自慚無力堪昭雪。

且乞黃堂理覆盆。

(下)

此。劇。叙。孝。婦。被。枉。正。文。小。姑。一。言。見。愛。母。情。深。孝。婦。數。語。見。殉。姑。情。切。受。刑。虛。寫。孝。婦。也。開。供。實。叙。罪。婦。也。于。公。面。折。寫。孝。婦。兼。寫。于。公。鄰。人。力。爭。寫。鄰。人。即。寫。孝。婦。主。客。互。用。褒。貶。咸。宜。樂。府。清。才。無。異。蘭。臺。鐵。筆。

第一

## 第六齣 哭郡

江陽韻

(雙調新水令) (外扮于公携獄具上)明珠惹苦難詳。覆盆冤痛羅文網。黯雲愁一片。苦  
雨。淚。千。行。(指獄具介)字字心傷。憑做個傷心狀。婦職辛勤。難救受罪名。刑城積石。此恨誰  
難平。俺乃郊縣刑吏。于公是也。只因昨日日本官。審理過姑死一案。毫無實據。屈打成招。我雖曉得無辜。死  
情由。可奈。縣官。殘酷。糊塗。力爭。不得。只得。携了。獄具。前赴。郡衙。懇求。太守。爺。平反。此案。幸。此。已。是。不。過。遲。遲。(  
作進門四顧介)呀。怎麼一個人也沒有。我且叫他一聲。把門的那位。(雜扮門皂捧眼上)好睡好睡。是  
那個叫啊。(作見介)(外)是我。(雜)你不是縣裏于先生麼。(外)正是。(雜)于先生。為何一早到此。(外)難道  
這個時候還算早麼。(雜)于先生。你不曉得。我們這個衙門。自從這位太守爺到來。毫無事事。只好夜裏。做  
日裏。睡覺。故。而。這。個。時。候。覺。得。甚。早。(外背立介)咳。我也曉得。太守爺。不。善。聽。理。民。事。却。不。料。一。至。於。此。請。起  
來。我。又。是。白。白。的。來。了。既。到。此。間。也。只。好。盡。我。心。力。(做回身介)我因本縣有件冤獄。要求太守爺。平反。故。而



撈了歌具到此（雜笑介）哈哈，你還在做事哩。我們太守爺只會做歌詞，不曉得聽斷民間。聽裏怎麼來。他這裏怎麼去。若說超拔無辜，此地是萬萬不能的了。你不如趁早回身，免得在此空討沒趣。（外）你還是說那裏話來。太守爺與領東邦，好不位尊責重哩。

（駐馬聽）扇舉風颺，淡蕩春和。滋長養鏡，懸秋朗晶。瑩月影燦輝光，二千石貴稱循良。百千人共爭瞻仰，要刑清無縱枉。難道是一般尸位居民上。（雜）先生，你說的都是些狂話。兒我也沒工夫來問你是甚麼冤獄。且去睡我的覺。多少是好。你要伸冤，儘管在此等着罷了。少陪。（外）他竟自去了，與他說話，却也無益。只是太守爺還不出堂理事，如何是好。也罷，待與上堂擊鼓，自備有人出來，我與他說明緣由，將文卷送與太守爺一看便了。（上堂。擊鼓。雜趕上介）了不得，你怎麼趕起鼓來。（內）堂上何人擊鼓，快去查來。（貼扮門子出問介）誰在堂上擊鼓。（雜指外介）是他。（外）是我。（貼）你是什么人敢來擊鼓。（雜下）（外）我是那縣刑吏，爲了那婦受冤，特來代他伸訴。（貼）怎麼受冤。（外）就是五里莊周氏，裏報逼死婆婆一案。（貼）呀，這件案已據那縣審定，報了上來的了。有甚麼冤枉，你且說來。（外）那周家孝婦

（雁兒落帶得勝令）守前盟辛苦奉姑嫜，仰芳名淑慎傳閭巷。凍冰霜耐盡了，惡年光。

莽風波捲起了掀天浪。他婆娘感其孝教，憐被孤單，屢次勸他改嫁。他卻矢志不允。後來他婆娘終因誤被青年，常對人說：不如早死，免得累他。悄悄的就毒了短見。他小姑又因出嫁久未回家，不曉得始末，由疑心是他逼死，告到官前。(貼)縣官如何審理。(外)縣官呵，幾曾經情節細推詳。儘由拷掠真悲憤。慘悽逼出了虛供狀。狠巴巴，儘着個酷心腸。可憐屈打成招，竟以逼死定案。淒涼只憐他蛾飛火近身，將喪嗟傷。忍心見他鴿寡巢空，命更亡。(貼)原來如此，可有訴詞。(外)我有全案文卷在此，只消送進內衙，與太守爺閱看，自然明白。(貼)你還拿來與我好替你送進去。只是太守爺今日在後花園看演新戲，不知可耐煩看。他你且在此略等片時便了。(貼下)(外)他已學了進去，或者尚有轉機。(內作音樂外聽介)這隱隱音樂之聲，想是內衙演劇哩。

(收江南)呀，你這裏心耽弦管雜笙簧。他那裏身圍荆棘樓羅網。好教我幾回搔首聞穹蒼。幽懷恨怎償。幽懷恨怎償。只落得灑將血淚染黃堂。(貼持文卷上)太老爺呀，此案是該犯自己承認，並無冤枉。不必看卷。該吏事不干己。何得出面演訴。叫把門的。(雜上)吓。(貼)扯他出去。(貼交文卷下。雜扯外出介)(雜)如何我的說話你肯聽。這是何苦來。去罷去罷。我又要少陪了。(雜下)(外大哭介)

(沽美酒帶太平令)恨行尸這壁廂。恨行尸這壁廂。念羣黎受禍殃。緊懸着酒綠燈紅。  
 歌。舞。場。儘。心。情。歡。暢。膺。爵。祿。壓。膏。梁。假。衣。冠。藏。不。了。真。形。魁。黑。心。肝。真。個。是。富。道。  
 豺。狼。背。朝。廷。肆。他。欺。罔。苦。顯。連。何。曾。體。訪。醉。鄉。夢。鄉。歡。場。謔。浪。只。怕。你。下。場。頭。消。不。  
 了。這。冤。愆。孽。障。我。想。這。些。貪。酷。之。官。豈。可。與。之。共。事。倒。不。如。從。今。隱。去。者。

(清江引)刀筆却教從此放。笑傲襟期爽。兩袖扇風清。一榻看山朗。算將來也是軟紅塵。離十丈。

(外)爲官誰復念哀矜。苦恨青天喚不磨。  
 肯逐風塵依鬼魅。好從雲外學秋塵。

(下)

此詞正寫于公前半似往而返。波流激湫。入後長風高浪。奔瀾無窮。太守之憂于公之義。孝慈之德。色色顯輝。

第一

第七齣 法場

魚樓讀

(末扮王大爺揮淚上)千古奇冤何處白。一腔幽憤向誰傾。老漢今日聞得那文到縣。就要處法屠戮矣。娘。

爲此前往法場一送。(內)大爺慢走。(雜扮衆人上)大爺可是到法場送周大娘子麼。(末)正是。(衆)如此我們全去請。(全下介)。(內)掌號正旦反轉背牆斬條上。真奉旨處決犯婦一名。淨中淨扮劊子手執刀扶上。

(淨中淨)吹開人閃開(正旦行唱介)

(仙呂紫蘇丸)行行踏遍荒郊路。恁風吹魂兒一縷。也不學含冤脚恨。把天呼我更謝。閻羅勾了傷心簿。我想我除一死也無別法。

(醉羅歌)一日一日捱將去。一計一計更何如。我一身兒影形孤。我家兒都却在泉臺住。今後呵。相隨緊緊地下。翁姑相依緊緊地下。兒夫這一霎。渾忘滋味。心頭苦。(淨中淨)將到法場了。(內)掌號介。(正旦)到來也。遙望處。算鬼門關。已在前途。(立左臺角內。鳴鑼雜扮四皂隸執竹板鎖鍊。喝道引丑扮郝縣全紅兜斗篷執馬鞭上)。(丑)新校流徒罪。生平辦不差。法場離審處。此際好榮華。下官郝縣知縣是也。今日奉旨決囚。來此監斬。左右帶犯婦上來。(皂)吓。(全劊子手扶正旦對丑立介。末扮衆都暗上。遙望情說介)哪哪哪。那不是大娘子麼。好苦啊。(衆泣末攬丑介)你看這賊子我好恨哩。(丑指正旦介)你如此可有甚說。(正旦)

(醉歸花月渡)從今沒甚來分訴。(丑)我看你毫無怨嘆。自然是情真罪當的了。(正旦)便有冤枉

也不向霜鋒刃下更啼嘯血染淋漓抱頭顛儘聽那白楊聲裏瀟瀟雨死因我之所願只恨負此不孝之名如今請老爺替我立一牌竿我若有罪殺血願下我若無罪血當逆流(丑)那有血能逆流之理也罷我就替你立一牌竿你死之後也好叫衆人看了知道老爺治獄無冤左右去取一牌竿來(兩鬼願下)(丑)帶過一旁賞他酒飯(劊子手扶正旦仍立左臺角一鬼下取酒飯即上立正旦側介)酒飯在此(正旦)何須銷愁可憐愁也無充腸可憐腸已枯疏食村沽相看一例如塵土况我這咽喉內早禁了吞和吐(鬼)如此我奉去了(下兩鬼)牌竿上竿用白紙糊上掛五牌(啓老爺)牌竿已取在此(丑)舉去立在前面就將該婦推倒竿下新訖報來(兩鬼)牌竿下劊子手扶正旦(正旦)好好我就要見着婆婆了牽衣携手認模糊只恐死後相逢不似初(推正旦下內家)三聲將牌竿血垂頂劊子手全兩鬼(上)啓老爺犯婦案已斬訖牌竿呈願這件事却也作怪血竟是往上逆流直到頂的(丑)背立介)難道我真冤屈他了麼(末)衆都上哭(介)如何難道還不算冤枉麼縣官是萬民的父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丑)甚麼人這等囉呢與我撥開打道回衙者(衆鬼)推末衆都立右臺角內仍鳴鑼衆鬼喝道引丑下(末)你看這賊子還不認羞可恨可惱大娘子如此死法更覺可憐我們且去收殮過了接到周大媽墳旁就替他與周大官人合葬罷(衆)有理有理請

(末) 黃沙捲地暮雲昏。

一道長竿認血痕。

(兼) 千古奇冤終未白。

(合) 歸來何處覓貞魂。

(全下)

此詞爲傳之正文。觀孝婦自始至終。皆作恬淡語。令讀者心氣和平。遂使千載幽魂。昭然若揭。此等筆法。豈從詞曲中出。或謂孝婦受戮。宜用虛寫以諱之。不知孝之大。莫如殉。姑千歲而下。剛幽發濟。自當直書其事。使後人有所觀感。無取乎諱也。

靜一

(完)



嘔 絲

片心自憐。形影爲管絃。悲鴉苦犬。何月鳴  
號。孤懷獨朗。齒牙作金張。附鳳攀龍。徒多  
援引。  
寒鴉支夜。冷魄墮林。野館之黯懷。如鷓鴣  
城。杜宇憐人。落紅漂淚。傷春之愁句。似賦  
悲秋。  
事爲世人所笑。無爲造物所慈。事爲君子  
所苦。無爲小人所厭。





# 筆記小說大觀



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

本書搜羅  
虞初唐宋  
明清名家  
所著小說  
二百餘種  
分輯出版

陸續出版

秋雨隨筆	夜雨秋燈錄	夜譚隨錄	增廣智囊補	耳食錄	閩微草堂	養苗異草	子不語	觚	諧
噴亭雜錄	松濱瑣話	壺天錄	庸齋筆記	金壺七墨	廣閒齋筆記	里	墨餘錄	埋	三異筆談

第一輯十八冊 價洋八元

(卷三)

歷史劇本 噫嘻拿翁

原名 *The Man of Destiny*

美國勃拿特執 *Bernard Shaw* 著

荅狂譯

「佈景」一古式逆旅。室分內外部。中置長方桌。桌上有地圖。書籍數冊。杯盤數事。東火爐之左。列一榻。上軍帽軍刀馬鞭各一。對火爐之西壁。則一門闢焉。門之側。一小桌倚壁而置。室後復有一門。可達游廊。廊外則爲園。葡萄遍植其中。荅狂鴻密。爲境至佳。

時拿破崙旁南派脫將軍。軍衣軍服。坐室之一端。且進麪包。且披地圖。時時以葡萄皮汁。正圖之誤處。狀至匆遽。（時爲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正與奧軍相遇於北意大利之灘。還棧拿。）而逆旅主人奇山伯者。年四十。色薰而性黠。自西壁門入。比至拿破崙之前。磬折肅然言曰。「將軍奚事呼小人。」

拿破崙左手手麪包。目矚地圖。厲聲曰。「余方無暇。若母聲。」

奇山伯爲狀更肅。俯首答曰。「敢不唯命。」

已而拿破崙猝然曰。「取紅墨水來。」

奇山伯瞳目直視。良久始答曰。「嗟夫。紅墨水。以將軍神威所加。已久無此物矣。」

拿破崙忽作談諧狀曰。「可殺狗。取其血以代之。」

奇山伯惶恐曰。「卽狗亦已盡殲。所存者。僅將軍之馬。戶外衛兵。樓上之女子。及小人之妻耳。」

拿破崙厲聲曰。「可殺若妻。」

奇山伯震恐無措。震齒答曰。「敢不遵將軍命。惟小人力弱。不足以及之。或且反爲所殺。」

拿破崙瞋目曰。「殺若與殺若妻。爲效等耳。」

奇山伯作哀懇狀曰。「尙乞將軍垂恩。」語次。卽探手衣囊中。出酒瓶。言曰。「可以此報將軍命乎。」

拿破崙急止之。作嚴肅之狀曰。「酒乎。嘻。是天下至劣之物也。而若亦適與之等。至劣者耳。至劣者耳。」言時。以叉作筆。蘸葡萄汁。以劃地圖。尋麪包已食盡矣。身乃微向後仰。倚於椅背。出左手。授奇山伯以桌上之白巾。指杯盤曰。「速整理之。」隨卽垂

首沉思。整備戰畫。

奇山伯以肩承白巾。抹拭既畢。取杯盤置小桌上。之托盤中。進言曰。「將軍。選者營業。蕭條。各逆旅貯酒頗多。成珍藏之。俾勿有失。今將軍部下之流血亦多矣。其亦珍藏之。以不傷爲貴乎。」

拿破崙起身至火爐旁曰。「血乎。不值一錢也。酒則或值錢。」

奇山伯喟然曰。「人言將軍珍惜萬物。所不惜者。第人之生命。良不誣也。」

拿破崙斜倚榻上。意甚閒適曰。「世惟人之生命。須恃己力以護之。」

奇山伯愕然。作欽仰狀曰。「噫。愚哉世人。將軍而外。當無知之者矣。小人謂能知將軍之所由成功者。僅小人耳。」

拿破崙莞爾曰。「然則汝今可爲意大利國王矣。」

奇山伯笑曰。「是大繁瑣。非小人所欲。尙以將軍任之爲當。且小人一旦而爲國王。又奚以處此逆旅者。今惟守此逆旅。以待將軍之臨。且當靜觀全歐皇帝之冕。加之時。軍之首。俾吾儕小民有所託命也。」語次。移地圖於小桌。取案上之白布而摺疊之。

拿破崙曰：「嘻。全歐皇帝。何僅言全歐耶。」

奇伯山急曰：「幸恕小人失言。意謂全世界皇帝耳。」時桌布已摺竟。手揮案上之塵。續語曰：「將軍雄兵所至。戰必勝。攻必克。一國可平。各國無不可平。全世界盡不足平也。」隨以摺就之桌布。置小桌之抽屜中。

拿破崙曰：「余爲全世界蒼生効奔走。治理其事。既爲全世界之公僕。亦卽全世界之主人翁。奇山伯。若知之乎。」奇山伯惟唯而已。拿破崙忽曰：「若今勿復及余事。」奇山伯趨近榻前曰：「將軍。幸恕小人喋喋。何將軍獨異被尋常英雄耶。以功業問題。爲尋常英雄所至樂聞也。」

拿破崙曰：「試言英雄之第二問題奚屬。」

奇山伯欣然曰：「謹遵將軍命。將軍曾一觀樓居女子之影否。」

拿破崙色然喜。自榻挺然起坐。雙瞳炯炯注奇山伯曰：「女子年幾何矣。」

奇山伯曰：「適當妙齡。」

拿破崙曰：「若意謂十七或三十乎。」西俗以十七至三十爲女子之妙齡

奇山伯曰：「三十矣。」

拿破崙曰：「美乎？」

奇山伯曰：「將軍非常人。目力超出尋常。非敢逆度。惟以小人觀之。固一絕世佳人也。亦欲導之來此否？」言次。聳肩作狡狴狀。

拿破崙忽自榻起立曰：「否。且勿導之來。余正遲一副將。意彼不久即至也。」遂趨窗。前引領以望衛兵。俄復蹀躞室中。垂首凝思。

奇山伯曰：「小人意彼副將者。必爲奧兵所俘。不則安敢勞將軍久遲。將軍亦云然否。拿破崙屹立睜目曰：「奇山伯。若聆之。果是者。余必鞭若。且逼鞭屋中人。卽彼樓居之女子。亦難倖免。庶足消余怒。」

奇山伯曰：「吾儕固樂從將軍指揮者。鞭笞惟所命。惟彼女子之意頗難知。然終一女子耳。恐亦勿敢與將軍抗。」

拿破崙意興索然。復蹀躞行室中。憤憤曰：「鞭一服從余命者。不足滿余意。余不復鞭若矣。」復翹首矚衛兵。情殊焦急。

奇山伯作感激之容。向室外曰。『副將乎。汝亦出類拔萃之英雄。寧不識時將之虎威。苟不即至者。不待三分鐘。余之屋。且盡爲將軍所焚矣。』

拿破崙曰。『可厭哉。此蠢蠢之狀。趣出。趣出。勿囉唆。』

奇山伯曰。『將軍幸恕其無狀。小人節出。』隨取托盤整理之。

拿破崙曰。『副將至時。即引之入。』奇山伯諾。將攜盤出。

忽有女子聲自室後傳入曰。『奇山伯。噫噫焉如鶯之啼。』

拿破崙聞之。詫曰。『此何聲歟。此何聲歟。』

奇山伯復反身行。低聲曰。『將軍。是即樓居之女子。』

拿破崙挺立詢曰。『女子奚自。其狀奚若。』

奇山伯曰。『一奇異之女子。』

拿破崙曰。『彼奇異之女子。又何爲乎來。』

奇山伯聳肩曰。『此又孰能知之。彼之來。前於將軍可半句鐘。車而至。車則質自博哈土之金鷹。鎮子然一身。初無婢僕。所攜惟衣篋與皮箱各一。車夫嘗語余曰。彼女尙

有戰馬一。棄於金廳之左近。」

拿破崙曰。「女子而有戰馬。良大奇事。」

時女子又出聲呼曰。「奇山伯。」音益清愛。彌悅人耳。

拿破崙側耳者頃。言曰。「誠一可愛之聲也。」

奇山伯曰。「將軍。彼亦一可愛之女子也。」遂向門外呼曰。「夫人其前。」

拿破崙置手右耳下曰。「勿聲。待彼自進。」

女子聲又作曰。「奇山伯。」聲轉而爲高激。似殊不耐。

奇山伯乃懇曰。「乞將軍賜小人出。以旅客一有所呼。小人分應即往。與士卒之服從。」

將軍命令同將軍諒之。即賜小人出。」

此時逆旅門首。忽又有大聲呼曰。「內有人乎。逆旅主人。逆旅主人何往。」隨又聞馬

鞭叩廊下。長橈聲甚急。

拿破崙威容頓現。有如身臨三軍。指室後之門。謂奇山伯曰。「副將至矣。若趣出。守若

應盡之職。彼女子正呼若也。」言時。即背火爐立。剛毅之貌。與炯炯逼人。之雙瞳。偉



之令人凜凜。奇山伯第唯唯。戰戰焉取托盤。自室後門中趨而出。門外副將又大呼曰。「汝等均熟睡乎。何無應者。」俄頃。西壁門爲衝而開。一少年軍官踉蹌入。塵沙被面。汗流氣促。而英挺之氣仍不掩。直撲眉宇而出。儀觀亦卓極。一見拿破崙。卽立易頃之曠曠之狀。而爲恭順。前而行禮。狀至足恭。

拿破崙銳聲斥之曰。「若何遲遲。若去時。約余二時至此。今已三時四十分矣。且去時。曾乘以最迅之駿馬。今乃延遲至一百分之久。汝之馬又安在。」

副將憤然去其手套。并帽與馬鞭。置之桌上。而答曰。「噫。馬耶。是正余所急欲知者也。將軍不知余之愛此馬。有如掌珠。」

拿破崙怒極佯笑。旋復現躊躇狀曰。「然則公文與函件又安在。」

副將略無懼色。反欣然而言曰。「余乃勿知。」

拿破崙恐所聞有誤。復詢曰。「若不知乎。」

副將曰。「將軍請勿再詢。余罪之應受軍法裁判。余固知之矣。然余雅不懼軍法之加。惟……。」語至此。切齒憤憤而續曰。「將軍。余苟復遇彼美少年者。必毀其妖豔之

容噫嘻。此虛誑之人。其貌余乃永永不忘之。余將……」

拿破崙急趨至小桌前。詢曰。「美少年何來。若又何遇。趣以其狀告。」

副將向拿破崙立。拳緊握置桌上。曰。「嗟夫。將軍。余實無罪。余正欲以所遇白。以明罪之不余屬。以將軍之不以為庸構。任之以腹心。感何可喻。余敢誓言。苟復見彼之影者。必……」

拿破崙怒曰。「是言若既言之矣。」

副將憤憤曰。「唯待得彼後再言之……待之可也。」遂糾臂於胸際。面挺立。狀如憤極。而唇亦微顫焉。

拿破崙曰。「余今且不罪若。以待若之自白。」

副將沉聲曰。「將軍苟聞余所遇。則聲氣必且一變。」

拿破崙曰。「若勇氣猶在也。軀體無恙也。以余付之。若固未嘗有所遇。然而若所攜之文件又安在。」

副將神忽王。似其奇遇。足以壓倒拿破崙者。大聲曰。「與余勿涉。與余勿涉。此勿待言。必

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彼惡少曾僞誓云與余爲同懷。噫。豈有是哉。彼又言見余之貌。而憶及其女弟。噫。豈有是哉。誑耳。誑耳。末復娓娓述余離阿其立克後之歷史。凡此猶勿去于耳。寧得謂之夢境乎。且更以旨酒二瓶爲余壽。并爲僕所食。彼自食則僅麪包耳。將軍其事且不止於是。幸勿疑其言。則彼曾以其所攜之手槍。所乘之馬。所挾之緊要文件。授之余。而聽之他往。噫。夫。奇哉。然而不得謂事之非實也。」

拿破崙聆語既竟。頗乃稍霽曰。「彼作此又何意。」

副將狀彌自信曰。「其意余因知之。蓋以表其信托於余耳。而余亦盡受之。將軍其信余言。當余授以余之馬與手槍公文時……」

拿破崙怒甚。立斥曰。「若爲鬼魅所魔乎。愚昧乃至於是。」

副將喃喃曰。「何云愚昧。此正表余信托之心耳。蓋彼既信托於余。余烏可不報之。嗟。夫。然彼竟欺余誑余。一去而不返矣。賊——盜——惡狐——是真人面而獸心者也。將軍幸勿疑其言。乞以所以處余者而以處真人。余苟得彼者……」

拿破崙轉身。蹀躞室中曰。「是言若言之非一次矣。」

副將憤激曰：「甯一即止。余且欲言之五十次。以洩余怒。將軍以余既已信托於彼。故必欲……余苟得彼者。將軍當觀所以待之者。將不儘毀其容。」

拿破崙曰：「固宜以是待之。惟彼少年究爲何等人。」

副將曰：「將軍察其所爲。當即知彼之爲何等人矣。」

拿破崙曰：「咄。其貌奚若？」

副將曰：「貌乎。彼貌似……將軍豈曾見彼少年乎。不則余何能舉其相似之幻像。且彼一旦爲余得。狀亦必大變矣。以余曾語將軍。余苟得……」

拿破崙怒莫能遏。不能復忍其囉唆。猛呼逆旅主人曰：「奇山伯。」復顧副將曰：「籍若口。勿復聲。」

副將哀懇曰：「將軍加罪於余。於事何補。余又烏能知彼少年之爲何等人哉。」隨即移小桌側之椅。就案旁而坐。且曰：「將軍苟知余腹中之饑。精神之憊。則爲憂當更甚矣。」

奇山伯入室曰：「將軍將何所命。」

拿破崙時方盛怒。罵聲叱曰。引副將去。給以食。置於榻。待彼神經稍寧。勿復昏眊。然後叩以所遇而來白。復向副將曰。其往靜思。毋再痴作。

副將狀仍倔强。曰。當遵將軍命。惟未免強無病爲病矣。言次。怒擲其軍刀於案。奇山伯拾之。肅然獻於拿破崙。拿破崙亦怒。遽擲之於地。奇山伯復拾而置之榻。

奇山伯有憐恤狀。執副將手。慰之曰。副將其爲奧人所擊乎。噫。誠一可敬可憐可愛之副將也。

副將叱之曰。孰爲奧人擊哉。以余二指。且足斃彼最勇之奧將。今望余勿……嗤。余豈痴作。余固無恙也。雖臨以名醫。亦難藥其天性。而使之遠政。彼少年滑謂其空在。所遇當無有如余之可敬可愛者。故彼所愛。以余爲最。余頸爲蚊所啣。彼乃出巾爲裹之。今巾猶在。願已破矣。若試觀之。一時遂解巾。授奇山伯。奇山伯而把視良久。忽駭然曰。將軍。此一女子之巾也。即就鼻嗅之。續曰。香乃觸鼻。

拿破崙聞言。訝甚。急攫巾。察之。繼之以嗅。則果然也。驚愕乃莫能狀。不禁繞室而走。且思且視。旋乃藏之衣囊中。

此時副將低聲曰。「少年貌至可愛。曾憶其出巾爲裏時。纖纖玉手。觸頸乃如凝脂。而體態輕盈。望之亦宛若好女也。」語至此。聲至懇切。復曰。「第將軍須識余言。余苟有……」時彼女之聲。又自室外傳入。呼曰。「奇山伯。」

副將聞聲。稔容盡露。曰。「此爲何聲。」

奇山伯曰。「樓居一女子耳。正呼余也。」

副將睜目曰。「女子乎。」時則女子之聲。又呼曰。「奇山伯。奇山伯。若何在。」

副將立暴烈如虎。大呼曰。「速以刀授余。」人亦卽趨榻側。擣軍刀。去其鞘。

奇山伯急前。捉其右臂。曰。「副將誤矣。副將以彼爲何人。彼一女子耳。寧不聞其爲女子聲乎。」

副將曰。「若聆之。此彼惡少聲也。勿阻余。勿阻勿……」彼固孔武有力。言次。卽脫奇山伯。向室後之門而奔。而門遽閉然。一女子含笑迎面入。女子作旅行裝。靚鬢常爲短。以類爲風塵所侵。色乃微黯。顧其媚未嘗以之而稍掩。第見秋波盈盈。橫展。編淡金之髮。與玫瑰之頰。掩映而生姿。洵絕世美人也。既入。趨至安榻。不作些些小

家狀。逆族主人素和藹。一見女入。立易爲莊敬之貌。拿破崙則爲女子所觸。威容亦稍殺。反似踉蹌不安。至副將暴怒之狀。女亦微睹之。知惡戲且作。然仍佯作不知。聽其盈盈之雙波。自矜其媚。副將時方藏身門側。驚其服裝之奇。刀乃勿遽下。已而女郎忽迴其首。乃見副將。則故作驚惶失措狀。玫瑰頰中。亦似含羞白之色焉。尋復見兩朵紅霞。隱泛頰間。豔乃無匹。副將急前。捽其臂。推之室中。闔門背而立。大聲曰：「惡狐。今復見汝矣。猶敢服此欺人。速去若衣裙。」

奇山伯爭之曰：「副將——副將——」

時女子於驚恐中。似頗憾副將之唐突。玉趾輕移。意欲前依奇山伯。呼曰：「長者。幸爲援手。奇山伯——」

副將擊刀前阻曰：「毋妄動。若猶思欺人耶。」

女無奈。轉向拿破崙乞援曰：「君非軍官乎。非一將軍乎。乞一庇護。幸君許我。」

副將曰：「將軍勿輕聽其言。留以聽余之裂其肉。」

拿破崙曰：「裂其肉。嘻。裂誰之肉耶。若何爲以是待此女。」

副將曰：「女乎。將軍幸詳察之。彼實男也。亦即余所信托之人。將軍可詳察之。」

女乃急趨拿破崙身後而避。拿破崙展其二巨臂前蔽之。屹立如壘。（拿破崙身短。然其威力所注。乃未嘗見其短。）女則震齒而言曰：「深感將軍盛德。乃爲妾棄此人。」

拿破崙斥副將曰：「若太荒謬。彼之爲女子。固可一望即知。若母得於余前無禮如是。速去若刀。」

副將曰：「將軍。此奧人實至狡。今日之上午。彼曾僞飾曼山那將軍之衛兵以欺余。今又復飾妙女以欺將軍。幸將軍詳察之。余自信余之目力。初勿有誤也。」

女曰：「是必妾之同懷弟。彼爲曼山那將軍之衛兵。貌乃與妾酷肖。」

副將暴烈如故。曰：「若頃非言初無昆仲乎。惟有一女弟。其貌與余同。爾言尤與余酷肖。今汝之貌。既不與余同。目尤不相類。是謊言也。嗟夫。徒欺人耳。」

拿破崙曰：「若能從余命而即離此室否。若之強辯終無效。彼固女也。烏能強之爲男。」副將曰：「吁。誠如將軍言。則彼之貌。何以無一似余乎。彼實欺余。」

拿破崙不復能耐。厲聲曰：「勿囉呢。若願即離此室否。余命若速離此室。」



女曰：「將軍幸勿強之。乞賜妾出何如？」

拿破崙容曰：「夫人幸恕余無狀。余之欽仰令弟者已久。第未識曼山那將軍之術。何以欲得余文件。敢因夫人而一明此事之原委。」

此時奇山伯急往闢室後之門曰：「來乎。副將……。」

副將曰：「余去矣。將軍幸以余爲鑑。嚴陣以待。勿蹈覆轍。」又顧女曰：「貴人幸慈念唐突。余初謂夫人即彼惡少之化身。寧知事初非是。」

女曰：「此非副將過。副將今已釋然於余。余彌引爲幸矣。」隨嫣然出其手。副將俯而就之。忽駭視良久曰：「何夫人之手。亦與令弟相似。且有同類約指乎。」

女笑曰：「妾等固學生者也。」

副將始物之。恍然曰：「唯宜其若是之相肖。夫人請恕余唐突。余於公文。初未會。以公文之失。損及將軍者多。與余初無所涉。余之所以暴怒者。蓋德彼之無信任耳。」

遂自桌上。取其馬鞭軍帽手套而去。且曰：「將軍恕余。余去矣。」即自室後之門而出。奇山伯隨之。闔門去。」

拿破崙怒目視之曰。「蠢奴。」女子第嬌然而笑。時拿立長方桌與火爐之間。威容漸消。頗含春溫之氣。

女曰。「蒙將軍援手。感且銘骨。不識何以爲報也。」

拿破崙斗迴其身。面女子立。猛伸手向案曰。「余之公文。可以見壁矣。」

女急置手胸前。似有所護曰。「將軍云何。」

拿破崙曰。「若僞飾男子。愚彼蠢奴以盜公文。若盜余公文奚爲者。今公文在君胸際。衣之內。手之下也。」

女子急移其手曰。「將軍之言。得勿太暴。妾懼甚矣。幸勿以此見待。卽取巾掩其目。狀如拭淚。」

拿破崙曰。「若猶未識余爲何人乎。不則何僞作嬌啼以愚余。」

女忽破涕笑曰。「唯。妾固識將軍。將軍卽盛名鼎鼎之排南派脫（此四字爲重）將軍也。」

拿破崙怒操法音而言曰。「旁南派脫。旁南派脫。若試觀余名刺。」

女曰：「第妾固識……」時則拿破崙猛攫女之巾。女驚怒交集曰：「將軍……」

拿破崙探囊出副將之巾曰：「若何不欺乃爾。劫余副將之物。而以巾爲之質。」遂取

二巾。並而細察曰：「狀適相似。」又並嗅之曰：「其香亦同。」乃並擲之於桌。復伸

手向索曰：「公文。公文。余待之久矣。苟抗不余昇者。余當自取之。易乃如取巾。」

女復支梧曰：「豈將軍慣以強權嚇嚇婦女乎。」拿破崙漫應之曰：「然。」

女子作躊躇狀曰：「第妾未明將軍之意。乞……」

拿破崙曰：「毋再游詞以對。余知若盡審之矣。若之來。以若與人計。余已與相遠可十

八里之遙。須以偵。然余之爲敵人所偵察。固已司空見慣。今若既入虎穴。安得遽返。

然以若之勇當無懼。果明識者。幸勿不自量力。余已無暇久待矣。趣反余公文來。」

語時。卽昂然而前。直逼彼女。

女爲所逼。遽作可憐狀。投身椅中而泣。喃喃曰：「妾寧得謂之勇。將軍固未嘗知妾也。

妾日惟處愁城中。戚戚如不可終日。一觀驚奇之事。輒爲股弁不已。而子身入重地。

四面皆敵。妾寧不懼。嗟夫。將軍寧謂世人皆如將軍之勇乎。不觀麾下號稱勇敢之

士初亦不多聞英雄之事業。一爲所俘。卽皆俯首於我農人之前。惟命是從。其孱弱可憐之狀。亦正與吾輩同。今妾旣爲強暴所劫。復何勇之可言。自知已蹈危境。最慘痛之時且屆也。」

拿破崙聞言。興趣頓增。曰：「然則若何樂而蹈此危機乎？」

女曰：「不得已耳。然將軍固英武蓋世。古今一人也。妾今事敗。夫復何言。」言訖。泣愈哀。進跪拿破崙之前。嗚咽不能仰。又斷續言曰：「噫。將軍幸勿再詢。救其罪而聽之。去可耳。公文函件。誓必奉趙。」

拿破崙復伸手索曰：「勿多言。余待之久矣。」

女爲拿破崙所緊逼。計不得施。卽頃之嬌啼佯怯。都爲拿破崙所破。不得逞。則惟伏地延時。拿破崙復促之。女乃肅然起立。曰：「文件等均藏妾臥室內。當取以奉將軍。」卽飛身向門而行。

拿破崙止之曰：「余當與夫人偕往。」

女聞言。英氣飛動。眉宇間揚聲曰：「將軍幸自重。妾不能允人入臥室。」

拿破崙曰：「然則夫人且留此。余當飭人往取之。」

女計又不行。則作懷喪之狀曰：「文件固不在臥室中。可勿煩將軍往搜也。」

拿破崙指女胸際曰：「余頃已語若矣。文件當藏是處。」

女乃哀懇曰：「將軍。妾所欲得者。僅一不關重要之密函。他匪所需。將軍亦能允其有之否。」

拿破崙厲聲曰：「此無理由之要求耳。」

女見拿未峻拒。而有理由二字。乃作氣而言曰：「將軍固有可允之理由。以將軍之爲

一己富貴功業。曾犧牲千萬人之生命。若輩之答將軍要求而死。亦云至矣。然爾輩皆有理由乎。今妾所要求者。僅一至小之函。以視將軍。唾棄其後。且將軍英武過人。妾則一弱女子耳。」言次。雙波溶溶向拿翁。屈股意欲復跪。

拿破崙忽暴聲曰：「其勿爾爾。」隨舉步繞室行。貌凜乎不可犯。尋復厲聲曰：「此強詞奪理之言。何理由之足云。若亦知之否。」

女狀殊失望。起而坐榻上。拿破崙迴身睨之。知獲全勝。默思今而後。可與任情一戰矣。

乃步至女子旁。與並肩坐。女頗懼。則移身以避之。第雙波復燦然作光。似希望絕而復續。拿則意得甚。含笑言曰。「若何由而識余爲勇士乎。」

女驚異曰。「將軍非旁南派脫將軍乎。」

拿破崙曰。「然。余旁南派脫將軍也。」

女顛聲曰。「噫。然則將軍何問爲。將軍非於二日前。屹立洛第橋畔。以礮燄對岸之真人而成偉業者乎。」

拿破崙曰。「汝意蓋僅若是耶。」

女奇其語。思索良久。復曰。「妾意僅如是。噫。嘻。是則將軍殆爲怯夫也。」

拿破崙聆言狂笑。且拈女子之頰曰。「此於軍士。乃至不成問題。凡軍官之考驗士卒。祇可問其身之長短。年之多寡。肺力之度數。與握力之強弱。而不能問其勇怯之若何。以一入軍隊。復何畏懼之足云哉。」隨起身行。糾手於背。俯首而大笑。女異之。深以其言爲不足笑者。曰。「噫。將軍殆以畏懼爲可笑。是則將軍不知人世間有畏懼事矣。」

拿破崙挺立榻側曰。「汝脫於二日前。經洛第橋而至余處。余礮一發。汝即化爲灰燼。此時若能無畏否。」

女曰。「嗟夫。若是寧能無畏。妾忖之。當畏之彌甚也。」即退手胸前。佯作畏縮狀。

拿破崙復詰曰。「彼時以公文故。若能鼓勇而至否。」

女曰。「是可勿問。誓死爲之。」

拿破崙曰。「何爲堅決乃爾。」

女曰。「蓋亦出……不得已耳。」

拿破崙曰。「汝以公文函件故。至敢冒死直進。中情雖微怯。亦與勇敢等也。且怯亦人情。匪所能免。吾聞行伍中人。有以怯而奮鬪者。未聞有以怯而退走者。惟觀其志之堅否。以定其事之結果。余於此知之甚深。當較汝爲審也。曾憶前於巴黎。目睹一司惟司軍隊爲匪徒所狙擊。爾時頗欲挺身出援之。卒以衆寡不敵。未敢造次。直至距今七月之前。該匪等始爲余礮所擊斃。於是勇怯之義大明矣。然或有謂女子之秉性。與男子異。非可相提並論者。則余軍中。未嘗無女子。其一往直前之氣。時且有勝。」

難眉。則正以其生命之代價。恆自視不若男子貴耳。今余不開汝爲怯爲勇。惟汝脫於二日前。經洛第橋而來。余前歷盡艱險。而未嘗以怯而中止。則所求亦必達。是故人。有以勇怯爲詢者。若當答之曰。人不可斤斤於勇怯之辨。當立志爲先。」

女聞言。頓露欽佩狀。起立曰。「英雄哉將軍。洵一頂天立地之英雄也。」

拿破崙曰。「此與英雄何涉。」卽舉步繞室而行。初不以女之稱美而遽露得意。

女復曰。「將軍之勇。與妾乃微異。將軍前日洛第之戰。僅求一己之功業。初不涉於他人。然乎否乎。」

拿破崙曰。「然。」旋即易之曰。「否否。」而貌亦頓易。忠義之狀。乃盡然見於面。但教士之將登壇而講聖經曰。「余一法蘭西民國之公僕也。常思步武前王先烈之後塵。而惴惴恐勿能。今之戰。蓋爲國家宣力。爲蒼生造福。豈爲余一人之私哉。」

女曰。「是則將軍之稱英雄。亦僅一婦人之英雄耳。」言次。秋乃大變。頃之欽佩之狀。已勿存。惟啞然就榻而坐。以手托腮。如有所思。

拿破崙大異之曰。「噫嘻。婦人之英雄。」



女愕然曰。「然與妾正同。將軍試一思之。此函件苟僅涉妾一身。妾寧敢冒是大險。而將軍於此逆旅中乎。正以妾之勇爲小勇。初無益於己。徒以情之所累。本休戚相關之誼。不忍坐視而不助。於是此身不期然而勇矣。夫將軍所爲者。國與民。妾則爲求愛友。其狀寧不相等。」

拿破崙聞言頗駭。移身遠女而立曰。「是何言歟……」

女反傲然曰。「將軍何藐視妾耶。若將軍之血戰。誠爲國家效忠。則眞一妾所由之婦人英雄耳。將軍之秉性。良不失爲法人也。」(時與法交惡。故有是語)

拿破崙怒曰。「余非法人。」

女曰。「余追思將軍爲國家宣力之一言……旁南……將軍欲妾作意大利音抑法音乎。」拿破崙曰。「若語太囉唆。防觸余怒。余固法人。惟不產於法耳。」

女以手置榻。支撐其軀而坐。斜睨拿破崙。揚揚有得色。曰。「妾意將軍生無國籍。不能強以何國人稱將軍也。」

拿破崙聆言。色然喜。一易而爲軒昂之狀。仍往返室中曰。「嘻。汝意余乃無國籍者耶。」

女曰：「然。妾意如是。」

拿破崙面露自矜之色曰：「善。是或有之。不能囿之爲法人。」乃駐足小立。面燦然作異光。尋復昂然而行。威嚴之狀又露。揚聲言曰：「夫人其聆之。人生斯世。不可第求一己之幸福。須犧牲其心力。爲世人建功業。爲世人作保障。撫之治之。俾得同躋那治。庶不負其一身。故殺身成仁。爲自古英雄本旨。」

女聞言。有不慊狀曰：「噫。將軍言固當矣。惜絲毫未能見之事實耳。」

拿破崙憤然曰：「吁。夫人之言。果何所指？」

女曰：「將軍曾思及世人之言過其實否。貧苦者。每思獲巨資而成巨富。稍稍自好者。又輒以忠實猜潔爲志。而不欲有所自私自利。願卒勿能如其言者。何也。良以實際未深。知之未切耳。」

拿破崙厲聲譏之曰：「噫嘻。閱歷未深。然則汝迥不猶人。知之已切矣。」

女垂手膝上。目溶溶然視曰：「然。妾深知之。妾不幸生而爲女子身。又復薄……具妾首。」言次。向拿破崙而囑。復曰：「敢告將軍。妾之具此妾首。實妾之夫不幸也。去國

以忠實猶潔自矢。而非自私自利者。徒以力弱。不能有所作為。脫妾能如將軍之勇。敢則其所就。當遠勝於將軍。將軍且不能稱雄矣。」

拿破崙聆言。急迴其身。威武中微挾調諛狀。曰。「咄。小妮子言太狂矣。汝寧能識余之抱負耶。」乃傲然屹立。有不可一世之概。

女忽現莊肅之容。曰。「妾固謂將軍之血戰。實求一己之富貴功業。初不涉於他人。願將軍亦嘗謂人當以立志爲先。不可斤斤於勇怯。噫。本此而行。將軍之功業。寧有量哉。此世人之所以崇拜將軍也。」遂進跪拿翁之前。執其手而吻之。

拿悅其流利。低聲呼之曰。「夫人其起。」

女曰。「此將軍應享之敬禮。寧可却之乎。將軍不久將爲大法蘭西皇帝也。」

拿破崙急曰。「否。尙當防亂事之起也。噫嘻。」

女聽如故。復續曰。「旣爲皇帝於法蘭西矣。乃推而至全歐。以至於全世界。爾從古未有之一新紀元。妾則嵩呼吾大皇帝前之第一人也。」言次。復吻其手。

拿破崙俯身掖之起曰。「否。否。夫人其起。毋徒任情而言。亂人心意。」而顏亦稍霽。不

如前之威厲矣。

女爲狀頗感。曰：「妾唐突甚矣。乃以此度將軍。然而燕雀終莫識鴻鵠之志也。尙乞一笑置之。勿以爲罪。」

拿破崙曰：「否否。何罪之有。若夫人者。洵一聰慧機警之奇女子。僕所願得而爲友者也。」隨以手撫女面。

女欣然曰：「噫嘻。將軍欲引妾爲友乎。」乃伸其二手。嫣然向之曰：「妾願以肝膽托將軍。」

拿破崙忽雙瞳炯炯。厲聲叱曰：「咄。此又奚爲。」

女愕然曰：「將軍又何事叱妾。」

拿破崙曰：「汝旣以肝膽托余。余亦必以肝膽托汝。而其事則即欲汝以公文函件反余耳。噫嘻。女郎。毋以媚術愚余。余乃不如副將之愚。」即緊逼之曰：「趣反余公文函件。毋再支梧。余非與汝戲也。」

女子震恐無措。繞榻却去曰：「將軍……」

拿破崙厲聲曰。『毋再遲延。趣以反余。』即急趨而前。阻女行。蓋女似將由室後之門而遁也。

女爲所阻。則向之挺然立。作抵禦狀。曰。『將軍敢以強暴劫妾耶。』

拿破崙曰。『咄。何謂敢不劫則劫耳。』

女曰。『將軍果自視何等人。乃以此獷鹵之狀處妾。噫。自妾視之。直一莽夫。直一鄙夫耳。』

拿破崙轉身立女子旁。爲狀更獷。曰。『汝一雌狐耳。余今復爲最後之索取。苟再不遵者。當以強權從事。裂汝之衣。汝亦知之否。』

女下垂其手曰。『嗟夫。欲強權從事以裂余衣乎。』

拿破崙雙瞳灼灼。向女而視。如猛虎之將進撲。女則叉手胸際。有抵死不從之態。此處

一作。頓使拿破崙憶及戲劇中情狀。女乃大似登場奏技。正演遇敵一幕。怒亦不覺

稍殺。更凝視者有頃。暴怒之容頓斂。一易而爲莊嚴。糾手於髀。向女上下。屬者可三

次。乃出鼻烟。吸之。徐徐拭之以巾。時女則婀娜剛健。兼而有之。態殊不凡焉。拿破崙

尋乃曰。「若已準備完善否。」

女似繫糾其臂。頓聲答曰。「準備就矣。若將奈何。」

拿破崙曰。「解若相糾之手。」

女曰。「若莽夫耳。」隨釋手不糾。行近榻側。背之向拿而立。一手則出身後而支於榻上。

拿破崙曰。「余之不遽以強權從事者。蓋以汝之尙能識余耳。」

女曰。「將軍今已失其望。妾不復崇拜將軍矣。」

拿破崙曰。「余以汝爲巾幗英雄。故不欲有所強迫。若苟欲長保此英雄之顏面者。當即以公文函件反余。不則由余強搜之。公文函件。終必歸余。而若顏面亦勿存。言盡於此。聽若自擇。以一分鐘爲度。余不耐久待也。」

女聆言。默不一語。第微垂螳蟻之頸。徐自衣襟中。探紙一束出。初似擬舉以猛擲拿翁之面。既乃勿果。反肅然前呈之。當其呈時。掉首後顧。似不欲目覩此懷喪之結果。迨拿既受其件。女即疾驅室之外部。以手掩面。面椅背而坐。

拿破崙目矚文件曰：「是無誤也。」復面女曰：「幸恕余曠齒。」既見女匿其面。歎息而續曰：「嗟夫。何怒余若是之甚也。」旋乃取文件封面細察之。見其上火漆印已受損。則剖而出之。一一列案上核其數。

女狀頗鎮靜。初無泣容。似方爲思所困。旋曰：「妾于將軍何咎。第深爲將軍悲耳。」拿破崙乃止而不核。詢曰：「嗟夫。奈何爲余而悲耶。」

女曰：「妾將見將軍之失人崇拜也。」

拿破崙曰：「外此復有何事。」

女曰：「其他則將失將軍之快樂耳。」

拿破崙曰：「女郎。余謂快樂者。世間至細之事耳。余苟惟快樂是求。當不復能爲今日之旁南派脫矣。汝試語余。外是尙有何事。」

女曰：「無也……」拿破崙意得甚。乃失聲而唱。并止女不言。女不願。復曰：「惟將軍於法蘭西。當殺一有名人物耳。」

拿破崙驟聲詢曰：「若何言。」而執文件之手。亦不禁斗向下垂。女視拿破崙者頃。欲

言又茹。似有隱衷。莫能吐。拿遽擲手中文件。大聲斥之曰。「若果何意。噫嘻。豈又將施若狡計耶。若殆謂余于此文件中之秘密。乃尙莫審。余今且語若。其一必爲關於奧將盤錄之消息。而彼僮之所能爲者。惟二途。非匿居孟冬 Mantau。不與世事。即佔丕司棄拉 Peggiers。以破活你司之中立。汝則爲彼僮之偵探。欲阻此消息不達。傳得逃余之耳目。嗟夫。是亦愚矣。餘則爲巴黎之尋常函件。與汝固無所涉也。」

女笑曰。「然則余等以此文件平分之何如。將軍取此緊要之文件。而以巴黎之函件賜妾。苟能允之者。則感德靡涯矣。」

拿破崙駭其請求之異。曰。「噫嘻。欲平分之乎。是則余之函件。似爲夫人之祖業。而爲余所劫奪者矣。」

女曰。「否。妾所欲得之書。初與將軍無涉。既非將軍所書。亦非人投將軍者。乃爲一女子所書。郵與一男子。而男子又非其夫。質言之。函中所言。蓋有不可語人之秘密在也。」

拿破崙曰。「是則一情書矣。」



女歎曰：「寧一情書而已。果是者，余亦不冒如此大險矣。」

拿破崙曰：「然則郵之與余，又奚爲？豈欲假余之手，以害其夫乎？」

女曰：「否。此函與將軍固絲毫無所涉。妾意將軍即以之昇妾，亦與將軍無所損。蓋是

函之寄將軍，實出一陰狠之謀，而將以害作是書之女子耳。」

拿破崙曰：「何不郵與其夫？」

女身向後仰，投入椅中，歎息而言曰：「嗟夫！此事妾一妾所能知，而淚盈盈然，亦耶奪眶而出。」

拿破崙曰：「余知之矣。此又汝之媚術，欲愚余而復得文件耳。」乃擲函於桌上，盡立

女前，作調謔狀曰：「女郎，余不復能美若矣。若計終失敗，奈何復數數設計以愚人？」

女搖手答曰：「噫嘻！妾何敢以是待將軍。將軍幸信其言，寧一真確之事，乃不能進信於人耶。」

拿破崙威凜之狀，又頓露。轉身至桌旁，置手其上，怒目向女而視。繼乃就椅坐，又一手於胸前，銳聲而言曰：「女郎，余遇事每喜詳其原委。今此書既云一女所書，而郵與

一男子者。則彼男子何爲復郵之於余。而破彼女之秘密。且此書一爲余宜。其人之名譽。不亦盡毀乎。矧事尤不止是者。則情敵之爲患。至爲可慮。吾或親身破家。其人寧不知之。何不自隱乃爾。」

女然嘆曰。將軍函中或有尊夫人之秘密在。」

拿破崙一聆是言。陡然起立。循桌而走。曰。『若言太刻矣。』

女謝曰。『將軍幸恕妾。蓋凱撒（羅馬人稱皇帝以此此處似即用以指拿破崙）之妻。大有可疑耳。』

拿破崙仍怒目曰。『汝既謝過。余亦勿罪。後此慎毋妄舉無辜。俟若誑語之資。』

女乃肅然起立。行近拿破崙之前。爲態至爲溫柔。指文件曰。『將軍。此中誠有一女子之函。請即以爲賜。』

拿破崙急移文件。勿使之近。曰。『何爲昇若。』

女曰。『作此書之女子。爲妾之至友。前曾同校讀。彼頃乞助於妾。屬爲力阻。是書。母使入將軍之手。』

拿破崙曰。『此函又何爲寄余。』

女曰：「以此函爲慰解排拉司 Barias 理事耳。」

拿破崙頓感微挾驚疑狀。旋復昂然曰：「噫嘻。排拉司耶。夫人幸留意。其人余心腹之交也。」

女頓首言曰：「良然。與將軍誠爲心腹交。而與尊夫人交更密。」乃舉目視拿破崙。爲狀之狡。初似勿有所畏。

拿破崙聞言。目光如電而作。怒亦勃然生。然仍力忍之。低聲曰：「若及狂言矣。余嘗禁若勿及余妻。奈何復及之。彼與若同校讀而交最摯者。果爲何人。」

女曰：「噫嘻。將軍。妾何能以此爲將軍告。」

拿破崙感甚。復踉蹌行室中。躁急而言曰：「汝等既出一校。氣質又相投。余意彼女。必與汝相等也。」

女曰：「妾何敢望彼女。彼女之智。或且高出將軍。將軍以尋常女子。一有所私。與其夫之愛情。必日趨于淡。且必勿洩其事于其夫或他人。彼女則不然。獨擅操縱之。使夫也與所私之人。皆爲所愚弄而不自覺。且皆樂爲之弄。愛之不稍懈。」時則尚拿破崙

嶺而坐。勿使覩其面。

拿破崙似不注意其言。厲聲曰：「噫嘻。排拉司。噫嘻。排拉司。若且慎之。語太荒誕無稽。奚亦聞余言否？」

拿破崙向拿破崙曰：「將軍何謂？」

拿破崙曰：「若所言意果何居。彼女又安屬？」

女鎮定如故。目注拿破崙不稍瞬。右手置於所坐之椅背。左膝則屈而加於右膝上。狀頗自得。曰：「彼女者。一聰慧明媚之好女子。而善謊者也。其夫則富才能。著大志。知其妻之善謊。不能盡忠於所愛之人。願其愛情初未嘗以之而減。則以其夫與排拉司。須相助爲理耳。」

拿破崙聞言駭甚。出其低而且銳可怖之音曰：「汝直妖狐。殆以函件已入余手。欲以此爲報復乎？」

女曰：「否否。曩夫將軍。奈何以此等人自居耶？」

拿破崙目眦欲裂。緊糾其手於後。挺身向爐旁而行曰：「汝直妖狐。徒亂人意耳。趣出。」

勿再曉曉。」

女安坐如故曰：「不得書者，誓不出室。」

拿破崙舉步向室後之門而行。既復止長方桌前曰：「若猶思得此函乎？趣去。毋再胡爲。以若一可惜之醜婦人耳。余至惡之。雅不欲與之刺刺不休也。」乃背女而立。餘怒似猶未已。

女以手托腮。惟吃吃而笑。拿破崙聞之大怒。轉身斥曰：「何笑之有？」

女曰：「蓋笑將軍耳。妾每見人以小怒而失其常。狂妄有類孺子。然未見自命英雄者。亦作是醜態也。」

拿破崙怒不可遏。厲聲曰：「妖狐。妖狐。巧言如簧之妖狐。」

女斗現不悅色。躍然自座而起曰：「將軍曠齒如是。甯不自輕。試剖此函而讀之。當知將軍之所爲人欺慢者。有百倍於此。後此妾之不禮將軍。當視今爲甚也。」言已。卽道：「行再相見。」憤憤然向室後之門行。

拿破崙忽柔聲曰：「余爲人所欺慢乎？夫人且止不行。」女置不顧。仍移步向門而進。

拿破崙前阻之。捉其腕而拉之。返曰：「若究何意。速明述之。不則……」隨作恫嚇狀。女第流波睨之。初無懼色。拿破崙復曰：「巧言如簧之妖狐。何不一答余言。」

女深憐拿之凶暴。曰：「是奚待詢。若自有剖析是事之物在。」

拿破崙曰：「何在。」

女指桌上函件曰：「在彼函中。將軍取而一讀。當即了然矣。」拿破崙取函於手。目眙。瞭然向女而視。似懷疑未伸者。旋復擲之桌上。曰：「若殆已忘若同學至友之屬乎。」

女曰：「妾事已失敗。夫復何言。今不能復爲彼助矣。」

拿破崙曰：「是則余當讀之。」即出手向桌而取。

女曰：「初不料將軍終必讀之也。」拿破崙聞言。頓退其手。女又曰：「將軍幸勿驚。個中奇事至多也。」

拿破崙曰：「請述其一。」

女曰：「某某與排拉司之比武。家族之狀況。破產之宣傳。國內之輿論。與夫被縛後之境遇。凡此不勝枚舉。初非一時所能盡。」

拿破崙愕然向女視。取函於手。欲開復止。既復熟視女狀。乃易左手執之。屈而伏於背。右手則舉而置於首。轉身向室後之門而行。既及門。乃遙向葡萄園立。凝思有頃。女惟亭立默察之。爲狀殊詭。已而拿破崙復轉身入。貌凜然而威。似已激悟。言曰：「余今尤若所請矣。以若之果毅勇敢。應償所志。若既爲此函冒險而來。可即取之。當知余之遇若。初固不薄也。余之於入。未嘗以威劫。與戰時之遇敵人。乃大相逕庭。」言時。態至從容。並卽以函授女。

女熟視拿破崙。不遽受。曰：「妾甚奇之。將軍何爲出是？」拿破崙復不耐。以函猛擲於地。女微諷曰：「嗟夫。妾又觸將軍之怒矣。」雙波亦卽向拿破崙而睨。仍不拾取。

拿破崙拾之起。擲女之身曰：「若欲攜之去否？」

女繞桌走避曰：「否。妾不欲將軍之函件。」

拿破崙曰：「十分鐘前。若固惟是之索。今則又何爲拒之之不遑？」

女隔桌向拿破崙立曰：「十分鐘前。將軍猶未辱妾也。」

拿破崙忍怒而言曰：「然則夫人請恕余。」

女冷然曰。「謝將軍盛意。」拿破崙乃強作恪恭狀。以函上女。女向後退。不使之近。曰。

「將軍豈不欲知奧軍之在孟冬。抑不可棄拉乎。」

拿破崙曰。「余當語若。生平乃未嘗假偵探之力。以敗敵軍。」

女曰。「將軍豈不欲一識函中意義乎。」

拿破崙曰。「若曾言此函非投余者。余固不欲讀他人之書也。」隨復以函授女。

女曰。「將軍既不欲讀之。妾彌感矣。以妾之求。第欲將軍之不讀是書耳。將軍珍重。」

言時。寓剛健於婀娜。即轉身向門行。

拿破崙忽擲函於榻。疾趨其前止之。大聲而言曰。「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懂危險之

加。將使汝身糜爛乎。」

女曰。「將軍且止怒。夫喜安畏危。人之常情也。妾何獨而不然。妾今第欲歸耳。妾以欲

盜是函。致屢蹈過。非今得復璧之於將軍。且置其罪於不錄。幸何如之。噫嘻。將軍吾

儕。今當道別矣。」隨以手上拿破崙。狀殊婉孌。

拿破崙怒形於色。却之。啓室門。挺然而立。揚聲呼曰。「奇山伯。奇山伯。」旋即力厲其



門。轉身入室。女亦隨之。少頃。奇山伯推門入。肅然俯首而言曰。「將軍呼小人耶。」

拿破崙曰。「彼盡奴何在。」

奇山伯曰。「彼連將軍令。已飽酒食。頃方偕小人作菓子戲。以作消遣。」

拿破崙曰。「命之來。若可與之偕。」奇山伯即返身去。拿破崙飛目視女曰。「敢煩夫人再遲片頃。」隨至榻側。取函件藏之胸前衣囊中。女則行近西壁。憑小桌向之而立。熟視其舉動。拿破崙亦以目報之。默不一語。旋副將偕奇山伯入。奇山伯一至桌旁。即垂手鵠立。副將則軍帽手套都勿御。刀亦勿佩。入室後。面西壁而行。狀至活潑。尋乃屹然向拿破崙立。靜待後命。拿破崙曰。「副將。」

副將壯聲答曰。「將軍何命。」

拿破崙曰。「余猶未能詳審此女之來歷。惟盜汝函件之人。確爲此女之弟。」

副將眉飛色舞曰。「余固早知之。將軍余之所度。初乃勿謬。」

拿破崙曰。「若須往捕此盜函之人。今若之地位。乃至危。以此公文中。或有機密消息。非特與余全軍有關。即法蘭西及全歐之生命。亦均惟此是賴。」

副將曰：「然。余亦知所關非細。」

拿破崙厲聲曰：「正以所關匪細。故先削若職。倘不能殊選者。當更繼之以嚴譴。降若與軍士伍。」

副將喟然曰：「欲降之與軍士伍乎？」

拿破崙曰：「余固爲若惜之。然軍法若是。勢不能稍貸也。余今且爲若秘其事。第他日脫以不遵公文而行動。受人之詰責。則余亦必以未得公文對。而其罪仍歸於若。是余雖欲助若而不能得也。」

副將爲貌至和。曰：「深感將軍盛德。誓必覓得此人。而挾之以歸。且不論公文之得反與否。必當竭力攻奧人。以報將軍。將軍亦能恕之否？」旋復作躊躇狀曰：「此奧人現已不識何往。鴻飛杳杳。余又何由而探之？」

奇山伯忽曰：「副將甯忘之耶。彼因曾騎副將之馬。」

副將聆言頓覺。毅然曰：「噫嘻。余已忘之。將軍。今余當先於意大利境內。覓余之馬。一得馬。當不難覓彼惡少也。奇山伯。趣往備馬。余當往取軍帽等件。速行。速行。」言已。

即行狀至匆迫。

奇山伯應曰：「諾。謹遵副將命。」即入室後之門去。副將隨之。將及門。忽反身回顧曰：「將軍。余曾以佩刀上將軍否。噫。余憶之矣。」隨即悻悻然去。口中猶聞喃喃曰：「既失之。何爲又追之而反。余又將何往而覓之。」時則一抹夕陽。映入葡萄園中。爲景至奇麗焉。

女仍立小桌之側曰：「將軍此舉。果爲何意。」

拿破崙曰：「彼不能覓夫人之弟也。」

女曰：「是必勿能。世固勿有是人。」

拿破崙曰：「然則公文等件。不能復得之矣。」

女曰：「將軍何謂。非均在將軍衣襟中乎。」

拿破崙曰：「豈有是哉。汝何由證實是語耶。」女聆言。駭甚。噤不能語。拿破崙又沈聲曰：「公文悉爲所失矣。」

女急至桌前曰：「是則副將一生之運命。悉喪於將軍之手矣。」

拿破崙曰：「彼之命運乎。是不值以礮火燬之也。」隨昂然至火爐旁，背女而立。

女垂首至臆，似有所思，尋曰：「將軍太忍矣。人爲將軍効力，而將軍乃視之如馬牛，且陷害之，不稍有所恤，事之不人道，孰甚於此！」

拿破崙轉身曰：「我二人中，孰實陷之至是。若爾時何未思及之！」

女曰：「嗟夫，妾乃未嘗慮及也。是誠妾之過，然非此則莫能得文件，事固亦出不得已。」乃笑，輕展作哀懇狀，續曰：「將軍乞以其可憫而赦之！」

拿破崙冷笑曰：「若固慧黠過人，既能陷之，必有術爲之救。」又切齒憤憤而言曰：「余固最惡無用之軍人。」即昂然道游廊，入葡萄園中去。女欲隨之，一窺其舉動，突爲副將所阻。時則副將已服就軍服而佩刀，方欲道西壁門而出，猝聞女呼曰：「副將何往！」

副將狀甚匆迫曰：「盡余之職耳。夫人幸勿止余，當知爲事急也。」

女懇切言曰：「嗟夫，副將苟得余弟，將若何以處之！」

副將曰：「夫人非愛彼至篤乎！」

女曰。「副將若傷余弟。妾亦不能獨生。乞副將有以寬之。」副將頓緊。感微搖其首。女復曰。「余弟卽傷而至於死。與副將亦初無所益。苟能赦之者。當以其居處告。并速之來。惟乞言之於將軍。勿遽苛待。度副將秉性仁慈。必能允其所請也。」

副將曰。「彼苟出槍以擊余。又奈何。以彼固有余之手槍在。」

女曰。「彼爲人懦。甯敢擊副將。」

副將曰。「彼固饒有幹才。不能決其必不余抗也。」

女曰。「彼果槍擊副將。而有所抗拒者。則一聽副將處之可耳。余亦不復爲之請矣。」

副將曰。「果爾。則余當允汝。雖然。何夫人之秉態。乃與令弟相似。余一聆清言。幾忘處境之危矣。夫人亦識余馬之所在否。」

女曰。「馬與手槍。均可購而得之。何錮錮過慮爲。」

副將曰。「然。今允汝矣。」

女曰。「允余乎。」乃伸手授副將。副將握之曰。「苟遇汝弟。余必降心抑氣以待之。以其

女弟實一豔麗無匹之天人也。」隨俯首欲吻之。女急引避曰。「副將甯忘之耶。今

女弟實一豔麗無匹之天人也。」隨俯首欲吻之。女急引避曰。「副將甯忘之耶。今

副將之處境乃至危。全歐之幸福。都爲副將所賊矣。」副將復前逼之曰。「夫人太畜矣。一吻手禮耳。何吝之若是。」女繞桌而避曰。「否。且俟之。副將復職之時。今猶未得余弟也。」副將乃曰。「夫人肯告以汝弟所在否。」

女曰。「余苟遇以一暗記。不待十五分鐘。彼卽來。」

副將曰。「然則距此匪遙乎。」

女曰。「然。咫尺間耳。副將且遲此。彼一得余暗記後。當卽來。負荊於副將之前。」

副將爲女所愚。茫然曰。「此事何幻。然余意夫人必勿有誤也。」

女曰。「余意副將當先言之於將軍。一議此事。」

副將曰。「夫人言愈幻矣。又何事需議爲。」

女曰。「蓋乞將軍得余弟後。勿遽苛待。余度彼必允之。」

副將曰。「是意初勿惡。謝夫人教。余當試爲之。」

女曰。「好自爲之。尤須注意者。則勿使旁南派脫將軍知個中奧竅耳。」

副將曰。「此言良當。彼苟知之者。必彌忌。」

女曰。「副將慎毋多言。僅告以余弟不久即得。不則即嚴譴勿怨。彼必彌信是言。副將然後引余弟而見之。」

副將曰。「如是彼必奇余計。可博一笑。夫人真聰明絕世也。」又大聲呼曰。「奇山伯。」女曰。「切勿以妾事告之。」隨掩指於唇。副將亦然。沈寂中。四目相視。各不禁啞然而笑。已而女招副將前。出手使吻之。逸自室後之門飛奔無出。副將樂甚。笑容滿堆。兩頰而奇山伯亦適於此時自西壁門入矣。言曰。「副將馬已備矣。」

副將曰。「余今尙不需此。可往覓將軍。告以將有要事與商。」

奇山伯搖首曰。「副將。此小人所勿能奉命也。」

副將曰。「何爲勿能。」

奇山伯曰。「准理而言。將軍可命副將。未聞以副將而可傳呼將軍者。」

副將曰。「噫嘻。汝謂彼不喜是乎。以彼位乎上者。每喜崇尙體制。以位相尙。是亦或所勿免。然而非可例之于余儕。余儕固方創共和也。」時則拿破崙來自葡萄園。適舉步入室。一手徐扣其胸部之衣。面容慘白。似擾無限恨事。

奇山伯未知拿破崙已入。仍與副將語曰：「是言良然。副將。今法蘭西之人民。均似逆族主人。勿可恃勢而凌之。須以禮貌相待矣。」

拿破崙撫奇山伯之肩曰：「是真失禮貌之價值也。」

副將曰：「佳哉。余所欲見之人來矣。將軍。余或能爲將軍獲惡少於此。」

拿破崙微喟而飄曰：「噫嘻。余意若不能獲之矣。」

副將曰：「將軍之臆度雖如是。然姑靜神以待之。不久當即見其翩然入室。惟余爲將軍獲彼後。將軍亦能赦其前罪。立復其職否。余初非不欲爲士卒。徒以一旦下降。彼輩當羣焉鼓舌以譏。使人彌難自容耳。」

拿破崙沈思曰：「奇山伯。余當何以處之。其言何妄誕至是。」

奇山伯應聲曰：「可升之亦爲將軍。則其所言。可免妄誕之譏矣。」

副將聞言大笑。伏其身於榻上。碟碟不已。拿破崙亦大笑。執奇山伯之耳曰：「若真一出言成趣之逆族主人也。」乃就椅坐。拉奇山伯于其前。如教師之面生徒曰：「若欲余教之成人否。」



奇山伯急搖其首曰。「否。謝將軍盛意。綜小人一生。欲教之有成者亦多矣。當其幼時。有一和藹之牧師。欲其有成。乃教之習字讀書。旋有一曼爾難拿之樂師。欲其有成。乃教之音樂。更有一著名之律師。則許以身度稍高。當教之成人。而被則僅使之工作。然夙性怠惰。久之卒無所成。惟烹調一道。尙得用以自負。今則既爲逆旅主人。更非昔比矣。一切瑣事。悉委之於傭人。小人惟閒話桑麻。度此悠悠之歲月。自覺適甚。不必復有所希也。」

拿破崙悠然而思。舉目顧之曰。「若已意足乎。」

奇山伯揚揚有得色。欣然答曰。「然。小人自謂彌足矣。」

拿破崙曰。「汝腹中乃無一魔乎。彼魔者。專以戰爭爲食。且時欲食之。卽晝夜不止。亦不能餓其欲。而彼乃能致汝于高位。畀之以千萬之奴僕。與至貴之金冠。并以世界各國之土地人民付汝。尊之爲主人翁。而治理其一切。是魔若豈無之乎。」

奇山伯曰。「將軍。小人腹中之魔。初非如將軍之所云。彼勿以小人得國家與金冠而爲榮。第嗜臘腸、蛋糕、葡萄、牛乳餅、麵包、與酒。且日祇三次。外此舉勿愜其意。」

副將曰：「若使余又覺腹飢矣。毋再妄言。」

奇山伯談鋒遽止。向副將道歉忱。隨即至桌前。整理物件。

拿破崙轉面副將。嘲之曰：「余願副將勿以余爲過驕也。」

副將曰：「否。余何敢是。余惟服從將軍耳。今法蘭西之國體雖改共和。而軍隊中仍以服從爲主。余每臨陣。必身先士卒。而効忠于將軍。將軍當知加洛第之役。何以遽捷乎。則余馬之功實最也。」

拿破崙起立曰：「若其慎之。勿再狂言。」

副將曰：「是皆實情。將軍尙憶二軍夾河而陣之時否。彼時奧人發礮。以阻將軍之渡河。將軍則發礮以阻敵之燬橋。亦知余乃何在平。」

拿破崙佯謝曰：「愧余彼時事集。乃不能識汝之所在。」

奇山伯忽攙入曰：「人言是役也。將軍自馬上躍下。親治大礮以擊奧人。信有之否。」

副將曰：「豈有是哉。凡爲軍官者。均不肯自失身分。與士卒同步行。」拿破崙乃怒目視之。復蹀躞行室中。副將續曰：「苟非余等騎兵隊之覓得淺灘而先渡。并襲擊鐘

之後。以亂其軍心。則將軍之礙。或至今猶轟轟未已。以將軍若不見余等之已在對岸。因猶未敢下令渡橋也。故余謂覓得淺灘者。實爲洛第一役之首功。然而首覓得之者誰歟。則余固首渡之一人。而淺灘則爲余馬所得。余馬實敗奧軍之第二健將也。一遂自榻而起。昂然有矜色。

拿破崙憤斥曰。一蠢奴若猶以此自伐乎。失余公文。罪當槍擊。行當置若於礮口之前。而轟擊之。若其識之。一時則一法國軍官。持劍現於室後之走廊中。願室內諸人都未觸及。

副將仍略然作容。謂拿破崙曰。將軍。余若不獲此惡少者。則……」

拿破崙曰。一噫嘻。蠢驢。豈有此人哉。」

時軍官忽直入室中。發與女相同之聲曰。副將。余爲副將之囚徒。隨授以手中所持之劍。室內諸人。乃皆驚愕失措。拿破崙凝視有頃。以其與女無異也。則拉之前而詳察之。以別其異同。而適當夕陽西下。暮色茫蒼中。辨之乃殊勿易。葡萄園中。則已耀成星光一片矣。已而拿破崙釋軍官之手不察。轉身背之立。兩手又於胸前。垂首而

長嘆。

副將欣然接劍曰：「噫嘻。將軍言無此人乎。」又詢軍官曰：「余馬安在。」

軍官曰：「安居於博哈士。待副將往取耳。」

拿破崙轉身曰：「公文函件又何在。」

軍官曰：「此將軍不能度之矣。凡此函件。今皆藏之於世界中一至秘密之地。君等亦曾於此遇余女弟否。」

副將曰：「然。彼一豔麗無匹之安琪兒。與汝乃酷肖。惟雙波較汝更美耳。」

軍官佯作驚狀曰：「君等知彼爲魅否。」

奇山伯大驚。倉皇自桌旁奔至其前曰：「爲事確耶。幸勿戲言。將軍。余不能聽魅居此逆旅也。」

副將曰：「然。余等可逐之。」又謂軍官曰：「汝余之俘也。此言余乃不能信。惟此初勿可戲。得勿欲以駭余儕耶。」

軍官執視拿破崙曰：「此事至危。余女弟已傳其魅氣於將軍矣。」奇山伯與副將聞

言大怖。急望望然遠避之。軍官復曰：「將軍試解衣視之。公文函件當在將軍胸次之衣囊中。」隨猛出其手。置於拿破崙之胸前。又續曰：「噫嘻。誠在此。余已觸得之。」乃流波睨拿破崙。隱有得色。尋乃執其鈕欲解之。曰：「將軍能惠允否。請賜一言。」拿破崙曰：「若敢解之耶。」

軍官遽曰：「謝將軍惠允。」即力解其衣。出函件示奇山伯曰：「若試觀之。」

奇山伯急向西壁門而奔。呼曰：「勿爾。勿爾。已傳魅氣矣。」

軍官轉面副將曰：「副將當勿懼。可觀之。」副將急却立。持劍右手曰：「棄之。亦聆之否。余命若棄之。」

軍官乃謂拿破崙曰：「此將軍之物也。請藏之。」

奇山伯曰：「將軍請勿受。此物乃能爲魅。」

副將亦曰：「受之非佳。將軍幸留意。」

奇山伯復曰：「可焚之。并焚此魅。」

軍官問拿破崙曰：「將軍焚之何如。」

拿破崙視之曰。「然。焚之可也。奇山伯。往取火來。」

奇山伯面灰敗無人色。期期曰。「室中有……妖……將軍奈何……令余獨往此……洞黑中。」

拿破崙曰。「膽何怯也。」乃謂副將曰。「速從余命往取之。」

副將推諉曰。「將軍。否。將軍固知其曾經洛第之戰。必勿目之爲怯。惟魅旣現是間。而欲其獨行洞黑中。又無燭爲之導。殊勿能貿貿然遽從。將軍請自往取之。」

拿破崙怒曰。「汝敢抗命乎。」

副將曰。「否。余何敢抗將軍命。余固願往。惟得奇山伯偕則尤佳。余當力爲其衛也。」

拿破崙乃謂奇山伯曰。「如此則若膽當壯矣。若二人可速往。」

奇山伯脣齒相戰。莫能自主。曰。「將軍。余願偕往。」乃蹶足向門行。喃喃曰。「上帝福

余。」復顧副將曰。「請副將前行。」

副將曰。「余於此屋構造乃茫然。汝可爲余導。余當後隨衛之行。」

奇山伯執手哀懇曰。「副將英雄人也。小人則一可憐蟲。」

副將曰：「汝母膽寒。可挽余臂而行。」奇山伯從之。副將復曰：「其壯若騰。勿有所懼。」二人遂挽臂而出。時則星光閃爍園中也。

女（此後仍稱女）乃擲函件於桌。坐榻小憩。顧拿破崙曰：「將軍。妾今戰勝將軍矣。」拿破崙環行室中曰：「汝已背越婦德。以余恩之。羞之不暇。何自矜之足云。似此莊嚴尊貴之軍衣。豈若所可褻之乎？」

女曰：「妾衣之。固亦儼然偉丈夫。不亞將軍也。」

拿破崙曰：「余殊爲若羞之。」

女曰：「然。凡屬軍人。每易識羞。」拿破崙怒甚。轉身他行。女目睨之。指函件曰：「乘其未焚之前。將軍欲一讀之否。余意將軍必欲一識其秘密。妾當暫避。」乃迴身匆而

函件。

拿破崙曰：「余不欲探其秘密。若欲讀者。可自讀之。」

女曰：「妾已被讀一過矣。」

拿破崙驚曰：「何謂？」

女曰。「妾得副將之馬後第一事。卽爲披讀文件。故妾已洞悉個中情事矣。而將軍猶未也。」

拿破崙曰。「夫人恕余十分鐘前。余已於葡萄園中讀之矣。」

女駭然自榻起立曰。「是則妾固未嘗勝將軍。將軍洵奇人。良所深佩也。」拿破崙以手撫其面。笑嚳向之。女復曰。「今妾不敢復有所僞飾。於將軍實至傾心。初不自覺。」卽取拿破崙之手而吻之。

拿破崙拒之曰。「勿爾。毋以媚術盡余。」

女曰。「妾欲有所白于將軍。惟將軍必將誤會其意。」

拿破崙曰。「汝以此乃茹而不吐耶。」

女曰。「妾蓋謂妾所敬愛者。卽其人卽鄙俚之行。亦夷然行之而勿有所懼。」

拿破崙憤憤曰。「余不至若是之鄙也。」

女曰。「噫嘻。將軍太自輕矣。妾意初非云是。」

拿破崙曰。「恕余躁率。意汝或且有說。」



女曰：「然妾固有說。蓋謂將軍秉性之奇耳。將軍既以是函爲奇。而不欲當妾讀之。乃不爲他人所見。潛入葡萄園一讀。及歸室。又僞爲未讀狀。凡此鄙俚之狀。爲妾前所未睹。然於將軍身分亦適合。故妾謂將軍行似可鄙。實則非鄙也。」

拿破崙曰：「汝何由得此可鄙之諛詞。乃與汝之行適合也。余固敬若之才。若祖若父其業商乎。敢問。」

女曰：「否。彼英人也。」

拿破崙曰：「英人固多營商業者。余乃恍然於受愚之由來矣。」

女曰：「嗟夫。妾非英產。且未嘗愚弄將軍也。」

拿破崙曰：「汝猶未脫英人本性。請爲汝述英人之狀況。」

女曰：「敬聆名言。」時則室中黝黑甚。僅藉星光一道。自葡萄園中反映而入。差可辨面目。女則悄坐榻上。急欲一聆其言。

拿破崙略一沈思。乃發其悲壯之聲曰：「芸芸衆生。厥分三類。曰上智。曰中人。曰下愚。上智與下愚。勿有所疑。亦不拘拘于儀禮。上智之不疑。以其辨事已善也。其不爲禮

所拘。以能脫乎尋常軌轍也。下愚則不識不知。故亦竟與上智同。余于下愚視之。若木偶。上智者則以術使之從。此二類者。余皆無所畏。試觀余之征服各邦。不曷如輩之平田乎。獨於中人則不然。以既有智識。性復多疑。遇事每喜強詞奪理。服之非具。最足爲人累。然亦匪無弱點。則以皆惟小節是重。其手足似爲繁文縟節所縛也。」

女曰。「然則將軍當先征英。以業商者。都爲中人也。」

拿破崙曰。「否。英人距此尙遠。英人樸實。不若中智者之多疑。且英人均有一可貴之天性。足爲世界之主人翁。非余所敢藐視也。以彼一有所志。必秘之而不洩。待勢既成熟。然後直瀉而出。無有不償其志者。此其耐力毅心。足以勝人也。且性至勇敢。又能合羣。不論作何事業。均羣策羣力。鼓勇以赴之。而其事卒奏效。此其勇敢與合羣之心。又足勝人矣。」

女曰。「將軍且止。妾所急欲聞者。將軍何爲以妾爲英人。」

拿破崙曰。「此事至顯。汝既于晨間盜余書。乃不遠颺。又于午後來此。欲施術以愚余。既以明書之爲若盜。并以顯若之才。此英人本性也。」

女曰：「否。妾非英產。何爲強之爲是。彼英人者。均甚愚鈍。」

拿破崙曰：「是言良然。英人當失敗之時。頗愚鈍。余可決汝之腦力不屬英。若祖或係

英人。祖母則爲……非一法婦乎？」

女曰：「否。一埃耳來女子也。」

拿破崙應聲曰：「噫嘻。埃耳來。」言時。如有所思。旋曰：「然。余忘埃耳來矣。昔有一英

國軍隊。統于一埃耳來將軍。今則全法軍隊。統於一意大利將軍。此二事乃達成比

例。」（拿破崙意大利故稱意大利將軍）已而似怒曰：「余旣爲若所愚矣。此後若又將何術以愚余。」

卽逕入游廊。仰首向天而眺。女亦躡足隨之。是時明星燦爛。萬籟無聲。女以柔荑撫

拿破崙之肩。柔聲曰：「將軍觀何物乎？」

拿破崙舉手指天曰：「觀余之星耳。」

女曰：「將軍豈信是耶？」

拿破崙曰：「然。」女乃倚肩同觀。少頃。乃曰：「將軍曾聞英人之謬否。謂一箕星而無彗

星以匹之者。終非合璧。」

拿破崙聞此藝語。卽棄女突然入室。曰：「如余法人而亦有此語者。則禮教淪亡矣。」尋復返至室口。揚聲呼曰：「奇山伯。速以火來。」乃轉立于長方桌與火爐之間。取函件于手。曰：「此物余仍須焚之。」此時奇山伯入矣。面仍灰白。一手持燭盤。上列燭二。一手則持剪燭盤。身顛不已。窘態可掬。旣入。置二盤于長方桌。曰：「將軍頃于游廊中。仰觀何物。」卽出手向室外而指。惟仍戰戰焉不敢引目四盼。拿破崙且解函且曰：「可觀若之所懼者。」

奇山伯仍顛聲曰：「魅已去乎。曾見其形否？」

女自游廊入。曰：「余等適見其騎汝之帚。飛入天空而去。奇山伯。汝不能復觀彼矣。」

奇山伯愕然曰：「謝上帝庇護。」卽踉蹌出室去。

拿破崙就椅坐。擲函于桌。目女曰：「今可焚之矣。」

女曰：「然。惟此密函。乃在將軍衣囊中。」拿破崙莞爾而笑。探囊取函出。亦覆之。未幾。

女拾之。視拿破崙曰：「所述非凱撒之妻乎？」

拿破崙曰：「然。彼大有可疑。焚之。」

女取蠟燭之箱。箱函向燭燃之。曰。「凱撒之妻苟見妾等在此。不審其妒將奚若。」  
拿破崙倚身桌上。以手承頷。應曰。「然。」

女以已燃之函。置蠟燭盤中。旁拿破崙並肩坐。亦承頷如拿破崙狀。同觀其燭。待火既  
熄。乃互轉其目。相向而視。于是幕下。

此篇叙拿翁征奧時一事。行文殊譎恣。頗能描繪聲色。凜然如生。願其首數節余  
曾見載之某雜誌中。苦在君此譯。則別出機杼。初非陳腐也。附識于此。以告閱者。

鴉雛

(完)





筆記

著名說小今古

# 說 庫

本書搜羅古籍  
半係秘本抄本  
及名家手校未  
經刊印本計一  
百七十種都四  
百萬言誠說部  
之大寶藏也

全書六十册  
厚六寸  
價洋八元  
郵費八角  
每部四角

上海 校 辨 書 局 發 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卷十三)

# 抱香移隨筆

樂子

章太炎先生文章典雅。近見其噴儉文。雖爲游戲之作。而自然入古。亟錄於下。民國二年。北軍南成。金陵間播家鬻鬻。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年以來。天殄相繼。昔覽洛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元慎水噴其面而爲之詞。今廣其文而噴之曰。儉人之鬼住居燕京。反。唐。真。大纏辮髮。寬製衣裳。塗茨而屋。炕土而牀。自稱查門語。則彌郎高梁。爲飯。鹵汁作漿。呷啜卵蒜。啞喇羊腸。手把雀籠鼻。齋黃乍至。中國恩慕。本鄉急急。速去還爾。廣陽若其兵役之鬼。羶食猶修牽。驅捕兎在山之幽。拮拾麩皮。鹽礪。饅頭牛油。白燭以爲膳。羞膚如裏紫。面若漆。髻口日侈。口囊項大。瘤氈袍。高履。胡坐。轆轤。潯泮。津衛。載盆。敖游。躡水。陷滓。轉側。張佻。柳子起舞。二簧發。謳母作山。魍鼠竊。狗偷。急急。速速。還爾幽州。其若婦女之鬼。肥者爲妍。高髻尺餘。方勝峨然。燕支擁面。權輔相連。身擗兩當。大雁如船。長襦拂地。煙管指天。臨門顧笑。鱗齒曲肩。曳腳擊。踉。狡兎之。踉對客。發唱。盜鼓三粒。母作魑魅。爭光燭前。急急。速去。還爾北邊。

清光緒末。葉肅邸既簡禁烟大臣。一時聞者相戒懼。梁侍郎教彥烟量獨豪。日遣兩許。



因已銳志乞休。摺既具。因值禁令嚴厲。不敢冒昧從事。暫請病假。以烟自放。嘗慨然曰。信陵君醇酒婦人。惟此福壽膏耳。同僚有遺書勸戒者。洋洋數千言。梁閱已狂笑。亦不作答。即於牘尾書二十三字云。冥冥花縣芙蓉鄉。專城不樂侯。與王何况列。歸御史。尙書耶。

文芸閣學士奪職南歸。於丙午八月。歿於萍鄉珂里。楊杏城士琦輓以聯曰。凌雪獻八斗才。東閣校讎誰教。惜命文章。翻爲海外乘槎客。乘風破浪。南州冠冕。并惜明時。鼓吹。賸有人間折桂詞。王子展存善。亦挽以聯曰。追思往事。感不絕於余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惜茲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嚴又陵復又有一聯云。蘭以香而焚。膏以明而竭。同彼龔生。天年竟。天有拔使起之。孰擠使止之。嗟吾子。敬人琴。俱亡。皆哀感頑豔。而絕不落俗套者。

費西齋之歿也。一時挽聯多於束笋。今摘錄數聯於此。陳三立聯云。鹽豉菘蕪。苦憶君花時。邀掃蕪。未共高僧抱琴。至文采風流。長照世。盧記乞摹。晉帖已成。孤本付人看。

張祖廉聯云。秋。書。畫。卷。曾。索。題。詞。執。扇。篋。中。存。一。語。未。償。援。筆。遂。成。哀。誄。句。磨。夢。鑿。地。  
年。看。持。節。朝。衣。塵。外。脫。百。城。猶。在。著。書。旋。付。禮。堂。人。汪。鳴。鑾。聯。云。識。君。未。遇。十。年。前。話。  
談。每。過。西。頭。國。史。紛。陳。秘。帙。借。觀。猶。在。目。媿。我。忝。叨。一。日。長。論。學。甘。居。北。面。人。琴。遠。竊。  
古。碑。對。勸。更。無。儔。其。壻。文。永。譽。聯。云。欲。語。淚。先。枯。自。憐。霜。露。餘。生。任。叻。孤。兒。誰。與。託。尺。  
書。猶。在。篋。檢。到。叢。殘。蹟。墨。左。思。嬌。女。應。難。忘。皆。可。誦。也。

前清自咸同軍興後。任直督最久者。爲李合肥。其七旬賜壽謝表中有一聯云。三十年  
爲世受恩。獨厚於羣臣。五百里近畿。拜賜常先於諸牧。句極凝重。有人贈以壽聯云。中  
國相司馬矣。老子其猶龍乎。又某歲合肥生辰。爲立春前一日。翁松潭贈聯云。壯遊驚  
骨老。元氣得春先。集句俱極渾成。不媿名手。一

李梅庵先生瑞清。自光復後。僑居滬上。黃冠布袍。自號清道人。以書畫爲生涯。臨節寫  
風。實爲當世名流之冠。故人苟得其寸楸尺楮。莫不珍同拱璧。先生健於飲啖。有曹文  
恪風。某君曾饋以湖蟹三百枚。兩餐而盡。於是李百蟹之名。遂轟傳於一時矣。  
桐城吳攀父先生。爲一代儒宗。所著詩文。高渾古茂。已刻有全書行世。集中有過關詩

王京一律云。攘臂言兵計。已疎銳身字。小卻良圖分民本。計適已事。竊帝一時聊自娛。千載箕封遺俗在。九州禹蹟遠鄰無。鯢生目睫疑空論。魴鱗枯魚勢故殊。慨乎言之。所謂母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丁未戊申之間。京津有女伶尤盡培。能唱花衫諸劇。承楊翠喜之後。芳譽大噪。嗣遊遼瀋。隸中和園。時吳綬卿方爲延吉邊務大臣。一見奇賞之。量十斛珠置之。簪室寵專。房也。辛亥石家莊之變。綬卿殉焉。而盡培自此以落花無主。重逐東風。近聞已改適伶人范天聲云。

杭州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也。語本白珽西湖賦。近則湖上水田。半爲買胡別業。金銀之氣。逼人未免。使湖山損色。有人改東坡語曰。欲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也。西裝可謂譎而虐矣。

吾鄉沈石友有研癖。收藏古研逾百方。以阿翠研及玉溪生象研爲最精品。阿翠研已識墨淚森筆語。玉溪生象研爲綠端溪石象之衣。背有花樣作澹紅色。幅巾面側而多。慈翁覃溪謂其神采飛騰如女子。其編有記云。予得宋人寫無疆詩卷子。首列玉溪象。

脫失過半。落墨瀟灑。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摹此研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萬歷丙子冬仲石記。仲石何人不可攷。側有憲成印。或爲顧東林舊物。石友自題一詩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余爲題詞。調寄相見憶云。面目是耶非。慰相思。應憶校書燈。下對紅梨。研翠黛。描象瑄。界烏絲。還自拋。將錦瑟。賦無題。

石友又得一研。側鐫易安二字。謂系李清照舊物。索題以詞。調寄端正好云。數才華。吹香嚼蕊。總難寫。畫眉心事。易安再道風簷霜鬢。早飄零。易安水滸集詞有於今韻風剩小字。人間記。玉鴿夜夜凝雙淚。鎮獨伴冷吟閒。醉何時。銀燭砑烏絲。把漱玉詞箋。注。

順心蔡蒞夫爲余作梅花小幅。又題一詩。吟邊袖手問清歌。玉樹寒香奈汝何。賺取風雛拋墨淚。桂郎伴讀未如他。系以跋云。甲寅歲首。將之歷下。道出海上。重晤槩子社兄。把讀其墨淚詞。中有投贈梅郎數闋。剗肝爲句。崇佩結芳。意致窈窕。聞吾鄉辛氏子。雖擬萬金爲斯人。營翠翹。砥室然以捧研一圖。備徵題咏。未免唐突。何若吾槩子之風懷。

耶。微醉倚鏡。爲畫是幀。以寄意。寒瓊子蔡守并識。按梅郎名蘭芳。字曉華。習青衣。且在燕京。蜚聲菊部。癸丑冬。始見之滬上。芳聲澹逸。令人之意也。消會發誓。每十日作詩詞。二首。有友至。戲余爲梅癖也。

梅郎近從喬蕙蘭學崑曲。蕙蘭者老曲師也。字鄭香。昔隸都門三慶部。唱崑旦。善書畫。舉越縵有題鄭香畫蘭調念奴嬌云。空山無語。悵西風搖落。天涯遲暮。滿眼荆榛。摧未盡。誰說冰霜情緒。感舊懷人。悲秋病酒。併入愁如許。人生難得同心。知己相聚。最是燈掩挑殘。爐烟蕙盡。怕讀離騷句。蕙我傷心。同落魄。獨抱冬心。未遇。寫入湘縑。情苗恨葉。脈脈纏秋雨。孤芳珍重。生涯休歎。如絮。

與梅郎齊名者爲朱幼芬。唱青衣。得其父蓮芬之遺。亦嘗一至滬上。余填念奴嬌詞贈之。偶見報欄有蓮花婀娜曲。爲幼芬而作。惜失作者姓氏。其詞曰。江山劫後。春濛濛。恰官拍彈。歌調風梨園。弟子半星散。天子長罷。宜春宮。就中朱郎最清妙。秋水爲神。烟相照。曼聲長袖。揭珠簾。座客持頤盡凝笑。月扇雲衫。自可兒臉波。激盪百相宜。十年風。嗟嬌圓絕。攝盡宮牆笛一枝。青絲絡頭金鞭。彈道。呼女兒。羨嬌嫖。那知舞榭管絃。殘擁。奪。

卻作焚香坐櫻桃半熟豔陽天脆舌清臚動酒筵腰鼓琵琶憐入世風懷重見李延年  
梅邨舊撫王郎曲蓮花婀娜清如玉爲汝顰眉蹋地歌天涯芳草無邊綠

女伶金玉蘭色藝俱不惡癸丑秋間有傳其爲民黨作越事發鎗斃者易哭庵玉蘭客  
也聞之大哭徧詢當事羣言非僞即賦詩哀之其警句云天原不願生尤物世竟公然  
殺美人數日後哭庵赴津見戲報大書金玉蘭三字駭極疾馳至玉蘭家則檀板依然  
琵琶無恙方知流言之訛不覺破涕爲笑蓋有女士金月蘭以事死於刑會玉蘭養病  
家居不登舞榭者旬日致有此影射云

丹徒葉荈漁得五鳳輒研自作長歌徧徵和作歌曰祀官自昔傳雲鳥未見黃姚圖五  
老帶王奇瑞在臣賢疇曰物華天所寶白麟漢狩始書年元鳳因開五鳳先不比赤鳥  
岐社降並非朱雁上林翻孝宣冲幼遭攀索自憐無分巢阿閣龍氣空驚幸柞宮雞羣  
酣翻遊蓮勺一自輪車入未央便辭丹穴噓朝陽出師遠略烏孫感邨老恩綸鶴髮傷  
神魚神爵方臚頌膠東岱嶽爭歌鳳六英樂奏九苞飛帝牒更書昭典重二年翠輦禮  
雍祠正是單于入觀時軒陛銜圖徵大德堯廷受錄撫雲儀雉王將作承天眷別築真

宮樂遊苑妙手凌虛擅造樓匠心鍊冶催營殿陶史猶堪攷紀元模成魚尾藻鈎連樓  
觚金爵同哀樂甘露黃龍在後前吉祥止止還留字直道千秋和萬歲誰知鳳去怨臺  
空豈獨宮當傷委棄文物西京久寂寥花顛贈我比瓊瑤儘教銅雀輕玄瓦如見青鸞  
下絳霄自云出土湘江近當時尙隸長沙郡火鳳齊飛禍刺王故宮荆棘無人問斷塹  
零星畫篆遺分明玉筋抗臣斯金釘文肖華林觀石刻珍同魯殿碑蔣生製研神乎技  
鶴眼摩挲等柔膩卽黑應封漢小侯校字不勞翁學士千璧亭高聚劫灰吳侯質鼎枉  
喧雷一盞已足矜鴻寶抵得琳瑯研齊按是研爲湘人彭某得西漢斷甌文曰五鳳  
二屬其同里蔣生鍛製爲研以貽荏漁者李梅庵本藏有黃龍甌研聞荏漁五鳳研爰  
倩周夢坡爲媒介欲以詩爲黃龍聘鳳荏漁以謂鳳乃鳥中之雄不如以龍女嫁鳳爲  
宜二說至今未決然亦藏林一段佳話也

蔡然瓊嗜古成癖曾于庚戌四月間得漢鑑一度以黍尺徑六寸弱重百九十銖菱花  
式凡六出背鑄折枝花繞鼻作流雲皆稱是素邊素鼻無銘卽宣和博古圖所謂漢六  
花鑑也遍體水銀碧瑩澤如釉青綠斑布隱若蟻蠶中欠漆帶不垢不裂花紋隆起風

枝露葉流動有神。精金既鎔，兔杵兼鍊，可爲漢畫寫生。似始之證，寒瓊屬題以詞。至今未有應也。

余嘗以河東君妝鏡拓本，徵同社題詞。朱彊邨徐仲可白中孫陳倦鶴王華農吳墨安均有作。調限眉嬌。朱詞云：認文迴蟠鳳影，落驚鴻秋水。半泓曉鏡，取相憐意。菱花瘦，轉轉妝映巾帽，秀眉倦掃。傍欄東紅豆枝小，懶情是一片滄桑影。帶風絮微，與誰料玉臺人老。廣故山，簾冷銅量孤照，稠髮拋殘後。諸天淚春來，腸斷花貌。絳雲恨繞，費磨面紅翠多少。記親見圓姿和月滿，替娟笑。徐詞云：是朱顏，儒士白髮尙書。曾此照雙影，拂拭苔花，膩滄桑幻銅駝。留伴塵境點粧未竟，有舊愁烟月重省。最堪憶黛色宜深淺，錦峯鬪眉靚。鈿盒脂匳相並想，絳雲校史巾帽慵整。一片圓冰小芙蓉，紡團樂當日。同整綠香夜永，更漫尋紅豆村徑。看詩語迴環，還認取粉痕凝。白詞云：甚感春雲掩暈夕潮乾，青眼倦窺柳映水芙蓉，豔消魂夜新粧。人爲詩瘦，絳仙去後，膩翠苔銀帶重。繡試描取一片，靡蕪影料紅淚凝久。唐殿銅傾知否，怎照殘歌舞。還照巾袖，棋劫鏡唇語。沈吟算東風多少，紅豆凍花風守待，畫眉開了呵手。但金背摩挲，嫦娥月冷，恨依舊。陳詞



云記。詞。龍。江。上。化。誰。人。間。官。史。錢。天。寶。未。洗。銅。仙。恨。嬋。娟。瘦。靡。燕。春。豔。重。炤。風。塵。擗。擗。  
件。研。匳。沈。水。香。曼。賦。情。在。玉。夜。芙。蓉。訪。問。詩。句。誰。好。朱。鳥。窗。窺。春。曉。怕。鬢。霜。新。染。慵。  
整。巾。帽。吹。落。圓。蟾。影。牽。愁。處。瓊。樓。仙。佩。聲。渺。翠。菱。又。老。暈。淚。痕。村。豆。紅。小。但。隨。砑。銀。光。  
殘。拓。寫。黛。眉。蕩。王。詞。云。算。香。留。黛。史。影。落。蛾。池。鸞。紙。磨。塵。擗。記。賦。催。粧。句。芙。蓉。訪。問。姿。  
春。豔。雙。笑。絳。雲。燼。了。賸。遠。山。螺。黛。曾。掃。漫。回。首。弱。映。臨。風。柳。問。眉。樣。誰。好。重。照。當。年。  
巾。帽。想。量。潮。紅。賦。彈。淚。多。少。南。國。鉛。華。謝。靡。蕪。畫。紅。心。淒。斷。花。貌。鈿。釵。舊。稿。傍。綺。窗。星。  
候。朱。鳥。認。秋。水。菱。花。煙。月。冷。數。愁。情。吳。詞。云。算。水。蒼。千。點。雨。葉。雙。波。消。損。舊。眉。嫌。照。取。  
春。紅。豆。零。河。夢。菱。花。猶。記。前。度。翠。鸞。自。舞。絆。柳。枝。連。愛。成。纖。笑。眠。起。一。樣。臨。池。裏。作。如。  
是。說。否。分。付。評。量。妝。譜。怎。澗。東。入。老。巾。帽。非。故。零。落。靡。蕪。怨。清。霜。後。朱。樓。誰。問。仙。姥。  
鬢。華。細。數。賸。絳。雲。豔。隨。空。補。又。魂。斷。滄。桑。圓。月。影。怕。回。顧。余。自。題。云。算。華。年。空。數。粉。劫。  
難。消。留。此。翠。鸞。影。漫。把。丹。黃。廢。靡。蕪。怨。啼。妝。曾。見。珠。登。舊。綠。暗。省。併。夜。紅。相。照。肩。並。又。  
秋。水。一。樞。芙。蓉。裏。愛。眉。樣。添。靚。垂。老。尙。書。多。病。儘。鈿。釵。同。在。巾。帽。羞。整。勳。業。頻。開。否。  
南。朝。事。歌。殘。瓊。樹。誰。聽。絳。灰。易。冷。看。柳。星。天。上。猶。烟。記。詩。語。迴。環。花。月。好。忍。重。詠。接。鏡。

爲唐代舊物。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粧成。今鏡藏曹君直處。

南海潘蘭史嘗遊德國。有蝶渡記游詩六首。亦海外一珠塵也。詩有序。序云。蝶渡在栢林西郭。一水明漪。園林夾岸。夏時士女雜遊勝處。琴師媚雅女士。與其友蘭吾琦。招余往游。蘭橈載酒。茵席眠琴。是日二十四女士。同拍照畫。媚雅倚花側帽。有王夫人林下風。蘭吾琦纖巧明慧。尤工酒令。每出一語。顛倒四座。又有名渠家者。贈余玫瑰一枝。并按琴度曲。譯曲意。卽言花之色香。蓋借花以喻人也。爲賦絕句六章。以誌其盛。詩云。三載歐西識姓名。花游來聽踏歌聲。都將飄泊驚風意。博得佳人握手迎。小輪舟捷過孖。船十里。清流帶鷓汀。偶啟瑤窗看遠樹。綠雲吹上水銀屏。夾岸園林列綺筵。櫻桃紅裏酒旗偏。高臺別有乘涼處。新築危欄望水烟。粉膩脂香隔座聞。蘭茶聯坐落花茵。晶球滿出驚鴻影。許我綃衣侍洛神。幾度聽歌得免嫌。絃邊親見玉纖纖。宵深低唱玫瑰曲。一簇花雲撲鬢簾。花陰涼透白蘋風。千點煤燈照水紅。蝶渡何如桃葉渡。樂淮無此細腰宮。

庚辛之間。聯軍入都。兩宮西狩。留京官吏。多上手本於西帥。瓦德西。瓦以爲無恥。卻之。儀徵劉新甫。填水龍吟詞。咏唐花。以諷其事。詞云。花官不耐深寒。羣仙偷嫁紅塵。裏春愁未醒。憑空數到。香風廿四。喚雨痕。輕釀雲香。潤內家。標致笑貴人。金屋藏嬌。買豔。潭不解。溫存意。過了。試燈天氣。玉簾空。主恩捐棄。當初底事。千黛萬沫。催教梳洗。我亦曾經鳳城西。畔略窺芳思。歎龜年老去。淒涼羯鼓。說開元事。新甫箬有學。媛詞一卷。真感頑豔。以視疆村。映庵。有過無不及也。

(完)



# 劫餘殘灰錄

山淵

自古覆亡之慘。以明爲最。烈思宗殉國於前。諸王播越於後。而天下之忠臣義士。摩肩。烈女捐軀。斷脰。九死不悔者。踵相接。一族之衆。類與九世之讐。難復未及數稔。片土無存。而輿圖更縮。以峻法窮爲芟夷。野老遺民。流寓深箐。窮谷間不敢一嗟氣。而文字之獄。復相繼而興。紀實之筆。銷燬無餘。遺禁之書。積高盈尺。致令後世學士。徒望古而愴歎。莫由得其情事之真。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亦足傷矣。竊嘗以明史成於清臣之手。紀明季事。多未足憑。且止於崇弘二代。而不及於三王。其間烈事偉蹟。湮沒何限。吳氏譔小腆紀年。亦以忌諱所在。不敢過爲表彰。國亡已可悲。史亡尤可痛。余不揣設籍。妄思發闕。欲仿謝氏西魏書之例。爲季明書一編。以上續明史。而補其闕。乃採殘史。廣發遺聞。筆而錄之。先成札記若干篇。方今非族逼於比壤。軒聲起於楊旁。顛覆之禍。迫於眉睫。而士大夫處於危幕。猶酣醪相嬉。恐有明覆轍。將復見於今日矣。比來長日無慘。旅居寡驩。撫古懷今。憂曷能已。因亟出所札記。顏曰劫餘殘灰錄。以槩槩於有衆。其或者可使我國民觸目而驚心。戒曉然於亡國之痛。而奮然。

知所以自警乎。至若隨聞纂錄條訂未遑先後或紊第次莫協理而重之俟諸來日云爾。

明季宗室之無能

在昔君主之世雖祚有短長然每代必有一二賢君遺澤在民歷數世而不斬故及於衰亡之時稍有賢嗣子孫人民即咸思吾君之子爲之効死不忍去往往可以成中興之業惟明季宗室多至百萬非暴戾恣睢不長法（按其時宗室奸淫暴虐百姓畏之如虎名曰盛神詳見明史及魏禧朱中尉傳）卽昏庸懦弱不知書（按明制宗室不得考試故讀書者甚寡）故國變忽興咸延頸待死其爲臣民擁立之諸王皆昏亂無紀不足以繫天下之望坐待敵人之屠僇以覆其宗而能勃然興起仗義討賊者寥寥無聞焉無惑其覆亡之速也福唐魯桂四王立國於流離顛頓之餘稍延歲月世所咸知此外則唐王之弟聿錫立於廣州靖江王亨嘉立於廣西朱容藩立於蘇州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鎮國將軍朱平權立於蜀范文光劉道貞等奉之爲勳王（以上皆散見明史列傳中）瑞昌王起義於孝豐盧象觀方明等佐之以按亂事明

史不載。惟弘光實錄鈔略紀其事。潞王監國於杭州。僅數日。而即降。宗室諸王之能自立者。僅此而已。至若殺身成仁。負節不屈者。亦未多見。惟通判壽鏞死於雲南。知縣新堞死於中部。通判廷璋死於鞏昌。以上見明史列傳。又賊陷西安。宗室死難者。三人。賊陷太原。宗室殉節者。六人。知名者僅半。以上不見明史。惟見於鹿樵紀聞。可考見者。僅此而已。其他或死於流賊。或死於清兵。皆爲人所殺。非能自死也。至若視然無恥。忍辱降讐。欲偷亡國之餘生。而卒不免於刑戮者。又所在皆是。甚至如秦王晉王之降。賊潞王之降。清不能一死以盡節。反執挺以作降王。徒足以辱太祖而污青史。其貪墨無行。甘作小人。如福王時之朱統額。阿馬阮以逐東林者。又不知幾何人。宗室如此。志士灰心。欲求不亡不可得也。意者王人之子孫。生而玉食長自天家。狃於富貴。而性遂與夫異耶。抑自靖難之後。前車是鑒。惟強幹弱枝之是謀。不防異姓而防同姓。積漸之勢。使然耶。善夫顧亭林之言曰。自古待宗人之失。未有若本朝者。漢唐雖猜忌骨。肉然。劉氏李氏之任宰相。官中書者。多有矣。獨本朝庸疏舍戚。既不得筮仕。爲吏。又限之國城。若無罪而受拘。故不肖者怙侈傲辭。以爲民患。而賢者亦第謹身寡過。安於象。

養舉天下之宗無一人任國家之事以生章澤之心而來遠人之侮卒之幹折枝摧一時同盡嗚呼天下公器也必天下共守之而後即安而古之爲帝王者乃始則私之於一姓繼則私之於一家終則私之於一身及其卒也同宗若陌路同舟成敵國滅族覆宗死而不悔其亦可哀也哉

明宗覆亡之慘

古者五帝代興三王遞嬗二賓三恪恩禮有加迄乎後世去古日遠而道德日衰每當鼎革之交勝朝之子孫必爲新朝所草薙禽獮不留餘孽覆轍相尋循環無已此所以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也然覆亡之慘尤以明季爲最甚明季宗室既昏懦無能無術以自衛一莛夷於流賊再莛夷於滿清兩逢大劫遂無子遺當崇禎殉國憤然手刃其女曰汝奚爲生我家其太子及永定二王皆流離竄死於外其後諸王紛立亦相繼覆沒桂王死於雲南聿錫死於廣州魯王沈於海福王潞王唐王皆被虜而死於北朱容藩朱平樓瑞昌王諸人亦不旋踵而敗死靖江王不死於賊不死於清反爲明臣羅式相所殺是禍且延於太祖之兄之子孫矣（按靖江王爲太祖兄朱文正之後）然此

猶未可云禍之烈也。其最慘者則秦晉既爲流賊所破，賊臣韓文銓捕晉王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又叛將陳永福在太原，恐宗人爲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驅而殺之。海子堰若殲鹿豕，張獻宗破蜀，宗人在蜀者無一漏網。清兵下廣州，肆縛被禽諸王，同時死者二十餘人。其他以百數。聚殲者不可悉數，宗室百萬遂同歸於盡。爲千古罕見之奇禍。以太祖驅逐胡元，功垂華夏，而子孫不振，結局若斯。按諸天道殊非其平。豈洪武永樂二世誅殺太多之報耶？嗟夫子孫百萬無罪而被殲，抑何不幸而生於帝王家也。

### 南都諸臣不知時勢

南都繼立，史可法督師於外，馬士英獨攬朝政，惡蹟大張。幸有姜曰廣、高弘圖諸臣苦口忘身，力爲撐拄，稍延旦夕之殘喘。然諸臣皆昧於敵情，闖於時勢，忠有餘而識不足者也。當福王擬命左懋第、陳洪範等使燕議和之時，弘圖奏使燕事宜共煌煌五策：一山陵聞先帝梓宮葬於田，貴妃墳園此出自逆，寇意請合於天壽山，特立陵墓，遷日恭厝，一分地割榆關外，願脫與之。若議關以內，卽華夷無復界限，而山陵軍弱將何以安。



廿。款。實。後。三。年。匹。馬。不。犯。之。後。量。增。歲。幣。十。之。三。一。國。書。或。贈。夷。俗。稱。可。澤。亦。或。稱。金。國。王。一。使。儀。本。朝。使。外。夷。具。有。成。禮。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也。讀。此。奏。議。抑。何。可。笑。是。時。清。勢。大。張。狡。然。思。逞。長。江。以。北。盡。爲。清。有。鐵。騎。渡。江。且。夕。間。事。耳。有。何。議。和。之。可。言。豈。能。復。驅。之。榆。關。以。外。耶。卽。清。官。與。議。和。又。豈。能。俟。三。年。匹。馬。不。犯。之。後。爾。後。酌。與。歲。幣。弘。圖。之。言。忠。則。忠。矣。其。奈。昧。於。當。時。之。大。勢。言。之。而。不。能。行。耶。夫。必。能。戰。而。後。能。守。必。能。守。而。後。能。和。之。意。發。於。彼。而。權。操。於。我。而。後。可。以。爲。所。欲。爲。今。和。之。意。發。於。我。而。權。操。於。彼。方。將。乞。憐。之。不。暇。乃。欲。以。己。之。意。左。右。之。斯。亦。遠。於。事。情。矣。當。時。諸。臣。不。思。奮。起。進。戰。恢。復。中。原。乃。欲。援。金。宋。之。日。事。恃。和。議。以。爲。安。卽。達。右。且。其。相。關。之。時。馬。士。英。盡。調。防。江。之。兵。以。拒。之。大。言。曰。甯。死。於。北。毋。死。於。左。北。人。來。猶。可。議。款。是。當。時。諸。臣。求。和。之。外。無。他。事。而。不。知。今。日。之。金。人。非。復。南。宋。時。之。金。人。矣。按。清。爲。金。之。後。其。後。卒。囚。使。臣。欲。一。哭。先。帝。而。不。可。得。而。北。兵。旋。下。江。南。何。一。非。諸。臣。不。明。時。勢。之。所。致。耶。

史督師忠有餘而膽不足

史可法督師揚州捍衛江左以赤心事朝廷以至誠感將士以苦口諭詞調停四鎮  
夫大勢已去與城俱盛大義凜然千秋猶有生氣誠文文山後一人然究其爲人實忠  
有餘而膽不足不能爲史公諱也當北都既陷南都議立之時有人議奉福王者可法  
則貽書馬士英痛言福王七不可立（一日貪二日淫三日酗酒四日不孝五日虐下  
六日不讀書七日干預有司）而意屬於潞桂二王其後士英卒挾悍將之勢以立福  
王更以公之書用鳳督印之成案持之以脅可法於是可法事事皆受制於士英士英  
自恃擁戴之功睥睨一切起用阮大鍼盡翻先朝逆案可法皆隱忍而不敢言甚至太  
子北來朝廷強言其僞欲致諸死地舉國譁然至起寶南之甲可法亦僅以兩可之說  
調停於其間及至清兵渡江屢城固守請餉不至請兵不應而卒莫如士英何此皆因  
前者七不可之書存於士英之手恐士英一發其事將必開罪於福王有所忌故不得  
不有所忍也然羣臣議立在前福王監國在事後各就所見而發明福王雖極不肖  
豈敢執可法而罪之乃可法忍之愈久斯士英脅之亦愈甚而福王之疑之也亦愈深  
豈得謂計之得乎當是時劉宗周深知其隱進言於可法謂不妨明白自言始之所以

異議者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委質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可法深。其言而不能從。其後有歐陽斌元彭士望二人者。按士望字躬庵。南昌人。宗陽明念庵之學。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當以實錄之故。字曰躬庵。躬行實踐之義也。斌元字應萬。新建人。善談兵。師事西洋教士。學銃法天文日月食。測諸法。嘗爲總督呂大器草二十四大罪疏。糾劾士英。天下稱爲奇士。同在可法幕。乃爲可法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斌元曰。純之一字。始見於易經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爲第五字。公尙未剛健。乃君純耶。此語實千古名言。足藥可法之病。可法終憚之。而不能用。二人乃辭去。時爲乙酉歲夏四月。未幾而清兵至矣。是可法之爲人。欲爲古今純臣。而無剛健之氣。足以勸善而不足以懲惡。足以感榮華之四鎮。而不足以革奸諂之士。英此皆恐有諫而難不足之故也。春秋之義。責備賢者。九原有知其或首者。言乎變矣。清運方張。明社將隳。可爲國家長城者。惟可法一人。可法若此。他復奚望。吾之爲此言。非敢苛責古人。蓋深惜

之也。

同氣異操

兄弟爲最親。骨肉同根。連枝所稟於天者。同則性情之相去。宜不甚遠。然自古以來。往往有相視若寇讐。相爭若敵國者。不在疏迤之他人。而即在最親骨肉之間。惟當夫承平之世。惡者雖傷恩。斷義而賢者終大度包容。故骨肉之變。不至於外。編若當夫鼎革之交。則或屈膝於新朝。或盡忠於故國。而節操立見。此雖爲未可多觀之事。然不幸而有之。亦可謂天地之奇變矣。趙宋將亡。文天祥。張世傑。崛起於其間。忠勇之氣。百折不撓。至死而未已。然文。曷者。卽天祥之弟也。張。弘範者。卽世傑之弟也。元兵南下。擣首迎之。甘作前導。而弘範則更佐元以攻宋。破宋帝昺於厓山。勒石紀功於其上。卽陳白沙題厓門碑詩所謂豐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者也。然天祥之於曷。世傑之於弘範。雖爲兄弟。尙非同父。猶未可執大義以責之也。至若有明之季。以史可法之爲况。而有弟史可程。以左懋第之爲兄。而有弟左懋泰。同出於一父母。而分事兩朝。手足異趨。豈非人倫之大變乎。可法督師揚州。以身殉國。忠義炳然。路人感。而可程於崇禎

時官庶常賊陷北都可程降賊賊爲清破可程復降清弘光元年遠遯南歸可法不以爲弟請置於理其時方定從逆諸臣罪分列五等福王以可法故特釋歸養母厥後流寓宜興閱四十餘年而後卒清攝政王致可法書所謂諷介弟於清班云介弟者即指可程也左懋第字仲及別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知韓城縣有實政以禦賊功擢給諫累疏言時事皆中利弊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春京師陷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泣陳中興大計時方擇人使北衆莫敢往懋第以其母留京罵賊而死骸骨未返上疏請行於是命與陳洪範馬紹瑜同往授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將發復上疏曰臣此行生死未卜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靈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云云既至北京清待之不以禮懋第抗辨不屈而洪範已陰款於清及遣還忽又追執懋第及紹瑜於滄州拘於太醫院欲降之不可南京破乃殺之懋第南向四拜端坐待死劊子楊某涕泣叩頭而後行刑未死之前清廷敬其忠義命洪承疇李建泰來說懋第皆怒斥之其弟懋泰亦來謁懋泰崇禎時官員外郎亦初降賊繼降清是時來謁兄懋第怒憤不可遏厲聲叱之曰此非吾弟也磨

而。出。之。至。死。不。與。相。見。與。可。法。之。於。可。程。同。以。兄。弟。之。間。而。相。反。若。此。則。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殆。未。可。以。厚。非。歟。然。以。舜。之。聖。而。有。象。周。公。之。仁。而。有。管。蔡。伯。牛。之。賢。而。有。桓。魋。他。若。唐。代。之。金。門。喋。血。宋。世。之。燭。影。斧。聲。載。於。史。書。未。易。悉。舉。則。同。氣。異。操。自。古。有。之。不。祇。明。世。爲。然。惟。以。明。爲。最。甚。耳。自。太。祖。之。骨。未。寒。而。靖。難。之。禍。已。作。其。後。宸。濠。之。變。景。泰。之。變。接踵。而。興。迄。於。末。祚。厥。風。益。甚。福。王。囚。太。子。於。獄。唐。王。殺。靖。江。王。於。廣。西。而。桂。王。魯。王。又。復。用。兵。相。攻。爭。持。不。下。忘。乎。敵。騎。已。在。門。外。是。朝。廷。之。上。已。不。能。相。容。則。臣。民。之。相。卒。效。尤。亦。奚。足。怪。然。骨。肉。之。情。既。薄。豈。知。有。君。家。庭。之。變。方。與。誰。愛。其。國。天。倫。日。漓。國。運。卒。斬。君。子。於。此。可。以。覘。世。變。矣。

### 女丈夫

思宗殉國日。暗海飛諸王。敗亡山河。破碎而其時。大義炳於天下。正氣貫於人心。忠臣義士。遺民野老。咸建義旗。舉義師。陷胸決脰。前仆後繼。波瀾湧熾。燼史乘。甚至婦人女子。亦咸知大義。約丈夫而同縊。挈子女以投河者。亦不可以數計。余昔輯譚季明烈女傳。略得百數十人。亦可謂盛矣。然忠義之性。出於男子。不奇。出於婦人。女子則奇。節。

婦烈女出於君子之家不奇出於小人之家則尤奇夫奸回貪丑之小人心營營而目  
矜矜無非作奸犯科與之同處一家者受其薰陶亦將成爲天性故其父殺人其子必  
且行劫勢使然也而有明之季竟有一二節烈之婦生於小人之家此亦可見忠義根  
於天性不隨人而轉移雖同一器而薰蕕各別者矣吾於其時得數人焉一爲洪承疇  
之嫂承疇受明深恩兵敗不能死反佐清以自覆其祖國清之得据中原并南北者皆  
承疇之力故承疇爲清之第一功臣亦爲明之第一罪人也承疇有嫂氏某媼居於家  
久未相見大功旣成衣錦歸故鄉一趨謁其嫂是時嫂亦頽然老矣聞承疇至扶杖出  
門迎承疇趨拜其前嫂突以杖痛擊之厲聲罵之曰汝大明臣子忘君賣國今日復何  
顏來見我乎余家無此不忠不孝人汝趣出毋汚余戶承疇天良陡發現俯伏受擊不  
敢動旣而請曰惟嫂所欲嫂哭曰余何欲方今新天子改正朔易服色并我老婦人之  
衣冠而變之余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承疇乃力任不變女服後請於朝女服果得  
不變此其嫂一擊之力也又一爲崔呈秀之妾魏瑞竊政弄權流賊之變而至於亡  
國其時與魏朋比爲奸者首爲呈秀呈秀拜魏爲義父魏倚之爲心腹思宗登極窮治

魏黨定爲逆案。呈秀列一等。決不待時。呈秀乃先自縊。呈秀有妻蕭氏。名靈。原本名。故也。頗讀書。明大義。呈秀淫其色。以多金脫其籍。靈不願也。及知呈秀依附魏黨。惡滔天。不可償。指數則大恨。委身非人。然已無可如何。惟痛諫。呈秀急改過。以自全。否大禍且立。至諫之不聽。繼之以泣。呈秀均一笑置之。及逆案定。靈痛與曰。余早知有今日矣。然余不能匡夫子以正。亦余罪也。余豈忍坐視夫子之獨死乎。乃先縊死於呈秀前。呈秀姬妾數十人。臨難皆逃散。從死者惟靈一人。靈既不幸墜落。爲相救。復不幸失身於小人。竟能以大義諫於前。死節殉於後。可哀亦可敬矣。又一爲馬士英之母。南都建立士英。竊據大權。援引阮大鍼。盡翻逆案。正人君子。放逐殆盡。更入周鍾。周鍾二人之罪而殺之。按周鍾本有從賊之嫌。然士英意不在鍾。欲由鍾以及鍾耳。二周未殺之前。士英之母聞之。痛誓二人不可殺。泣而不食者數日。士英卒不從。焉以。上三人均生於小人之家。而能明大義。秉烈操。曉然於君臣。華夷之辨。君子小人之分。可不謂女中丈夫乎。至若秦淮名妓柳如是。慕錢謙益之名。甘爲之妾。其後南都既破。乃勸謙益速死。以殉國。謙益不肯死。柳竟大憤。自殺池水中。遇救獲免。雖其人風流放。



誕不檢其行然卽此一端亦足以媿彼須眉之丈夫矣

神木

攷史可法致清香親王書其中有云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等語此蓋襲古來所謂有真命天子出天必應以符瑞之謬見飾爲怪異以聳國民之觀聽而欺疏遠之敵人讀之殊可笑然所謂鳳集河清紫雲如蓋祝文升天等事可以鑿詞塗飾無須證據而大江湧出楠梓數十萬章則似必有其事不可鑿鑿虛造者繼讀吳縣文震亨所撰之驅王登極實錄其末亦謂龍江浮榘楠巨木千章若爲鼎新大內而出者兩都並建幸還舊觀江北諸大帥皆上表勳進云云其言與可法之書相符雖一云數十萬章一云千章數不同而事則同竊嘗疑之以爲若無其事則此景景之巨木何來若有其事則神木自來絕不合於情理及讀弘光實錄鈔諸書始知所謂神木者亦實有其事但不能謂之神耳蓋洪武時太祖都於南京廣修宮殿所餘遺材棄置工部庫中歷二百餘年半已朽壞至是乃取而出之大興土木剝日煇

工更。邇。部。徵。歌。以。爲。無。愁。天。子。行。樂。之。所。反。揚。言。於。衆。飾。爲。大。江。所。浮。豈。稱。以。爲。神。可。法。乃。引。於。書。中。震。亨。且。載。之。實。錄。甚。矣。明。臣。之。好。怪。也。然。華。殿。未。成。鐘。騎。已。來。君。王。之。夢。方。酣。而。鞀。鼓。之。聲。動。地。起。矣。嗟。夫。當。此。謁。巢。鳩。居。之。際。僅。餘。半。壁。風。雨。飄。搖。有。棟。楹。之。材。尙。恐。不。足。以。支。傾。厦。况。以。朽。木。不。可。雕。之。福。王。乎。

### 魏璿生祠考

北。都。之。亡。亡。於。思。宗。非。思。宗。亡。之。也。魏。璿。亡。之。而。已。南。都。之。亡。亡。於。福。王。非。福。王。亡。之。也。馬。阮。亡。之。而。已。馬。阮。者。魏。璿。之。餘。孽。一。按。馬。士。英。雖。未。列。名。逆。案。而。實。爲。魏。璿。一。助。亦。謂。魏。璿。亡。之。可。也。蓋。國。變。之。禍。雖。發。於。崇。禎。而。實。釀。於。天。啓。自。魏。璿。盡。國。神。入。威。怒。傷。心。之。怨。久。蓄。土。崩。之。象。立。早。思。宗。雖。賢。然。以。九。牛。之。力。終。莫。能。挽。既。倒。之。狂。瀾。矣。南。都。建。立。踰。年。君。臣。所。營。營。者。惟。推。翻。逆。案。一。事。他。無。可。紀。逆。案。甫。翻。而。清。兵。旋。至。以。魏。璿。一。人。其。禍。乃。至。於。亡。天。下。陷。兩。都。殺。數。主。中。原。入。於。外。族。者。數。百。年。亦。烈。矣。哉。汝。璿。之。權。奸。不。特。明。所。僅。見。亦。千。古。所。罕。聞。而。天。下。之。士。乃。頌。之。爲。聖。人。比。之。爲。孔。子。按。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魏。作。要。典。孔。子。誅。少。正。郊。魏。誅。東。林。黨。人。一。文。武。大。員。請。建。

生祠而魏瑤之祠遂滿天下。豈非古今之奇聞乎。今於明史以外。悉以其時遺民之記。載攷其建祠之地。請建之人。及各祠之名。詳列於後。以爲後世鑒焉。天啓六年六月。浙撫潘汝禎。因機戶之請。疏聞於朝。請建祠於西湖。此爲建祠之最始。自是諸方效尤。繼而興。其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養素。建之宣府。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鷲。巡按王我。建之虎邱。二月。勸遼總督閔鳴泰。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樓大同。巡撫王點。巡按養素。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文煥。及巡按御史梁夢環。又建之西協。雲。晉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袁崇煥。又建之甯前。宣大總督樓山西。巡撫曹汝禎。巡按劉宏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蘆溝橋。五月。漕政司經歷孫如洌。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延綏。巡城御史黃憲。建之順天府。汪若極。張樸。智。等。建之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誠。銘。建之薊王廟。保定侯梁世勳。建之五軍營。大教場。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甯海院。書館。均書黃。

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文。煥。建。之。河。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  
光。巡。按。鮑。奇。謨。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驛。博。平。侯。郭。振。明。  
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尙。書。郭。尙。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  
巡。按。黃。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翼。萃。肅。淮。揚。巡。按。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祺。  
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所。部。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尙。書。尙。友。山。東。巡。撫。精。白。適。按。  
憲。卿。巡。漕。何。可。及。又。建。之。濟。甯。胡。廣。巡。撫。姚。宗。文。勛。陽。巡。撫。梁。應。舉。湖。廣。巡。按。溫。學。曠。  
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胡。廷。晏。巡。按。莊。謙。真。館。建。之。固。原。太。  
白。山。楚。王。華。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變。巡。撫。李。燦。然。劉。宏。光。建。之。河。東。司。業。朱。  
之。俊。從。陸。萬。齡。議。建。之。於。國。學。以。魏。瑄。父。啓。聖。公。最。後。巡。撫。楊。邦。憲。建。之。南。昌。兩。恩。宗。  
已。立。矣。其。中。有。一。建。不。已。繼。以。再。建。者。如。張。養。素。郭。尙。友。李。精。白。莊。謙。是。也。有。二。建。者。  
如。倪。文。煥。張。橫。黃。憲。卿。是。也。若。閩。鳴。泰。則。多。至。七。所。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建。之。  
於。內。城。東。街。者。上。林。一。苑。至。有。四。祠。之。多。亦。云。盛。矣。至。各。祠。之。名。最。初。西。湖。之。祠。奉。紹。  
賜。名。普。德。其。餘。諸。祠。啓。禎。記。聞。錄。亦。略。載。之。杭。州。曰。永。息。祠。蘇。州。曰。普。惠。祠。薊。州。曰。廣。

口。祠。密。雲。曰。崇。功。祠。昌。平。曰。崇。仁。祠。通。州。曰。彰。德。祠。宣。府。曰。隆。勳。祠。大。同。曰。嘉。猷。祠。房。山。曰。顯。德。祠。五。臺。山。曰。報。功。祠。遼。東。曰。元。功。祠。上。林。苑。曰。感。恩。祠。國。子。監。曰。延。綏。祠。曰。祝。恩。祠。登。州。甯。海。院。曰。景。仁。祠。蓬。萊。閣。曰。留。教。祠。崇。文。門。曰。廣。仁。祠。蘆。溝。橋。曰。隆。恩。祠。安。定。門。曰。愛。祠。河。間。府。曰。仰。德。祠。天。津。衛。曰。威。仁。祠。宣。武。門。曰。茂。勳。祠。曰。鴻。勳。祠。曰。德。芳。祠。河。南。曰。戴。德。祠。良。牧。署。曰。存。仁。祠。嘉。蔬。署。曰。洽。恩。祠。林。衡。署。曰。永。愛。祠。德。州。曰。隆。禮。祠。又。曰。湛。恩。祠。淮。安。曰。瞻。德。祠。臨。清。曰。萃。德。祠。保。定。曰。旌。功。祠。涿。州。曰。弘。受。祠。長。蘆。曰。留。恩。祠。湖。廣。曰。隆。仁。祠。河。東。曰。襄。勳。祠。固。原。曰。懋。懿。祠。按。以。上。原。缺。數。字。今。仍。之。其。永。安。門。一。祠。之。名。二。字。俱。缺。不。錄。每。建。一。祠。必。勳。公。帑。至。數。十。萬。毀。民。居。至。數。千。間。宏。廠。壯。麗。儼。若。王。宮。延。綏。之。祠。用。琉。璃。瓦。薊。州。之。祠。像。用。冕。旒。與。王。者。無。別。兩。昌。之。祠。毀。周。程。朱。三。賢。祠。以。益。其。地。繫。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每。祠。落。成。其。地。督。撫。巡。按。即。肅。衣。冠。率。文。武。各。官。列。班。階。下。行。五。拜。三。稽。首。禮。稱。曰。九。千。歲。進。以。疏。拜。亦。與。奏。疏。同。吁。廉。恥。掃。地。一。至。此。極。欲。求。國。之。不。亡。豈。可。得。乎。

(未完)

# 浪游短筆

寄塵

## 紅葉女士

小姑山在大江中。爲江西之門戶。洪楊之役。彭玉麟收拾湖口。題詩于壁。所謂鼓吹萬艘。齊奏凱。彭郎取得小姑回者是也。辛亥而後。友人有游其地者。歸爲予言。有紅葉女士題彭詩後云。畢竟彭郎成薄倖。小姑今又屬誰家。其言諛而虐。獨不畏。裴小姑耶。友人曰。畢竟是憐惜小姑之語。實彭郎不能始終保護之。真是女兒口吻。余曰。亦未必然。今人弄筆墨。託名女子者多矣。相與一笑而罷。今春他友自贛中寄示江右行吟草。則紅葉夫婦所作。此詩在焉。紅葉姓嚴。越人。其先世宦于贛。遂家焉。紅葉生于南昌。長嫁浙西陸古芬爲室。僑居吳門。壬子冬。自吳歸甯。過石鐘山。因題是詩。又古芬有送別詩云。十載果卿離阿母。半年暫與別姑蘇。不能送汝潯陽去。應是分飛避小姑。據此紅葉既實有其人。古芬又未嘗同行。紅葉詩或真出于纖纖素手乎。

## 馬賊

馬賊者。東三省劇盜名也。清季世。其勢最盛。人或稱之爲紅鬍子。得名之由。有二說焉。

其一曰。本爲俄國。流於西比里亞之罪人。漸至滿洲界。結黨行劫。中國無業之氓。從而附和之。其徒愈盛。俄人多鬚而色櫻。故呼之爲紅鬚子。又其一曰。鬚子多用土槍。槍之口有塞。塞上懸紅絨。射時去其塞而銜之。口中遙望之。逢若有紅鬚焉。二說皆近理。鬚子技擊甚精。其劫人也。恆於火車中劫之。初作商人雜乘客中。默察客囊之多寡。而識之。俟火車風馳。驟發之際。突起劫客囊。比及呼救。則鬚子已一躍下車。而車前行且里許矣。山東某君。世居奉天。頗知其詳。曾爲予言如此。

說狐

動物中性之靈者。自人而外。宜莫如狐。其他或神奇變化。爲人所不能爲者。乃此物之特性。非可以神怪論也。例如啄木鳥之啓鎖。龜之食氣。皆是世所尊之爲神。怪之爲妖者。尤莫如狐。狐性固靈。然亦豈必如齊諧。虞初之所載。據吾所聞。狐之所以能眩人者。以身中多電故耳。蓋世言狐能縱火。焚人屋宇。是必狐至危急時。抖身作勢。電氣四流。因聲。焚如。狐遂藉以自救。事無足異。此一說也。又世言狐能遁形。亦以毛中蓄電。能發光。迷惑人目。望之若憑空遁去。非真能遁。此又一說也。又老狐修練。輒遭雷擊。或遂神

異其說稱曰。劫數稱曰。天誅不知。狐求長生。輒蓄精神。不耗而電亦以日旺。一日過盛。與空中電氣相觸。遂至殺身。他蟲豸之年久者。多遭電火。亦卽是理。曰。劫數曰。天誅豈足信哉。此又一說也。凡此數端。均足以惑人耳目。而小說寓言。又復從而誤會之。變形幻相。無事不能。自搜神記開其端。後人多沿其說。至聊齋閱微草堂。則愈言之津津。文人游戲之筆。無怪其然。惟世人不察。從而尊之爲神。怪之爲妖。則亦不思之甚耳。

### 梅妃

京師西直門外二十里許。曰海淀。清圓明園在其地。當日貝闕珠宮。瓊樓玉宇。備極壯麗。今則僅存遺址矣。劫火燼灰。坐看銅駝沒。荆棘廢樓。故苑只餘鐵馬。閱星霜。光緒中有湖南舉子儼居於某京宦別墅。雅與圓明園故址相近。一夕爲冬夜。尖風冷月。寒氣逼人。獨酌斗酒。中夜不能寐。有美人。擗幃入者。士驚曰。若何人。蓋心度其爲亡姬。或奔婢耳。美人曰。幸毋相怖。妾圓明園梅妃也。問來何爲。慘然曰。願以枯骨爲託。因絮絮言曰。妾居園中最久。亦頗有寵。時園中仿造西國電燈。造發電竈。數易匠。終不成。有術士進言曰。當殺人祭土。以血瀝土。築之。妾聞其言。微嗤爲妄。他宮女譖于上。上大怒曰。然



則便殺汝。既殺猶不成。上始大悔。乃厚葬于國外。設醮爲超度。七日夜去北牆外五尺。許老榆樹下。是吾埋骨處也。今太后議修頤和園。掘土發石。將及吾骨。君誠能預遷于他所。當圖冥報耳。言已。檢衽再拜。冉冉而沒。士人驚。蓋一夢也。明日如所言。往跡之。果得一荒塚。爲監守小閣。所阻不得遷。怏怏而返。

南香老儒

南香老儒。皖南人。逸其姓名。所居曰南香溪。自號南香居士。老儒年六十許。少習舉子業。屢試不售。以授徒爲生。然老儒實博通經史。洞悉世故。慨然有用世志。願有清中葉。而還仕途。蕪雜統袴俗。賈雜出其間。卑鄙齷齪。爲前史所未有。一二有用之士。硜硜自守。不屑于奔走運動者。反屈居閭官。末秩鬱鬱。無以自見。若夫布衣寒士。抱經濟之才。足以爲世用。而資格限之。錢帛困之。遂老死于窮鄉僻巷。無人過問。更不必論已老儒。目擊世變。絕志功名。開塾授徒。以教育英才。自任數年。成效大著。凡受老儒薰陶者。出而爲士。爲商。皆能明爲人之要。立身之本。所學多書。東薄記簿算。權衡與夫菽粟貴賤。布帛長短。親朋酬酢。鄉黨往來。諸細務瑣。故進而上之。則指講山川大勢。與其險阻利。

便。之。所。在。更。演。述。古。今。治。亂。大。略。及。得。失。興。亡。之。故。忠。奸。賢。愚。之。分。掀。撥。縱。談。使。聽。者。津。津。忘。倦。子。弟。皆。樂。從。之。游。而。父。兄。視。爲。不。急。之。務。多。忽。略。焉。一。旦。自。學。塾。而。出。舉。以。應。世。大。小。精。粗。無。不。各。得。其。當。于。是。始。相。率。驚。服。嘆。老。儒。教。授。之。善。迥。非。俗。士。腐。儒。所。可。同。日。而。語。然。老。儒。固。任。其。自。作。自。輟。未。嘗。耳。提。而。面。訓。之。與。夫。束。縛。扑。責。之。勞。背。誦。默。憶。之。苦。而。學。者。無。勿。成。也。老。儒。又。循。循。善。誘。因。人。而。施。其。鄉。有。富。家。子。某。甲。者。椎。魯。頑。劣。好。勇。鬪。狠。終。日。騎。馬。試。劍。呼。嘯。集。羣。兒。新。竿。揭。木。屨。擾。鄉。里。或。入。山。禽。獵。乘。風。縱。火。一。炬。數。里。且。往。往。焚。及。墳。墓。廬。舍。數。陷。于。法。均。以。賄。免。父。兄。不。能。制。求。計。于。老。儒。老。儒。曰。善。明。日。吾。講。學。塾。中。誘。若。子。聽。于。門。外。足。矣。父。兄。如。言。誘。甲。至。聞。室。中。高。談。驚。曰。得。母。說。書。者。乎。鄉。鎮。茶。肆。中。有。演。述。小。說。如。三。國。水。滸。者。以。博。游。人。歡。名。曰。說。書。故。甲。云。云。父。兄。曰。然。甲。駐。是。傾。聽。蓋。所。說。爲。周。處。故。事。聽。未。畢。失。聲。大。號。曰。吾。悔。之。晚。矣。此。時。老。儒。突。然。出。曰。汝。知。悔。乎。曷。從。我。游。甲。俯。首。聽。命。于。是。遂。從。老。儒。學。三。年。一。改。前。轍。如。兩。人。矣。又。有。富。家。子。喜。作。狹。邪。游。者。老。儒。授。計。命。其。家。典。妓。女。之。淫。蕩。者。五。六。輩。與。其。子。共。居。一。室。日。夜。賭。之。輪。番。侍。枕。席。白。晝。淫。富。家。子。初。樂。甚。三。日。後。倦。矣。又。三。日。

獸矣。又一日不復能耐。拔關欲出。則門已外鎖。復徘徊室中。甚苦。其纏。親。蛾。眉。蟻。首。之。倫。不。啻。毒蛇。惡。蝎。大呼。救命。始。啓。扉。出。之。大病。幾。殆。療。治。持。護。久。之。始。復。其。初。而。自。此。棧。把。門。巷。不。復。繫。焉。矣。老。儒。曰。夫。慾。如。饑。渴。也。饑。者。絕。其。食。渴。者。竭。其。飲。豈。豈。者。既。而。欲。責。其。不。恥。嗟。來。不。食。盜。泉。汝。止。之。愈。甚。彼。趨。之。愈。急。何。如。繼。其。一。飽。使。厭。膏。粱。而。莫。酒。肉。然。後。和。其。腸。胃。時。其。饑。渴。未。有。不。翻。然。自。返。者。也。富。家。稱。善。處。爲。其。子。娶。婦。後。子。竟。克。家。老。儒。教。誨。多。如。是。是。時。方。重。科。舉。士。非。四。子。五。經。八。比。試。帖。不。致。寓。目。讀。則。他。人。相。驚。爲。異。端。邪。說。老。儒。所。爲。鄉。黨。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漸。爲。其。縣。令。所。聞。大。懼。謂。將。謀。爲。不。軌。密。搜。不。得。叛。蹟。而。罷。而。老。儒。亦。衰。羸。不。能。任。訓。誨。之。勞。于。是。閉。戶。隱。居。以。終。

離魂

形神相合謂之爲生。形神相離謂之爲死。暫離而復合謂之爲離魂。一離而合。形固久而漸。魂無附而日散。形神俱以泯滅。乃真死也。故死之第一期不可謂之死。何也。不過形神相離。形與神固皆存也。安知無復合之日。即不合矣。形與神猶未滅盡。安得。

謂之爲死而其神流蕩空中猶往往託物以現靈異如世俗之所謂鬼者是離而未滅之神也往讀釋家言人之死也其靈魂從頂上飛出恍然有所悟乃闔數載而親驗之矣一夕爲大病後閱書至夜半倦而就寢昏然入華胥國至一處道上車馬喧雜甚惡之輒覓僻地以自避轉瞬間市聲已遠野色荒涼平地上無數大穴試入其一石磴曲折趨下而走顧其中別有天地階砌整潔徧地布盆花而闐寂無人再前則益深遽恐爲主人呵退而去又入其一亦如之然隱隱聞書聲窺之亦無人復出則已迷途滿地泥濘不能駐足而夾道破屋其簷漏復直下如飛瀑沈鬱不堪勉行數步遇一韓丈夫前問道丈夫曰從我來曲折至一處石壁巖然如城其人舉掌叩石中有應者則石扉既啓將拘吾於其中吾於是始悟爲盜瞑目待死置一切恐怖慘害不顧矧然無所動此念一生吾魂遂翩然脫軀殼而出形非吾有矣魂在空中翱翔如飛鳥搏扶搖羊角而上瞬息千里自慰曰平居苦幽明阻隔不得見吾父今可見矣若關山遼遠不得見吾母今可見矣盤旋間有麗人抱吾腰者情人也吾揮之曰此吾魂非吾人也麗人涕泣不可仰又告之曰吾已死矣汝何自苦爲於是遂化爲煙霧被捉之不可得而吾亦

霍然蘇形神合矣其蘇也似絕而甦非夢而醒者冷汗循枕席家人云暈絕已一時許夫自遇盜以前夢也自遇盜以後離魂也截不相同使魂離而不復合則從此死矣死而復蘇然是經過死之第一期者然則死如是而已矣

七姑娘

湘楚之間巫風最盛有所謂七姑娘者其一也正月七日園中小兒女多翹之以下是年休戚其術擇靜僻地以竹筭一一筭支之女子纏首巾披於其上並簪鮮花焉焚香默禱神至則筭自動叩地作聲小兒女舉心中事默問是者叩地應之否者寂然不動問者時而開顏時而蹙眉然個個傷心裏事亦未讓同伴聞惟芳心自誓而已以故小兒女愈喜爲之幾乎無歲不然無家不然一日有好事者以細沙鋪地上則畫散荷一枝題曰畫也畫也畫出一朶殘荷數莖紅蓼添個蜻蜓立在花梢怕西風緊立不牢一人頂禮問仙人何名則書嗚呼二字遂戛然止不復動是蓋乩仙之類才鬼託之者也此題疑是詞然未知何調珊珊仙骨固是不凡而嗚呼二字尤有無限淒楚哀怨流露言外余嘗讀荆楚歲時記有記紫姑神事其風絕與七姑娘相似則知此俗由來蓋已久

矣。續中親戚亦有解此術者。國雜記亦載紫姑神。是由湘楚傳至。續由續而國皆導源。歲時記所載者也。

### 碧霞歌客

碧霞歌客者。不知其何許人。往來江淮間。鬻歌自活。倩女多愁。孤懷莫訴。徐娘未老。兩鬢先衰。然而九天珠玉人間。聞仙樂之聲。一曲琵琶。江上灑逐臣之淚。所歌敗荷涼雨。一曲尤爲淒艷。歌曰。黃鸝兒。深院正昏黃。鎖紅紗。六扇窗。聽他風雨。瀟瀟響。銀燈淡。光羅衫。晚涼天。公做就秋模樣。最心傷。池塘荷。菱瘦損了紅妝。前調。新水滿。破塘記。當初夏日長。葉兒出水如錢樣。青萍這廂。碧蒲那廂。池邊朱漆闌干。搗好停當。似十三兒女。隨婢出蘭房。前調。疎雨送斜陽。燭微風。暑氣藏。亭亭玉立。花初放。綺羅短裳。胭脂淡。妝嬌羞。模樣誰能像。做新娘。盈盈無語。低首倚檀郎。前調。蒲柳葉先黃。報新秋。到水鄉。結成蓮子珍珠樣。深深護將。重重掩藏。除非到死。纔輕放。做親娘。停辛。佇苦。抱子在新房。琥珀繡兒墜。淒風苦雨。一夜做秋涼。那管紅顏。怎得當。露珠洗却。舊時絲。淒惶。只睜著。蕭疎敗葉。難覆鴛鴦。前調。一池碧水。浸透薄羅裳。照影臨波。暗自傷。餘

娘不是蛋兒。龐茫茫何處有駐顏靈藥。却老仙方（前調）調朱傅粉往事莫思量。說到當時便斷腸。婆婆宮女滿頭霜。銀缸獨消受沈沈永夜。賽過年長（前調）帶愁扶病。強起理殘妝。飄泊紅顏。執主張淒清。老妓嫁茶商。空妝只落得影兒相守。夢裏成雙（尾聲）新聲唱出紅紙上。便說是自訴飄零。也不妨。只怕是荷花笑我。枉替人家灑淚。一眶或謂此曲爲碧霞自製。所云自訴飄零。洵不誣也。

談鬼

壬癸之際。嘗游漢皋。輪舟過金陵。聞隔室有談鬼者。竊聽之。似一釋氏。一儒家。亦皆精通西方學術。其言甚辯說甚奇。二人皆作粵音。聞不能辨。然大略則知之。爲述其一二。於此。或亦研究鬼神學者所願聞乎。釋氏曰。居士可無疑。鬼爲萬物之一。納竊信爲不刊之論。儒者曰。然則果有其物乎。曰。有之。有之作何狀。曰。無狀。蓋猶之氣在空中。觀之不見。捫之無物。然而氣固無不在也。旣曰有其物。謂之爲有。知覺乎。無知覺乎。曰。無知覺也。其謂之有。知覺是淺見者流。未之深察耳。猶之電然空中。一閃火光。四流來也。不知其所以來。止也。不知其所以止。於是謂之爲有。司電之神名之曰電母。自今日觀之。

可笑。孰甚。果有人能役使鬼神。如今人之利用電氣者。則爲便無比。問曰。鬼神果能驅使乎。曰。他日當有能之者。今人如扶乩之類。亦其一端。惜技未精熟耳。問曰。如是則鬼乃有知覺矣。曰。其知覺須因人而現。不能自由行動。故不得謂之知覺。然既因人而現。則有非人所能及者。是則鬼神所有之特長也。總之。其爲體也。如氣。故變化無方。其爲力也。如電。故往來迅速。其靈也。如人。故神妙莫測。問曰。然則可謂之無知覺乎。曰。非也。其靈也。猶之人之腦。然人獨有腦。而無五官百體。其思想卽無從表見。思想表見於五官百體。爲知覺。非然者。是有思想而無知覺也。問曰。上人之說。旣聞命矣。竊聞釋家言萬物惟心造。形形色色無不爲人心之幻相。况鬼神之渺茫者乎。西人於神鬼之事。亦屬之心理學。非無因也。敢問。是說然乎。否乎。答曰。然。雖然亦與吾說通。其說甚繁。曠難以一言盡約。略言之。達爾文曰。人爲萬物之一人物也。心亦物也。心理物之用也。心猶電。心理則熱與光也。人心之幻相亦無不可以物理括之。余奇其言。囑於門外門堅。聞不知爲何許人已而舟人喧嚷云。已泊下關。再往覘之。艙空無人。問之舟子曰。二客登岸久矣。



妖塔

塔之製仿自身毒漢魏而還隨釋教流入中土建之者既非以蔽風雨亦非以資登陞徒謂造功德或鎮壓妖魔耳如西湖之雷峯塔言者謂爲壓蛇而造於是小說附會遂有青蛇精白蛇精之說傳布社會村夫巷婦深信不疑安慶臨江一塔或謂一國塔王中秋之夕萬塔來朝是夕月明風定水波不驚百道金蛇委延江上是萬塔之神也其言等是可笑然而千年老物人跡罕登爲怪禽惡蛇所據爲時既久遂成爲妖魔之窟亦理之所有如吾所聞萬安妖塔者是也塔在萬安城外底方而上銳高七級級丈餘巍巍然矗立雲表其頂有巨磬風來自鳴其聲鏗然非金非玉遠聞十里外益遠益宏土著相傳以聲之清濁卜歲之水旱其言非無因蓋用以下一日陰晴理無不驗遂相推謂能占一歲則非也尤奇者謂其上有金龍大王居之金龍大王蛇也其居塔上實爲守寶蓋俗謂塔頂必有寶方能鎮住歷久而不傾邑人一夜夢長髯翁來告曰塔頂之寶將被盜劫寶去則塔圮塔圮則一方陸沈玉帝哀之特命金龍大王來守汝等善祠之明日邑人相告妖夢皆同至塔所見金蛇盤旋塔上於是驚呼拜祝曰金龍大王

來矣。朔望必犧牲饗王。苟非然者，則大風雨驟至，白晝晦冥，必焚香禱告，重具犧牲而後已。此俗相沿已久，邑人信之不敢非。或知其妄，亦莫能改。一日大風雨，邑人椎牛未畢，報塔傾矣。塔崩四級，壓死一巨蛇。即所謂金龍大王者。是白骨彙彙，人畜相雜，其畜則用以饗王。人則間爲王攝食者也。巨磬已碎，寶則無之。傾後亦竟無他患。

### 孕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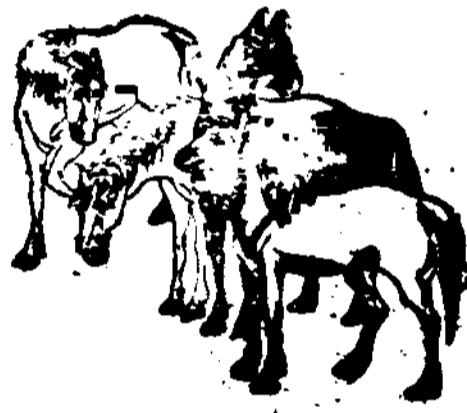
昔寓滬西，與一粵西人爲鄰。其主婦喜談神怪，嘗言一孕蛇事。一富室中年無子，禱於神巫曰：夫人非無子時，未至耳。苟厚酬於神，未嘗不可早得。巫於是出丸如棋子大者數枚，令服之。歸而有孕。巫索酬而去。自此日愈膨脹，四五越月已如五石匏。富室大喜。一旦腹脹痛如裂，遂臨盆產小蛇十許，頭而母絕。追巫已不知所往。人謂婦所服丸蛇卵也。此言雖未可深信，然足爲信巫者鑑。

### 大魚

清嘉慶間，浙江平湖濱居民嘗於大潮後見一死魚於海濱，其長十餘丈，高如海船脊。正刺如梳，目如斗。居民梯駕其背以剗肉，其鱗如薄鐵，斧鑿交施。然後去之，而肉者不

可。食。取。以。製。油。旬。日。不。盡。既。洞。穿。其。腰。則。有。一。小。舟。居。腹。中。舟。中。三。四。人。自。云。舟。入。海。底。石。洞。中。初。不。自。知。爲。魚。吞。人。在。魚。腹。中。初。無。所。苦。惟。沈。鬱。不。可。耐。一。洞。透。微。光。時。有。空。氣。自。洞。中。來。其。洞。蓋。魚。口。也。捫。其。四。壁。滑。而。多。脂。船。上。固。有。斧。斤。鼎。鑊。之。屬。日。刻。其。壁。實。之。瘵。飢。得。以。不。死。一。日。壁。穿。見。光。探。首。望。之。不。意。重。見。天。日。於。是。遂。出。魚。腹。蓋。自。被。吞。至。此。已。數。閱。月。矣。始。知。魚。之。死。人。蝕。其。中。有。以。致。之。也。

(完)





劇

譚



# 新醫書

上海文藝編

輯社出版

實驗房中醫  
▼全書一册 價洋一元二角

實驗良法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慾海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賣春害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青年必讀

# 菊部軼聞

生部

楊月樓

秋帆

楊月樓爲蔣襄勤公之家生子。公女孫嫁桂文端公之孫麟椒園方伯。月樓爲贈嫁僕。向隨宦京師。得締交於張二奎。後奉命放杭嘉湖道。旋署浙藩。時值杭州二次失守。欽差誤奏椒園已殉難。實則當時逃亡鄉僻間耳。後聞朝廷已降卹旨。則愈不敢歸矣。當驟聞凶耗時。舉家惶惑。轉輾流徙至滬。躑居數年。貧無聊賴。一家衣食。恃月樓朝夕負販而已。迨江南肅清。滬江一隅。漸次繁華。戲園已有創建。即應李金釐所開金桂之聘。月薪巨至二百五十元。月餘卽爲寶善街丹桂挖去。月薪三百五十元。當時身價。舉儔無匹。而月樓所得。曾未嘗以一文入私囊。於是舉家賴以溫飽。且爲日積數金。以作他年送主人歸鄉之資。故義名遠播。聲望益高。迨主人全家歸鄉。後卽放蕩不羈。漸染伶人惡習。於是有韋阿寶之案。發現。

汪桂芬

汪桂芬唱鬚生。長庚後第一人。其藝以長庚二奎兩調。合而爲一。再參以己意。於是在鬚生中。獨樹一幟。人稱爲汪派。內廷供奉。非桂芬不能稱旨。於是名馳天下。然以其調門頗難習學。故步其後塵者。惟一王鳳卿。尙有五六分是處。鳳卿之後。欲此調不成。廣陵散者難矣。聞其技術。並未曾受有何人之指點。惟以其打鼓手段最高。故爲長庚延爲鼓吏。凡長庚登臺。桂芬無不專心致志而竊倣之。三年來。居然盡得其秘要。聞嘗聽二奎戲。久之。又盡得其運嗓用調之法。而長庚未知之也。一日忽謂長庚曰。明日吾將登臺一串。望假行頭數事。長庚岸然答曰。爾亦欲唱戲耶。須知這班子。不是率爾操觚者。所能演唱。若有笑話。三慶名譽掃地矣。爾切莫輕舉妄動。徒然丟臉。桂芬力言決不至此。長庚乃許之。及明日登場。唱天水關一段慢板方終。臺下好聲。一如春雷暴動。以下越唱越佳。竟不讓大老板之精采。長庚在後臺聞之。駭絕。卽詰其技術之由來。桂芬始以實告。長庚嘉其志而愛其技。卽日爲之懸牌。桂芬亦大感其義。打鼓一職。仍爲其服務焉。惟爲人性極疏慵。不解應世術。故在京凡遇王公豪貴之家。傳演往往任性驕傲。故屢次受辱。及以威力脅之。則又帖耳俯伏。後來滬亦然。常受老板之迫脅。其雖

事。後。頗。悔。然。終。未。嘗。稍。解。其。左。性。也。

### 汪笑儂

汪笑儂名儂。皖南歙縣人。詩書滿腹。氣概灑脫。曾以一榜大挑用知縣。以性情落落。不合於當道。久不得委任。一腔牢騷。常借戲劇以消胸中塊礪。事爲大吏所聞。卽據實參奏。免官。笑儂乃竟棄仕而優。此爲笑儂隱於梨園之真實事由。謂其因誤娶黃帶子女。爲妾而免官者。則實無其事。其自遭褫職後。更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垢面蓬頭。不稍修飾。常於貴官大僚席間。飲宴不甚。與人酬應。靜坐一旁。口咬指甲。必拍作聲。時而面罩重霜。時而喜添兩頰。時而詩詞朗誦。時而皮黃並陳。時而驚人聯句。時而詭時罵世。知其底事者咸歎其爲傷心人。不知其底事者無不目之爲瘋狂人。故往往遭人白眼。觀其所編瓜種蘭因。黨人碑等劇。則阮籍之哀。君山之淚。豈徒然而作哉。

今年聞其隸北京丹桂編琵琶記一劇。自飾白香山。倩楊小朵飾潯陽商婦。詞句悉依琵琶行詩句。身段作派亦悉依該詩之意。旨描摹演出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情。景。真正刻徹入骨。奈京都爲繁華之地。祇知漁色。不解傷心。故陽春一曲。知音者稀。然而



一般懷才不遇之選客。騷人無不爲之同聲一哭矣。西廂詞云：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笑儂香山今古一。慨良可慨也。

俞菊笙

俞菊笙爲北派武生之鼻祖。近十餘年來。凡演金錢豹等劇者。無不以菊笙爲模範。然皆不過得其二三分手法。即今日鼎鼎大名之楊小樓。俞振庭。沈華軒。小菊笙。亦不遑得其五六分之秘訣而已。人徒知菊笙飛叉工夫。無論四肢百體。隨意拋出。勢如箭離。硬弩。遠近高低。無不命中。而不知菊笙當時練此一技時之苦功。今特記之。菊笙排演金錢豹。行將開演。忽以飛叉手法不佳。即行停止。打造鋼叉二十餘把。分列家中。日夕行經之處。離置叉處之院中。或十步。或五步。皆紮草人三束。於是每行經置叉之處。隨手拋去三叉。朝夕不輟。行之期年。僅能命中。不能有勢。再行期年。手勢猛矣。然僅祇能手中飛出。足下踢出者。仍無聲勢。於是苦心壹志。以除死方休自誓。又行三年。非特四肢皆精。抑且百體俱能矣。此藝成後。金錢豹一劇方敢開演。然此叉草人。數十年來。並未撤去。仍朝夕習練如故。故菊笙飛叉一藝之精進。竟與時並增。其子振庭幼時最

頑。技。練。工。時。頗。不。專。心。菊。筵。恨。之。甚。每。隨。手。將。又。桿。亂。擊。幾。致。遍。身。青。紫。於。是。振。庭。視。置。又。之。處。如。牢。獄。輕。易。不。敢。履。其。地。凡。在。練。工。之。時。更。不。敢。分。毫。怠。慢。矣。今。日。振。庭。不。致。全。墮。菊。筵。家。聲。者。實。賴。有。嚴。父。耳。

### 徐小香

徐小香。蘇人也。十餘歲。隨父經商都中。酷嗜小生戲劇。當時都中小生曹眉仙。爲內廷特賞人才。故名譽滿京華。小香遇眉仙外串。輒往觀其劇。久之。擬竊父貲。執弟子禮於其門牆。旋爲父所覺。即大加呵斥。幾施夏楚。小香遂不敢。然寸心向往。未嘗一日輟也。未數年。其父卒。小香於七終後。即造眉仙門牆請業。眉仙初甚拒之。及小香婉述數年思慕之誠。則納之。嘗語人曰。此子異日。定在吾上。肄業三年。居然袍笏登場。所演黃鶴樓。翠英會。射戰。白門樓等。聲音笑貌。皆出自然。期年而竟奪眉仙前席矣。故京人有活周瑜活呂布之稱。自是王公大臣。皆以得交小香爲榮。聲譽又頓增數倍。除內廷傳差外。而府邸堂會。非白銀二百兩。犒賞在外。不應召。尋常堂會。則竟有千金。而不能得其枉顧者。且善居積。故十餘年。累貲鉅萬。然以年長色衰。屢與張翰輩。感秋思。爰於同治

聞。盞。金。返。蘇。時。江。南。風。氣。閉。塞。人。有。子。弟。歷。梨。園。者。親。鄰。莫。不。引。爲。奇。尋。見。小。香。由。優。滿。載。而。歸。鄉。黨。皆。不。齒。人。類。相。遇。必。唾。罵。交。至。且。謂。之。曰。金。闔。一。片。乾。淨。土。地。絕。不。能。容。齷。齪。子。留。居。當。早。自。爲。計。否。則。吾。等。共。爾。族。中。將。嚴。厲。手。段。對。付。矣。小。香。懼。而。走。京。師。奔。告。恭。邸。適。新。簡。蘇。撫。崧。俊。爲。恭。邸。戚。恭。邸。卽。以。保。護。小。香。爲。托。崧。到。蘇。後。卽。雷。厲。風。行。出。一。嚴。切。手。諭。於。是。反。對。小。香。之。戚。族。姻。黨。皆。不。寒。而。慄。小。香。知。故。鄉。無。患。於。是。又。束。裝。而。歸。向。之。反。對。者。皆。反。顧。納。交。小。香。亦。卽。因。而。厚。恤。之。中。丞。屢。招。入。署。小。飲。異。常。親。密。然。小。香。終。未。嘗。有。以。外。事。請。托。焉。

譚鑫培

譚。鑫。培。初。唱。武。生。後。改。鬚。生。數。十。年。來。名。滿。天。下。今。日。鬚。生。儼。其。聲。鬚。者。其。多。如。鐫。誠。以。學。譚。易。於。學。汪。故。也。然。儼。者。雖。多。似。者。甚。少。其。爲。人。無。甚。善。事。可。紀。生。平。本。領。不。過。一。儼。字。而。已。其。當。桂。芬。未。死。之。前。名。望。遠。不。如。桂。芬。而。其。儼。則。倍。之。及。桂。芬。死。後。益。甚。故。京。人。皆。戲。以。貝。勒。呼。之。其。竟。居。之。不。疑。酬。酢。之。間。人。皆。舉。手。爲。禮。而。其。則。儼。儼。額。首。而。已。一。若。儼。然。貝。勒。之。尊。嚴。氣。象。種。種。狂。妄。之。態。令。人。可。恨。而。可。笑。其。子。譚。五。譚。六。

等人皆呼爲乾水鉢兒。謂其腹中亂七八糟。貪鄙醜醜。如乾水鉢中之殘羹臭汗。令人不可嚮邇也。近年來京中各班及各處堂會。有邀其出臺者。除與其自己講妥價目外。必需再運動其妻妾子女跟包等人。至演期方能欣然往演。若有一隅壞塞不平。一至演期。則於不平之處。必發生阻力。故意與其尋事作吵。蓋皆深知老兒是日一有氣惱。則決不肯登臺之性質。故彼等十拏九穩。初時各園因此而受誑報退票之禍者。時有所聞。近來京中當老板者。皆知其妻妾子女等人之手段矣。按老譚之妻妾子女。必欲得此項運動費者。其中亦有一不得向人強索之原因。蓋老譚唱戲行頭。皆爲其妻妾子女跟包分任經管。各人經管之行頭。常爲各人典質得一件。無存故。凡遇出臺所需之行頭。無論爲何人所當。則必公攤贖取。各人概不暫墊。私條訂得極嚴。團體結得極固。故運動不周。卽有障礙。一可警戒。激聘者之下次。二可不漏洩。團體中儉典之弊。以上不過老譚及其家人缺德之崖略耳。其餘或令人笑不可仰。或令人髮指目。之缺德諸事。正復不少也。

程長庚

菊部叢聞

七

人僅知唱關公戲。以三麻子爲空前絕後。而不知唱關公戲。當年程長庚有段軼事。實可留傳千古。特詳言之。程長庚昔日掌三慶時。爲四大徽班中之第一把交椅。三慶每日戲報。他角皆預先貼出。惟長庚戲報。至臨唱之半句鐘以前掛出。蓋長庚常常輾演。恐蹈誑報之弊故也。凡遇此日園中賣座太少。則長庚此日准演園中座。客見臺上懸長庚准演之牌。則立時出園奔告親友園中座上一空。迨半句鐘時。即魚貫而入。傾刻之間。臺之兩旁池子之隙地。無座可尋矣。惟不似今日之名角。專恃空城。碰碑。叫座。其戲必三四月方一轉頭。而無一劇不是如此之盛況。一日禮邸堂會長庚係淹七軍時。禮邸萌有異志。正在觥酬交酢之時。報程長庚之淹七軍上場矣。禮邸與衆賓目注臺上。見程長庚扮關聖上。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神威赫赫。禮邸當時頓覺毛髮辣然。周身不寒而慄。心中懼甚。回顧衆賓亦皆不敢正視。正在驚異之中。臺上長庚將青龍刀一亮。作一姿勢。禮邸似聞刀環一響。即時寒熱大作。從人急急扶進。傳諭停鑼。賓客亦散。越三日。覺少瘥。即扶病往武聖廟進香。默默禱祝。至十日方愈。其與人云。點戲于犯聖怒。故存此譴。其實禮邸當時胸中不正。驟觀長庚繪聲繪色之關公。心中一虛。視

聽頓時糊塗。故有此一場暴病也。禮部自此以後。終身不敢看關公戲。而長庚關公戲之聲望。因此而益增十倍矣。

### 張二奎

張二奎。世業儒。其兄大奎。供職部中。兄弟皆酷愛皮黃。二奎猶甚。園中凡有新角登場。輒往觀。於是口所道。心所想。手足所舉動。無一非戲。若此者三年。聲調作工。臺步身段。胸中無不了。即入合春客串。第一日取成都。第二日捉放曹。第三日打金枝。合春主人見二奎歌喉實由天賦。京中唱袍帶生者。無出其右。大喜。即賜其搭班。二奎不可曰。吾家世儒。且兄充部中錄事。未便爲此。蓋當時四大徽班中人才。以三慶爲獨優。四喜春臺亦皆不俗。惟合春人才最是寥落。今既得二奎。如獲拱璧。何肯輕放。即云。既不搭班。可暫幫忙一月。表面上作客串之優待。其實包銀惟命是聽。可也。二奎不得已而從之。以告其兄。大奎力阻而不可。旬日後。名大噪。旋爲部員所聞。以告堂官。堂官以大奎爲伶人。兄有辱官箴。立撤其差。二奎聞兄爲其去官。優伶名譽。既不可濯。願不若力向此中求生活。貴不可冀。富可得也。於是即在合春正式搭班。年餘。合春主人病歿。由衆

公舉二奎領班。大奎因定其名曰雙奎班。收拾合春舊部。重整旗鼓。煥然一新。四喜春臺不能過矣。奎調之發祥如此。後人得其薪傳者。以周春奎爲最云。

孫菊仙

孫菊仙聲調大氣磅礴。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亦奎調之一種也。惟其用嗓運調。純以天籟不拘範圍。故能自立一幟。曩供奉內廷。食三品俸。其爲人善迹甚多。不勝枚舉。惟仗義撫恤繁華報主筆李伯元身後一事。最爲士林所欽仰。當李伯元主任繁華時。與菊仙最莫逆。聞伯元病篤。菊仙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三四次床前探問。及彌留之際。執手相視。淚如湧泉。半日忍痛曰。君放心。吾自有調度。言未畢而慟已失聲。隨哭。隨向靴頁內取出銀票三千元。置席上。繼又忍哭顛聲曰。以千元作君身後之喪葬。以二千元作君家之撫養。言罷更痛哭不止。死後又親爲其經理喪事。送其靈柩及眷屬返里。無不事事如禮。至於彼等親族。則不過弔喪喫飯而已。

菊仙自四十上下。遭鼓盆之戚。迄未續弦。至今鏗居將四十年。清心寡慾。保守天元。未嘗親近女色。故其矍鑠之精神。老當益壯。嗶音之宏亮。中氣之充實。一似少年。伶人之

能。潔。身。自。愛。此。老。之。外。別。無。人。矣。近。年。來。技。藝。不。但。無。退。抑。且。有。進。惟。倚。老。賣。老。遇。事。數。衍。則。甚。於。曩。昔。余。憶。其。三。年。前。隸。南。市。新。舞。臺。一。日。唱。空。城。計。聲。調。臺。步。神。情。儼。然。武。侯。當。年。氣。概。惟。演。時。洒。洒。落。落。不。甚。經。意。其。實。菊。仙。之。戲。愈。洒。落。愈。佳。當。時。觀。者。以。爲。其。太。不。經。意。唱。將。及。半。未。得。一。好。菊。仙。心。中。大。恚。上。城。樓。時。將。退。司。馬。保。空。城。全。在。此。琴。一。句。改。作。吾。在。此。唱。空。城。對。牛。彈。琴。一。時。聞。者。傳。爲。笑。話。焉。

### 黃月山

落馬湖、獨木關、盜御馬、蚩蟻廟、一枝桃、伐子都等戲。數十年來之武生演此，莫不以黃月山爲規。聞當時月山各劇與老俞之金錢豹等劇齊名。二人分道揚鑣，各成一派。然當其初來滬時，技藝雖精，戲劇極少。登臺第一夜演蚩蟻廟，第二夜演伐子都，第三夜演白水灘，第四夜則無戲可演矣。園主無如之何，惟有令其告假，藉以藏拙。觀者視此三劇後，無不嘆爲奇才，尙不知其黔驢之技止此。故日探其登臺之日，月山至此，益不敢輕易登臺。惟日在寓中，倩人教授落馬湖等唱工。戲花蝴蝶等把子戲，居然有志竟成。不一月而精六七齣。於是又擇吉登臺，旬日而武生黃月山之名，通國皆知矣。自此



月山且演且學。不半年而拿手者八十餘齣。惟當時雖然叫座。而包銀終年不過二千數百金。僅足日用開消。絕無有置私房行頭之餘資。故所用器械行頭。皆係班底之物。幸丰姿英俊。技藝純熟。足可惹人注意也。彼時北里中有李巧林者。花界之領袖也。觀月山劇。而心焉竊慕其人。然無從通款。曲惟有日觀其劇。以尋機會。詎眉挑目語。半月居然克奏膚功。大出金貨。爲月山置辦行頭。便服。是時春來方來。滬月山見其一副好身手。卽收爲義子。以其嗓子不亮。若演落馬湖等。必至勞而無功。僅將生平拿手之四十餘齣。把子戲。盡心傳授焉。

日部

田際雲

田際雲（卽想九霄）當其初至京師時。年纔十六。杏臉桃腮。嬌小無匹。登臺三日。艷絕一時。想九霄之名。由此鵲起。京中士大夫。咸欲一見爲快。豪家宴會。非想九霄在座。不爲歡。時有部郎趙某。素有斷袖之癖。涎其美。屢欲得而甘心。先使人噉之以利。越日。九霄卽至。丰姿窈窕。窺視較之。臺上猶真。請安之下。趙袖出四百金爲賜。深冀博其歡心。詎

知九霄。意態殊寂。隻眼一睨。卽轉遞跟包。並令請安。謝賞一茶卽去。趙觀此。深知其意。然自問京宦薄秩。不能滿其慾壑。惟有置之而已。數日後。思慕不能遏抑。攜多金往訪其寓。至則車馬盈門。恭邸正在大宴賓客。於是逡巡而返。入後探之。恭邸竟流連三日。昨晨方去。當贈以邸中自置全副錦繡行頭兩副。價值約在二萬金以上。趙當時聞之。惟有含酸不語而已。由是際雲成班都中富甲儕輩。聲望與侯俊山稱爲都中二妙。云梨園中初無所謂斗牛官者。此劇係際雲南下。開玉成時所排。戲中情節變化奇離。一時觀者舉國若狂。十數年來。此劇至今猶香人齒頰。

### 侯俊山

侯俊山（卽十三旦）初至京師。尙未登臺獻技。馳名卽令人聞之心醉。蓋北方人酷愛男色。久成風氣。卽南人之聽鼓都門者。往往亦一變其嗜好。當時馳羨十三旦者。以政界爲甚。政界之中。以翰院中人物爲尤甚。羣思十三旦登臺時。極力培植之法。而未得有鄒翰林思得一法。連夜爲編新安驛一劇以貽之。十三旦排演五日夜而成。登臺第一夜。卽唱此劇。粉墨登場。扮相中忽爾紅虬怒。倏爾翠鬢朱顏。聲調中忽爾風咤雷。

叱。忽爾。燕。鶯。啼。觀者。一時。無。不。爲。之。叫。絕。驚。奇。由。是。十三。日。之。名。尤。執。都。中。花。旦。之。牛。耳。後。進。者。之。打。泡。咸。皆。效。顰。此。劇。於。是。此。劇。遂。成。柳。子。花。旦。中。必。不。可。少。之。戲。今。人。但。知。新。安。驛。之。編。演。爲。十三。日。發。祥。之。戲。而。不。知。實。是。翰。苑。筆。墨。也。迨。後。供奉。內。廷。劇。中。詞。句。多。有。經。名。公。籌。易。者。

侯俊山得志後。營菟裘於張家口。竹苞松茂。裁制適宜。鳥革羣飛。佈置清雅。一切皆不減華胄氣象。二十餘年。積資至四十餘萬之鉅。京城所開行號。多至十餘家。勢侔王侯。富稱敵國。庚子秋。西太后率帝西巡。至張家口。而蟻。日。薄。隨。駕。官。即。請。幸。侯。俊。山。宅。中。晚。膳。聞。俊。山。當。時。接。駕。一。次。費。去。千。金。時。年。五。十。四。歲。丰。姿。不。過。三。十。許。人。至。去。年。普。陀。進。香。路。經。海。上。再。現。色。身。於。第一。臺。時。春。秋。又。逾。十。七。度。矣。然。而。粉。墨。登。場。一。種。翩翩。丰。貌。尙。可。與。徐。娘。爭。艷。其。培。元。養。氣。是。誠。何。術。哉。

路玉珊

路玉珊（即路三寶）其技擅微調。派異於俊山際雲。而聲譽實堪鼎足。賈璧雲梅蘭芳各花衫戲。皆其所傳。馮子和之花田錯百花點將兩劇之調門派數。亦純是摹仿玉珊。

憶其畫日隸申老丹桂時。曾作一爲士大夫所難能者之善舉。其事言來。實不有愧於名教。特記之。以彰其善。時有維揚高氏。名榮生。年已大衍。家無生產。喬寓滬濱。以丹青爲業。願技無點睛破壁之能。故所畫之件。苦不得售。妻徐氏。有一女名巧芝。已及笄。姿色中等。有一子。纔襁褓。居德人里。與玉珊之寓。一牆隔耳。詎是年榮生歿於疫。貧不能殮。其妻擬鬻巧芝爲喪葬費。一時未得其人。不得已擬暫質於妓寮。已議價矣。玉珊戲畢。歸聞之。卽遣人謂其母曰。與其質諸妓寮。不若質諸我。爲婢。雖同爲賤役。然較爲娼高一籌矣。卽以百二十金署券。迨玉珊數月後。將回北京。卽詢諸徐氏。有錢贖巧芝否。否則余將帶其北上矣。其時徐氏衣食尙不能給。遑論贖女之資。早已拚得棄此一女。及啟行之日。徐氏過玉珊寓。與巧芝作別。母女一時對泣失聲。玉珊心中不忍。覩此苦惱。慨然命徐氏將巧芝帶回。立刻檢出身契。就榻上烟燈焚之。此等義舉。富貴中所難。今偏見之於伶人。亦異矣。後巧芝嫁於李木匠。設肆於新馬路。今已綠葉成陰。子滿枝矣。每提及玉珊此義。恆頌德不置。可知我不負人人。人亦不負我也。

### 月月紅

月月紅爲漢調花旦之傑出者。與韓桂喜（杜蝶雲之婿）同時稱爲漢皋雙壁。其戲劇以楊妃醉酒一齣爲最擅勝場。路玉珊此劇卽仿其派數耳。演至酒力不勝。朦朧星眼。翻身仰飲之三個軟腰。口銜酒卮。頭仰及地。恰好杯落盤中。身上所着宮裝。一個軟腰中。隨變易一種顏色。路玉珊此劇。雖盡得其真傳。然於軟腰中易裝。則不能效。後此者更無論矣。故此技今已失傳。其餘各劇亦皆有人所不能之技。傳聞其未來上海。尙隸漢皋之時。有日正演虹霓關甫畢。忽有人奔告曰。老板娘刻爲鄰人某甲逼姦。聞之怒極。不及卸裝。持刀馳回。時鄰人已去如黃鶴。詢其婢僕。則爲鄰人來家假物。稍坐即去。並無強逼情事。此一役也。雖園子離家不遠。然行路者見其粉白黛綠。繡襖素巾。柳腰。瓊步。飛騰。莫不詫爲奇事。一剎那間。已傳播得通國。皆知此事。至今漢人談梨園舊事者。尙皆爲之捧腹不置云。

韓桂喜

韓桂喜爲漢班花旦中。空前絕後之人材也。探喉發響。令人聞之心魂。竟爲其一。字一蕩身段。丰姿令人觀之。夢寐不忘。其一。擊一笑。滬上當時男女老幼。無不爲之舉國若

魔園主杜蝶雲愛之甚。卽許其坦腹東牀。當時南北兩丹桂互爭某角。幾至興訟。從旁人斷。以桂喜一夜兩唱。蝶雲不得已而從之。桂喜由南赴北。座客亦從之。由南赴北。桂喜由北赴南。座客亦從之。由北赴南。雖值風雨。亦所不顧。江湖釣叟題詩云。兩地奔波不覺勞。蓋記實也。

### 崔靈芝

崔靈芝唱椰子青衣。明珠仙露未足喻其清華。寒鶴孤猿方足譬其哀艷。聞其聲而觀其色者。雖蘊愁萬斛。祇須顧其一曲。腸中塵俗之氣。卽能滌蕩一空。故京人稱爲菊部尙書。津人稱爲戲中之聖。蓋伊涼古調。至今數十年來。雖擅長者不乏其人。超出於靈芝者。則迄未嘗見。聞其昔隸京中天樂時。其拿份最多。後臺文武兩行。零碎角色。所入微細。三四口之家。卽不能贍養。靈芝擇其謹言慎行而有老親者。皆補助之。於是全班待其舉火者。多至十餘家。人知而詰之。則非特無驕矜色。且必力白其無。嘗以閉消餘貨。廣購米粟。至臘底散給貧人。年以爲常。後來滬身價益隆。適值浙江水災。浙紳紛紛籌賑。靈芝慨然以二百金送交事務所。而不書名。當時人多笑其愚。而靈芝則頗自得。

其樂其一生資財大抵皆如此。隨來隨去。故數十年辛苦家。僅小康焉。

周鳳林

梨園旦角宗派。同治以前崑腔獨盛。同治以後。崑腔替而京腔起。光緒以後。京腔衰而秦腔盛行。崑腔則成廣陵散矣。南北舞臺。汗牛充棟者。觸類皆是。秦腔。崑旦。除周鳳林。小桂枝外。闕無其人。刻下桂枝。崑劇尙屢現於大舞臺。惟鳳林自新劇場一別。即不復得觀其技。直是令人想煞。前年冬。見之於中舞臺後臺。（是晚該臺會請七八崑串。爲亂臺。不諳文班規則。）特函邀其監場。面紋縱橫而兩鬢斑矣。回想其昔日與金紅合演。占花魁之柔情密意。體軟容嬌。時不勝有生世浮沉之慨。坐談良久。始知其近數年。滯跡金閨。頻年運蹇。琴焚鶴賣。生趣毫無。不得已藉教吳姬。以解岑寂。詎有某弟子之姐。善才之藝。秋娘之年。閱世既深。前途愈窄。久思隨一知音者。以度餘年。見鳳林之藝。而悅之。該妓稍有積蓄。自委身鳳林後。頗不令鳳林有耽薪水之勞。故鳳林得以優游吳下。不復僕僕道途。鳳林字桐蓀。精音律。極擅貼旦。能書畫。工寫鐘鼎。實梨園中之風雅人也。彼妓不以衰老窮困爲嫌。亦可謂另具隻眼者矣。

### 浪雙喜

浪雙喜出臺。在韓桂喜月月紅之前。當時滬上方有戲園。人於生日淨丑等角之優劣。尙不諳研究。祇知取其行頭光耀聲音高大而已。後迨浪雙喜自燕來滬。粉墨登場之後。方知前此所見。皆爲牛鬼蛇神。不足道也。娶滬某氏。爲良家女。女父母雅不欲。而女殊自矢相隨。母不能拂其意。從其志。未幾生一子。小名福兒。頗慧。後雙喜以瘵死。當留時。即以福兒托鉅商吳蟾青。入中西學校肄業。數年學貫中西。又以吳力得充公廨通事譯譯。中外靡官。非常信用。人漸不敢以伶人子漠視之矣。後論婚於楊氏。楊氏亦旅滬鉅商。於是頻年積蓄。購地建宅。其母儼然太君之尊矣。後雖中落。而今北海路之復康里故址猶存也。

### 安靜芝

亂彈中之所謂刀馬旦者。不裝臍。其身段全在一把刀。一枝鞭上。作出種種姿勢。似花旦而實非花旦。似武旦而實非武旦。所唱之戲。大概皆係有唱有做兼代打而無把子者。虹霓關。取金陵。烈火旗。樊江關。卽其一類。專門此項工夫者。滬江數十年來。祇有一



安靜芝。自靜芝去後。力馬戲。非武旦兼演。即花旦兼唱。專工者。不可得見矣。按安靜芝。漢軍籍。爲京都貴族子弟。丰姿嫵媚如麗姝。嗜劇成癖。尤喜串刀馬戲。幼時日觀桂官。以寒暑不輟。桂官爲同治時出名之刀馬旦。至光緒初。掌頤和園御班者是也。靜芝投贊門牆五年。登臺客串。大得臺下稱絕。後爲其父母斥責。妻妾詬罵。卽憤然竟投三慶掛牌演唱。一時京都刀馬戲。殆無其匹。緣桂官出身崑腔。極講究身段臺步。靜芝受業五年。盡得其真傳故也。時劉維忠新創丹桂。蓋巨金入都。物色人才。卽羅致來滬。閏六月。以丁父艱返京。得恭邸力。竟襲爵。後官中傳差。亦常承懿旨登臺會串云。

何喜福

何喜福爲山東花旦之鼻祖。色藝雙佳。爲女界所極崇拜。有人人欲得而夫之之概。其艷福不減今日之賈璧雲梅蘭芳也。當在山東搭班時。藩司陳小剛家有麗婢。年十九。頗喜涉獵詩詞。日至某園中觀劇。漸與喜福目成心許。乃效紅拂私奔。李樂師故事。詎事機不密。爲陳藩所聞。然以顏面攸關。不便提懲。一日陳藩觴賓。招令某園全體入筵。堂會演畢。陳藩獨厚賞喜福。詢其有妻否。答曰有。再詢其有子否。答曰無。陳藩卽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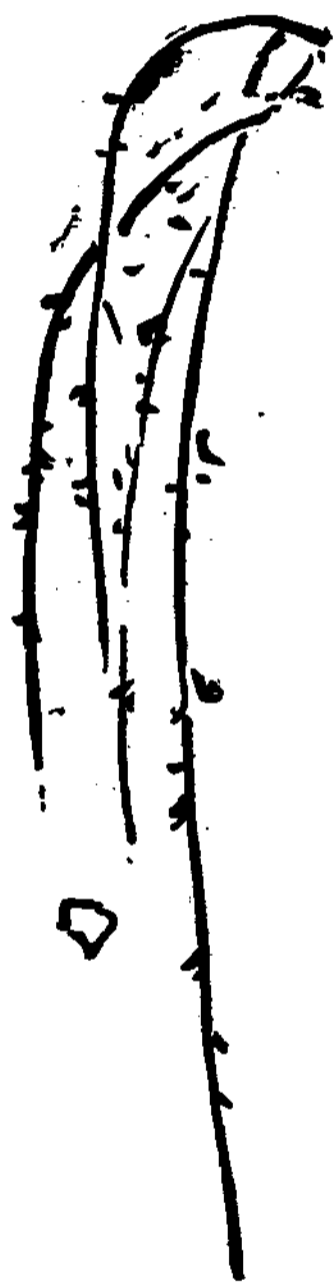
婢諭之曰。此吾家之詩婢。有宜男相。汝善視之。異日不患無子也。喜福驟獲異數。如得至寶。喜出望外。挈以俱返。其實此婢與陳藩有染。已暗結珠胎。月餘矣。而陳藩未自知也。歸何八月。居然生子。而陳藩年老無子。雖姬妾盈前。而苦枯楊不稊。老僕素悉主人與婢有秘密關係。婢所生之子。確有來歷。屢欲陳請主人。將婢與子收回。迄不得便。一日。陳藩苦岑寂。僕乘間進曰。胡不招喜福來署。藉遣長晝。陳藩頓有所觸。令速招來。喜福至。詢其近况。答以久未搭班。日用匱乏。陳藩聞之。卽命移眷進署。於是婢及其子皆來。陳藩視此子豐頤廣額。聲若洪鐘。異常聰慧。甚喜。卽收爲義子。居年餘。其大婦亦生一子。卽空前絕後之淨角何九是也。自後陳屢遷調。喜福全家皆相隨之。不啻家人父子。迨何九至十餘歲時。性好遊蕩。不務正業。酷愛戲劇。唱黑頭。有黃鐘大呂之音。且時引誘其兄。陳是以漸生厭棄。兼及喜福。擬遣之。老僕請留婢母子。且隱約示此子之根蒂。陳於是方恍然大悟。乃以千金給喜福。諭之曰。是子頗穎異。暫留此。俟其成人。爾再領回可也。此婢爲夫人所鍾愛。亦暫留此。以伴夫人。喜福深知此事底蘊。所謂暫留者。特設辭耳。於是唯唯遵命。挈其妻子走京師。程長庚掌三慶。甚愛之。卽收入門牆。不

數年造詣益精。遂與長庚並駕。而喜福終身。竟未嘗言及接歸陳婢母子。亦可謂達人者矣。

(未完)



詩  
詞  
選



第六大  
增訂版

# 日用寶鑑

居家旅行  
必需之書

全書二厚册  
精裝一布匣  
價洋二元二角  
特價一元二角

內容  
百六種

政商學  
界必備  
之指南

(總) (目)  
日曆類 商務類 旅行類 郵傳類 稅法類 禮節類 家務類 教育類

衛生類 飲食類 交際類 文藝類 文字類 字書類 雜類

子目  
餘千條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代售處  
各埠

(第十九卷)

# 詩詞選

文選

彭城張令貽側室韓氏誄

善之

余讀張君所爲副室韓氏小傳而悲之。夫田經種玉。莫留播藥之仙。室可散花。不住解禪之女。璇園晝掩。侍兒拭淚以懷恩。角枕宵寒。穉子啼呼而索母。仰蒼穹則沈沈難問。對白日則慘慘無光。蓋死別之傷心。固生人之至痛者矣。原夫朱鳥窗前。銀鳧燈下。乘柔嘉於綺歲。抱芳質於瓜年。鬢有餘澤。却金玉而倍華。體備德容。謝脂粉而彌令。識者固已謂奇葩殆闕苑前身。芳蘭宜君子之佩矣。張君正室方夫人。以萬軍之德。兼樛木之仁。乘鳴鳩之量。思螽羽之美。謂慰高堂者莫亟於錫類。相夫子者莫駕於推恩。用是量珠十斛。不爲新聲。拋豆三升。非關賺婢。遂乃數鍼神於鄴下。獨許夜來。品中饋於周家。得達絡秀。風花滿目。識桂嶺之孤芳。冰玉瑩心。證優曇之一笑。惟茲嬋媛。實契清衷。小星之光。一點隨織女。以渡銀河。游絲之弱。三竿伴春風。而登畫閣。時氏年十八。張君方官部曹也。於是翟芾親送。魚軒共乘。紅塵陌上。花迎十里香車。玉鏡臺邊。人是二分。

明月。爐。增。壽。而。同。熏。燈。照。塵。而。交。影。翻。垂。手。之。曲。瑟。和。房。中。護。比。肩。之。幃。唾。凝。袖。底。斯  
固。翻。風。善。舞。遜。此。遭。逢。樊。懃。知。書。嫌。茲。委。宛。者。矣。無。何。龍。戰。將。興。螭。羹。斯。沸。去。京。邸。居  
析。津。渡。渤海。走。歇。浦。氏。周。旋。左。右。經。歷。艱。辛。操。織。衽。於。孟。母。機。前。捧。筐。筥。於。少。君。車。後。  
大家之範。不。忝。名。門。通。德。之。稱。無。間。族。黨。視。彼。眉。分。細。繭。髻。學。靈。蛇。折。腰。麟。齒。以。爲。容。  
傅。粉。塗。脂。以。爲。媚。者。豈。徒。妍。媸。攸。別。抑。且。雅。鄭。各。殊。初。無。捧。心。之。聲。甯。入。圖。眉。之。譜。也。  
哉。既。而。徵。蘭。入。夢。鬪。草。宜。男。謀。燕。貽。之。吉。而。玉。燕。投。懷。叶。麟。定。之。祥。而。石。麟。下。降。不。圻。  
不。副。實。覃。實。訐。聽。滿。巷。之。啼。聲。定。爲。英。物。望。充。閭。之。佳。氣。知。是。家。禎。於。是。副。主。姑。之。期。  
望。稟。小。君。之。誥。言。出。願。入。復。煩。於。婦。工。護。寒。調。溫。嚴。於。胎。教。有。力。斯。竭。雖。勞。勿。休。微。風。  
過。隙。呼。侍。婢。以。垂。簾。晨。星。映。窗。驚。戒。旦。而。推。枕。其。自。律。之。飭。撫。兒。之。慈。有。如。此。者。當。斯。  
時。也。令。妻。捧。觴。以。稱。賀。壽。母。扶。杖。而。歎。顏。將。謂。周。家。伯。達。樹。多。士。之。先。聲。馬。氏。五。常。得。  
白。眉。爲。領。袖。果。也。膝。前。么。鳳。方。傳。老。鳳。之。毛。掌上。明。珠。疊。見。雙。珠。之。喜。一。索。再。索。維。魚。  
維。鱗。乃。氏。勞。形。已。過。弱。骨。莫。支。而。肺。疾。成。矣。蓋。荆。山。之。寶。玉。剖。而。璞。不。完。卷。菴。之。芳。葉。  
在。而。心。先。萎。於。是。誕。女。旣。殤。遭。疾。彌。篤。風。迴。蓬。島。難。索。返。魂。之。香。海。涸。桑。田。無。復。投。砂。

之米。然猶力支病體。強作笑言。頌朝雲六如之偈。慰平子四愁之思。執手珍重。忍淚無聲。曉漏方動。遂判人天。清磬一聲。了茲塵劫。是爲民國建元三年九月十四日。來歸甫三歲也。藕絲託命。氏以六月生現蓮葉之前。因慧果將銷。共黃花之晚節。嗚呼哀已。冰蠶絲盡。難爲作繭之期。黍谷簫殘。莫遂審音之望。張君坐空幃而永歎。撫愛子而神傷。遂賦金泥篋蝶之詞。譜落葉迴風之曲。以抒隱痛。以寄哀衷。僕覩茲悽愴。頓觸前塵。回首平生。潸然淚下。嗟乎。枕能貯夢。不解遊仙。席可招涼。難銷內熱。桃梗抱同情之感。玉簫無再世之緣。魯陽戈能揮日。不旋已墜之星。嫦娥藥得通靈。莫療既虧之月。憐孺憐我。卽色卽空。竊欲以三生片石。補茲離恨之天。五色筆花。懺此相思之券。爰爲誄曰。

江流東逝。離人西去。弱草悲霜。孤花翳露。占星知命。禮佛思恩。鏡分禾轉。釵斷香溫。宛宛。娟娟。遺思縷線。振振良人。零愁委硯。大婦隕涕。威姑減餐。調羹憶味。燕坐嗒單。生不怨天。死非厭世。懿德在家。以永宗祀。

詩選

張園同旭莊丈

詩詞選

三

晚翠



樹影。轉。絲。一。瞬。中。如。何。行。樂。絕。匆。匆。少。年。為。客。思。還。倦。舉。國。從。人。懶。獨。雄。隔。壁。輝。娟。憐。  
好。月。回。車。駸。駸。夢。涼。風。平。生。看。竹。饒。真。賞。慚。媿。題。詩。總。未。工。

上海胡家開茶樓

前人

已。近。鄉。心。那。得。休。誰。曾。一。笑。妄。成。留。依。回。避。疫。情。何。怯。牽。牽。言。歡。意。易。道。十。里。人。聲。趨。  
短。夜。百。年。海。水。變。東。流。閒。來。獨。倚。原。無。事。只。為。涼。風。愛。此。樓。

四日出遊城西作

宛若

小。梅。一。白。雜。嬌。紅。獨。倚。清。寒。向。暮。空。疎。雨。過。晴。春。欲。冥。北。風。迴。雪。酒。無。功。低。徊。翠。袖。禁。  
寒。怯。寂。寞。朱。顏。破。笑。同。更。許。停。車。覓。三。影。剪。燈。索。句。夜。籠。從。

朱陵洞觀瀑

鄧輔輪

靈。挺。衆。石。宗。氣。束。兩。峯。勢。超。絕。踐。亂。流。險。逼。奪。天。碍。萬。盤。出。蒼。顛。潛。源。洞。真。際。神。光。隱。  
含。耀。海。眼。闕。根。蒂。遠。賦。聲。影。奇。靜。會。脈。絡。細。高。溜。一。龍。俛。低。練。千。蛇。瀝。散。纒。日。浮。動。渴。  
壁。虹。睥。睨。四。時。颯。風。颯。百。里。聞。雷。沸。曲。折。勢。愈。遶。寒。隘。響。益。厲。青。根。自。剗。鑿。元。戶。時。顯。  
晦。滄。溟。有。歸。壑。神。淵。無。竭。歲。

聽雨軒坐秋

前人

文。簾。泛。清。光。柔。颺。引。玉。塘。陰。連。荷。氣。潤。夢。墮。葉。聲。涼。晚。照。多。為。影。閒。庭。過。一。香。芙。蕖。今。自。可。憐。爾。閱。秋。霜。

擬謝靈運白石新營所住

前人

人。幽。接。靈。異。地。勝。謝。穿。築。杏。余。慕。冥。蹈。聊。欲。返。初。服。偏。心。傲。簪。履。盛。志。甘。邁。軸。林。臥。瞻。佳。期。荃。情。寄。空。谷。寤。求。箕。濮。跡。夢。追。黃。綺。闕。披。蘿。共。煙。舉。薊。茨。就。雲。宿。桑。柘。夾。雲。直。禾。黍。映。阡。沃。天。曠。原。澤。清。經。回。嶼。嶠。複。月。露。澤。陽。苔。泉。飄。動。森。木。峯。欹。停。晝。陰。崖。昏。迷。曉。旭。園。廬。歎。新。葺。鄰。里。親。欵。曲。奇。趣。展。暇。豫。真。想。在。幽。獨。息。陰。偃。郊。扉。負。喧。從。樵。牧。

集晨風廬分韻得風字

街廬

世。事。瘠。何。補。人。情。媚。益。工。憑。君。搜。野。史。遊。展。趁。天。風。簾。淺。通。苑。氣。杯。深。語。醉。翁。苦。無。商。略。處。皂。帽。憶。遊。東。

甲寅七夕晨風廬續集分韻得甲字

太夷

初。月。沸。繁。星。秋。思。稍。蕭。颯。隔。年。為。此。集。譚。笑。益。歡。洽。海。濱。聊。偃。息。僮。僮。頗。殺。雜。今。夕。定。

何夕風雅道自合。愴然故國思。吞淚各承睫。相看入浩劫。舉世動兵甲。唯當濁衆醉。恣飲親酒榼。何能貪苦吟。分韻門強押。夢坡與諸老。乘興數酬答。予非元白比。驚倒豈待壓。輸到贈所著。累册歸有挾。欲摹乞巧文。柳州信難及。

詞選

瑞龍吟 扁舟衝雪至下關入城歲晏江南寒寂可念效夢窗體 陳 銳

秣陵岸遙望。凍樹髡烟。磊沙鋪練。推篷一帶平。潮莫鴉四起。荒城半掩。步帷澗。因念上街泥雨。怒蹄衝汗。誰知瑟縮。麤裘短轅。坐我清吟。自遣來去。江淮何事。鬢絲催老。年光飄轉。爲說昔時梁園歌舞。都換英辭妙。侶眼底。鄒枚賤。還孤憶。弓衣秀句。羊醪清。謙抵死。風吹面。萬山動影。空花歷亂。笛裏天涯遠。愁絮裏江南。何時吹散。挂簷素月。窺人遊倦。

前調 和叔問錢春用濟真韻

前人

平江路。還向廢苑尋煙。斷津攀樹。依依帆角。青山送春。正在斜陽盡處。黯愁佇。誰見小。城樓隱。蓬蒿生戶。天涯倦客。重逢觀簾燕子。關情對語。年少京塵多暇。扇裙翩影。

狂歌酣舞空歎素緇衣新何似人故冷紅瘦碧惆悵題襟句而今共吳娘黃酒皋橋聯步慨想歸田去撫琴命操離憂萬緒催老嗟霜縷無計挽門前檢錢飛雨莫教輕絕化爲泥絮

燭影搖紅 晚春過公度人境廬話舊

朱祖謀

春暝鈎簾柳條西北輕雲蔽博勞千轉不成晴烟約游絲墜狼籍繁英剗地傍樓陰東風又起千紅沉損鴨鴉聲中殘陽誰繫容易銷凝楚蘭多少傷心事等閒尋到酒邊來滴滴滄洲淚袖手危闌獨倚翠蓬翻冥冥海氣魚龍風惡半折芳馨愁心難寄

摸魚子 梅州送春時得故人輩下三月既望書

前人

近黃昏悄無風雨蠻春安穩歸了匆匆染柳薰桃過贏得錦箋淒調休重惱問百五韶光醞造愁多少新聲舊笑有拆繡池臺迷林鶯燕裝綴半殘稿流波語飄送紅英盪好西園沉恨先掃天涯別有憑闌意除是杜鵑能道歸太早何不待倚簾人共東風老銷凝滿抱恁乘燭呼尊綠成陰矣誰與玉山倒

角招 荷花

譚獻

近來瘦。還如燕水。拖烟漸老。隄柳欲尋雲際岫。漫采菱多刺。傷手。悲秋病久。看褪盡紅衣蓮畝。昨日柔香縹緲。有三十六鴛鴦向花前低首。空有抱香滿袖。江南信息。爭唱新詞。秀翠盤珠乍溜。細雨微波重來時候。登樓念舊。嘆綠鬢消磨尊酒。莫遣簫聲更奏。怕雙淚濕青衫人歸後。

滿庭芳

前人

花是將離曲。成憐子。心情不似當年。桃笙選夢。綠酒說從前。滿地蘼陰似水。無人到。草闌邊。風初起。池萍點點。搖蕩不成圓。聞蟬楊柳外。乍調脆管。半澀新枝。試重問。齊宮舊事。誰傳消息。晚來風露。離亭樹淡欲生烟。聲徐歇。高樓微月。翠袖隔重簾。(完)



## 文選

### 編輯歷代文評註讀本之緣起

吳興王文濡均撰

國文爲各學之根據。坊刻讀本。多于束筭。審其內容。實無一適用之善本。使師若弟。得滿意之授受。此非不佞之私言。乃教育家之公言也。初小讀本之義。取圓活。無論矣。今

然猶曰。部令所在。應爾也。其自由選本。爲中學師範等校所應用者。選政之操。大都藉手名人。高著眼孔。自適已意。未參教席。有類襍穢。閉門造車。苦不合轍。其病一也。或拘牽學制。以修短爲深淺之分。或謹守師承。以派別標去取之準。井蛙陋見。障害殊深。其病二也。秦漢以還。迄於近代。作家輩出。僕指難終。向若而驚。望洋而歎。震其名。高習熟。充數其病。三也。文有體格之各殊。人有時代之互異。舉此漏彼。模範何從。盧後王前。次序倒置。其病四也。說理尙評。或支離而失實。解義用註。或牽引而亂真。字沿金銀。伏獵之訛音。味雌賈連。蝨之辨。其病五也。不佞以爲此非小故。文學之絕續。國粹之存亡。有絕大關係焉。今歲主任本局。提議及此。通函各校。廣徵意見。沆漚之合。一律贊成。尅期

分任計著手以至於今。八閱月而告成。命名曰歷代文評註讀本。首以清文。涂所由入也。繼以宋元明文。唐文。南北朝文。殿以秦漢三國文。升堂入室。美富罄於此矣。懸編之子。三載可竟。得此二百餘文人。作導師。六百餘名。構作範本。伊晤涵泳。爛熟胸中。息之深深者。自達之。齶臨文時。有不極左宜右有之樂者乎。至於評選之慎。註釋之詳。音讀之正。兢兢以前五病爲戒。點竄校勘。稿凡五易。不佞與同人心力亦略劬於此。噫。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一字一珠。萬本萬遍。要以羣彥同情作的。願拾古人餘唾爲功。笑海壖稽固之書。備實學界。愁餘之房。老管窺所及。漫矜入穴。而驪探枕導。而前敢謂識途之馬在。

註讀本之緣起

前人

宣聖雅言詩列於首。興觀羣怨。特詔小子。禮經內則。男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詩之列入教科。於古有明徵矣。竊怪古之時。置兔野人。江漢婦女。矢口成吟。傳誦後人。而今之坐擁皋比。自命能文者。至不知韻語爲何物。而於童蒙奚責焉。往歲不佞承乏南洋女師範文學專修科講席。多數學子。以學詩請。檢查坊刻。無一良本。姑就阮亭五言詩選。

節取授讀。不三月。居然成章。以是知人人能詩之原理。實未嘗一日稍絕于天壤焉。今歲主任本局。卽以提倡此事自任。與張君蓴。孫吳君潤。如商略成作詩初步一書。于學詩之門徑。作詩之義法。言之綦詳。復於其暇。選輯漢魏以來迄於清代古今體詩八百餘首。命名曰歷代詩評註讀本。區爲四集。曰古詩讀本。唐詩讀本。宋元明詩讀本。清詩讀本。雖上下千古。名流專集。浩如淵海。書水一勺。未爲知味。而風騷之正旨。體格之殊科。源流升降之由來。宗派絕續之關係。亦略見於此矣。爲初學計。加以評註。附以音釋。相與討論研究。就是去非以求適於今日之用。雖未敢誇爲良讀本。而較諸坊刻諸本。已不可同日語矣。初小畢業之學子。以次循誦。有不待指授而能豁然貫通者。况又益之以明師乎。所冀興學諸君。注意及此。力爲提倡。或加入於唱歌時間。不特涵養性情。裨益學子不鮮。而同人區區編輯之苦心。亦因以不沒云。



飲瓊漿館詞

蝶戀花 錄別為銀屏校書作

(關史潘永華)

客○裏○雲○萍○情○緒○亂○便○道○情○腸○說○夢○應○腸○斷○莫○惜○深○  
盃○珍○重○勸○銀○筭○醉○死○銀○燈○畔○同○是○天○註○何○所○懸○  
月○細○郎○心○花○自○如○儂○面○東○去○伯○勞○西○去○燕○人○生○那○  
得○長○相○見○

清平樂 題冒既隱郎中蘭陶品勃圖即次其

自○賦○原○韻  
分○甘○同○味○省○醴○醴○郎○意○南○食○詩○成○裁○繡○綺○宴○寫○羅○  
襦○工○織○冰○盤○珠○顆○盈○薦○他○玉○局○先○生○試○譜○紅○  
綉○盤○曲○海○山○仙○好○雙○聲○



詞

識



清史紀事本末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太平天國軼聞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銅琵琶金縷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梅魂菊影室詞話

紅鶴生

夢窗丙稿中丹鳳吟一闋。爲陳宗之芸居樓賦也。按宗之名起。卽陸親坊開書肆陳道人也。陸親坊卽今杭城弼教坊。又按南宋六十家小集。錢塘陳思業集本朝人之詩集。尾書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者是也。題曰羣賢小集。又陳起宗之編前賢拾遺五卷。此編較羣賢小集流傳尤少。瀛奎律髓云。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南岳羣真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良濟邸。而諄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或錄秋雨春風之句。爲敖器之所作。言者併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之徒。改業爲長短句。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解。潛夫爲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非不識桃。并李却披梅花累。十年此可備梅花大公案也。今江湖集宋刻精本。尙存吾鄉蕩口某姓家。相傳康熙初。長白某公官某省巡撫。得此書。珍如拱璧。與同臥起。臨歿。屬家人殉葬。其幕友汪亦愛書成癖。急賄近侍。以贖鼎易之。書遂歸於汪氏。及汪氏中落。又流轉入善鄉。遂魚

三食。今亦只存三十家矣。吉光片羽。猶在人間。邊望鵝湖。隱隱有豐城劍氣。安得叩王將軍之武庫而一讀之。

白石小紅故事。爲詞人所鑿稱。按在白石前者有劉几字伯壽。洛陽人。爲洛陽九老之一。神宗朝官秘書監致仕。上柱國通議大夫。築室嵩山玉華峯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簫笛。二草以簫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觀此覺魏晉諸賢。去人未遠。垂虹雪夜。一曲洞簫。猶未免尋常兒女子態耳。伯壽又嘗於汴妓郗懿家賦花發狀元紅慢詞一闕。中有詠歌才子。壓倒元白之句。其情致可想見也。見避暑錄話。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珠玉詞中妙句也。晏文詞選誤爲南唐中主所作。不知何本。按復齋漫錄。晏元獻同王琪步遊池上。時春晚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又張宗樞詞林記事云。元獻尙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澹澹杯。無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中三句與此詞同。只易一字。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云云。是此詞爲晏作無疑。汲古閣六十家詞於此詞下亦注云。向誤爲南唐二主詞。

臨川謝無逸以蝴蝶詩三百首得名。人稱謝蝴蝶。不知其詞亦復含思淒婉。輕情可人。漫叟題其溪堂詞。謂如黛淺眉痕沁紅。酒面潮。又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鮫綃。昔百鍊乃出冶者。余尤愛其江城子云。一江春水碧灣灣。繞青山。玉連環。簾幙低垂。人在畫圖間。閑抱琵琶尋舊曲。彈未了。意闌珊。飛鴻數點拂雲端。倚欄看。楚天寒。擬倩東風吹夢到長安。恰似梨花春帶雨。愁滿眼。淚闌干。按復齋漫錄。無逸嘗過黃州杏花村館。題江城子於驛壁。過者素筆於館卒。卒苦之。因以泥塗焉。其爲當時賞重如此。西江詩派。流行至今。幾於戶祝涪翁。人師文節。才藻者驚其淵古。韻俗者賞其清奇。海藏石遺。卓爾不羣。無論矣。餘亦分一勺以自豪。嘗片鱗而知重。然豫章在當日。卽有不滿人意之處。徐俯字師川。山谷甥也。後村詩話稱其高自標樹。不似涪陽。又堯山堂外紀云。徐師川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公讀之不樂。嘗以小

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亦可爲狂。放不羈矣。師川又有卜算子詞云。胸月千種愁。掛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草滿鶯啼處。不見凌波步。空想如簧語。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末二語固當與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爭勝。

楊誠齋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二守宴之。官妓歌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之句。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守大慙。監繫此妓。按萬里雲帆句。葉石林詞也。此妓歌之。未爲有意。遽羅縲絏之辱。郡守亦大熱風景哉。

近有人持宋藥片玉詞求售。爲士禮居舊藏本。後有蕙翁跋云。己巳秋七日。余友王小梧以此詳註周美成詞片玉集三冊示余。謂是伊威願姓物。願住吳趨坊。屬五郎巷。向與白齋陸紹曾鄰。此乃白齋故物。願偶得之。託小梧指名售余者。小梧初不識爲何代刻本。質諸顧千里。始定爲宋刻。且云精妙絕倫。小梧始持示余。述物主意。索每冊白金一鎰。後減至番錢卅圓。執意不能再損。余愛之甚。而又無資。措諸他所。適得足紋二十兩。遂成交易。重其爲未見書也。是書歷來書目不載。汲古鈔本雖有十卷。却無注。此本

裝潢甚舊。補綴亦雅。從無藏書家圖記。實不知其授受源流。余收得後。命工加以絹面。爲之線釘。恐原裝易散也。初見時。檢宋諱字不得。疑是元刻精本。細核之。惟避懷字。慎爲孝宗諱。此刊於嘉定時。蓋寧宗朝避其祖諱。已上諱。或從略耳。至詞名片玉集。據劉肅序。似出伊命名。然余舊藏鈔本。祇二卷。前有晉陽強煥序。亦稱片玉詞。是在淳熙時。又爲之先矣。若書錄解題。美成詞名清真詞。未知與片玉詞有異同否。又有註清真詞。不知即劉序所云。病舊註之簡略者耶。古書日就湮沒。幸賴此種秘籍。流傳什一於千百。余故不惜多金購之。惟是一二同志。老者老。沒者沒。如余之年及艾。而身尙存者。又日就貧乏。無以收之。奈何奈何。書此誌感。復翁卷首更有墓園題詩。按毛氏丁氏所刻片玉詞。均有劉肅序。而無年月。鄭叔問校勘清真詞。遂指劉肅所序之本爲元刻。而此本於序文下有嘉定辛未云云。且書爲廬陵陳元龍注。江西通志藝文志。稱元龍宋人。註片玉詞十卷。是此書爲宋刻無疑。奇書入手。愛不忍釋。留案頭。月餘。朝夕相對。後以物主索價甚昂。許以墓翁十倍之價。尙不肯讓售。卒爲某公子所聞。以重金豪奪以去。放翁詩云。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昆山片玉握瓊懷。瑾。豈真薄福人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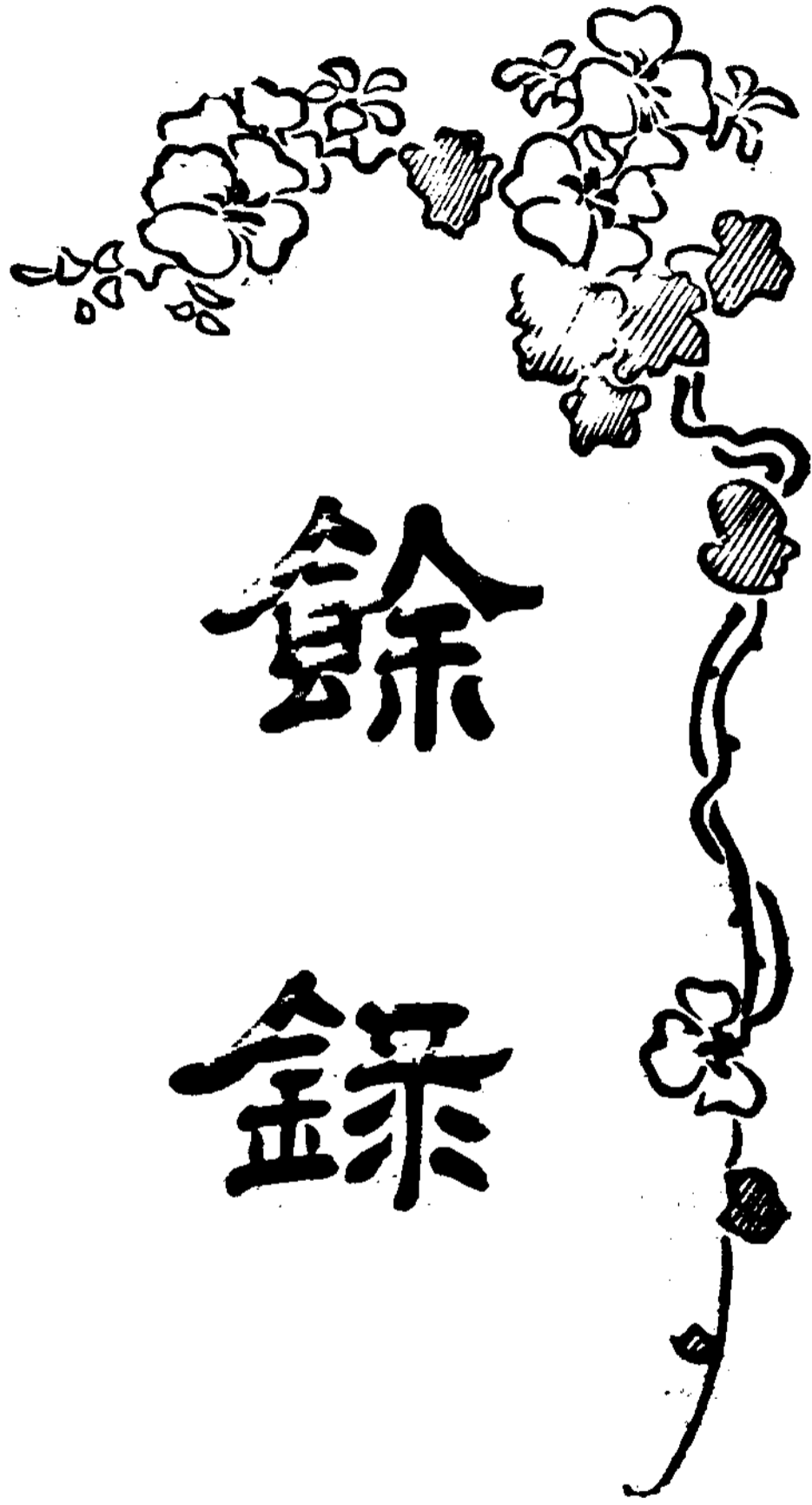
梅溪有影畫詞話

消受耶。回首前塵。真如牧翁兩漢書爲四明謝象山攜去時矣。

六

(未完)





餘  
錄

稗史叢書之三



（全書）（八冊）  
 本 書 類 目  
 （價）（洋）（二）（元）

情中幻	情中感	情中媒	情中化	情中靈	情中緣	情中私	情中疑	情中愛	情中豪	情中俠	情中諧	情中義	情中烈	情中貞
情中案	情中腹	情中通	情中外	情中妖	情中鬼	情中神	情中浪	情中淫	情中妒	情中累	情中報	情中仇	情中誠	情中正

（卷二）

發行所

上海文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 畫概

(續)

張輶斯著

作詩有眼。而作畫亦有眼。詩之眼在虛字。畫之眼在虛處。俗手作畫。僅能於實處講求。不知在虛處摹寫。方鑿圓柄。北轍南轅。甚矣。今之人之昧於畫理也。蓋古人妙處。往往在筆墨之外。學者偏欲於筆墨間求古人。其何能得見古人真面目哉。此畫文敏所以有轉工轉遠之嘆也。每見古畫之寫曠野平原。則水淨林空。令人悠然意遠。畫荒山古谷。則蒼涼淒楚。尤覺相對凜然。夫此悠然凜然。都是畫中之眼。而求之近今。蒼涼空淨。或尙有之。悠然凜然。實不數覩。此何故哉。蓋傳神難於寫形。占實易於課虛也。然吾輩若因其難而不加深究。猶畫龍者之忘却點睛。其何能有破壁飛去之一日耶。惟是欲求破壁飛去。當先撫寫取神。知神之寓乎虛。即可以悟眼之不在實。然而虛處之精神。又每由於實處之形上得來。故欲取神。尤宜求形。形如何而可求乎。是在下筆者之熟慮周詳。審慎考察。須知一畫初開。萬端已備。形成於後。理具在先。學者有意到筆隨之樂。而又有意未到而筆亦隨之之樂。夫而後虛處之神自來。畫中之眼斯得。譬諸圍棋。名家下子。開手虛應飛接。初不覺其緊要。迨至結局。而統盤活勢。皆恃此開始。幾處子。

以貫通。故此幾虛子者。實爲全獸之命脈。制勝之原因。而考其所以能貫通之由。祇在博奕者之得籌算。統盤照顧全局之訣耳。惟畫亦然。故畫家下筆布局。即當籌算照顧。萬不可草草從事。率爾徑行。初則淡淡落墨。或疎或密。若斷若續。驟見似東塗西抹。一無理法。乃既經渲皴。而神氣漸出。頓覺陰陽畢露。向背顯分。如影取形。不爽果黍。而究其所以能致此之故。全在開始之淡淡幾筆。此種要訣。非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者。不足以語乎此。非悟實於虛。運生於熟者。更不足以臻此境也。

畫貴求虛。已於前論備舉之矣。而與虛相依爲用。爲六法家所不可不知者。尙有一字焉。曰鬆。歷來畫家。惟大癡老人。深得此訣。故能自出心裁。獨闢蹊徑。後之人之得其緒餘者。亦莫不名噪一時。聲聞後禩。四王吳惲。此其遷也。比及今茲。其法漸失。甚或謬誤相傳。以潦草率直爲得鬆字要義。浮泛敷衍爲接大癡薪傳。以是言畫。畫亦易易。五日一石。十日一水。豈古人之故爲是言。以欺世耶。而孰知此中奧變。固有非世俗所得而夢見者也。蓋鬆者。沉着之外着也。沉着者。占實之變通也。未能占實。何得而有沉着。未能沉着。更何得而有鬆。彼樸茂而稱之畫沙印泥。占實之至焉者也。剛勁而比之綿裏

針金剛杵。沉着之顯焉者也。學者欲效法大癡之鬆。須自問學力功夫之何若。我無畫沙印泥之功。即不可以望剛勁。我無綿裏針金剛杵之力。更不可以言鬆。梁溪秦氏謂初入門。須求鬆秀。然後再加以沉着。此真滑亂是非。大誤蒼生之說也。又謂作畫最忌濕筆。去濕之法。真如用乾。大癡鬆字訣。惟能用乾。庶可參究。此又強作解人。遺害後學之論也。今夫鬆也者。譬則聖人之從心所欲。釋氏之大圓鏡智也。沉着。譬則主敬持行也。乾濕。譬則學藝宗法也。宗法各有所守。學藝各有所長。不得指一門以駭聖佛。則乾濕亦各有善用。又安得執一端以論鬆否。主教爲求學之功用。持行爲修道之法門。從心所欲。與大圓鏡智爲聖之至善。佛之正果。此中階級。既已顯然。則畫理深淺。自難混合。以深作淺。顛倒後先。是梁氏之前說也。執一不化。偏見是存。即梁氏之後說也。茲言不廢。則邪說詖辭。鼓惑世俗。寧有量耶。夫使鬆而果可以一乾了之也。則木刻畫圖。既無墨漬。又少水淹。真不啻大癡墨本矣。何以不爲人所寶。鬆秀而果較沉着易爲也。則紹片揚本。精神雖失。面貌猶存。宜亦可亂四王吳惲真跡矣。何以竟不爲世所重。由此以推。則鬆之不在乎乾。并鬆秀之不可以不沉着。蓋可知矣。而且元章之大濕作點。正

濕之至者也。何以人不謂其不鬆。范寬之泥裏拔釘。正沉着之甚者也。而不聞人詆其不鬆秀。豈中正猶嫌浮泛。顧公亦能用乾耶。梁氏之言。於以知更無可論之價值也。然則大癡所謂畫家妙訣。全在乎鬆者。畢竟作若何之解釋乎。曰鬆之爲言。聳也。如物然。有高聳入雲之象。又送也。如御然。有磬控縱送之能。無筆不轉。無轉不靈。比之執御。猶上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則與鬆之一字。其庶幾矣。意境新奇。筆情恣肆。方諸景物。猶上出重霄。下臨無地也。則去鬆之一境。殆不遠矣。故人有高聳入雲之理想。磬控縱送之才能者。方可以求鬆。否則潦草敷衍。其不爲木刻畫圖。揚本紹片者。幾希矣。

范寬有言。與其師於人。未若師於物。與其師於物。未若師於心。余嘗讀之而疑焉。以爲師心自用。古人所戒。作事且然。何況作繪。而中正竟以此爲最後之警語。豈其揣摩所得。與人不同耶。抑別有會心而云然耶。索解何從。疑團莫釋。此心耿耿。歷有數年。迨觀東坡跋與可畫竹數語。而始恍然有得於其命意之所在矣。蘇氏之言曰。畫竹者。先有成竹於胸中。捉筆追之。如見其所欲畫者。夫曰如見。即見我心目中所存也。曰追之。即追我胸中之所見也。曰捉筆欲畫。即效法臨撫師事心胸之意也。夫惟我之胸中不空。

疎。而後有所見。亦惟我之心境不窒塞。而後有所存。且惟既有所見。又有所存。而後可捉筆追之。如見欲畫。假使塵俗末錫。胸無點墨。縱欲追之。孰從而追之。腹笥褊淺。不辨之無。縱欲畫之。何從而畫之。追之畫之云者。非與可不足當此語。非東坡不能有此言。而非中正。更未可與於表文字之同情。結異代之知交也。何則。蓋彼三人者。固有可追可畫之襟懷。所見所存之胸次也。後之人而無此襟懷。無此胸次者。則不然。苟欲師心。必先問心。心有可師之資。而後可師之無礙。非然者。謬爲脫略。假托自然。直枉費心機而已矣。亦即師心自用而已矣。夫畫而至於師心自用。其害有不勝言者。以妄作聰明。爲別開生面。以杜撰章法。爲擯落筌蹄。蔑視荆關。詆譏董巨。究其極勢。不至於踰規越矩。欺已害人不止。竊以爲以是師心。則反不如師物。且苟其師物。則更不如師人。師人不化。固難免於束縛拘牽。然較諸隨意杜撰。尤覺略勝。師物太泥。固難免於狀物平扁。然較諸無知妄作。自是可佳。是故以無臭之胸而師心。猶與愚者共事。未有不債且賤者也。無問心之術而作畫。猶與跛者同行。未有不踣且仆者也。與其踣且仆。則不若不行。不免債且敗。又奚必多事。而世不以多事相戒。不行爲是者。殆猶有羨於師心。而不



信此成竹之語。所以祇知操觚以從事。而忘却一己之心胸鄙陋淺俗拙賦。嗚呼。借范寬之言。以輕嘉東坡之說。無與可之技。而妄窺中正之門。世之拙工。大抵如是。是豈時蘇氏之所不取。就令范氏見之。當亦欲鳴鼓而攻者也。侈談心法者。曷弗清夜捫心而一自問哉。

理法二字。爲畫家所最不可忽。有法無理。謂之不通。有理無法。謂之不穩。不通不穩。自是大病。不去此病。焉得稱家。然即使通矣穩矣。而用法與理。亦宜同時並進。既不可先用其法。繼思其理。亦不可先思其理。繼用其法。先理後法。勢必至法爲理所縛。欲展發機勢而不能。欲馳驟手腕而不可。馴至結局。大抵拘謹板滯。生氣全消。有增茲厭棄之心。無耐人尋味之樂。先法後理。又必至理爲法所奪。欲鞭劈入裏而無從。欲乘虛凌空而不得。比及告成。每覺破碎零星。元氣渙散。僅可於逐段玩風景。不可在大處見菁華。大凡作畫而無大處菁華。雖極盡經營。終是小家伎倆。不能耐人尋味。雖功夫純熟。雖稱畫苑正宗。朱雪個丁元公輩。理勝者也。然法亦未嘗不備。所以粗枝大葉。似未入細者。却是不少。而統觀全局。古氣磅礴。意味深長。既可使入動魄驚心。又可使入愛不釋。

手。文。五。峰。趙。文。度。畫。法。勝。者。也。然。理。亦。何。嘗。不。具。所。以。細。膩。熨。貼。似。欠。開。展。者。容。或。有。之。而。歷。覽。諸。幀。心。思。縝。密。風。骨。清。超。既。不。令。人。一。覽。而。盡。又。可。使。人。百。讀。不。厭。夫。惟。有。百。讀。不。厭。之。筆。墨。而。後。有。百。世。不。沒。之。名。稱。有。愛。不。釋。手。之。才。能。而。後。有。永。不。磨。滅。之。姓。氏。古。之。人。豈。有。虛。聲。純。盜。哉。雖。或。論。理。與。法。稍。有。參。差。而。其。用。理。與。法。必。無。先。後。後。人。之。學。朱。丁。者。每。多。專。務。於。理。而。遺。法。豈。知。法。之。不。存。理。將。焉。附。直。達。徑。行。毫。不。足。取。者。往。往。有。之。其。法。固。失。矣。而。理。亦。未。爲。得。也。學。文。趙。者。又。多。謹。守。其。法。而。忘。理。豈。知。理。既。不。清。法。亦。無。用。拘。泥。拙。刻。至。不。足。觀。者。比。比。皆。是。其。理。喪。盡。矣。而。法。仍。未。嘗。備。也。是。初。則。倚。於。一。偏。僅。僅。理。失。法。過。繼。乃。變。其。全。體。以。致。理。法。俱。無。轉。工。轉。遠。愈。似。愈。非。虛。糜。歲。月。徒。費。心。機。有。心。稽。古。須。戒。前。愆。此。中。要。訣。平。淡。無。奇。不。以。理。後。不。以。法。先。雙。方。並。進。不。倚。不。偏。筆。墨。至。此。庶。幾。近。焉。

今夫皴擦而成嶽嶼。鉤勒而見嶙峋。儼然山也。而與真山特異焉。渲染而出波瀾。灑暈而生涯澗。儼然水也。而與真水不同焉。臨摹而爲動植。描寫而作飛潛。儼然人物樹木。飛禽昆蟲也。而與生成之人物樹木飛禽昆蟲。似同而實異焉。此中消息。至真至微。學



於魔道。此實繪事之苦海。畫工之地獄也。今欲脫離苦海。免墮地獄者。若之何而可乎。則惟有將老蓮數言。銘諸座右。殆庶幾矣。蓋至能無能二語。是畫家之無等等呪也。曷謂至能。皴擦鉤勒渲染觀量臨摹描寫。力爭上游。各造其極。嶮嶮嶮嶮波瀾涯淡飛潛動植。悉心研究。務肖其形。曷謂無能。嶮嶮嶮嶮波瀾涯淡飛潛動植。隨機應變。無所容心。皴擦鉤勒渲染觀量臨摹描寫。信手拈來。不假思索。然後付之裝潢。懸諸堂奧。春夏清和。撲人眉宇。秋冬蕭颯。侵我衣襟。不見其皴擦鉤勒渲染觀量臨摹描寫。而自有嶮嶮嶮嶮波瀾涯淡飛潛動植。則其技神。不知是嶮嶮嶮嶮波瀾涯淡飛潛動植。皆由於皴擦鉤勒渲染觀量臨摹描寫。而其能盡。能盡矣。技神矣。夫而後趣中之趣。筆外之筆。皆將於此見之矣。此卽老蓮之得以獨步一時。而尤後人所亟宜奉爲圭臬者也。古人論畫。嘗謂骨法用筆。應物寫形。隨類傳彩。經營位置。傳模移寫。五者可學而成。惟以氣韻生動。爲全賴生知。非天資聰穎。胸次超然者。萬不能臻此一境。而予獨以爲不然。蓋畫中六法。無一不有賴於生知者。假使天資薄弱。用筆則拙。禿。遲鈍。欲行不行。欲止不止。心手相戾。骨法難求。寫形則懷疑。莫決。狀笑類哭。狀走不行。面目難真。焉能應

物傳彩。則功欠調和。濃淡失中。厚薄不稱。黑白淆亂。比類皆非。位置則識見淺近。顧後忘前。務高遺下。宜密宜疎。經營不當。模寫。則手法生疎。求輕反重。彼少此多。貌似神非。不同原本。種種弊病。犯之頗易。求去此病。須顧天資。然而天資之畫。大抵能意會而不能言傳。若易能而却是難能。畫功夫自可求工於形上。而學力最難貫注乎神中。故吳道子之用筆狀物。如影取形。左欹右側。莫不酷肖。徐熙黃筌之調脂弄粉。鮮麗明媚。奕奕如生。倪雲林之布局點景。簡淡空疎。而精神自是凝結。王麓臺之模倣大癡。一山一石。一人一物。莫不惟妙惟肖。至明眼人不能辨其真偽。之數人者。雖曰學力已到。而要亦由於天資之過人。不然伊古以來。講筆法。習人物。學寫生。論位置。務模倣者。奚啻數千百家。何以獨此數人。名傳不朽。後起者終不能駕驥首而上騰。豈學力之終不及古人歟。抑亦天資之有所未逮。實一大原因也。第吾以爲。即就氣韻一端而論。須得筆參意外。神注個中。非若用筆寫形。傳彩位置。移寫諸事之可以跡象以求。摹擬而得者比。故欲專此道。固須首顧天資。然亦莫不更有賴於學力。僅恃天資。吾知其雖有氣韻。亦未必即能生動。何則。蓋氣韻取神。生動取神。而又取乎形。專恃天資。僅可以見神完。而

不可以求形具。夫形不具。即烏得而有生氣。生氣不存。又烏得而有動作。然則天資雖可貴於學力。亦不過爲學力之導師。學力雖稍後於天資。實可以爲天資之輔助。果有學力。則骨法五項。何莫不可以見氣韻。即用筆諸端。亦隨處而可以見其生動。是故學者。苟知氣韻可求諸五項之中。即可悟生動不離乎筆法之外。苟知生動不離乎筆法之外。更可悟天資即寓於學力之中。舍天資。或可以專言學力。而舍學力。萬不可再論天資。彼吳徐倪王。雖學力之外著。或由於天資之過人。而其天資之所以過人。亦未必不有賴於學力。古語所稱天定勝人。人定亦可勝天者。殆即道子諸人之謂乎。吾願有心斯道者。切弗以天資不逮而自外之也。

魏塘近有一畫家。專寫蘭蕙。一花一葉。務肖其形。庸俗見之。驚爲神技。畫金鱗。採取墨跡。戶限幾穿。得其一枝半蕊。愈於太素陳梅。時論所推。竟比之宋元馬趙。身價之隆。可以想見。而今謝世。未逾卅年。名望頓衰。聲聞闕寂。遺墨雖多。絕少顧問。現在市估求售。價值已較生時倍減。而來購者。仍屬俗子庸夫。內家終不肯爲之珍藏什襲。蓋彼何哉。蓋此人之畫。專寫花中形貌。不求花外傳神。五瓣三心。修短闊狹。不教稍益分寸。風

眼。螻。肚。左。僵。右。仰。未。見。或。有。參。差。所。以。近。視。與。鮮。花。無。異。遠。望。則。生。氣。全。無。古。人。所。謂。並。無。不。是。之。處。而。實。無。真。是。之。處。是。已。而。且。用。墨。太。巧。反。覺。浮。而。不。沉。使。筆。太。弱。每。多。柔。而。不。韌。靜。中。對。看。非。特。不。能。生。香。并。且。不。能。有。色。雖。水。墨。形。象。常。顯。露。於。紙。素。之。間。而。九。腕。精。神。難。發。越。乎。盆。盎。以。內。此。種。筆。墨。取。悅。於。俗。目。自。易。而。見。賞。於。鑑。家。實。難。宜。乎。其。人。在。名。在。人。亡。名。亡。王。獻。胡。湄。身。前。粉。本。可。質。典。肆。而。沒。後。大。為。畫。家。詆。譏。學。子。誦。病。談。及。寫。生。每。多。以。此。相。戒。此。人。蘭。蕙。即。王。胡。之。續。也。是。故。見。好。庸。愚。明。哲。不。取。修。名。論。道。大。抵。皆。然。畫。特。小。焉。者。耳。豈。僅。一。畫。也。哉。

雅。毅。風。輪。仗。執。扶。溝。猶。未。信。自。媛。妹。填。胸。老。輩。隨。春。盡。潑。眼。新。綠。與。日。殊。脫。垢。爬。梳。一。時。事。解。衣。盤。礴。百。年。無。龍。門。一。老。應。無。憾。莫。告。還。過。退。谷。廬。

琢成先生有畫概之作出示楊古蘊先生遺札先輩選事風雅嶠然琢成命爲一序以發其凡自維生平不解畫理重遠雅意綴以一詩乙卯歲不盡二十二日稿維父

續

(完)

文化服務社代理徵集蘇

新刊紹介

新刊紹介

○筆記小説大觀 第三集

全八十冊 價洋八元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宋洪景廬輯凡五十卷搜集當時之見聞聞怪怪奇奇其繁富雖次於太平廣記而已為稗志中之大觀史稱其使金不辱大節凜然又曰為學極精博則此亦泛覽有得之作也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此為明季張元長撰簡首有陳眉公序有云爾雅似子瞻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傾倒如此亦可知此書之價值矣

●雲間據目抄 明范濂著

是書為有明華亭范濂氏所著共五卷

紀人物風俗詳異賦稅土木五類皆當

時三泖九峯間一一目擊者故以據目

名篇今讀其書有明中葉倭寇之屢犯

東南賦稅之供億重困外侮真禦民生

日受敲筆及此如繪鄭監門一幅流民

圖范氏誠深心人哉

●島居隨錄 明盧若騰著

是書為有明同安盧牧洲氏所著計凡六卷宇宙間色色形形無不搜其奇辨其異相成相背反相戕賊一一載之明若列眉可與張華博物志相頡頏

●蜀碧 清彭遵泗編

明季流寇四起毒痛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稜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

蓋取莫宏之直三年化碧意也

●廣陽雜記 清劉莊著

是書為廣陽子所著廣陽子者劉獻廷繼莊氏之別號也書凡五卷先生丁滄桑之後吳雲南鄭臺灣行間遺事目擊耳聞及二氏之學音韻詩詞均能道所心得措詞亦繁簡得宜極似唐宋小品非明人所能夢見

●西清筆記 清沈初著

書為有清平湖沈初氏著所著計分六門都為二卷一思過二典故三文獻四職志五名蹟六庶品先生受清高宗特達之知備直禁近逾三十載內廷故事言之如數家珍亦有清掌故之書也

●淶水亭雜識 清納蘭性德著

長白納蘭性德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者吳漢濤洪稚存輩皆一時之選矧確有得者錄



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攷證也

●茶餘客話 清阮吾山著

是書為清山陽阮吾山所著凡十二卷自經史子集洎有清掌故下及書畫金石禽魚草木靡不賅其精核多有未經遺過者宜其與七錄齊並傳

●津門雜記 清張燾輯

津門密邇京師五方雜處地狹人稠素稱繁侈俗易澆漓清錢塘張赤山先生本其耳目見聞身所經歷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其中探奇訪異問俗采風蕪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以游泃乎史乘之外篇也

●初月樓聞見錄 清吳德慶著

是書為有清宜興吳德旋氏所著計十卷又續十卷一以表章文獻為歸聞潛蘊發幽光其素志也作者古文得其師

門張吳文薪傳宜其用筆遺辭修潔簡勁與事赴闕者勿徒以稗乘視之也

●歸田瑣記 清梁章鉅撰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是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穿穴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開揚逸機蘊述者德第五卷所叙滿清諸臣驕橫遺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見南史之風

●履園叢話 清錢泳輯

清虞山錢梅溪輯自舊聞至雜記凡二十四卷舉凡人情物理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載昭文孫君原湘曾叙之若云遺意索笑則淺之乎視此書矣

●貓苑 清黃漢輯

貓於經書不多見或散見於子史羣籍而未有專書清黃鶴樓特纂貓苑一書蓋昔人虎賁蟹譜蟹經之例廣用

蒐羅博採古今雜事而成書分種類形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品彙七門條分縷晰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雖同游戲之作亦未始非博雅之一助也

●谿上遺聞集錄 清尹元德撰

是書為有清慈谿尹元德氏所著計集錄十卷別錄二卷尹氏抱著作才采輯合邑放失舊聞補雍正以後邑乘之所未備追溯漢魏下及明清名臣碩彥義士忠烈多賴以傳聲譽修潔斐然可觀欲考浙東文獻舍此編莫屬別錄記山川形勝亦見周詳

●眠庵雜識 清朱克敏著

此書為吳興朱眠庵著道光咸同四朝軼事遺聞往往散見其中而於湘中諸老若曾文正曾忠襄左文襄及郭筠仙尤多所表章聞及近代詩辭其論斷取

會類具特異徵文考獻者得此亦論世  
知人之一助云

●兩窗消息錄 清牛應之編

是書為清牛應之所輯凡四卷搜羅雜  
錄傳記洪纖畢舉頗見博洽而於方言  
彙語體談軼事尤與津津道之此書名  
消息所由來也

●池北偶談 清王士禛著

阮亭先生官游京華與當時名公鉅卿  
晨夕過從咳吐珠玉談言微中彙而集  
之哀然成秩區分類別有談故談獻談  
藝談異四門總凡二十六卷清言娓娓  
包帶一切學者讀之何亦神遊石帆亭  
上而觀瑯琊瀛地也乎石帆亭蓋即先  
生度書會友處也

●榆巢雜識 清趙慎珍著

是為清趙慎珍著慎珍字蓮路號晉樓

新刊

湖南武陵人嘉慶間以進士官至制府  
生平富於著述此書計分上下兩卷搜

輯當代典章文物與夫名臣之嘉言懿  
行塞外之山川風土原原本本紀載翔  
實文筆亦簡潔可喜

●鵬砭軒質言 清戴運芬著

是書乃清季南通戴運芬氏所著以鵬  
砭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願雙柑斗酒聽  
鶻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  
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  
人道措辭亦雅潔可喜篇末數則尤與  
世道人心有關係砭砭俗耳此為良藥  
石歟

●甕牖餘談 清王紫陸撰

清人王紫陸撰書凡八卷先生嘗通跡  
海外留英最久故於彼中之風俗技藝  
富強之原靡不悉心考察用能言之鑿

且躬值洪楊時代所見忠臣義士節  
婦烈女咸與表章軼事遺聞往往而在  
讀者可想見作者之微旨焉

●冷廬雜識 清陸敬安著

清陸以活敬安輯凡八卷先生為吳興  
清溪人博學多聞以廣文終是書雖名  
雜識而表章名節議論不涉於偏頗叙  
述詩文宗旨要歸於純正一生學識具  
見於是非隨筆漫錄者所可同日而語  
也

●聽雨軒筆記 清清遠道人編

是為德清徐君號清涼道人所著書凡  
四卷標題各異曰雜記曰續記曰餘記  
曰贊記共計一百三十餘則其間追憶  
陳迹表章忠烈與夫述異志奇評書品  
畫一一俱有卓識而紀遊諸篇可補名  
山記中所未述讀之尤令人悠然神往

● 蘿庵遊賞小志

清李鶴齋著

此為古越李慈銘撰先生在同光時以

詩文鳴海內茲篇雖小小結構而氣息

不凡一山一水一樹一石叙次莫不盡

致昔人謂詩中有畫余謂文中亦何嘗

無畫耶屢卷三復為之神往

● 夜航船

清破額山人編

作者不著姓名但題曰破額山人書凡

八卷彙收博採洪纖畢事滑稽之雄辯

曼情之談諧雜出其間洵屬解頤益智

適意陶情之作

● 耳郵

清羊朱翁編

是書為近人俞曲園所著羊朱翁者俞

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之耳聞多於目見

關於人事者十居其八關於鬼神者不

過十之一二而已翻卷所在仍不外乎

男女飲食之間取名耳郵蓋猶是宋人

張端義貴耳集之微旨也

● 瀟瀟雜誌

清王相著

清天南蕭夏王相氏著滬上一隅地屹

然為東南重鎮海通以後交涉尤繁大

局之更變商戰之劇烈有心人早引為

杞憂王氏當咸同間作上海寓公新舊

乘除身經目擊著為此書以警當途亦

當日之有心人也

● 蒼葭編

清曲園居士纂

此書為總清俞曲園先生采輯清代諸

大家名著而成計二十卷其中多忠孝

節義等事蒐羅宏富去取謹嚴疑似之

處悉為攷正足以啟發人心有神世道

匪淺先生自序稱唐鄭度嘗以蒼葭二

字名其書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

多也今先生襲用之其亦自謙之辭也

歟

● 影談

清管世澍著

是書為海昌管世澍月相氏著書凡四

卷包括前賢說部所有而能獨開叮咛

者敘事則委宛曲折措辭則豐腴詳麗

其大旨尤注重勸懲二字裨益世道

心不少與天南通更之淞隱漫錄不相

上下云

● 鈎經書舍零墨

清黃君著

是書為上海黃式權氏所著黃君以博

洽稱主申報筆政有年所交盡當代俊

傑遺聞軼事輯錄宏多詩詞一門尤所

擅場論述娓娓具有根據非近日之口

頭禪可比

上海文書局發行

■ 最便初學之讀本 ■

歷代詩評註讀本

- 一 選擇精當
- 二 評註詳允
- 三 音釋明白
- 四 體例完備
- 五 淺深有序
- 六 興味醇厚

古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唐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清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	----------------	------------------	----------------

(丙丑四十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 超前絕後之選本 ■

# 歷代文評註讀本

高小學校！師範學校！  
中學校！文學專修科！

均宜用此讀本！！

- ① 評註精當
- ② 音釋詳允
- ③ 體格完備
- ④ 興味醞郁
- ⑤ 淺深合度
- ⑥ 價值極廉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册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册

唐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册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册

清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册

(丙丑四十)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明文書局發行



#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  
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  
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 作文初步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  
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淺深不倫者有霄壤之  
別

(丙丑四十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南社叢刊

第十五、六集均已出版

南社繼幾復而興振三百年騷壇之墜緒聲滿東南無煩縷述社中叢刊歲刊兩集計分詩文詞錄三種喬皇瓊麗清新俊逸各種其妙上之所謂所南心史皋羽晞髮下亦義山錦瑟韓偓香奩之儔現已出版十六集增加材料裝一厚冊計百八十頁定價大洋四角零售七折躉批從廉書印無多購者從速發行所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一號及河南路中華書局文明書局

# 三月新小說預告

- |          |                |
|----------|----------------|
| 小說異妖像記   | 全書一冊<br>價洋六角   |
| 小說探玉環外史  | 全書一冊<br>價洋三角   |
| 小說情名花劫   | 全書一冊<br>價洋三角五分 |
| 小說情戰     | 全書一冊<br>價洋四角   |
| 小說會鏡中人語  | 全書一冊<br>價洋三角五分 |
| 小說情程娘小傳  | 全書二冊<br>價洋五角   |
| 小說情淒風苦雨記 | 全書二冊<br>價洋五角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二十三)

# 春聲第二集要目預告

## ●插圖

王逸少書二幅

平泉書屋畫二幅

五代李昇青山紅樹樓臺

唐代吳道子觀音像

籃田叔畫山水

釋石濤梅花書屋圖

## ●短篇小說

赤死病

花窖

琴韻樓

湖上雙雙記

魂孕

奴界輪廻

余孝女

日暴

耳肉

天鵝可憐寄山茗燕

笑雛紅生肥塵淵狂雛

無限淒涼向誰語

傷心紀念

婦兒

嫁禍

## ●長篇小說

海鷗秋語

毒帶

簞曝餘聞錄

## ●傳奇

才人福

## ●譯叢

瀛潭叢錄

## ●劇談

菊部軼聞

## ●詞話

梅魂菊影室詞話

## ●詩詞選

文選 詩選 詞選

天秋白

劍英

小蕙青

小蕙青

鷓鴣雛

鷓鴣雛

常覺小雛

鷓鴣雛

沈桐威

沈桐威

鷓鴣雛

鷓鴣雛

秋帆

秋帆

紅鷓生

紅鷓生



# 農商公報

## 本報第二十期目錄

(三月十五日出版)

### 政事門

文牘●命令三十二件●奏摺十一件●咨文三十五件●飭文十三件●批文二十六件●公函二件●示二件●章程五件  
法規●商會法施行細則

### 報告門

特別報告●調查湖南官辦各礦報告●調查山東坊子菸業情形報告●調查河南安陽林縣境內產煤狀況報告●察哈爾實業情形●調查廣東水產報告●山西省各縣甜菜化驗成績表  
常期報告●第二棉業試驗場第一屆成績報告●詳報俄遠東水陸各關加徵進口稅額●駐神戶領事報告  
統計●棉業統計表●四川田地統計表

### 調查門

東三省炸蠶業近況●奉天羊毛雷給狀況●美國石油狀況  
著譯門

世界茶葉需給之狀況及我國所當改良種製之方法●水陸橫斷面圖算法●說肥料

### 選載門

專件●萬載百合栽培及製粉法●種植杉之通法●栽桑簡要法●冶金術  
近聞●農林四則●工業四則●商業二則●鑛業三則●棉業二則●茶業二則  
本部紀事

每月一册大洋三角  
全年十二册大洋三元

總發行所

北京 農商部

農商公報編輯處





完全國貨



農商部  
註冊給照

內務部  
准批驗化

此盒內裝  
小錠甚多  
每瓶一元  
元包附贈

總經理處

上海三馬路  
中法大藥房

代理批發

各省中華書局  
中法藥房

**專治**

時疫 痧氣 中寒 中暑 腹痛 腹脹 乾嘔  
 食傷 嘔吐 水瀉 赤痢 白痢 酒醉 積滯  
 船暈 車暈 胃痛 胃呆 瘧氣 頭痛 氣鬱  
 咳嗽 腦脹 牙痛 口乾 舌燥 反胃 口臭

價目
大大包一元
大包五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